

威廉著

劉靈隱
郎醒石合譯

馬克
斯
主
義
與

社
會
史
觀

漢民題



再版序言

我們遂譯此書，正是中國被馬克斯主義的暴力所壓迫的時候，即當此書於民國十六年六月初出版之際，中國的馬克斯主義的威權也還未煞滅。我們那時心裏所感覺到的，就是這麼一個事實：我們中國人很有接受新奇學說的熱狂，却無精究科學真理的智力；而且挾着一時以為新奇的學說，就能煽揚得起多少威權，可是過了若干歲月，新奇的學說變了不新奇，其所煽揚而起的威權也就一落千丈；於是消沉若干時，再遇着一種什麼新奇學說，又囫圇吞棗的接受而至於大發狂熱，結果仍是落到循環的終點，而於科學的真理上毫無進步如故。這是中國思想上的寒熱病態。因為犯了思想上的寒熱病，倒反認不清沒有寒熱病的科學真理，甚或認沒有寒熱病的科學真理為不澈底的思想。許多人通常所謂澈底澈底，大半都無異是說，要思想上大發其寒熱病而已。

這是我們中國人接受近代各種學說的普遍狀態，而為我們遂譯此書時所感覺到的。誠然，當時為我們中國人這種思想上的狀態所驅馳的適為一個馬克斯主義，然而我們因為馬克思主義的凶險之囂張，尤其感覺到我們中國人的思想上病態之危急，所以就把威廉這本批評馬克斯主義的書介紹出來，使一般人知道馬克斯所重的是科學方法，而威廉亦用科學方法，兩人所用的方法同。

，所觀察的事實不同，而所得的結論却相反，可見祇憑一個人的結論，祇據一時一隅的事實，而大發思想上武斷的狂熱或政治上盲目的運動，是斷斷不能解決問題的。現在馬克斯主義者在歐美奮鬥了七十多年，在俄國試驗了十年，在中國也活動了三四年，結果只撞這一個嚴酷的事實擺着在面前：就是各國生產發達的行程不同，要一律施以馬克斯的藥方，終於毫無靈驗。雖然馬克斯主義者對於這一個嚴酷的事實，各有各的態度，但是馬克斯主義不能實行這一個事實，不因馬克斯主義者之態度有變更而有所移易。

依此說來，在理豈不是這種批評馬克斯的書也可以不必再版了嗎？這又不然。威廉此書，消極固然證明馬氏之錯誤，積極却列陳近代經濟之趨勢。他的社會史觀的理論上建設固然嫌其太簡。但其與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互相發明之點，必當永為吾人之參考。在『人類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這一個根本原則之下，不獨將來的歷史觀要起一個大革命，即將來的經濟學也許要起一個大革命。因為在歷史學上以人類求生存為社會進化底原因，即是在經濟學上以消費為一切經濟行為底起點。馬克斯主義和正統派的經濟學却不然。它們都是因襲了一個傳統的觀念，以生產為研究的起點，而非以消費為研究的起點。然而消費乃生產，交易，分配各種經濟行為的總因，不由此總因以造經濟學，而由生產或其他經濟行為入手，則所研究出來的學說，很容易犯倒果為因之弊。消費的範圍甚大，即現在由此入手研究的經濟學家，亦不多。將來

科學更進一步，一定有以消費爲起點的經濟學成立之可能。法國經濟學家基特C. Giro. 氏，亦承認消費應爲經濟學之起點，乃邏輯上必然的原則，不過基特自己的經濟學仍從傳統的習慣，不會能夠開闢研究上的新徑。我們於此就可以明瞭，如果以消費爲研究起點的經濟學能夠確立起來，則以生存問題爲進化中心的歷史觀當然更能發揚光大。這便不獨此書要增加其永久的價值，即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科學基礎，亦將比現在更要擴大了。

威廉於此書所列陳的近代經濟生活的趨勢，是他的社會史觀之事實上的基礎。我們總核近代經濟生活的趨勢，可以『社會化的經濟』一語詮釋之。他所舉的近代社會進化底事實四種，如社會的和工業的改善，輸運和交通收歸公有，直接徵稅，財富分配之社會化，都是表明着近代經濟的行程，完全進到社會化的行程裏面來了。這一個普遍的現象，不啻證明孫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社會觀是完固而充實的。孫先生是根本上認定社會利益爲個人利益的總歸宿，民族生存爲個人生存的總保障；離開社會利益，便無所謂個人利益的實質，離開民族生存，便無個人生存的意義。解決生存問題，充實社會利益，根本上全靠經濟的進化。現在我們中國是一個經濟落後而有待於物質建設的國家，要建設當然就是一切計畫和政策，都須從整個民族生存和整個社會利益的觀點而出發。依此出發點，一切科學的經濟的政治的建設，必當爲整個社會的全部利益而服務，而決不當走入反社會的歧路，與人們求生存的總目的相違反。威廉氏此書於社會

史觀是和孫中山先生的見解相通的。在我們努力於中國建設的今日，此書所根據於進化事實的社會史觀，實足爲我們進行建設之原則上的參考，因爲社會進化底運行是爲社會全體的利益所決定的，而我們總理的一切建設計畫之實行，也是爲社會全體的利益所決定的。所以在這一點上，威廉氏的社會史觀很可以供我們實施民生主義建設的觀摩。

但是我們却要曉得，除根據『人類求生存是歷史的重心』這一原則而指證的近代經濟的趨勢外，本書中沒有其他足供我們實際建設之借鏡的。這是由於著者的立場，與孫中山先生的基點不同。此種不同之點，我們曾於初版的序文中指出，不必贅述。現在所要附帶指明的，就是初版的訛字和脫略之處甚多，此次再版，都一一加以糾正和增補。希望新版出來。能夠予讀者以新的觀感。

中華民國十八年一月十日劉蘆隱序

序

威廉 Maurice William 此書所以有逡譯的必要，是爲了三點：其一，馬克斯所以成爲近代社會主義底中心，是由於他底科學方法和由此方法而得的結論，在中國真正了解他底結論的人還不多，了解他底科學方法的人尤其少得可憐，而此書適足以彌補這種缺憾；其二，現在無論學理的討究或實際的運動，都須根據科學方法，才能適用於社會，才能解決問題，才能發生力量，而著者底目的，就在於用馬克斯底科學方法，研究社會進化底事實，所得的結果，不獨於社會進化的上有重大發明，並且於學理上和實際上立定一個新基礎；其三，孫中山先生說他創立民生主義數十年，而著者最近發明，適與他底主義若合符節，但究竟著者底學理和孫先生底主義相同相異之點是什麼，凡研究先生主義的人都有澈底了解之必要。在這三點上，我們就可以決定此書底價值。

著者於馬克斯底結論，都有詳細的討論，我們認爲最應注意的還是馬克斯底科學方法。馬克斯說：『我們認定持科學的觀察力以洞澈社會底經濟組織，才是唯一不可搖撼的社會主義底理論基礎。』許多人以為社會主義底問題是制度底問題，實是錯了。不知道用科學方法去觀察實際社會組織底進化，徒然誇談什麼制度底問題，簡直是烏託邦的夢想。『在那爲工人起草的

宣言中』，馬克斯說，『我所以把一切制度撇開，只拿批評的科學觀察力去鞭辟實際社會運動底情況進步及一般的結果，也是這個意思。』以科學的觀察力洞澈實際社會行程，從而盡我們底力量參加到這種行程裏面，推進它底實際進行，這是馬克斯堅持最力的的一個根本觀念。

著者堅持這一個根本觀念是一樣起勁的。他這本書可以說是他應用馬克斯底科學方法以觀察最近實際社會運動所得的結果。馬克斯用科學方法觀察七十年前的社會實際情況，所得的結果就是：階級鬥爭是歷史底原動力。著者用的是馬克斯底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却不是馬克斯底結論了。何以著者所用的方法與馬克斯相同，而結論却與馬克斯不同？這一個答案，我們要讓讀者自己去找尋；這裏我們可以淺明地指出的，就是著者所觀察的事實是馬克斯後七十多年的社會實際情況，根據的事實不同，所以結論也就不同了。著者所得的結論是：人類為解決生存問題的努力，才是歷史底重心。開始總是這一個消費問題。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底果，不是社會進化底因。馬克斯底理論，是要拿階級鬥爭消滅階級，並且消滅階級鬥爭。著者底理論是：階級底消滅，階級鬥爭底消滅，還不能担保一個社會制度底永久性。一個社會制度底生產力能不能解決人民底生存問題呢？這才是最終的歷史的試驗標準，一切社會制度都是要受這個標準底測驗的。不能適合這個標準的社會制度，一定要歸於崩壞和消滅，替代它的便是一種能夠解決生存問題的新社會制度。

從大體上說，生存問題爲歷史底重心。這一個學理，是和孫中山先生底民生主義認定『民生爲社會進化底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底重心，歸結到歷史底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之說互相發明。孫中山先生說：『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底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底原因。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底原因，……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馬克斯研究社會問題所有的心得，只見到社會進化底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底原因，所以馬克斯祇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孫先生和著者是一樣地認清楚了求生存是社會進化底原動，然而也是一樣地並不否認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階級鬥爭這種事實。

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講演裏面引述著者底地方，但僅僅乎此。其他理論，孫中山先生與著者不同，猶之馬克斯與著者不同。這種不同之點，讀者如果把此書和孫中山先生底全部著述比較，就可以看出。中山先生處在舊的經濟組織早已崩敗新的經濟制度落後的中國，他底理論和政策，根本上是革命的；而處在資本制度底下的威廉氏，一方覺到資本主義底勢力還很澎漲，一方又缺乏革命的勇氣，所以根本上不配稱爲革命的社會主義者，只能稱爲社會的改良者。這是我們對於此書所引爲大憾的之一點。最後，著者於馬克斯主義批評獨多，這許是在學理研究

上一個長處，但是於他自己理論建設上闡發獨少，這是我們要和讀者同引為不滿的。

最重要的短處，姑且這樣指出一二點。但是凡著作家底作品都不是完全的。看書的人各有各底看法，書於是就各現各底優點和缺憾。無論如何，單就前面所舉的三個要點，威廉氏此作是有介紹之價值。

譯者

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目錄

再版序

序

導言

第一章	策略·····	一
第二章	社會主義的原則·····	五
第三章	國家社會主義·····	九
第四章	社會主義者底政治活動·····	三三
第五章	實際政綱與社會黨底發展·····	三七
第六章	社會主義底原則是科學的嗎？·····	四三
第七章	馬克斯底科學社會主義·····	四九
第八章	社會史觀·····	七七
第九章	『馬克斯主義者』與馬克斯底科學方法·····	八一
第十章	反社會的馬克斯主義·····	八七

目

錄

一

第十一章	誰是被資本主義剝奪的？	九九
第十二章	掠奪者亦被掠奪	一〇七
第十三章	馬克斯主義與勞工運動	一五七
第十四章	馬克斯主義與合作運動	一六九
第十五章	戰爭是一個社會進化底力量	一八七
第十六章	俄羅斯的革命	二〇一
第十七章	德國革命	二一五
第十八章	結論	二一九
附 錄		
	分析希爾格特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分析	二五三
	美國社會黨左派宣言和政綱	二七三
	第三國際著名的廿一條	二八九

導言

「社會主義的國際死了，資本主義的國際萬歲！」

這是社會主義底敵人歡呼的標語。如果把此樁不祥的事實掩飾起來欺人自欺，不但是愚蠢，實在是罪過。

世界戰爭已把社會主義的國際打碎了。它打碎了社會主義的國際所統屬的一切基本組織；引起了基本組織間的內訌，和各基本組織中各派間的內訌。

於全人類，這世界戰爭是歷史中最殘酷的悲劇；於社會主義者，它實含有兩重的悲劇，一是它本身空前殘酷的大屠殺，一是把他一生精力所創造所滋育的社會黨引起了內部的破裂。

從前沁人肺腑的那種同志的熱情和固結性，回想起來，猶如昨日，而今何在？昨日傾心相待的和虛心切磋的同志，今日則視為逆賊和叛徒。無論何國，我們都看見社會主義者互相攻訐

在社會黨弱小的國家裏面，此種攻訐表見於理論的討論上，不但不能信服任何一方，並且使兩方愈加仇視。在其他國家裏面，如果社會主義者有團結，未始不可成為社會進步上一種推進的力量，但我們又看見他們分爲許多不容忍的別派，互相傾軋，互相爭鬥，在社會進步上也就全然失其力量。一旦那多少年來所期望的日子到了，多少皇帝底御座要倒塌，一個個的革命要

宣布成功，而政府底權力要握在社會主義者底手裏的時候，我們眼裏的景象是怎樣呢？是敦睦歡舞的同志們，爲得了勝利與和平而愈發固結的一種景象麼？本來，這就是當初一種景象，充滿着許多甘於牢獄犧牲鮮血而不辭的先烈底心坎，希冀總有一天可以實現在人類眼前的。但是，呵，無情的事實，拒絕與這種心靈底想像相吻合。革命的俄羅斯證明出來社會主義者不是互相和好的，却是互相仇殺的。那紅旗，就是同志間如兄如弟的熱情底徵象，已變爲紛亂，內訌，和同志手裏底刺刀洞穿同志底胸所流的鮮血之表徵。在德國，同志們也拿同志們底血來祭社會主義的勝利。每一刺刀底鋒梢，不特在它所殺的同志們胸際留了創痕，並且把全世界忠貞的同志們底心胸都刺成粉碎，而這般同志們就是我們平日所傾心結合，許以同志之誼兄弟之親及世界和平的。

五年前全世界有一個社會主義者能夠相信，到了試驗底時期，社會主義的國際會崩敗到如此地步麼？但社會主義者向來都自命爲世界底先知先覺。在社會上一般人之中，唯社會主義者預知世界戰爭底可能性。他們從現代貨物生產當中，認出一個永久不斷的在那兒危害世界和平的危險性。經過四年多的期間，這世界底肉體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中年人底墳墓，整百萬整千萬地堆積着，無名的人們，整百萬整千萬地殘殺了而沒人知道，這都是鬼氣森森地證明了社會主義者底預言是真的。

世界戰爭卒之終結了。民衆需要一個有團結的社會主義運動底教訓，無過斯時了。四圍都仰望我們底指導。機會之大，是自來所沒有的。然而我們之沒有能力接受此一機會，也是自來所沒有的。我們天天要求合作，但在我們自己當中，就是絕望地分裂了。

從前社會主義者聽着非社會主義的人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便不覺面有得色；現在我們還能對這句話表示得意麼？我們不僅有了一個國際，但已有兩個國際了，這一個都罵那一個是人類底逆賊和『科學社會主義』底叛徒。

在這樣一種紛亂和蠢動的情形之下，誰敢來爲社會主義底方法和目的下界說呢？社會主義底意義是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內戰爭呢，抑還是社會民主主義呢？它是要毀滅國家呢，抑還是要利用民主國底機關和法律的方法呢？它是階級政治呢，抑還是打破階級政治呢？下面就是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主義底國際大會通過的一條政綱：『革命時期要求無產階級應用那種種可以集中它底力量的戰略，換言之，卽應利用羣衆行動，而引之以趨入於一個不能避免的結局——直接與資本階級底國家機器作公開的決鬥。』我們底領袖們願意我們接受這種主張爲社會主義底正確主張麼？

還是社會主義底目的在於解放民衆呢，抑還是在於奴隸資產階級呢？在同一的共產主義底國際宣言中，我們看見這麼的話：『只有在無產階級獲勝及打破資產階級底抵抗力之後，它纔能

利用它從前的敵人謀新制度底利益，利用之法，即在置它們於它底支配之下，漸漸使它們習於共產主義底建設工作。」

是否這個要從此被接受，視為科學的社會主義呢？

俄國社會革命黨和社會民主黨站在波爾希維克反對地位，它們底社會主義究竟有什麼特性呢？這幾個黨派會正式地請求組織一個國際委員會，由各派的社會黨都派代表參加，到俄國作實地考察，考察後要將下列各問題明白解答：

(一) 是我們不錯麼，是還是非呢，當我們說波爾希維克政府已退化成爲一個反動的工具；而且它雖然藏匿在『工人和農民底公意』這些門面語之下，却並不迴避以最極端的壓迫政策施之於同此一般的工人和農民？

(二) 我們對不對呢，當我們宣布波爾希維克政府舍舉一切代價以保存它自己底權力之外無目的，既挾有此種目的，它於昇準備犧牲一切革命底收成，而自逃於恐怖主義底情況之下，並非假此以反對資產階級，但以反對其他社會主義底政黨及它們所代表的一般無產階級底羣衆和農民，而且爲了急於要在外國征服者底面前辯護它自己，它於米兒巴 Mirbach 事件不惜將它自己本國底社會革命者二百名底屍首置於他底腳下？

(三) 我們究竟對不對，當我們宣布波爾希維主義並未做應用社會主義原理的事業，只成

功了破壞工業及造成普遍的失業和饑饉？

(四) 究竟我們對不對，當我們說波爾希維克政府不容有任何可能性去公開地討論或奮鬥我們所認為俄國唯一希望底自救法，換言之，即憲法會議之召集和地方行政底民意機關之復設——簡言之，即一切權力之授予於人民手裏？

(五) 是波爾希維克對麼，當他們說其他一切的俄國社會黨都不是要解放勞動階級於少數專制的壓迫之手，但與資本階級和君主專制份子相結合謀反革命底實現？

這個被要求的委員會組織了沒有呢？它赴俄考察了沒有？是否它考察出來的事實，證明美國社會黨中央行政委員會下面這樣的宣言為合理麼？這宣言上說：

從經濟，社會，和政治這幾方面說，俄羅斯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是一個勞工所有，勞工所治，和勞工所享的政府。我們指斥凡屬侵伐俄國的計畫都是與民主的或國際的任何正當原則不相容。我們喚起美國所有真正民主主義底信徒，與我們聯合起來，促我們底政府承認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

根據什麼原則，社會黨中央行政委員會要如此代波爾希維克的俄國向美國所有真正民主主義底信徒陳訴呢？難道社會黨代美國去贊同波爾希維克式的民主主義麼？

社會主義運動向來自誇，它是一個科學的運動，而且所有它底活動，都是以對於社會行程有

一種明瞭的見解爲根據的。人家今天告訴我們怎樣呢？現在人家告訴我們第二國際不是一個社會主義底國際，只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叛徒。

關於社會主義底文字方面，我們聽到各方要求過去四十年所有『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底宣傳文字，現在都應該消毀，代之以嶄新的真純的『科學的』文字。

不但如此。第二國際底實際政綱，從來用以吸引民衆底贊助的，現在要完全拋棄，易以一種嶄新的『科學的』政綱。人家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運動必須立功，爲第二國際底所有的活動贖罪，爲的是現在都知道第二國際向來的活動並非以馬克斯科學的社會主義做基礎。然而在這種奇異事實發見之後，仍有許多人說，社會主義運動裏面的一切分歧之點，不過是政策上策略上之差別罷了！

我們如何可以知道那新的共產主義底國際，現在所指爲唯一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國際，幾年之後，不會一樣地暴露出來，被人指爲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叛徒呢？

我們靠什麼方法去試驗『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嶄新的』文字，現在所視爲應該作的，確能取四十年來的宣傳品而代之？這數十年來代表科學的社會主義底政綱固爲『新實際政綱』所替換，但我們怎知道這『新實際政綱』是充分地科學的，可以禁得起時間底試驗呢？

這些問題都須得研究和解答，如果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是要耐久的。領導者要擔當榮譽，就

要擔當責任。我們底領袖們，對於一般黨員，於此就有不能不解答的了。他們領導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而且他們領導它到了崩敗的境界。我們下層黨員現在已開始懷疑於他們底可靠性了。他們自來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個科學的運動，現在却告訴我們過去四十年的一切活動都是非科學的，要根本推翻的。我們還有什麼信仰心去聽從他們這句話：現在新國際新文字新政綱一定就是科學的呢？

在我們再來跟我們底領導者前進之先，我們要求他們要證明他們自己是配做領導的。在他們再來領導科學的社會主義運動之先，他們必須證明他們自己確能了解所以決定這種科學的運動底定律是什麼。什麼是科學的運動？是否馬克斯說過，科學的運動是一種以前人底結論為根據底運動？他說的是什麼？我們底領導者做的又是什麼？他們是否用馬克斯底方法決定他們底活動之科學性呢？不是的；他們完全拋棄了馬克斯底方法。他們所要的只是他底結論。馬克斯所研究的是社會，而所謂馬克斯主義者所研究的只是理論的公式。

本書之社會底研究是以馬克斯底精神為骨幹，利用他底科學的方法。倘使此書之結論與馬克斯底結論不同，這正是凡科學都不能研究到一個最終結論的證據。科學中的根本是探究，不是結論。

我並不妄想我底結論都是關於這問題最終的金科玉律；我不希望誰人盲從。我所求的是凡

屬認真的社會主義者，都應承認我們內部的許多問題有澈底研究之必要。一個科學的運動必須。要抉出各種因果來，決不能濫用權力和偉大人物去解決重要的爭論。

如果同志們大家認真地研究我們這許多問題底性質，我們不久也就可以尋出解決它們底途徑了。

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

第一章 策略

第二國際中間的派別，自有第二國際以來就有了。這是出乎當初預料之外的。各派社會主義者底理論，引起了全世界大思想家底爭辯。大部份社會主義者底著作，都是這些派別底理論上的爭辯所引出的。但這許多著作，對於解決一切問題，還是沒有甚麼希望。

社會主義者每討論到他們活動底理論的原則，總以例外及限制，來縮小它們底範圍。（註一）而做他們熱烈討論底重要根據的，還是政策和策略。左派或稱爲革命派底政策和策略（註二），常和右派或所謂緩進派底政策和策略不同。各國底緩進派，則專求改良，以謀勞工階級目前的利益，而左派或稱極端派，則固執其偏重社會主義運動底革命行動的政策，讓那些不是社會黨的政黨，去拿改良工人目前的利益，做它們底政綱。這兩派底爭執，於是就又由政策和策略上之差，縮小到政策和策略上偏重之差了；這就是現在兩方爭執所到的論點。所以我們實有研究社會主義者底政策和策略之理論上根據的必要。

在人民得到選舉權的各國，都有很多的政黨。各黨代表各黨選民經濟的利益，各黨要求各

黨選民底贊助，各黨在它所定的政綱之中，宣布各黨底政見。

凡不是社會主義的政黨，都有以下的情形：它們都是按策略定政綱。它們底主要目的，就是獲得政治上的勝利，而獲得政治勝利底唯一方法，就是得到選民大多數底贊助。它們所以就按策略定出一種投各派選民所好和增加選民利益的政綱。因此，允許減少產業稅，擴充公共事業底改良，以引誘普通選舉人，縮減軍費，增高關稅率，減低生活程度等等，就全是我們常見的政綱了。

所以非社會主義的政黨，總是按策略定政綱，是很明顯的了。但全世界底社會黨，却與它們相反，都是按政綱定策略。

社會主義者未嘗不想吸引大多數選民底贊助，但不因此就按策略定政綱。社會主義者以為得到政權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到目的底方法。他們所選擇的手段，是要能實行做他們哲學基礎底主義的。他們底策略，必須要合乎他們底主義。他們底策略範圍，也必須要受他們底政綱的限制。

照此看來，如若在這一運動中間，有了派別，意見不能一致，其原因明明白不在策略，而在主義的本身了。我們於此，不能不重新把根本原則來研究，希望從根本的研究上，可以發現我們底許多問題底總因。

(註一) Conspicuous Among those who have undertaken this task is Edward Bernstein

(註二) 參看本書附錄美國社會黨左派宣言Left Wing Manifesto

第二章 社會主義的原則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是根據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國際大會宣言中馬克斯 Marx 和恩格爾斯 Engels 所定下的原則而活動的。

共產黨國際大會宣言底基礎，含有三種理論。那就是：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及剩餘價值。唯物史觀，是說一切社會組織，只是經濟基礎底反照。階級鬥爭，從來就是各種社會組織離不掉的現象，但一時代有一時代底形式罷了。在今日資本制度的社會之下，階級鬥爭底發生，是因爲資本抽取了勞工階級底剩餘價值，在生產上剝奪了勞工底利益。

怎樣就可以免去這種剝奪呢？工業集中和階級鬥爭，便指示了一條途徑。資本制度必須要打倒，而以合作的共產制度來代替。

我們可以在這很簡短的大綱之中，得着各社會主義者活動底根據。看以下引的話，就明白了：

『社會主義底第一個表示，就是它深信現社會的秩序，已失其過去的效用，不能適應人類底需要，而變成不可言喻的禍害，並使勞工階級發生苦痛，所以資本制度，必須要推翻。資本制度，既然必須要推翻，若再對資本制度調和討好或改良，那就不惟無益反而有害了。』

(註一)

這是全世界社會黨理論上的立腳點。這就是七十幾年前馬克斯和恩格爾斯所發明，至今還沒有能離開的。資本制度存在的原因，是因為社會主義者缺乏實力去推翻他。所以照希爾格特 Hilquit 的意思：『社會主義者活動底第一個目標，就是發展他們底勢力，和謀他們政治底成熟，以備得到政權的最後勝利。』（註二）

這是告訴我們社會主義者活動底理論一方面的。但是在過去四十年間，他們在事實方面的發展，比理論方面還大。世界上的社會黨，已成為工業改良，社會改良，和國家社會主義等積極計畫底戰勝者。長篇開列下來的『直接要求』，已成為各社會黨政綱上不移的綱領了。

理論上的原則和實際的政綱，有甚麼關係呢？這種社會黨底政綱能合乎它底理論上的原則嗎？並不能的。美國社會黨在理論上說改良資本制度是不惟無用，反而有害，但是它底政綱，却包含一大篇的直接要求！除去這種顯著的矛盾而外，這些直接要求對於社會主義底理論關係，還須得我們慢慢地來研究。

階級鬥爭底發生，是由於資本家在生產上抽取了剩餘價值，我們是已經知道的了。近代生產底性質，是社會的。但是社會的工具底所有權，握在一階級手中——資本階級。工人如要生活，必須用這些工具。因為他們除掉了賣勞力，沒有別樣可賣。他們底勞力，賣給有工具

的資本家。他們所得的工錢，是按他們底時間而得的。這工錢只能代表他們勞工一部份的價值，其餘的——剩餘價值——則爲有工具的資本家所得。工人方面，如要增加工錢，便是減少資本家底盈餘價值。資本家如要增加他底利益，便有兩條路：非減少工錢，延長時間，即要改良機器，和增加勞力。

在有工具的資本家和用工具的勞動者的中間，有一種免不掉的衝突——階級鬥爭。資本家和勞工底經濟利益，是背馳的。

社會黨實際上改良的政綱和國家社會主義，怎樣影響剩餘價值的抽取呢？資本階級所得的一部份剩餘價值，是不是受了這種政綱底搖撼呢？這都是多年使國社會主義運動不安，而沒有得着解決的根本問題之中的幾個問題。讓我們先來考察一考察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態度。

(註一) American Socialist Party Platform, 1912.

(註二)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第三章 國家社會主義

主義，要從社會黨底立腳點上來講，是一個經過多年熱烈討論的題目。四年的世這一個題目，引出學院研究的範圍以外，進而成爲今日一個最重要的實際問題。

員，當然都希望他們底領袖和幹部，對於這一個問題，有一種明顯的表示。他們國家社會主義是福還是禍呢？國家社會主義底意義，是要拿國家來增加剝奪還是私產底原則呢？社會黨員應當贊助它呢，反對它呢，還是置之不理呢？」袖，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怎樣指導他們呢？

年社會黨出色的主筆和指導者的王賀甫 Joshua Wanhope 是社會黨東方正式言論機 New York Call 最近的主筆，他底著作，是整千的社會黨員愛讀的。他底結論，受的。

研究研究他底著作，看他對於社會黨黨員，在提倡社會改良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工作度。看下面節取他著作中的文字，就可以明白了。

六年選舉總統的前幾天，他曾給黑勃古德 Mr. Norman Hapgood 一篇關於社會黨黨底主義及社會黨底策略的重要訓話。（註一）他拿他對於當時充分的重要知識，

與他的簡單的文字來解釋——『我們這樣的解釋，已有幾千次了』其要點爲：

有一種制度，我們叫它做資本制度。在這一種制度底下，一部份人佔有生產工具，其他一部份人，就用這種工具。我們爲黑勃古德先生易於明白起見，我們把它講得很簡單地罷。佔有工具的一部份人，所以覺得他們底佔有權爲有價值的原因，只是因爲他們可以藉此取利。他們藉這個佔有權取利的方法，有兩種：——第一種是征收那些在工業上做工的男男女女底利。第二種，是征收那些用工業上所造出來的生產品的人底利。藉所有權取利的人，儘管住在離他們所有的產業幾千里以外，他們還是照常可以取人家底利。

我們希望黑勃古德先生注意，因爲我們所講的話，對於初學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藉工業所有權所取的利，或是私人的，或是團體的，由小財主涓滴所得的收入到百萬豪富，像摩根（銀行大王）或像洛克斐勒（煤油大王）一樣的。他們個人取利多少並不重要。但若成了一種制度，並且是我們各種制度靠它做基礎的制度，就重要了。這一個制度，我們稱它爲牟利制度，成稱它爲資本制度。

所有其他一切，都基於工業制度底上面，經濟制度，是各種事業底根源。……

現在，這種工業制度，或是經濟制度，也許是好的，也許是壞的，也許是是的，也許是非的。但我們社會主義者則以爲凡一階級，可以取幾乎要餓斃的別一階級底利的制度，是完全

無理由而必須推翻的。我們對於這個制度宣了戰，我們不能又同它講和。我們不能說它去年雖壞，今年也許變好，明年再變壞，也未可知。我們永久和它宣戰。我們既不願且不能把我們底主義，從這一個衣袋裏，轉換到那個衣袋裏，去迎合人家底空想。

政黨是代表經濟利益的。……

黑勃古德先生，現在社會黨在政治上，是代表那班作工而無所有權的工人的。在所有者與無所有者或失所有者的中間，有一道極大的鴻溝。這一道鴻溝，唯有根本變動，才可以消滅。

因為有了這道所有者與無所有者底鴻溝，我們就分成兩個階級——有產階級和勞工階級。有產階級征收勞工階級底利益，而勞工階級只得聽其征收。或是像我們所說的，所謂工人不得不納稅把資本家。在現在的工人，是沒有法子可以不納稅把資本家的，因為他們在做工時候，已經就納了稅把資本家了。而工人為生活起見，又不得不做工。……黑勃古德先生，我們鄭重地對你說罷，這種矛盾是有的，是真實的。在政治上和在工廠裏是一樣地真實的。對於工人，這是關乎性命的事。因此，他們為謀解放的鬥爭，也就同時活動起來。他們既然完全明白了這種大鬥爭，他們就不肯再放棄他們底使命和他們底階級，比不肯賣他們底性命還更要緊。

黑勃古德先生，所以我們底意見是：凡社會黨員，如要選舉，除掉選社會黨底候選人，就不能算是社會黨員。如若他還以為是社會黨員，他就是自欺。他儘管是很誠懇的，但是他却是錯誤了。一物不能同時是黑的又是白的。二加二永遠是四。工業資本制度，是永遠存在的。有的東西，不是言詞可以變換的。強辯是不能掩蔽事實的。

現在再進一步講，威爾遜 Mr. Wilson 是一個資產階級政黨底候選人，是不能否認的。他是一個民主黨人。他底選舉運動費，大部份是資本家的。民主黨必須要資本階級贊助，如民主黨沒有資本階級贊助，民主黨就沒有了。

現在，普爾 Mr. Poole 引了民主黨所定的幾種政策。他以為這幾種政策，是有價值的政策。他贊成民主黨所通過的法律。他以為如若威爾遜再當選總統，我們必定還要多有幾種這樣的政策和法律。

老實說罷，民主黨執政時代所通過的法律，未嘗沒有幾條是有社會價值的。但是我們不承認我們所以得有這些法律的原因，是因為出於民主黨底良心。我們却相信是出於民主黨——資本家——底恐懼。

社會黨底運動，是一個工人反對剝奪階級的運動。這是代表工人攻擊現代制度的，也是代表工人對於將來的希望的。

在社會主義運動蓬蓬勃勃的時候，直逼得資本家的代表處處退讓。社會黨攻擊各種組織，使這種被攻擊的組織發生不安，於是敵人就不得不讓步。這就是社會主義者和資本制度宣戰的情形，資本家在許多的地方，已經表示讓步。

三十五年前俾士麥 Bismark 盡力破壞社會運動的歷史，就是一個成例。我想普爾一定記得俾士麥曾經頒行過許多改良的條例。

他用這種政策，來阻止那蓬蓬勃勃的社會運動底發展。他頒了工人養老的條例，工人賠償的條例，和其他幾種有同樣性質的條例。社會黨逼他比逼威爾遜還逼得緊，所以他就比威爾遜還要急進些。

但是社會黨是不受他底騙的。普爾是一個社會黨黨員，他一定知道倍伯兒 August Bebel 與其他幾個社會黨員起初在德國議會裏，甚至投票反對過俾士麥底改良政策，他們說：『這不過是些賄賂，和我們是沒有關係的。』他們後來改變了態度，翻過來說：『我們要接受我們所能得到的。』他們於是就投票通過了俾士麥底讓步的法案了。

黑勃古德先生，社會黨員應取的方略，是要有標準的。當資本家執政時代，他們就是不贊助，而且還要在後面鞭策他前進。

假使倍伯兒在今日的美國，必不投威爾遜的票。他必盡其所能，用很多社會黨底票去鞭

策威爾遜。

勞工對資本家的攻擊，是時時發生效力的。反對資本制度每一個盎斯的壓力，常會得到相等的讓步。如能得到一寸的讓步，就靠近工人最後的目標一寸。

在過去四年之中，勞工攻擊資本家的壓力，是很強的，一年強似一年。他們攻擊資本家的壓力變強，却已有幾十年了。黑勃古德先生，如若這許多年的鼓吹，發展，和壓力，並沒有能逼得資本家處處讓步，那才算稀奇哩。工人逼得資本家處處讓步，正是過去的事實，也必定是將來繼續要發生的事實。我們預料將來一定要如此的。代表資本家的候選人，儘管可以當選為總統，或是被舉到議會裏去，只要社會黨代表工人作充分革命的攻擊，後四年資本制度底退讓，必出乎過去四年的夢想之外。

我們承認我們是日有進步，我們也承認我們所得到的許多立法，是二十年前或十年前所得不到的。但是我們要聲明我們所得到的，實是我們奮鬥的結果，而不是代表我們所反對的制度之民主黨底慈善心腸所給我們的賞賜。就算我們受的是資本制度底賞賜，也是因為它必須要賞賜，不得不賞賜。它所以要賞賜的原因，是要自存。他受自存律底支配，和旁的機關及旁的組織受自存律支配的情形一樣。

黑勃古德先生，在這種階級鬥爭之中，你必須要徹底看清，你必須要考察它底原因。這

種地方，就是你從前弱點所在的地方，這也就是普爾底弱點所在的地方。你好像在那裏看雲：你以為雲自己在那裏移動，而不曉得是流動的空氣，逼得雲在那裏移動。

黑勃古德先生，這樣你就知道我們底意見了。我們很願意貢獻意見給你，並願意你來問我們底意見。這些意見，一天有人不熟習，我們就願意貢獻一天。我們為普爾底利益起見，也很願意貢獻這些意見給他。

自命為社會黨而事實上却想反社會主義和反他們底階級的人還不多，這是勞工階級萬幸！黑勃古德先生，除掉民主黨幾種滑頭報紙外，這種人却是很少的。由此可知社會黨底團體堅固。社會黨人知道他們所處的地位，也知道他們何以處在這種地位。

我們以上所說的，或者不能得到你底同意。我們很難希望得到你底同意，但是我們要聲明我們所說的，都是實話。其實就是你不了解，我們並不深引為不幸。這種道理，是為工人說法的。他們今年必定要拿投票的數目，來表示他們了解的人數之多，一定可以震動全國的。

黑勃古德先生，我們在選舉的時候，就要表示我們底信仰了。在那個時候，我們將要重行證實我們對於階級的忠心。

讀者看以上所引的話，就可以明白所以要引得這樣詳細的原因。這是王賀甫對於正統派社

會黨底社會主義的教義充類至盡的大文章。他以此激刺社會進步。大多數社會黨員都極贊助這種理論，而以這種理論做他們策略底邏輯。

以上所引，是王賀甫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發表的。後來他還發表了許多文章。讓我們來把他底前後論調比較一下。

王賀甫有一次對我們說『俾士麥所以要进行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因，是由於社會主義底威脅。社會黨運動既然發生，就逼得俾士麥不得不讓步。這些讓步，乃是資本階級底特別損失。資本階級底損失，就是勞工階級底勝利。勞工階級所得的勝利，社會黨是要居功的。』

但是沒有多時，他對於德國底國家社會主義，又有以下的論調：

德國的效能，是由於所謂國家社會主義，這是確實。但社會黨從前不是，現在也不是，這一種趨勢之中繼續不斷的原動力，也是確實。社會黨不過自居於一個旁觀黨底地位，識破國家社會主義爲資本主義必經的過程；並說明資本主義的社會，何以非走這條路不可的理由。實際上這趨勢底提倡者和實行者，都是資本家罷了。（註二）

王賀甫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雖然說俾士麥採用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綱，是由於社會黨的威脅。但他在一九一七年的正月，完全自相矛盾，說國家社會主義趨勢底原動力，不是社會黨而是資本家。資本階級，才是國家社會主義唯一的提倡者和享受者哩。所以勞工階級對於國家社會

在幾個月之後，王賀甫在他做的一篇『驕傲的煤礦大王之屈服』論文中說：

煤礦國有，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不過在普通名詞中，認為是『國家社會主義』罷了。但是國家社會主義，究竟對於勞工階級是有益還是無益，却是一個可供辯論之點。然而無論如何，國家社會主義，誠有威脅煤礦業主，作屈服之讓步的功效。他們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實在害怕。他們所以害怕的原故，並不是因為他們底利益即刻就要怎樣地減少，而是因為他們具有充分發展的聚集財產的直覺，使他們認得出國家社會主義，好像是他們財產權原則底一種威脅，也好像是劈開完整產業制度利斧底鋒芒。他們雖對於國家社會主義底萌芽，也不歡迎。果真到了國家社會主義萌芽的時候，他們就情願放棄他們底目前利益，來阻止它底萌芽，甚至因阻止它底萌芽而受利益損失底懲罰，也是情願的。

我們非常願意能吸收大多數社會主義的理想家，對於這個問題，有同樣的見解，並願意他們注意這一種見解之重要。如若他們有了同樣的見解，就可以使這個問題變為簡單，並可省掉反對國家社會主義的多少長而乏味的議論。這種議論，終不過是萬篇一律的舊話重提罷了。資本家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一種本能的和自然的恐怖，成為擁護國家社會主義最有力的理由。這種怕國家社會主義，為『到社會主義之路』的恐怖，是資本家比一般社會黨，對於這

一種真理，有較早認識的地方。

我們由此明明白白可見得煤礦業主雖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萌芽，也是不歡迎了。享受礦業利益的業主，在現狀之下，只要能免掉可怕的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隨便怎樣放棄其一切利益，都是願意的。

社會黨應當注意這些情形，並應當用全力在資本家底恐怖上頭工作。因為做建設工作以促進達到目的之時機，業已成熟，並且因為我們已明白做建設的工作，是合乎經濟進化底程序。

雖既恨且怕的資本家和資本家底政府，將受事實上不可避免的因果底壓迫，像英國與其他各國底資本家一樣，也要來做成這種工作。在同樣的情形之下，還有很多別的事實；如食物管理，鐵路國有，鋼和煤油供給等等，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我們現在幾乎全注意在反對徵兵制上頭了。只要我們能分一部份注意出來，我們至少就可以用一部份力量，努力進行這種工作。我們無論如何，是必須要做這種工作的。因為這些資本家裝不起假來的恐怖，像煤礦業主所表示的，是我們做這種工作最好而且最有價值的保證。（註三）

照以上的論文看起來，資本家却認定國家社會主義，為所有權原則的一種威脅了。但是社會黨也怕國家社會主義的事實，王賀甫現在却已忘記了。他現在只大聲疾呼，叫大家來為國家社會主義奮鬥，並在剝奪者底恐怖上頭用全力工作。因為做建設工作，以達到目的之時機，

業已成熟。……」

社會黨同志們，你們看王賀甫，雖然從前反對國家社會主義，他現在却贊成國家社會主義了。他現在以爲國家社會主義，是資本階級所反對的，所以社會黨應當爲國家社會主義奮鬥。

但是你設若不願意爲國家社會主義工作，而仍然情願做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你去求哪個贊助你這種科學的社會主義地位呢？

你自然還是去求王賀甫底贊助。因爲他曾告訴過我們，『國家社會主義』或是『國家資本主義』不是勞工階級底職務，而是資本階級底職務。（註四）工人隨便在那裏都沒有建設過國家社會主義，且他們也永遠不願意建設國家社會主義。

你要請求這個前後矛盾的王賀甫，你這就對了！

我們再引王賀甫底話來證明他自己怎樣始終一致矛盾的地方：

從前美國各城曾試行過市有制度，而政客每每阻止這種市有的公用事業之發展，以達到破壞這種政策底信用於人民之前的目的，並希圖宣傳『這種政策無效』的結論。許多市有的公用事業所以失敗而復歸於私人之手，都是爲此。

鐵路工人聯誼社社員加里斯敦 A. B. Garrison 現在關於鐵路歸聯邦政府管理，也同樣地攻擊資本家。他堅持地說，從前管理鐵路的資本家對於這種鐵路歸國有底試驗是極力破壞的

，並且說因為資本家反對這種試驗，竟使鐵路上的人都不肯做工，以致堆積了不少工作。……他又說，大機器都讓它停擺上凍，管理開車的人員實弄其延誤時間的本領，故意任工人們聚集在鐵軌上，這樣居心停積工作，真是歷史上聞所未聞。大運輸制度，在這種怪異的怠工制度之下，受這種居心怠惰和減少效能的打擊，立刻就破壞了。他又暗示我們說這種破壞國有政策的責任，是歸紐約四家銀行負的。

這些抨擊，是有可注意的價值。這種事實，並不是以前沒有遇過，不過以前所遇的，是小規模罷了。然而原則是一樣的。如若加勒斯敦底攻擊沒有錯，這就是資本家大規模和極利害的大怠工，而為工人所暴露所反對的事實了。如若我們承認加勒斯敦底揣測，那末，破壞鐵路國有的四銀行中的有力者，不都成了所謂色彩很深的愛國志士了嗎？但是他們所謂愛國，並不是說『戰爭萬不能讓德國勝』而是『鐵路萬不能讓政府奪了去』。

資本案這種怠工底鬼謀，能使我们所受的損失，比國內所有德奧國籍的敵人能使我们所受的損失，大得千百倍。加勒斯敦是一個有經驗的鐵路工人，他是決不會造謠的。我們全民族的生命，現在既然在危險之中，我們對於這一個問題的研究，當然是刻不容緩了。

我並不是要來證明資本家因為要顯得政府無力管理鐵路而停止煤底運輸，致使在紐約和在其他大城中上百萬的人凍死，像大機器停擺在軌道上一樣。

我們也並不希望大城中的人民，從身體精神幾乎凍死的中間，可以興奮起來，對於資本家破壞鐵路國有的事實有所舉動。因為大城裏的大部份人民，看起來是沒有希望了。冬天有煤沒有，夏天有冰沒有，他們是不大注意的。人民不慣於未雨綢繆，他們是吃了早餐再要愁晚餐的人，哪有心腸管得這許多事！……（註五）

我想王賀甫同志對於這兩篇論文，是負責任的。他在第一篇裏，說國家社會主義，是資本階級底職務，而不是勞工階級底職務。但他在第二篇裏，就說資本階級，想阻止國家社會主義底實行，遂使國有制度下的事業怠工，因為資本家都說：『鐵路萬不能讓政府從我們手中奪去』

他在第二篇裏，說為阻止國家社會主義之實行而起之資本家底怠工，是『為工人所暴露所反對的』。他對於這一點，似乎很高興。他鼓勵工人去為國家社會主義奮鬥。因為『資本家這種怠工底鬼謀能使我們所受的損失（指資本家阻礙國家社會主義的實現），比國內所有德與國籍的敵人能使我們所受的損失，大得千百倍。……全民族的生命，已在危險之中，所以他鼓勵工人去做那在第一篇裏嚴重告訴過他們的『不是勞工階級底職務』。

這倒越說越糊塗了。是不是呢？我們是這樣想，我們十分相信讀者也必是這樣想。最奇怪的，就是王賀甫本人，也是這樣想。看以下他著的『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之混亂』一文，就

可以見得：

很多自命爲社會黨徒的，對於全世界社會主義實在的進步，全不知道。他們好像完全忘記『國家社會主義』，從它的名稱上講，就是一個到民主的社會主義必經的門徑。於他們這些人，社會主義底大學者，大思想家，大宣傳者，所著的文字全等於費話。他們也以爲資本家底財產組織，因受大戰影響而發生的大變更，除了使工人做更痛苦更長久的奴隸外，沒有甚麼意義，也沒有甚麼指示。他們連「事後的聰明」都沒有。

我們今天著這樣論文，目的是要指出很多的社會黨員底心中，對於這一個問題，完全是不知道的。

我們要請讀者從頭至尾，注意這些顯著的矛盾。

我們才聽見說，大家都贊成鐵路國有爲完成社會主義的主要條件。我們即刻就又聽見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最有力的仇敵！而且說是鐵路歸國有，不能視爲比託辣斯底發展，更合乎社會主義些。尤其可異的是實際上認爲得到充分知識的社會黨員分明以託辣斯底發展，爲合乎社會主義；不但社會黨是這樣，就是很多的資本家，也以爲這是將來社會主義實現之一種預兆。這種奇異混亂的見解，確是以前所教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沒有得法的一種反映，到現在當然還是存在的。這不能歸咎於社會主義底學生們之天性魯鈍，是顯然可見的了，而

國家社會主義的真諦——多是教育底錯誤——沒有能清清楚楚傳授他們，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或者在我們底社會主義教育之中，還有很多烏託邦的成分在裏頭，以為凡一切促進社會主義的事業，必定要覺悟的勞工階級來做，才能算數，而不知進化程序中的極大事業，往往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自身所提倡而實行，其最後目的之所在，固是資本主義的政治家所預想不到，甚至其最後目的之所向，也非他們所能預見。我們社會主義者常有一種成見，以為唯一的社會進化促進者，必定永遠是我們社會黨，我們從來都不從資本家底關係方面去認識社會進化底程序；我們總以為資本家來提倡國家社會主義的政策，一定是只為資本家底急切利益的。因此，我們遂以為鐵路國有，是保護固有鐵路資本家底利益。而且我們就斷定本問題的一切關係，全是狡滑的資本家底鬼謀，在目前和將來，都是與勞工無益的。這樣的想法，遂引起社會主義的煽動者常存一種『如若這一事與勞工有益，我就贊成，如若與勞工無益，我就反對』的念頭。他們心中最滑稽的一個假定，就是從現在起，直到社會主義完成的時候，中間一切舉動，都必須為工人謀利益的，——直接的利益，——否則，就一切都該反對！

這種荒謬的見解，是不足辯的。在現在與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之間這一個時期內，大概大部份事業，必不是謀勞工階級底急切利益的。如『鐵路國有』……等等事業，都是資本家所提倡，而不是勞工階級所提倡的；尤其不是單為勞工階級謀直接利益的。要曉得，到社

會主義的路，是不平坦的。恐怕比我們已走過的路，反而更要崎嶇些。聰明的社會主義者，總不會爭執地說『國家社會主義』在從前和現在，都是要爲工人謀直接利益的。但是這一點，却並不足以阻礙國家社會主義底萌芽發育而至於真正民主集產主義的境界。……（註六）

王賀甫對於社會黨缺乏知識如此地攻擊，他明明白是曉得美國社會黨實際上成功這種僵局，是由於一般社會黨缺乏知識。這種嚴重情形，使他曉得此中真實的關係。現在哪個應當負這種缺乏知識的責任呢？他以爲這是教育的錯誤——從前所教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沒有得法之一種反映。他曾教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很多年，他也曾發表過從領袖和導師地位立論的意見及教訓，所以從前教社會主義經濟學之得法不得法，他是應該曉得的。

照王賀甫所說，全世界很多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對於社會主義實在的進步，全不知道，而這種顯著的知識上之缺乏，就不關學生底天賦，而是所教的科學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沒有得法之一種明顯的反映了。照王賀甫所承認『在我們社會主義的教育中，有很多烏託邦的成分』的話，那麼這種知識缺乏，就成了烏託邦教育的自然結果，也就打破了那個『科學的』招牌了。

王賀甫所要教給黑勃古德最重要的教訓，就是一切促進社會主義的事業，一定要覺悟的勞工階級來做才能算數。但他在『國家社會主義思想之混亂』一文中，對於一切促進社會主義的事業，又說是並不一定需要覺悟的勞工階級來做才能算數，而且說一定要覺悟的勞工階級來做才能算

數這種見解是烏託邦的。他這一篇論文之中，個個辯論都把他自己對黑勃古德所講的一切高深的理論推翻得乾乾淨淨。

據我們所知道的，王賀甫教導黑勃古德的科學的功課，還未有甚麼社會主義的領袖批評過。不過他許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是要召人家批評的。這一點足可證明他教黑勃古德的功課，乃是根據於美國社會黨底主義和策略，是我們不可不注意的。

我們原有的問題：社會改良與國家社會主義，果有損於資本家而有益於被剝奪者嗎？這問題還沒有得到答案。王賀甫底這一類的解釋，都是些很費解的解釋。我們必須要再到旁的方法去尋一個答案，來解釋這個疑問。

希爾格特底答案，至少有確定的好處。他告訴我們說：『勞工階級底運動，既在智識上力量上日漸堅固，統治階級就逼得不得不讓步，或是用賞賜的方法，或是在要求之前，預為讓步，這是對於近代牢不可破的放任主義所起的最近反動底秘奧，也是前幾年一切社會的立法底來源。』（註七）所以希爾格特贊成王賀甫教導黑勃古德『改良是代表資本階級底損失，勞工階級底利益』的意見。這些統治階級底讓步，是由於勞工階級底知識發達和團結堅固。設若資本階級底讓步，是反對放任主義的秘奧，那末，馬克斯使我們注意的關於改良的立法底解釋，我們又到那裏去尋它底秘奧所在呢？馬克斯告訴我們說：『英國郎卡邑紡織工人物質上和道德上之墮落

，是由於一八四七年工廠法所致，而這種工廠法當時只能欺騙一般最沒眼光的人們。」

以馬克斯主義的學者底資格來說，考茨克 Karl Kautsky 至少是與王賀甫和希爾格特平頭的。他贊成這種改良的立法條例底解釋嗎？他相信社會改良代表統治階級底損失，與這種改良的立法之頒行僅是一種預防勞工階級大要求的讓步嗎？似乎並不如此。他所信的正與此相反。他相信「社會改良，很合乎統治階級底利益，對於他們控制社會的權勢，毫無損害，有的時候甚至使它更加鞏固。」（註八）

社會改良底意義，既然內容秘奧，且足以引起許多爭論，我們就不能不參考一參考最近五十年來所頒行的比較重要些的立法，或者這種參考，可以幫助我們得着真確的解釋，也未可知。

把每條立法案底歷史都寫出來，不是我們研究範圍以內的事。我們只要把一種概括的分類，與幾條重要立法底歷史寫出來，就足供我們目前之用了。

這些條例底目錄之中，包括童工條例，女工條例，減少作工時間條例，爲危險機器以保護工人的條例，僱主對於傭工損傷之責任底條例，工人健康之保險底條例，公共衛生事務，市建浴室，市建市場，義務學校制度，送診醫院及療養病院，等等條例。

經濟的社會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底政綱中，包括鐵路，電報，電話，礦山，街市鐵路，煤氣，水，電等事業底國有，住宅建築，食物價值底規定，和食物分配等等。

這些目錄，並不能算完全，也不能說所有的這些目錄，各國都已經採行。

④ 試拿國民教育制度底歷史來做一個例，我們就可以曉得，「一百年來，大概在教育上的一切工作，已從多半為個人謀利的資本式的校長底投機事業而變為完全不為謀利而為有用的事業

……發展教育事業，已成為國家底義務。教育事業，在過去三十年的中間在創造上與發明上和分別適合個人底需求上，其進步都超過了已往的經驗和可能的期望。」（註九）

當最初提議，把教育一般人民底兒童的費用和責任，歸社會擔負的時候，曾引起資本階級激烈的反對。他們說，這是階級法律和父母主義。把人應盡做父母的責任免除，使它們懶惰，並使它們做社會上的寄生蟲。國家無權拿納稅人底錢，去獎勵人不負責任。這一類話，我們不知聽過多少。

但是資本階級底態度，是與時俱變的。過去的經驗，已證明這種反對有損無益。人民無知識底自然結果，使他們所受的損失，比義務教育預算的費用還大。因人民無知識而生的罪惡很多，如犯罪，作惡，生病，遊蕩等等；資本社會，就為保護自身起見，也不得不負擔設備各種正當應付這些問題的機關底責任。納稅人如不負擔這種義務教育費，不但沒有節省它們底錢，且難免要使工業受人民無知識的損失。無知識的兒童到了成人的時候，除了做最粗淺的工作外，都變為無用的工人。

資本階級，因人民無知識而實際上所得到的這些經驗，促成教育上之進步，比多年根據倫理基礎的煽動和宣傳所得的成績更好。

這成績就是，教育因適應資本制度的需要而變為社會化。

次於教育，沒有甚麼事業，再比公共衛生，對於公共福利有更大的關係的了。美國各城都有衛生局，其事業與省衛生局及全國衛生局相同，如防止瘟疫，管理衛生，檢查食品，檢查學校，檢查學童底體格，以及開辦學校底臨床實習，學校看護，露天學校，有時甚至開辦學校底膳食。這都是在公共衛生之中，幾種顯著與社會有關係的例證。

以全國或國際為標準的科學調查，成為近代各國公共衛生事業一部份的活動。如反對藥品專賣，和有礙衛生的食物儲藏，以保護公眾。教育活動底範圍，日見其廣，目的乃在對於衛生底各種方面，有所啓發。例如保護嬰兒，育養嬰兒，兒童衛生，其目的在於達到健康和傳染病預防底最高標準。

公共衛生，何以對於社會有這樣深的關係呢？瘟疫發生，常常是產生公共衛生機關底運動的原動力。瘟疫是不問階級的。它即或發生於貧民窟中，而它底領域是沒有界線的。資本階級，如不把社會當整個的保護，瘟疫是不能倖免的。除此之外，理由還很多。即以教育而論，公眾底健全，實與資本家有切身的利害關係，因為只有健全的勞工階級，才可以做現代工業

所要求的工作。

資本社會，所以不得不把公共衛生社會化，以適應資本階級的需要。

如若我們追尋近五十年來所定的多少改良立法之中的任何條例，我們必可以一律尋出這種條例，是爲一樣的動機所激盪而定的。不管這種改良的立法底性質如何，無論是社會的，或是工業的，或是經濟的，它們都是資本家所定。資本家並不是懼怕蠢蠢欲動的勞工階級，而是因爲這些改良條例是適合於資本社會底利益。

凡是一個改良的立法案，如具有搖動生產上的剝奪制底性質，才算是資本階級底讓步。但是自來所定的種種改良的立法，能夠減少領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底一份剩餘價值率嗎？決沒有的。而且增加利益底希望，反成爲鼓吹這種種改良之最重要的理由。過去的經驗，已完全證實這種理由之確當。社會改良與工業改良，不但沒有能減少這種剝奪率，實際上反而增加了剩餘價值率。德國資本主義底經驗，是這一個理論底最顯明的例證。德國無所不包的社會改良和工業改良底計畫，是沒有一國能和它抗衡的，沒有一國的剝奪率能再比德國更大的。德國實業大王所得的可驚的利益，足以引起別國實業家底嫉妒與恐怖。德國工人，隨社會改良和工業改良底建設之後，增進的效能，非常之大，使德國資本家處於一種可以賤賣貨物，壟斷市場，壓倒他國資本家的地位。德國資本家在戰前所聚的財富，足證改良計畫，有增加生產和增加剩餘

價值率的效力。

我們要曉得，別國底實業資本家，決不會就這樣束手待斃，看着德國資本家侵佔他們底市場。他們必須要競爭，因為不競爭，就要失敗。他們怎樣和德國競爭呢？只有用德國底矛攻德國底盾了——工業改良和社會改良。他們必定要使工人底效能增加，那就是他們底剩餘價值率要增加。增加生產，是同德國競爭的唯一方法。工業改良和社會改良之所以成爲英國近代史中最顯著的一部分，其秘奧即在於此。

美國及其他工業發達的國家，在工業改良與社會改良底計畫後面，都有同樣的動機。效能增加，生產就增加，剝奪的數目，當然也就增加。這樣的增加，自然是各國資本家底宗旨和目的了。

我們若研究全世界社會黨實際的政綱，我們尋到的結果是甚麼？我們尋到它們許多主張，正與那些資本家的政府所辯護的相合，也正與那些最有眼光的資本家底要求是一樣！

現在且問：這些改良的政綱，與那做國際社會主義理想基礎的馬克斯主義，可有甚麼關係呢？馬克斯主義，是想減少和廢除資本家底剝奪，以求生產者底幸福的，而社會黨底實際政綱却以社會改良爲目的，施行起來，處處都是增加資本家底剝奪率謀剝奪者底利益！

社會主義者何以要贊助社會黨這種爲剝奪者謀利益的政綱呢？這種政綱當然不是根據科學

的基礎了。他們弄成不能用馬克斯主義來辯護他們底行爲是正當的。他們在實際政綱上，何以就要拋棄馬克斯主義呢？讓我們來研究研究，看我們能不能探討出這種現象底隱伏的原因。

(註一) Mr. Norman Haggood asks our opinion—we oblige him—New York Call, November 2, 1916.

(註二) New York Call, January, 17, 1917.

(註三) New York Call, June 28, 1917.

(註四) New York Call, February 7, 1918.

(註五) New York Call, February 7, 1918.

(註六) New York Call, January 2, 1918.

(註七)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Hillquit.

(註八) Social Revolution. P. 10

(註九) Fabian Research Department of England, Quoted by Harry Laidler in Public Ownership Throughout the World.

第四章 社會主義者底政治活動

馬○克○斯○與○恩○格○爾○思○並○不○希○望○社○會○主○義○者○組○織○許○多○各○別○的○政○黨○，○而○希○望○他○們○幫○助○勞○工○階○級○與○剝○奪○者○宣○戰○。

自民衆選舉權增加之後，獨立的政治行動底問題，在最初社會運動領袖者的中間，就成了引起熱烈辯駁的重要爭點。

不○妥○協○的○馬○克○斯○主○義○者○，○反○對○社○會○黨○參○加○國○會○選○舉○。○他○們○以○爲○參○加○國○會○選○舉○，○對○於○工○人○階○級○，○是○無○益○的○。○他○們○說○這○種○參○加○底○結○果○，○必○至○減○少○了○社○會○運○動○底○革○命○性○，○降○低○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精○神○；○放○鬆○了○反○抗○資○本○主○義○的○政○府○和○資○本○家○的○革○命○趨○勢○，○而○於○社○會○黨○活○動○底○真○正○目○的——參○加○民○衆○底○經○濟○鬥○爭○，○組○織○民○衆○和○教○育○民○衆——反○欠○缺○了○注○意○力○。○社○會○黨○領○袖○都○聲○辯○道○，○到○了○大○多○數○民○衆○信○服○社○會○主○義○的○時○候○，○那○就○並○不○是○參○加○國○會○選○舉○的○時○期○已○經○成○熟○，○而○是○社○會○革○命○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反○對○這○種○持○不○妥○協○態○度○的○就○反○駁○道○，○競○爭○選○舉○的○時○候○，○給○我○們○對○於○民○衆○宣○傳○社○會○主○義○的○一○種○特○別○機○會○。○在○一○個○被○選○的○社○會○黨○代○表○底○地○位○。○要○想○引○起○全○國○對○於○社○會○黨○底○主○義○的○注○意○，○那○自○然○是○最○使○利○的○。○社○會○主○義○底○目○的○，○既○然○是○要○從○現○在○的○國○家○，○蛻○化○到○社○會○主○義○的○國○家○，○那○麼○經○驗○已

證明參加國會之所得，對於社會黨底使命，是有無窮之益的。

社會黨一年一年的增加了它們底人數，它們加入實際政治底雄心，也就愈過愈堅強。它們底活動，限於背誦共產黨宣言中打倒了效用的資本制度的口號，最初幾年未嘗不受民衆底歡迎；但是資本制度既不會打倒，社會黨在失去操縱的民衆權力懺悔之下，就不得不加入實際政治底領域。

希爾格特（註一）說：『當社會主義者在那裏討論問題底理論方面時，而民衆則依照他們平常解決實際問題的老法子來解決問題了，而且解決得總是對的。社會黨人加入政治以後，他們底行動，並不是他們領袖依理性所定的政策底結果，而是俯就民衆底本能和衝動底結果』。自命根據科學之運動所行的最緊要步驟，却反驚人地容納了絕對缺乏科學根據的行動！

社會主義者既被逼上了政治舞台，就不得不積極活動去競爭選舉。他們第一次的勝利，就是很多社會黨代議士被選到北德意志議會（North German Diet）裏去。然而從此他們底領袖，就又起了新的紛爭。代議士底活動之性質應該如何，就變成了他們火急的問題。

黎布克立希特 Wilhelm Liebknecht 說：『我個人意見，以爲我們底被選的代議士，並不要呈獻他們底證書，應該到議會裏去就攻擊，攻擊過了立刻就退出。我抱定這個主張，我就始終居於少數派；他們却決定了民主國底代表，可以利用一切相當的機會，在議會裏表示反對的與抗

議的態度，不過必須要離開議會中實際議程這些罷了。』（註二）

從這一個大導師而兼先鋒所告訴我們的話裏，可以看出社會黨雖然參加政治，代議士雖然被舉，却希望代議士死守黨所根據的一切原則，並堅持一種反對的抗議的而不參加實際議程的態度。被舉的議員，是代表一個革命黨的，而不是代表一個改良黨的；所以他們唯一的職務，就是反對和抗議。

希爾格特說：『這種消極的策略，在北德意志議會最初兩次集會的時候，雖是牢牢堅守，而在後來集會的時候，有幾個社會黨議員，就在關於政府的勞工法問題付討論時出了席，足證他們已無形地拋棄這種嚴厲的規矩了。而且社會黨在議會中消極的策略，也就逐漸而確定地變為精細而敏捷的議會活動的政策了。』（註三）換句話說，社會黨底代議士，只在兩次集會的時候，守着他們底主義，以後就放棄了他們底主義，並且踴躍地參加關於社會改良的立法案之起草了。這就是社會黨參加實際政治底歷史，也就是社會黨底改良的政綱底開始。這種政綱，不但和馬克斯主義，毫無關係，而且完全否認了馬克斯主義。

全世界底社會黨，在理論上是接受馬克斯主義的，而在事實上是拒絕馬克斯主義的。

在這種根本矛盾上，已種了一切黨中內訌的禍根。社會黨走進政治，沒有多時，就生出紛爭。這些紛爭，自從改良的實際政綱採行以後，就把黨員分爲兩大壁壘，形成不可化除的裂痕

：(一)始終一致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相信根據馬克斯主義的實際政綱，只應當是革命的煽動，教育，組織，及經濟鬥爭。(二)反動這一派的，他們雖在理論上依附馬克斯主義，而他們所採用的積極政綱，實不合於馬克斯主義，而是拒絕馬克斯主義的。

說這種紛爭乃是策略和政策上的紛爭，便無異自認兩方面都不能了解彼此所辯護所反對的實際政綱底真意義。可以說波爾希維克與孟希維克的紛爭，是一種策略上或政策上的紛爭嗎？

德國斯巴達卡派從大多數的社會黨分裂出來，是因為政策上和策略上的紛爭嗎？不是的，原因還要深得多。波爾希維克與斯巴達卡派知道社會黨所採行的實際政綱，拒絕了馬克斯主義，因之贊助這種政綱者，現在都被指為馬克斯的革命的科學社會主義底叛徒了。

社會黨如不能認識此種紛爭並不是單單策略上的紛爭而是主義上的紛爭，這種裂痕就永遠不能化除的。等這種事實完全認識以後，它們兩邊就應該互相用科學方法證明馬克斯主義中的錯誤。如若這種科學的建設成了功，我們就可以得到我們所誠虔祈禱的願望——一種聯合的社會主義運動，並肩攜手地向一個快樂，和平，天下一家的共同目標進行。

(註一)見希爾格特所著 *Social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一書，頁一四七。

(註二)前書，頁一八一——一八二

(註三)前書，頁一八二

第五章 實際政綱與社會黨底發展

社會黨實際政綱底贊助者，總不敢爲他們底地位作理論的辯護。他們所以不辯護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因爲雖要辯護，也不成功。根據馬克斯底學說去辯護實際政綱，乃是自尋煩惱，所以還沒有這樣鹵莽的人，敢來嘗試。

然而政綱在馬克斯底理論基礎上，雖不可以辯護而得到勝利，但在很實際的基礎上，是已經得到可辯護的理由，並且已經得到勝利。自採行實際政綱以後，黨員與選舉票底數目，俱有極大的加增，給了他們一種辯護政綱的最重要的理由。若討論到離開實際政綱底理論的時候，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誠然是站在一個足以使所謂機會主義者或右派感覺非常不安的地位。但一談到社會黨底發展，是由於實際政綱，唉！機會主義者，就有了打人不怕還手的地位了。他們打擊不妥協的馬克斯主義者多利害！簡直使馬克斯主義者無地自容哩！成功是不可抗的辯論

希爾格特曾把所有勞工得到的可驚的利益，歸功於社會黨的參加實際政治。我們最好引證他在這一點所講的話來看看：

不管社會黨爲獲得目前社會改良起見的策略，在政治上的意義如何，但對於社會主義的強固組織底產生，確是異常的重要。正唯社會主義在實際政治上的戰爭，對敵人具體的攻擊，

各種實際問題確定的解決，及其在選舉競爭上所得的成功和所遭的失敗，——正唯此種種，社會主義才吸引了無數歐洲工人和多少美國工人，到它底旗幟之下。如果全世界社會黨選民，在一八六七年大概只有三萬，到了一九〇八年，就差不多增加到一千萬；如果社會黨在近代二十五個民族底公共生活上，已成爲不能不承認的一個重要分子，其中十六個民族底議會及行政機關裏頭，都有了代表；如果社會黨已苦心經營了一種清楚的，詳細的，適中的，改革社會的政綱，養成了整千整萬下層階級的思想家，演說家，政治家和領袖；那末，這都是近代社會黨參加實際政治底功勞。社會運動，假使沒有政治活動的結合與驅策的力量，到今日恐怕還不能超出最初社會主義派，只有純粹文學上意義的時期，或幾個不相聯合的派別的時期。（註一）

希爾格特就這樣很誇口地把一切異常的成績，都歸功於根據實驗的判斷以參加實際政治的社會黨。希爾格特底結論，是非常有趣而且有意義的。如若社會黨不走進實際政治，『他們恐怕還不能超出幾個不相聯合的派別的時期』。科學社會運動的成功，並不是由於他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而是由於一種實驗的實際政綱！科學的社會黨只在拒絕科學的社會主義上成了功！這是一種甚麼『科學的』地位呀！

希爾格特底話一點兒也不錯，這是無疑了。各國的社會黨，有的不只一個，有的一個社會黨裏，甚至分成兩派三派。這種『不相聯合的派別』是甚麼造成的呢？一律地都是拘執的，

不妥協的，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一派造成的。

在我們美國既有社會勞工黨，又有社會黨。前者是純粹的馬克斯信徒，而結果是一個『不相聯合的派別』。後者則以甚麼『便宜的牛奶』（註二）做競爭選舉底標題，反得到民衆非常熱烈的同情。一調查其他各國狀況，都可以發現同樣的現象。

對於這種現象，有甚麼解釋呢？馬克斯主義要爲甚麼一種人謀利益，自是沒有疑問的。那些固執馬克斯主義的政黨，只要奉承一個主人（生產者）去抵抗他們底剝奪者。既然如此，工人們爲甚麼不一齊贊助始終一致的馬克斯主義的政黨呢？爲甚麼寧願贊助在主義上講妥協，並且於生產上的剝奪毫無所損而實際上反增加剝奪的社會改良的政黨呢？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改良本是各國資本家的政府所提倡，因爲凡改良都已證明是與領有生產工具的主人有利的。它們爲增加工人底效能而改良，因改良而增高資本家底剝奪率。然而被剝奪者，何以贊助這一種違背馬克斯主義而爲剝奪者謀利益的改良主義的政黨呢？讓我們看看，能不能探出其中的秘奧。

生產工具底領有者，必須要有一種效能達到最高程度的勞工階級。他們底經驗完全證明，從體智不健全的勞工階級底犧牲中，所能獲得的利益，是有天然限制的，因爲這是有殺掉生金蛋的鵝底傾向。專制的德國，已予國際資本主義以非常滿意的證明，那就是健全的與有教育的

勞○工○階○級○能○產○生○從○來○夢○想○不○到○的○利○益○。其他資本家的政府，因要致力於吸取這種新發明的利益，於是就仿效德國的先例，採用能夠發達勞工體力智力的改良計畫。

於是我們就看見英美兩國（德國底勃敵）底資本家的政府，也採用了種種實業改良和社會改良底計畫，如工作時間，勞工狀況，童工保護，婦女工作，賠償保險，健康保險，義務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費圖書館，免費浴室，及免費醫院等等的立法案，都轟傳一時了。

工人定要反對這些改良計畫嗎？這種問題是白問的了。事實上，民衆是排列在資本家的政府底後面，要求迅速地通過這些改良計畫底立法案。這似乎勞資兩方面，畢竟有共同的利益！勞工倒是握了無上的選擇權。若從生產上的階級鬥爭方面講，勞工就應該反對這些改良計畫，因為改良計畫是可以增加資本家底剝奪率的。但是若就他們在消費者底地位和社會份子底地位上的利益方面來講，他們却要贊助這些改良計畫。我們知道還是後者的指揮力最大。改良計畫，改善了民衆在社會中的地位，勞工就因此受其指揮而決定贊助它。

民衆已有了進步並且進步得很快，但是他們並不是以生產者底資格。有所獲益，而是以消費者底資格，和社會份子底資格，有所獲益。實際上一切實業改良和社會改良底計畫，都是就勞工在消費者底地位，和在社會份子底地位去扶助他們的。

(註1) Hillquit Mayoralty Campaign, 1917.

第六章 社會主義底原則是科學的嗎？

社會主義者自命，在所有反對資本制度的團體當中，只有他們是科學的。這樣抹煞一切的態度，有甚麼科學根據呢？他們告訴我們，說社會主義者底原則是根據於科學和社會進化底定律的。但一研究過去七十五年的社會進化底程序，社會主義與社會進化相衝突的不可掩沒的事實，就馬上發現。社會主義者專注重生產者底福利，而社會進化，獨關切於消費者底福利。社會主義者底原則專注重生產的資本，而社會進化，獨關切於可消費的財富。社會主義者底原則專注重在生產上的剝奪，而社會進化獨關切於消費上的剝奪。社會主義者底原則專注重社會財富生產底方法，而社會進化獨關切於社會財富底分配。社會主義者底原則是根據於勞資兩階級底利益衝突，而社會進化是適應勞資兩階級共同利益底運行。

在生產上發生的階級鬥爭，似乎是社會進化完全否認的。

社會主義者底原則既與社會進化衝突，他們怎樣還能為他們底原則是科學的呢？社會主義者底原則既然不是根據於社會進化，而與社會進化相衝突，就顯而易見地不能稱為科學的主義，而必定是烏託邦的主義了。

且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實際政綱，又是怎樣呢？這實際政綱與社會進化的關係如何呢？

我們在前面已經看出這實際政綱並不是根據於社會主義底理論上的原則，乃是完全根據經驗而得到的一種政治的權變，或如希爾格特所云「不是一般領袖依理性所定的政策底結果，而是俯就民衆底本能和衝動底結果」。國際社會運動事實上的進步，全由於這一個步驟，是要承認的。

社會主義者底政治行動是爲這一個步驟所逼，而其所以能吸引無數的黨員，也是爲這一個步驟所致。改良的實際政綱，與理論的原則相反，獨關切於民衆在消費者地位的福利，以求促進他們底社會利益。因爲這些利益，對於勞工，非常重要，勞工於是就成羣的加入了社會黨贊助這些利益問題。隨便在那裏，都有兩個社會黨相爭。但是能得到民衆贊助的，並不是扶助民衆在生產者地位底利益的一黨，而是保護民衆在消費者地位底利益的一黨。那麼，憑很深的經驗由科學的運動，所得到的這個實際政綱，明明白是合乎社會進化底運行的了。

這種理論與事實的衝突，這種兩方不能了解孰爲科學的孰爲非科學的事績，就演成社會主義史上最大的慘劇。

社會主義者堅信注重生產者底福利，及注重生產的資本，是科學的，換言之，即是根據社會進化底定律的。但他們在理論上雖是固執這種成見，而實際上却早已拒絕這種理論，倒定出了一種根據消費者底福利和可消費的財富底分配的政綱。

一九一七年紐約選舉市長底大競爭，就是這種理論與事實相衝突底一個最近引人注意的例證

。激烈的興奮，乃是那一次空前的選舉競爭底特點。讓我們看希爾格特要拿甚麼來代表社會主義。

希爾格特在一篇談話裏（註一），發表了他所要採用的政綱。這政綱包括貧婦在產前產後的看護，設立市育嬰堂，改良學校，多設公立貧兒學校，多備飲食接濟貧兒。

當勞工食物會，提出幾個問題要求各個候選人發表意見的時候，希爾格特就毫不含糊地答應他們。他底最明確的答案就是：

如若我當選，我必定要市政府公賣食料，按人民底需要以制止漁利和浪費，並且要把物價低減到可能的最低限度。我對於燃料方面，也要這樣做。至必要時，我必定要市政府直接從礦裏買煤，而不賺分文地賣給人民。我並且必定要市政府從農夫那裏買牛奶，賣給人民，而不賺絲毫利益。

以上所引，正是社會主義者注重民衆在消費者地位底福利之一個好例子。

選舉以後，希爾格特曾被國家婦女參政會請去致訓詞，報上却登出（註二）他下了這個根本斷語，『社會主義與可消費的財富無關，只與生產的資本有關』的消息。這種斷語，怎樣能與他在選舉競爭時所公布的政綱相調和呢？社會主義者可以僅僅乎在選舉的時候，為吸收選民起見，而注重消費者底利益嗎？希爾格特下這種社會主義與可消費的財富無關，只與生產的資本有

關的斷語，是毫無有苟且的。他是固執社會主義者所根據的理論。不過他若在選舉競爭的時候，拿了這種理論去宣傳，他能得到同情麼？若說希爾格特以紐約市長地位注重生產的資本，是無足重輕，這種話當然是不能成立的。但是希爾格特在選舉競爭的時候，他所爭的並不是理論，却是地方的，國家的，甚至全世界的實際問題。

社會主義者想吸引強有力的政治贊助，從直覺上感到他們非擱起他們理論的原則，不在生產上的階級鬥爭原則上頭爭選舉，而在關乎大多數人民在公民地位或在消費者地位底利益上頭爭選舉不可。

社會黨很勤力於研究資本主義底矛盾，但是他們却没有工夫省察他們自己的矛盾。他們雖說製定目前需要的政綱，不惟無益，反而有害，然而他們却即刻就進行去製定目前需要的政綱中的細目。試執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問他資本家的政府爲什麼頒布改良的法律，他們總是回答說：「因爲受了社會黨選舉票增加的威脅」。

但是資本家的政府，頒布這些改良的法律以後，於資本主義有甚麼損失呢？這種損失，又怎樣拿剩餘價值與階級鬥爭去解釋它呢？通通都付之於神秘了。但到底能解釋不能解釋呢？有一派就似乎不管它能解釋不能解釋，但總說改良縱不是根據社會黨主義底原則而來，也必定要算是資本階級底讓步，因爲馬克斯底公式已經說過勞資兩方是不能有共同的利害關係的。但另

一。派。却。堅。持。改。良。只。是。資。本。家。的。欺。騙，誘。社。會。主。義。者。出。真。正。革。命。底。軌。道。的。

這種無盡的紛擾與那些無數的矛盾，我們那裏去尋求原因呢？是因爲錯解了馬克斯主義嗎？是因爲錯用了馬克斯主義嗎？還是因爲馬克斯主義，根本上有甚麼錯誤不是呢？我們對這樣具有深奧性質的問題，除根本上窮究科學社會主義底發明者馬克斯與恩格爾斯所創的理論外，沒有方法能尋得甚麼答案。這種研究就是我們要作的工作。

(註一) New York World, October 6, 1917.

(註二) New York Call, January 9, 1918.

第七章 馬克斯底科學社會主義

這兩大發明——唯物史觀、與暴露資本家經剩餘價值而成的資本生產制度秘密——我們是受了馬克斯之賜。社會主義因有這兩大發明、就成了一種科學……

從此以後、社會主義、不復爲這個聰明人或那個聰明人偶然的發明、乃是有歷史關係的兩大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底必然結果。

Frederick Engels,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以社會主義爲一種改善人類社會底物質條件的計劃，是馬克斯所視爲烏託邦而反對的。他從研究歷史上，知道社會制度，是不能任意改變的。他察出社會制度，不過是社會的經濟基礎反映，所以除掉經濟基礎先有改變，社會制度是不能改變的。

階級鬥爭，是已往歷史底特別現象，也永遠是一個時代經濟條件底結果。

現在資本制度底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由於生產工具底領有者吸取了勞動者底盈餘價值而起的。

全部歷史中，階級鬥爭通常的結果是怎樣呢？馬克斯告訴我們（註一）每次鬥爭底最後結果，或是社會全部得到革命的改造，或是相爭的兩階級同歸於盡。假使一時代階級鬥爭，結果不

是兩階級同歸於盡，而是全社會得了革命的改造，要怎樣才能如此呢？要靠迅速的改變嗎？或是一個慢性的，延長的，繼續的進程嗎？抑還是一個有間斷的進程嗎？馬克斯爲我們立了

一個清楚的答案：

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一個相當時期，它就會和現存的生產條件起衝突，或依法律的說法，就是它會和向來孕育它培植它的那些財產關係起衝突。這些財產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發展所取的方式，到了現在，倒變成生產力底桎梏了。等到這些財產關係變成桎梏以後，一個社會革命底時代就到了。經濟的基礎一不變，基礎上面全部大建築（與某種社會思想相符合的法律組織和政治組織）遲早就要被推翻。（註二）

馬克斯把這個概括的原則應用在資產階級底發展上，又說：

在這些（資產階級的）生產工具和交易工具發展行程中，封建社會底下的生產條件和交易條件，農工業組織，簡言之，即封建制的財產關係，已不適合於已發達的生產力了；它們都變成了新生產力底桎梏。它們必定要崩潰；它們崩潰了。（註三）

馬克斯定了這個原則，引證了實際應用的特例，使人對於他底社會改變律，沒有誤解的餘地。他證明社會改變，不是一個繼續的進行，而是一個有間斷的進行。在它進行的某一相當時期，社會底物質生產力與生產底現狀起了衝突，……那纔進入『社會革命底時代』。

在這兩個時代中間的時候，是怎樣呢？從這一個時代底某時期到第二個時代底某時期的中間這一個時期，有甚麼事情發生呢？馬克斯對於這個問題，就把我們放在黑處了。但照他底見解，明明是沒有甚麼重要的，沒有關於社會重要的事情，可以發生。社會底改變，顯然是從某一個時期，越到某一個時期的。中間的時期，預定地是消磨在收斂自己，準備再越到第二個時期。

這是馬克斯底見解，是無疑的。我們再引他底話，來做一個充分的證明。馬克斯說：「經濟的基礎一改變，基礎上面全部大建築，遲早就要被推翻。」所謂基礎這兩個字，除掉是全根基，至少是根基底大部份的意思，還能有什么意思呢？社會底基礎改變，明明白白於短時期，是做不到的。基礎雖已更變，基礎上面全部建築却不過是『遲早就要被推翻』，換句話說，基礎上面的建築，就在經濟基礎改變之後，徐徐地改變。顯見得馬克斯看社會改變，不是一種繼續的進行，而是一種有間斷的進行了。在一時代經濟發展底某時期，與第二時代某時期中間的時期，沒有研究底價值，因為這個時期，沒有社會的意義。

然而他在一個別的地方又說：

資○產○階○級○，○如○不○常○常○改○革○它○們○底○生○產○工○具○，○它○們○就○不○能○存○在○。○生○產○工○具○既○然○改○革○，○生○產○關○係○就○因○之○而○改○革○，○一○切○社○會○關○係○，○也○因○之○一○齊○改○革○。（註四）

這種論調，與以上所引的他底社會進化定律，就全然不同了。照這種論調，社會進化，就成了一種繼續的進行，而基礎上面建築底改變就成爲一種免不掉的改變了。馬克斯以爲資產階級時代是例外，而適足證明他底定律了。

資產階級時代所異於從前各時代的地方，就是生產是不斷地改革的，一切社會現狀，是有不絕的紛擾與無窮的變動。從前各時代底工業階級，却是不然。它們存在底第一個條件，就是保守沒有變形的老方法底生產。（註五）

馬克斯這樣地證明他底社會進化定律，是一種有間斷的進行，而在這中間的時期，是沒有甚麼有社會價值的事情發生的。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馬克斯底有間斷的社會進化定律是如何運行，並過細看一看他底結論底邏輯。資產階級底生產工具與交易工具，是從封建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在迫到封建社會底生產方法與交易方法崩潰的發展中，與『某種相當的時期』要來而未來的時候，被剝奪者底地位是怎樣呢？照馬克斯以前的看法，這一個時期，是毫無社會意義的。但他爲使論題明顯起見，不得不把被剝奪者底地位來解釋一解釋，也不得不把它底趨勢，來留意一留意。比方他告訴我們道：『從中世紀的農奴，一躍就躍到特許的販賣商，從這些特許的販賣商，資產階級的萌芽，就發展起來了。』（註六）

這一句中間的躍字和發展兩個字，只有一個意思可以解釋——那就是一種向前進步的趨勢。再看：『在資產階級發展底每一步驟中，都有與這一個階級相符合的政治的發展相隨而起。

』（註七）可見得我們這樣地解釋馬克斯底意思是不錯的。

我們就從馬克斯底有間斷的社會進化定律底古代的例證上，也必定看得出那些『從前各時代工業階級存在底第一個條件，是保守沒有變形老方法底生產』的。在每一個間斷的時期中，被剝奪者底地位是有一種向前進步的趨勢的。

現在讓我們再來研究資產階級社會中被剝奪者底地位。馬克斯告訴我們說，資產階級的社會，是他底社會改變定律底例外。他底社會改變定律，是說社會改變，只可以隨着一個在生產制與交易制發展到某種相當的時期而改變。但是『資產階級如不常常改革生產工具，它們就不能存在。生產工具既然改革，生產關係就因之而改革，一切社會關係也都因之一齊改革』。

這種不斷的改革，怎樣影響被剝奪者底地位呢？在從前各時代，改革與進步及改善是有同樣意思的，不過嫌它太遲緩而又有間斷的性質罷了。但是資產階級底特性在於具有一種不斷的改革，這是從前各時代所沒有的。這種特性，能夠因其進步底速度，比從前各時代都大，而為被剝奪者促進利益麼？照演譯的邏輯講，是應該這樣的。但照馬克斯底意思，唯其不合邏輯才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唯一合邏輯的事情。如果我們斷定在資產階級社會裏的被剝奪者底進步，

比從前各時代要增到非常之大，固然是錯了，就連我們相信它有進步，都是錯了。被剝奪者地位不但沒有與工業同時進步，並且反有了退步。馬克斯並且還以為（註八）在從前的各時代，包括封建時代在內，發展底意思，就是進步底意思。但在現代資產階級社會裏的勞工，不但沒有因工業的進步，而提高了他們底階級；反而使他們底階級，沉淪到不可生存的地位。

馬克斯就這樣證明了邏輯底謬妄。不斷的改革，乃是資產階級底例外的特式，對於被剝奪者，不但沒有使他們有特別的進步，就被剝奪者地位講，反而使他們有了退步。照馬克斯底意思，例外底例外，就是資產階級的特別情形。資產階級的社會，好似一隻向橫爬行的螃蟹，與支配從前歷史的任何定律，都不相同。它不受任何定律底管束，它創造了它自己的社會定律，它自己就是定律。這就是馬克斯對於出乎他所發現的定律以外的資產階級之謎所能下的唯一解釋。

照馬克斯底學說，進步除掉造成反動與無產階級的貧乏外，是沒有甚麼好處的。於馬克斯，這是資產階級社會底一個不變的定律。

這就是馬克斯對於社會在每兩個大變革中間這一個時期的定義。讓我們再回到馬克斯集中他費了大部份力量去分析的時期——隨『生產制與交易制發展到某種相當的時期』而來的社會革命底時期。

馬克斯創了一條普遍的定律『社會底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一種相當的時期，它就會與現存的生產條件起衝突。……這些財產關係，本來是生產力發展所取的方式，到了現在，倒變成生產力底桎梏。等到這些財產關係變成桎梏以後，一個社會革命底時代就到了。』

把這一個定律施用到資產階級的社會，當然的結論便應該是：無論資產階級本身的矛盾如何，只要社會革命時期最後降臨之際，無產階級就可以獲得極大的進步，像過去一切社會革命成熟時被剝奪者都得到了極大的進步一樣。但馬克斯底結論反而不然。他這定律底意思，是過去一切社會革命每到最後成功，都是於被剝奪者有進步；而他却以為於資產階級的社會，甚至到了社會革命底時期，無產階級底地位也還是沒有進步的。他底定律固然是自稱為普遍的定律，而資產階級的社會却不受他這一個普遍定律底支配！

讓我們拿封建社會在社會革命時期中被剝奪者底地位，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在社會革命時期中被剝奪者底地位比較一下。『然後我們就看見資產階級，是建立在那種由封建社會遞嬗而來的生產工具和交易工具底基礎上面。在這種生產工具和交易工具發展到某種相當的時期，封建社會底下的生產條件和交易條件，及封建時代底財產關係，就不能再和已發達的生產力相調協而變成重重的桎梏；它們必定要崩潰，它們崩潰了。取而代之的，就是自由競爭，隨自由競爭而來的，就是一種適於自由競爭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及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政治上所佔的優越地位

『(註九)』

資產階級之產生，長成，和最後對於封建制之克服，算是馬克斯底社會定律運行底一個卓越的史例。在這個史例當中，我們所得的一幅活景，就是被剝奪者底力量是不斷地增加，同時剝奪階級底力量隨之不斷地衰弱，以至於滅亡，而予被剝奪者以一種獲得最後勝利的地位。

這是說明封建時代被剝奪者，到了那時代最後社會革命之際，就一躍而為佔勝利的資產階級。但等到資產階級又發展到社會革命之際，受資產階級壓迫的無產階級，也能獲得與封建時代被剝奪者相同的勝利嗎？因為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之際，就認為社會革命已醞釀有好幾十年了。在這一個社會革命底終結，無產階級能一躍而奪取資產階級底地位，像封建時代社會革命底終結，被剝奪者一躍而取得剝奪階級底地位一樣嗎？這是馬克斯底答案：

我們已知過去的社會，都基於壓迫的和被壓迫的兩階級對抗底上面。但要壓迫一個階級，至少必須予被壓迫者一種相當的生活條件，使其可以繼續其奴隸的生存。農奴時代底農奴能自擢為農產社會底自由民；封建專制束縛之下的小市民能得自擢為資產階級；現代勞動者却不但沒有與工業同時進步，倒反沉淪復沉淪，遠落在他自己階級生存條件之下。他已成爲窮乏者，而其窮乏底展進比人口和財富底展進還要快得多。即此可知資產階級不復配做統治階級了，不復配把它底生存條件強迫社會承受了。資產階級不配再做統治階級，因為它沒有能

力維持奴隸，在奴隸範圍以內的生存，因為它無法拯拔奴隸於沉淪，致使奴隸不能養它，它倒反要養奴隸。社會不復能生活於資產階級之下；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底存在，是與社會不相容了。（註十）

由此看來，過去歷史中，新生產力與舊生產條件起衝突的結果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底結果總是損了剝奪者底利益，而改善了被剝奪者底地位；資產社會中，生產方法起變化的結果也是社會革命，但社會革命底結果却相反：資產階級底力量增加，無產階級底貧乏增加，因此，被剝奪階級如要征服剝奪階級，就並不靠他們底力量（因為照馬克思底意思推論，他們沒有力量），但靠他們增加的貧乏！

這種結論的謬誤，雖極粗淺的思想家也必定是一目了然。『資產階級不配做統治階級，因為它沒有能力維持奴隸在其奴隸範圍以內的生存，也因為無法拯拔奴隸於沉淪，致使奴隸不能養它，它倒反要養奴隸。』這種情形，怎樣可以做要求廢除資產階級的基礎呢？難道馬克思要保護一種無用階級底利益嗎？假使馬克思底話是對的，經濟的進化，就會把無產階級排除到不復成爲一個生產要素，然後無產階級就不復養資產階級，換言之，然後就不再被資產階級剝奪；那末，何以採取一個相反的策略，阻止這種經濟的進化呢？假使進化所生的情形，使資產階級有用，無產階級無用，爲甚麼倒開時針呢？不但如此，既然說是資產階級養無用的無產階級，

豈不是資產階級倒反盡了一種有用的義務嗎？這種道理，簡直令人莫明其妙。中等階級——小手工業，小資產者，小地主等等——不也有理由，去要求解除資產階級底統治權嗎？理由縱然沒有比無產階級所持的理由更充足，而是與他們所持的理由是一樣。他們也是受資產階級底餵養的，而且也是受它底壓迫的。他們至少也還有在歷史上做過一次統治階級的威望。他們很有要求解除資產階級束縛，而使他們自己復辟的權利。難道社會進化，也應該要發展這些資產階級底敵人底利益嗎？但是讓我們把馬克斯言歸正傳罷。

馬克斯說：「從前歷史上所有的運動，都是少數人底運動，或是為少數人利益的運動。」這是馬克斯遺下的一條在過去一切歷史上運行的定律。這條定律，是普遍的嗎？將來的歷史，也合乎這條定律嗎？

馬克斯說，不是的。過去一切歷史底定律，都不是將來歷史底定律。將來的歷史，與從前的歷史是這樣地大不相同，連定律也必定要不同。馬克斯說，「無產階級底運動是一種大多數人為大多數利益的，自覺的，獨立的運動。」現在讓我們看馬克斯所描寫的為大多數而運動的新定律。

我們因為要詳細敘述無產階級發達的大概情形，所以我們就從盛行於現社會時隱時現的國內戰爭敘起。直敘到這種國內戰爭發展到公開革命，由公開革命而推翻資產階級，立下無產階

級專政底基礎。(註十一)

我們還找到一種相同的意見，摘錄如下：

共產黨底急切目的，與其他無產階級底政黨，是相同的：把無產階級組織成一個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底威權，取得無產階級底政權。(註十二)

在這兩段話之中，當然沒有甚麼矛盾，意思也沒有甚麼不清楚的地方。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間的鬥爭——革命——資產階級底大推翻——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在這一切原則裏頭，就不見有所謂『大多數』與『社會主義』了。難道立下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就是社會主義嗎？是否其他無產階級底政黨要建設社會主義呢？無產者於社會主義曉得多少呢？共產宣言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第一個政綱嗎？組織無產階級成爲一個階級，與推翻資產階級底威權，同社會主義是一樣的意思嗎？我們爲甚麼要接受這種矛盾結論呢？但是馬克斯對於這一點還有話講，他的話或者可以助我們解釋我們的疑問，他說：

我們在前面已經曉得勞工階級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統治階級底地位，而去取得民主主義戰爭底勝利。(註十三)

我們可以停在這裏問一問，無產階級提高到統治者底地位，這樣就算取得民主主義戰爭底勝利嗎？無產階級專政，與民主主義，有同樣的意思嗎？當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的時分、

階級專政就是民主主義嗎？讓我們把社會主義如何可以產生底問題，得一個確切的了解罷。

無產階級，應用其政治威權，漸漸地把資產階級手裏的資本強奪過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裏，所謂國家的意思，就是指無產階級組成的統治階級，然後就極快地來增加生產力底總數。

當然，在起初的時候，如不對資產階級底生產條件與其財產權，用強行侵佔的策略，是不能成功。所用的這種策略，從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是不經濟的，不可辯護的，但是在這種運動急轉直下之中，就可以逼成對舊社會秩序更利害地擾亂，而且這是生產方法底全部革命所不可避免的一個好手段。（註十四）

馬克斯在這些話後面，却臚列了許多社會改良的政綱。

馬克斯現在把我們領到甚麼地方去了？我們先有國內戰爭，由國內戰爭促成公開的革命。

「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把無產階級提高到統治階級底地位。」推翻資產階級，然後無產階級專政。他描寫的這種步驟使我們心目中生甚麼景象呢？國內戰爭與大革命，不是星期日學校的郊宴，在那裏鬧得頑的。擾亂，破壞，飢荒和殘殺，必因之而生的。這些不幸的結果，壓迫別人的力量，再沒有比壓迫無產階級來得利害。無產階級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革命，不但要冒自己生命的險，還要準備在必要的時會，殘殺自己階級裏面的同類，這是無產階級底利，還是

害呢？鼓吹無產階級，爲擁護一個寶貴的使命，而犧牲性命的，這種唯心思想，必須要有更值得犧牲的代價才行呵。

讓我們假設革命可以繼續進行，最後且得到勝利。無產階級，現已自拔到一個統治階級地位，但償他們底血肉全價的報酬是甚麼？社會主義嗎？合作的共和嗎？全不是的！照馬克斯底意思，無產階級，應用其政治威權漸漸地把資產階級手中的資本強奪過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而國家的意思，就是指無產階級組成的統治階級，那末，就次第實行許多社會改良計劃！

馬克斯告訴我們：「國家現在雖然是在無產階級的手中，……但這些社會改良的計畫，却是生產方法底全部改革所不可避免的。」我們就以列寧與托洛次克來代表這種意思，因爲他們是試行革命必然結果底社會主義於俄國的。

馬克斯所提出的改良計畫是什麼性質呢？還有旁的嗎，大半的改良計畫，不特與在生產上的剝奪，沒有絲毫關係，而且反關切於勞工在消費者和社會份子底地位上的幸福！

馬克斯說：「無產階級，應用其政治威權，漸漸地把資產階級手中的資本強奪過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裏，國家的意思，就是指無產階級組成的統治階級。」但是無產階級，爲甚麼要做這種事呢？又何必要做這種事呢？因爲馬克斯必定要這樣做嗎？這就是馬克斯

底結論的科學根據嗎？這種方法，究竟怎樣扶助勞工呢？馬克斯對勞工說過，勞工底困苦，是由於資本家在生產上剝奪了勞工底利益。資本家既領有一切生產工具，勞工就不得不屈服而聽其剝奪。因有這種情形，才會發生階級鬥爭，而這種鬥爭，非經過無產階級底革命不得停止。

但在這些中間，有甚麼根據，可以斷定革命以後，社會主義就必定能實現呢？資產階級，既然已被推翻，所有資產階級的一切罪惡，已與資產階級同歸於盡。勞工現在管領了生產工具；在生產上的剝奪，已經停止。剩餘價值，已變成過去的事實。階級鬥爭，已歷過戰，並且已經戰勝；最後且宣布了「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社會主義在甚麼地方呢？難道這些就是社會主義麼？

如若這些不是社會主義，如若社會主義，含有社會底生產工具為社會全體所有的意思，那末，現在無產階級，既已專了政，要他們再把生產工具交還社會，怎樣可以滿足他們經濟上的欲望呢？無產階級，已經再沒有甚麼冤屈可伸，再沒有甚麼地方被人家剝奪，再沒有什麼剩餘價值可生，一切問題都解決了，爲什麼不就這樣把生產工具保留在無產階級手裏呢？又爲甚麼要把生產工具交給社會全體呢？生產工具在旁人手裏的經驗，難道沒有受得夠嗎？真是令人不解了。

但是馬克斯定要說無產階級所以要把生產工具交把社會全體的原因，就是要建設社會主義。他詳說他底意見如下：

所有從前佔過優勢的階級，都要使全社會屈服在它們自利的條件底下，以鞏固其既得到的地位。無產階級，却是不然。他們舍掉廢除從前生產上自利的條件和與他們相關的從前各種自利的條件外，就不能變成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他們自己沒有東西要保衛和防禦；他們底使命就是破壞從前私產制一切固有的保障。（註十五）

他又把這種意見解釋如下：

假使無產階級，當其與資產階級鬥爭時，為環境底勢力所逼，組織自己成一個階級，並且用革命手段，而使自己變成一個統治階級，固有的生產條件自然就要被武力消滅，就是階級衝突與一般階級存在的條件也要被消滅，因此，無產階級也就要取消他們自己成爲一個階級的權勢。（註十六）

所有描寫歷史上事實的歷史家，沒有一個能再比馬克斯詳敘他對於將來的觀念所用的名詞用得更確切的了。但是馬克斯對於他自己所下的武斷，有甚麼事實來證明呢？他却沒有。

『無產階級，舍廢除從前生產上自利的條件外，就不能變爲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我們就姑且承認是這樣。無產階級既變爲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就會廢除生產上自利的條件。但

這。就。果。真。是。無。產。階。級。自。己。沒。有。甚。麼。東。西。要。保。衛。和。防。禦。嗎？果。真。是。他。們。就。會。破。壞。私。產。制。一。切。固。有。的。保。障。嗎？無。產。階。級。自。己。既。然。沒。有。東。西。要。保。衛。和。防。禦，他。們。為。誰。人。作。這。種。革。命。中。間。所。免。不。掉。的。極。大。的。犧。牲。呢？無。產。階。級，償。了。革。命。所。要。求。的。流。血。的。代。價。以。後，才。能。獲。得。社。會。生。產。力。的。管。理。權，而。獲。得。生。產。力。管。理。權。以。後，一。定。又。要。放。棄，在。無。產。階。級。的。方。面，豈。不。是。愚。極。了。嗎？他。們。既。廢。除。了。從。前。生。產。上。自。利。的。條。件，是。不。是。他。們。已。經。完。成。了。他。們。底。使。命。呢？他。們。既。變。為。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是。不。是。已。經。解。決。了。剝。奪。問。題。和。階。級。鬥。爭。問。題。呢？他。們。現。在。是。不。是。處。於。一。個。收。穫。『全。部。勞。力。底。報。酬』的。地。位。呢？為。什。麼。已。經。解。放。的。無。產。階。級，又。要。希。望。他。們。做。溢。出。自。己。利。益。範。圍。以。外。的。事。呢？

但是馬克斯定要說，無產階級用革命手段克服了資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而他們却不要維持其統治階級底地位——他們維持統治階級底地位，明明白白就不會有人被剝奪，且可保證他們自己將來也不會再被人家剝奪——反而放棄他們自己成爲一個階級的權勢。我們有什麼把握，可以肯定無產階級一定有這樣高的道德和能力，不但能夠擔負推翻那有權勢的資產階級底事業，而且能夠於推翻了資產階級之外，又能放棄自己現成的一個階級統治權，做任何時代的統治階級從來沒有辦得到的工作？這裏有馬克斯自己的話在：

現代的勞工不但沒有與工業同時進步，倒反沉淪復沉淪，遠落在他自己階級生存條件之下

。他已成爲一個窮人。……資產階級不配再做統治階級，因爲它沒有能力維持奴隸在其奴隸範圍以內的生存，因爲它無法拯救奴隸於沉淪，致使奴隸不能養它，它倒反要養奴隸。

(註十七)

以無產階級這種道德和能力，還要希望它推翻資產階級，它自己變爲統治階級，然後升高到放棄自己已成的一個階級統治權的地位，行嗎？但是這種意見，居然是假科學底名義貢獻出來的！

考茨克似乎很了解『無產階級專政』並非就是社會主義。他與馬克斯相同，都認爲無產階級有這種在人類關係上從來未有表現過的德行，換言之，就是認爲無產階級，有這種美德，把它艱難苦戰所獲得的勝利品，自然而然地會讓給社會全體。但是考茨克與馬克斯所不同的，就是他並不絕對地相信無產階級有這種最高的美德。他已看透無產階級，有不能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博愛的可能性。

考茨克說：『如勞工階級，不肯利用其政權以實行社會主義底生產制度，這種制度終久有被迫要發生的一天，——不過要費去許多無用的力量和時間罷了。』(註十八)

列寧與托洛次克當然是馬克斯信徒。他們已經得到所謂『民主主義』底勝利！他們經過極大的革命，推翻了資產階級，建設了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曾消滅了階級衝突和一般階級存在

的條件沒有？他們深謀遠慮之中，有沒有要取消他們自己權勢的計畫呢？那個聽見過這種計畫沒有？當然，關於這種計畫的新聞，不得傳到一般隨鎗彈而飛去的「同志」們底耳中了，也不得傳到列寧和托洛次克所指揮的「同志」們底耳中了！

馬克斯以為「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提拔自己到一個統治階級地位以後，必須要進行許多社會改良的計畫，雖在最進步的國家，也應該如此」。（註十九）但列寧與托洛次克對於馬克斯底這種遺言却全然違反；他們用反馬克斯的方法來對馬克斯。

列寧和托洛次克是近代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對於社會改良，是沒有關係。俄國是不是世界上產業落後國家中的一國呢？這些區區小事於他們看來，管它做甚！要照歷史上的事實行事嗎？荒唐！「無產階級專政」！

俄國今日的擾亂，飢荒，殺戮底悲劇和失望，都是馬克斯主義直接的結果。馬克斯主義中的矛盾，實成破壞全部實際運動的階梯。我們現在研究到了，總原因不能不歸咎於馬克斯所創的學說。

我們已把共產宣言分析了，就發現了內中許多矛盾。這種矛盾，對於說馬克斯學說是根據於社會進化定律的論調，却是致命的打擊。我們不得不問：馬克斯所下的苦功，真正得了成功沒有？馬克斯果然發現了社會進化底定律嗎？馬克斯真把社會主義放在科學的基礎上面沒有？

呢？從我們所見到的矛盾上，與國際運動缺乏力量這事實上，要堅信馬克斯畢生盡瘁的志願是成了功，簡直是膽大妄為之類了。

馬克斯以為階級鬥爭是社會進化底原動力。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底利益與拿工錢的勞工底利益，必定是相衝突的。馬克斯相信這種衝突，供給了社會進步唯一的原動力。馬克斯雖非發現歷史上階級鬥爭的第一人，却是指定這種鬥爭，為促進社會進化原動力的第一人。馬克斯底信徒，每遇到人家說馬克斯階級鬥爭這個原則是襲取他人的，就一定要替馬克斯爭辯而不肯輕易放過。考茨克對於這一點的辯護，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他底辯護如下：

如若所謂資產集中和困苦增加的學說，也為當時其他社會主義者所承認，如若他們大家都把他們底社會主義根據於資本生產制度經濟趨勢，那末，共產宣言底功績，在甚麼地方呢？

共產宣言底第一種功績，就是它底理論顯然比旁人底理論要來得斬釘截鐵些。第二種功績，就是它對於歷史上的階級鬥爭，認為是社會進化底原動力，而且把這個鬥爭應用到無產階級鬥爭上面來。大多數別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點完全沒有夢到，特別就是那些懷疑派，以為階級鬥爭是一個最可悲的錯誤。他們和同他們有關係的各派，雖然也承認階級鬥爭底存在，但是他們總看不出階級鬥爭怎樣地從經濟的發展中產生出來，又怎樣地打開產生新社會之路

。(註二十)

馬克斯底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原動力的學說，乃是馬克斯大部份預言底基礎。這個學說，自發明到現在，已有了七十多年。

馬克斯底主義和預言，經過這七十多年的歷史底試驗，得到甚麼證明呢？近代歷史證實了馬克斯主義沒有？社會有了進步沒有？社會如已有了進步，領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底利益，有了退步沒有？近代歷史證實了馬克斯底勞資兩方底利益不能調協的預言沒有？近代歷史是和馬克斯所創立的。人底活動。全是在生產者底地位的。利益之支配這條定律相符合？

馬克斯自己看出，資產階級的社會，對於他底社會進化定律，有許多例外。但是他所看出的，當然沒有我們在前面所看出的那樣多，不過他自己看出的却也不少。但是我們要問：資產階級的社會，甚至對於階級鬥爭底原則，也有例外嗎？階級鬥爭，既然在從前歷史上，是社會進化底原動力，難道在他發現了這秘密以後，歷史就違背這條定律，而另創一條新律嗎？

馬克斯怎樣會發明階級鬥爭是歷史底原動力呢？我們看以下恩格爾思所講的話，就可以曉得這種根由：

凡『自然』底觀念起革命時，必須有相當而確實的材料搜集到手，纔能成功，而那時候這種足以引起歷史觀頓然發生改變的事實，却早已發現。一八三一年發生了里昂 Lyons 的第一次勞工階級底運動。從一八三八年到一八四二年，這四年之間，更有英國第一次全國勞工

階級底選舉權運動。這幾年之中，勞資兩階級底鬥爭，在歐洲最進步國家底歷史上，已成為極重要的事實，其進展底速率，一方面與工業發達底速度成正比例，一方面又與資產階級政治權力發達底速度成正比例。事實愈過愈多，顯見得當時資產階級那種無限制的自由競爭之說，和勞資兩階級底利益相同之經濟學說，是一種欺人之談！這一切事實之不能充耳不聞，猶之當時英法兩國那種以這些理論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其不能充耳不聞是正相等。但是舊式的唯心史觀，當時還是盛行的，對於以經濟的利益為根據之階級鬥爭，是毫無所知的，對於經濟利益也是毫無所知的，至於在經濟上新發生的生產及一切經濟關係，不過看做『文化史』中偶然的和附屬的部份。

有了這許多新的事實，遂引起一種對於一切過去歷史的新觀察。這種新觀察，能使我們看出一切過去歷史，除掉洪荒時代，都是階級鬥爭底歷史。生產與交易底方法，是產生社會中互相爭鬥的階級之總因——總而言之，階級鬥爭，乃是一個時代經濟狀況底產物。社會底經濟組織，纔是供我們對於一個時代之法律的政治的制度，及宗教思想，哲學思想，和其他思想，作最終解釋的真正基礎。黑格爾(Hegel)雖然把歷史從玄學中解放出來，使它成辯證法的歷史，但是他底歷史觀根本上還是唯心的。當時唯心論已從最後藏身的所在，即歷史哲學，被擯斥得無地可容；唯物的歷史之研究，却已經發軔，一種拿人底『存在』解釋人底『知識』

，代。替。從。前。拿。人。底。『。知。識。』。解。釋。人。底。『。存。在。』。的。方。法，已。經。發。現。了。

社會主義從此以後，不再是這個聰明人或是那個聰明人底發明，乃是自古以來兩個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底必然結果。我們底工作，不再是要來把社會造出一種最完善的社會制度，而是攷察兩階級底本身，與兩階級底衝突，所必然地繼續地發生的歷史和經濟的事實，並探討由經濟狀況所必然地生出的消滅鬥爭的方法。（註二十一）

恩格爾思這樣詳細的解釋，使我們對於當時激起馬克斯創成他底唯物史觀的事實，得到一種明白的了解。里昂勞工階級底運動，與英國全國勞工階級底選舉權運動，留了極深的印象在馬克斯底腦中；他之不能不管這些事實，猶之不能不管英法兩國底社會主義。他底階級鬥爭原理之成立，使他合二者於一爐。

恩格爾思告訴我們說，階級鬥爭是歷史底原動力。剝奪者底利益，與被剝奪者底利益，是沒有調協底可能的。

除此而外，我們還要注意馬克斯所創的另外一條定律，其文如下：

非。到。一。個。社。會。制。度。所。充。分。孕。育。的。一。切。生。產。力。完。全。發。展。無。餘。的。時。候，這。個。社。會。制。度。是。不。會。消。滅。的，在。舊。社。會。所。孕。育。的。新。生。產。制。之。物。質。的。條。件。未。完。全。脫。胎。以。前，新。的。或。較。高。的。生。產。制，是。決。不。會。成。立。的。（註二十二）

這一條定律與階級鬥爭的學說，有甚麼關係呢？這兩條定律，都是同爲一條普遍的定律之一部嗎？是互相倚傍的嗎？是互相證明的還是互相抵觸的呢？讓我們來看一看。

從封建社會裏面被壓迫的階級生出來的資產階級，經過長時間的發達，把物質的條件，發達成爲一種新社會底基礎。

這種新主人階級存在底基礎，就是剝奪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態度是怎樣呢？馬克斯底答案是：

無產階級之發達，已經過幾個時期。自它底誕生之日起，就與資產階級起了鬥爭……在這個時期，它還是些渙散而互相競爭的許多工人罷了。他們就在甚麼地方結合堅固團體，也還不是他們自己力量聯合的功效，而是資產階級聯合的功效。資產階級，因要達到自身的政治目的，不得不使無產階級全體動作，而且一時這樣做，是可以的。無產階級，所以在這一個時期，並不是攻擊他們底仇敵，而是攻擊他們的仇敵底仇敵，即君主專制底遺孽，地主，不生產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如此，全部歷史的運動，就集中到資產階級底手中，而一切照這樣獲得的勝利，就都是資產階級底勝利了。（註二十三）

一切照這樣獲得的勝利，既是資產階級底勝利，何以現在無產階級，還要『攻擊他們底仇敵底仇敵』呢？資產階級得到勝利，對於無產階級，就算是減少了剝奪率了嗎？未必罷。自

有歷史以來，沒有一個主人階級，享受剝奪率，有資產階級這樣大的。馬克斯對於這種情形，要比甚麼人還清楚些。現在無產階級，竟反要替資產階級作戰，階級鬥爭底原理在那裏呢？

其次：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與從前任何社會制度不同；在新生產制物質的條件，沒有從舊社會胎中產出以前，不會發現。除這個條件以外，還有一個別的條件，那就是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與從前的社會制度一樣，非到它所孕育的一切生產力完全發展無餘的時候，是不會消滅的。所以爲無產階級及其他要促成社會主義的人底利益起見，就應該幫助，至少不要阻礙資本制度於最短期中發達到極點。但是資本階級，用盡心機，也何嘗不是爲着同樣一個目的。它一刻不停地努力前進，爲的也就是要把資本制度發達到極點。

問題：社會主義，是利益衝突底結果嗎？這是顯見得我們必定要拿馬克斯自己的話，來做駁他的材料的起點。除掉盲目崇拜馬克斯的人，大家必定早明白馬克斯已經是根本錯誤了。但特別是要問他錯誤底性質是甚麼？他所堅持的是，一切社會制度都有一個經濟基礎，要解釋每種制度，先要了解這種制度底經濟基礎；這是他錯誤了嗎？但是很多的人，想推翻這一個原則，而挑戰者却都被反攻得失敗了。

他說社會制度底改變，是隨生產方法與交易方法底改變而改變的；他這一說又錯誤了嗎？

這一說，還沒有人能駁倒。他說，自古以來，社會就有階級與階級鬥爭，現代資本制度，也不

在例外的，這一說不對嗎？他認定剩餘價值是資本社會裏面階級鬥爭底來源，這又是不確當的嗎？不是的，這些也都是人家所不能駁倒的。

然則馬克斯底錯誤，究竟在那裏呢？我們怎樣就能把他底錯誤，證明出來呢？尋馬克斯底錯誤，不可在他底原則上尋，而必須在他底原則之解釋上尋。馬克斯底錯誤，並不在他底發明上，而在他對於他底發明所下的解釋上。

馬克斯解釋社會，他是成了功。他底功績，就是發現了社會制度是有一個經濟基礎的。

但是這些發現底真意義是甚麼？馬克斯既發現了社會有一個經濟基礎，並且發現了階級鬥爭是各時代離不掉的現象以後，他就以為已經發現了社會進化底定律。其實他所發現的，與他所極詳細描寫的，都不是社會進化底定律與其運行，而是社會進化定律運行底結果之表現。

馬克斯並沒有尋到原因，而尋到他誤以為原因的結果。

馬克斯並沒有發現進化底定律。他毫不曉得社會進化底定律是什麼。

如若這幾點成立了，同時我們就可以成立下面這幾點：（一）馬克斯主義不根據於社會進化底定律，所以是非科學的，而是烏託邦的。（二）馬克斯主義不是社會的，而是反社會的。（三）馬克斯底烏託邦主義，與聖西門（St Simon）及其他烏託邦主義者之間，有一種不同的地方，那就是聖西門與其他烏託邦主義者，是想用社會方法行社會主義的，而馬克斯主義者是想用反社會

方法行社會主義的。

我們對於以上各點根據於我們搜集歷史事實所建設的理由上，是很滿意的。且讓我們慢慢地說明。

- (註一) Communist Manifesto, P. 13.
- (註二) Quoted by E. Bernstein-Evolutionary Socialism P. 8.
- (註三) Ibid, P. 20.
- (註四) Communist Manifesto P. 17.
- (註五) Ibid.
- (註六) Communist Manifesto P. 13.
- (註七) Ibid, P. 15.
- (註八) Communist Manifesto P. 31.
- (註九) P. 20.
- (註十) P. 31.
- (註十一) P. 30.
- (註十二) Ibid P. 33.

- (註十) Ibid P. 44.
- (註十一) Communist Manifesto PP. 44-45
- (註十二) P. 30
- (註十三) P. 46
- (註十四) P. 36
- (註十五) Class Struggle P. 191.
- (註十六) Communist Manifesto. P. 45
- (註十七) Das Kommunist Manifestain Plagiat, *Neu Zeit, Jahre*, XXIV 1906, Vol. XI
P. 698. Quoted by Sinkhovich, PP. 150-151
- (註十八) 科學社會主義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 PP. 89-92.
- (註十九)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 (註二十) Communist Manifesto PP, 25-26.

第八章 社會史觀

如若必須要否認馬克斯底社會進化定律，真正社會進化定律究竟是怎樣呢？

一研究歷史上顯著的現象，就可以曉得在社會改變後面的原動力，是求解決生存問題。人因怕死亡底痛苦，不得不盡全力於求生。所有已往的歷史，不過是人努力求生存的試驗與失敗記載。求生意志，才是普遍的經濟問題。

有組織的社會發生，乃是人類經驗底結果。這種經驗，教訓了我們人類共同問題，並使我們認識這個問題底解決，非藉一種有共同目的之合作不可。

一切社會進化，並不是生產上利益衝突底結果，而是適應大多數社會份子共同利益底結果。社會進化底進行，總是適應這一條定律。一切社會進步底目的和宗旨，都是謀解決生存問題的。

階級鬥爭是一個果，不是一個因。這是因為生存方法上，發生了不安。消滅這一個果，是為社會全體底利益。這個果能消滅不能消滅，全以社會解決生存問題的努力程度為比例。社會解決生存的方法愈進步，鬥爭才消滅得愈快。

在消費者地位的大多數底經濟利益，是相同的。社會進步，乃是適應在社會份子地位與消

費者地位的大多數底經濟利益的。

每一種社會制度發生，都是由前代漸漸孕育而成的，並且是代表一種特殊的社會進步的。

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底存廢，就是要看它底生產力，能供給社會底需求不能。如若它不能供給社會底需求，它就免不掉最後的命運而新的生產力就要漸漸發生。這種生產力之發生，總是比舊的生產力能夠解決生存上特別的需求。這樣，社會全體底福利就總是增加。

新生產方法既制服了舊生產方法，舊社會與其特別的剝奪制度就照那種制服的程度而減少。新社會組織總是從舊社會構造之中發展出來，以適應大多數底社會的利益。大多數總是由於有力者與有用者，聯合來反對過去的殘餘與現在的廢物而成。

但是我們曉得，從前的社會組織沒有一個會把剝奪消滅得乾淨的。發展出來的新時代，比較是能滿足社會底需求，而舊社會底下的被剝奪者，就因而而得到解放。但是新主人階級歸其管理的改良的生產力，也就從這一羣得到解放的被剝奪者之中而發生。改良的生產方法，使新主人階級所享的剝奪率，比他們自己從前所受的被剝奪率還大。這就是在社會進步中的一條定律。然而在新時代底下被剝奪者底經濟利益，比舊時代被剝奪者底經濟利益較為安穩，而在社會中的地位，也比舊時代被剝奪者，顯有一種特別的進步。他們在消費者與在社會份子底地位而得的福利，成為新時代的被剝奪者與剝奪者相聯屬的原因，也就是組織成反對過去的殘餘與

現在的廢物的大多數的原因。

在做社會份子與做消費者底經濟利益上，社會裏面一切團體底共同之點，比其不共同之點多，所以社會進步，總是合乎消費者底利益的。社會制度底改變，是因生產方法改變而改變。但是生產方法底改變，是因爲它不足以解決生存問題而改變。

這並不是經濟進化產生社會進化，而是社會進化指揮經濟進化。社會進化，在解決生存問題的目的中間，發生了社會生產底方法。社會生產方法所採取的社會制度，在它底進化過程中，使它自己成爲適應大多數社會利益的制度。現在搖動資本制度底生產方法的，並不是生產過剩，而是生產過低。社會主義底完成，是要靠消費者底運動，而不是要靠生產者底運動。

我們把在這裏所創的學說，放在一個社會史觀底總題目底下。它底經濟學上的基礎，就是解決生存問題。馬克斯底唯物史觀，是解釋社會進化底果，並沒有解釋到社會進化底因，所以他所有的理論，都一齊顛倒。他告訴我們，經濟進化產生了社會進化。社會生產，是反社會原則運行的結果——資本家與資本家的競爭及資本階級與勞工階級的利益底衝突——社會主義底實現，要靠反社會定律底運行——階級鬥爭。他又告訴我們，社會進步，乃適應於生產者底利益。馬克斯底歷史觀使他不能指出一條運行於歷史上所載的幾個時代底社會進步的定律。所以他就不得不給我們兩條定律：

『所有以前歷史上的運動乃是少數人底運動，或是爲少數人底利益的運動』，而『無產階級底運動却是自覺的獨立的大多數底運動，爲大多數底利益的運動』。

馬克斯相信近代勞工，不但沒有與工業進步同時進步，反而沉淪到不能維持其階級生存的地步，也是根據於他底歷史觀的。照馬克斯底意見，社會進步，除掉了經過革命，是不可能的。

馬克斯在一八五〇年曾發表過這種意見：

十小時工作問題唯一的解決方法，與由勞資衝突上所發生的一切問題底解決是一樣，那就是要無產階級革命！（註一）

馬克斯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他把他所研究的病理，誤以爲是他所考察的社會生理底定律。階級鬥爭是社會病理底象徵，好像人身上的痛，熱，紅腫病底象徵一樣。前者不是社會底定律，正猶如後者不是生理底定律。馬克斯主義，顯見得不是根據於對於社會進化律的了解，所以是非科學的，是烏託邦的。

（註一） In Marx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Heft 4, London, 1850, P. 13 Quoted by

Sinkhovich in Marxism Versus Socialism, P. 108.

第九章 『馬克斯主義者』與馬克斯底科學方法

我們已經曉得馬克斯主義，不根據於社會進化底定律，是非科學的。那根據於馬克斯主義底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以就是一種缺乏科學價值的運動。但是我們對於馬克斯和『馬克斯主義者』，可能指出其不同之點嗎？馬克斯本來與他們的差別是很明顯的。如我們想到『馬克斯主義者』就聯想到馬克斯，未免玷辱馬克斯了。

馬克斯底結論是錯誤的，是已證明非科學的；但這却於他底方法上的價值，絲毫無損。馬克斯所用的方法是科學方法。他並不肯強迫社會進化到他所了解的社會進化運行的反對方向去進化。他反對強加一個社會制度於社會之上。他自己專心研究社會，希望這種研究，能夠使他明白地順着社會趨勢而行。馬克斯只認識一個主人——科學。馬克斯對於社會主義的貢獻，比他所有別的貢獻，都要有價值些。這種貢獻就是他承認一切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活動，必須是一種根據於對社會進化定律有真確了解的活動，與一種和社會進化定律合作的活動。

馬克斯主義者，可是在用馬克斯底方法上，顯出他們對於馬克斯的忠心嗎？不是的，最近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反以拋棄馬克斯底方法，崇拜馬克斯底結論，來表現他們對於馬克斯的忠心。社會進化，雖然有了非馬克斯時代所可比較的進步，而馬克斯主義者却拒絕用他底方法，以

求對於這種新現象有所了解，徒然墨守馬克斯所遺下的範圍，生怕走得比馬克斯遠了一點就會失了真正科學的地位。這樣就算是崇拜了馬克斯，紀念了馬克斯嗎？假使馬克斯生在今日，對於這種方法以爲是崇拜他，或不以爲是崇拜他，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只怕他要深悔他一生所做的工作，完全是白費了功夫。他遺下來的盡是一些盲目的崇拜者，不是真正聰明的信徒。馬克斯敢走人所沒有走過的路，他底偉大就在此。崇拜馬克斯，並不在盲從他底結論，而在應用他底方法。考茨克說：『凡真正篤信馬克斯的，並不在盲從馬克斯，而在用馬克斯底方法，考察現有的事實，以求對於一切事實，得到了解。』（註二）但是要找一個想應用馬克斯底方法來觀察近代社會事實的，就找不到，而所找得的，反是一八四八年第一次共產宣言中就有過的一個『打倒資本制度』永久不變的濫調頭。然而資本制度，是絲毫不聽命令的。全憑恐嚇去打倒資本制度，是不行的。打倒資本制度，何以要需這樣長久的時候？再要多少時候，資本制度，才可以打倒呢？資本制度底堅持性，却把這些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擠在一個最困難的地位中間了。

像美國社會黨的一種政黨，年年到人民之前要求推翻資本制度，把它所有自命爲『科學的』之效用，一齊喪失。這樣的要求，在馬克斯當時，還有幾分理由。馬克斯以爲他自己已經發現了社會進化定律，而且當時資本社會底變態及其他現象，使他深信資本主義底崩潰，不但就在

目前，並且過期已久。假如馬克斯曉得在他斷定社會進化底行程七十五年之後，資本制度依然存在，誰能說馬克斯還要固執那種要求呢？我們看他對於威特靈（Waiting）底宣傳所說的話，就可以曉得，假使他生在今日，他底態度是怎樣了。

威特靈，你在德國宣傳共產，鬧得轟轟烈烈，你也吸引了不少的工人，你究竟用甚麼理由辯護你底社會革命的煽動，你將來究竟想拿什麼根據來鼓吹？……如果不拿嚴格的科學的具體的學說在德國號召工人，就是一種沒有誠意和沒有良心的兒戲宣傳。（註二）

那些自命爲馬克斯主義者，對於馬克斯死後七十年來的社會經驗，不想用馬克斯底方法來解釋，而定要背誦馬克斯所定的老要求；我想馬克斯如到現在還活着，必定要首先棄絕他們。

世間那有一種科學，能夠證明七十年前的老要求，還可背誦出來適用於七十年來社會進化所產生的事實呢？社會進化已證明那些要求等於烏託邦，雖當初資產階級的烏託邦社會主義者，也不屑與他爲伴的一種不可恕的烏託邦。現代社會主義者，抱牢了已經證明與社會進化定律相反的主義。這不是真正馬克斯主義底試驗，而是一種反馬克斯主義底證據。忠於科學，才是真正馬克斯主義底試驗。黎布克立希特 Wilhelm Liebknecht 說：

我們確認科學是唯一的勢力，它底範圍常常擴大，它並且不斷地證明從前所奉的真理而今是錯誤，毀壞陳腐的基礎，而創造了新的基礎。它是一刻不息的；毫無顧忌的；永遠向前地

攻○擊○一○切○武○斷○的○信○仰○。……我堅信還沒有人——即馬克斯，除有博而且深的聰明外，其不完全是與旁人一樣——能夠把科學研究到極完全的地步，這一點，就是凡屬了解科學的人，所不可不預定的結論。（註三）

沒○有○科○學○方○法○，○就○沒○有○科○學○的○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斯○所○定○的○第○一○個○原○則○。○他○希○望○這○一○個○明○，○必○可○成○為○社○會○主○義○運○動○和○勞○工○運○動○底○一○種○黏○結○力○；○他○這○一○個○希○望○是○很○合○理○的○。○有○了○這○一○個○科○學○方○法○，○以○後○就○永○遠○有○一○個○為○社○會○主○義○工○作○的○指○南○針○。○有○了○這○個○方○法○，○一○切○衝○突○的○意○見○就○不○會○發○生○；○什○麼○左○派○，○中○派○，○右○派○，○這○種○分○野○不○會○發○生○；○什○麼○革○命○者○，○機○會○主○義○者○，○妥○協○者○，○也○不○會○發○生○。○這○一○切○，○只○有○在○烏○託○邦○的○運○動○當○中○才○有○，○因○為○各○派○都○相○信○唯○它○才○有○最○好○的○方○法○，○來○實○現○社○會○主○義○。○但○在○一○個○以○馬○克○斯○所○說○的○唯○有○社○會○進○化○才○能○實○現○社○會○主○義○這○個○遺○教○為○根○據○的○科○學○運○動○之○中○，○大○家○就○會○聯○合○起○來○，○研○究○社○會○進○化○要○走○的○方○向○，○然○後○與○社○會○進○化○合○作○，○以○促○進○其○程○途○。

考茨克說：

思○想○家○永○遠○不○能○為○社○會○進○化○預○定○行○程○。○他○所○能○做○的○事○，○就○是○考○察○與○認○識○這○種○趨○向○。○他○能○否○做○到○這○一○步○，○又○全○視○他○對○於○已○往○的○情○形○，○了○解○得○清○楚○不○清○楚○；○但○是○他○決○不○能○為○社○會○進○化○預○定○行○程○。○而○且○就○雖○是○認○識○了○社○會○進○步○的○趨○向○，○也○還○要○受○它○底○制○限○。○社○會○生○活○底○組○織○非○常○複○雜○的○，○就○是○極○聰○明○的○人○，○也○覺○得○難○從○各○方○面○精○算○社○會○生○活○裏○的○各○種○力○量○之○活○動○，○絲○毫○不○爽○，○而

對於所有這種力量共同的活動，下一個將來會產生何種社會制度的確切斷語。一種新社會組織，並不是某個英才活動底結果。……不論是最有勢力的君王，或是最聰明最慈善的哲學家，總沒有能夠隨意預定社會進化底趨向的，或能預料社會將來要採取何種新形式的。……有史以來，還沒有一個革命黨能預先看到，單獨地預先決定，它所努力介紹的新社會制度一定。會成個什麼方式。它只能考察社會底新趨向。它得有多少進步的程度全視它考察社會趨向到多少正確的程度而定。因為它既考察出社會底趨向，它底政治活動，就不單是本能的活動，也就是有意識的活動了。（註四）

但是近代社會主義者，却不願這些教訓，唯堅持一種強迫社會照他們底命令進化的烏託邦的信仰。每個小團體，既都要照它底偏見來強迫社會聽命，當然許多沒法挽救的派別與紛爭就發生了。如若所有的小團體都沒有這種錯誤，聯合一致，為進步為人類而獲得的成功，早就不少了。

馬克斯底結論與馬克斯底主義，都禁不起科學底試驗的。他底結論與主義，都是與社會進化定律相衝突的。馬克斯主義者單在理論上服從他底主義，而在事實上反拋棄他底主義。這就是他們內爭底導火線，也就是今日國際社會主義所演成的慘劇底原因。

為社會主義底進步計，為世界底進步計，我們不能不拋棄那種根據唯物史觀的又陳舊又不科

學的主義，不能不拋棄那種『社會進化由於階級鬥爭』的學說，不能不拋棄勞資兩階級底利益不能調協的原則。在生產上的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步底定律。社會進化並不是為生產者底利益而運行，乃是為消費者底利益而運行。生產工具的領有者與被剝奪者，是有共同的社會利益的。社會進化，乃適應由於聯合有能力的分子與有用的分子，來反對過去的殘遺分子與現在的無用分子而成的大多數底共同的社會利益的。

社會進化的教訓，就是如此。這些教訓便予社會史觀以成立的基礎。

(註一) Social Evolution P. 61.

(註二) Die Neue Zeit Vol-I.1883, P.239 Quoted by Seinkhovitch, P.247

(註三) No Compromise, No Political Trading, P.P.371-38.

(註四) Class Struggle, P.P.119-123.

第十章 反社會的馬克斯主義

我們底分析，已經發現一種驚人的秘密，那就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根據的原則，既不是科學的，又不是社會主義的，而是烏託邦的，和反社會的。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根據的原則，何以是烏託邦的地方，已經在上文講過，我們現在再來把它底反社會的地方證明出來。

階級鬥爭這原則，根本上是反社會的。馬克斯很嚴厲地批評聖西門 (St. Simon) 與文 (Owen) 及傅立葉 (Fourier) 底社會主義，在求社會全體的同情上，爲烏託邦主義。『他們要改善全民的境遇，就雖享受特別利益的境遇，也要改善。所以他們並不問階級的分別，常要求社會全體的同情。』(註一) 以階級鬥爭爲歷史定律的馬克斯科學社會主義，當然是要求一個階級底同情了。

在近代資本社會裏頭，階級鬥爭的基礎是甚麼？

近代階級鬥爭之發生，是由於資本抽取了勞工底剩餘價值。但是剩餘價值是從那裏來的呢？剩餘價值，代表勞工所生產的價值減掉工錢所得的差數。資本階級因有生產底工具，就處於一種強迫工人生產超過他底工錢底價值，而使其差數或剩餘價值，歸他們所有的地位。這種在生產上對於勞工的剝奪，就生了階級鬥爭。——一種在應當給工人而沒有給工人的工錢上的衝

突，或在剩餘價值上的衝突。馬克斯精細研究資本生產方法以後，對於這些事實，非常明瞭。

他大聲疾呼地，要社會主義者認識在生產上階級鬥爭底歷史的意義，並且要他們同生產者一方聯合，去反對有生產工具的資本家，幫助實現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斯以為，靠社會的努力來得到社會進步，是登造極峯的烏託邦。只有生產上的反社會的鬥爭，才可以使社會進步。不管要得到多少社會進步，總非革命與無產階級專政不可。革命沒有成功，社會只有退步，不會有進步。

這就是七十多年前所稱為社會歷史和社會進化底科學觀的學說。然而在全世界聰明睿智之士所定的一切科學的原則之中，稍經一度之研究，就可很容易地證明其為烏託邦的，也無過於這一個學說。我們知道社會既沒有退步，也沒有停頓。他反而進步到馬克斯時代所沒有夢想得到的地步了。

馬克斯有兩種預料：(一)資本主義必定崩潰，(二)資本主義存在一日，社會一日沒有進步。

但事實方面是怎樣呢？資本主義既沒有崩潰，社會在資本主義之下，且有了進步。照七十年來的社會進化，與社會不須革命而能有進步的事實看來，足見得馬克斯是錯誤。馬克斯主義者，還要固執馬克斯底革命學說，不但是荒謬，而且是誤人。他們這樣固執馬克斯底學說，對於日常社會現象，好像瞎子一般，真有點奇怪啊！

假使馬克斯到今日還活着，他必定立刻領悟近代社會進步底一切意義。他是一個學者，他必定立刻會察出他對於社會進化運行的意見所錯誤的地方。他底頭腦，是一個科學頭腦。他自己沒有強硬地加在社會之上的計劃。他所要的是了解進化，使他自己可以和社會進化合。他一生的大教訓就在此，就僅僅乎在此。但是社會主義者，已忌却了這一種教訓，雖優秀的社會主義者，也不用他底科學方法，到今日還在那裏反覆背誦馬克斯在一八四八年所宣佈的公式。他們處在馬克斯死後七十多年的今日，還在那裏說社會主義，必須以反社會的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革命來實現。

甚至考茨克，也熱心地贊助這種意見。他曾發表社會主義怎樣實現的意見，在他所著的社會革命（The Social Revolution）一書裏。他說：

從前的革命，乃是人民反抗政府的暴動，而將來的革命，或者除掉俄國，必定是帶很深一部份人民反抗其他一部份人民的色彩的國內戰爭。這種戰爭，就在這一點上，像宗教戰爭的地方，比像法國革命的地方還多。我或者概括起來說，如有人不一定要這種內爭含有殺戮的意思，至少也是一種醞釀很久的，歷時甚長的，一部份人民反抗其他一部份人民的社會革命。考茨克這種意見，是在共產宣言發表後五十年發表的。但自馬克斯發表共產宣言以後，社會依然有進步。在這五十年中間，還沒有甚麼先兆，預示資本主義可以打倒！

照考茨克底意思，社會主義必須藉反社會的方法而實現！藉一部份人民反抗其他一部份人民的國內戰爭而實現！可是有組織的社會，顯然不會在這種『內爭』之中有積極活動的！這種描寫，是假定來描寫社會革命的！但照考茨克底預料，俄國或者是一個例外。他以爲俄國如有革命，必多半是舊式的革命，人民反抗政府的革命。但是這種革命，是不是社會革命呢？我們曉得考茨克底預料，是料中了。推翻俄皇，是藉人民反抗政府的革命而實現。在這一點上，使我們要注意的就是：考茨克爲甚麼把俄國除外呢？一般社會主義者，必定以他們常用的口頭禪，來答這種答案：『因爲俄國還沒有經過社會革命所必經的工業革命底過程』。不錯，但是這是說的一種定律呢，還是描寫一種定律運行底結果呢？

全俄各階級一致地推倒俄皇底政府，使不可能變爲可能，——反對俄皇的革命，能不血刃而告成功。在這個後面，到底是一種甚麼定律，使他們能這樣呢？是一種社會的定律呢？還是一種反社會的定律呢？這種定律，是適應階級鬥爭的呢；還是適應大多數爲社會份子底利益的？難道舊的定律已與俄皇同歸於盡，社會進化，從此就爲新的定律支配了嗎？還是新社會制度帶了新社會定律而來，或是同一種定律，運行於歷史中，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形式呢？

考茨克以爲促成俄皇崩敗的那個社會進化底定律，——但事實上又強迫他不得不承認推翻俄皇的成功，是由於一種社會革命，——必不能實現社會主義。他以爲社會主義只有藉新定律底

運行，一種反社會的定律底運行，『一部份人民反抗其他一部份人民的內爭』，『一個階級與他一個階級的內爭』而實現。

這就是考茨克底教義。他是不怕人家罵他創了這種教義的。至少他能證明這種教義不是他所發明的。馬克斯創了這種教義，而他不過是能夠予以相當的證明罷了。

列寧與托洛次克在理論上完全與考茨克相同。他們說，社會主義，只有藉反社會的方法，一種生產上的階級鬥爭，一部份人民反對其他一部份人民的內爭，一個階級與他一個階級的內爭而實現。

但是考茨克對於列寧之徒實行這些原則的態度，又是怎樣呢？他底意見是：俄國這樣的國家是不能有社會革命的；列寧和托洛次克，把俄國革命弄成社會革命是違反馬克斯底原則的。所以，他看到了俄國這種實行的時候，却畏縮不前了！他稱俄國那樣的實行，為一種『亞洲式的社會主義』。哦，不是的罷，怎麼是的呢！這不明明是考茨克自己證明馬克斯主義的教義，而施諸實行的嗎？

唯有列寧與托洛次克是實行家。考茨克說，如若有人不一定要這種國內戰爭含有殺戮的意思，至少也是一部份人民反抗他一部分人民的社會革命。難怪列寧與托洛次克稱考茨克為舊古董（Back Number）了。在他們底意思，以為國內戰爭而沒有殺戮，是一種烏托邦的大夢。

看德國總理席德曼 Sheidemann 在威馬耳 Weimar 的演說，就可以曉得列寧底態度了：

我們希望有一種全世界的大結合。在這種結合之下，平等的國家，可以自由發展，既能脫去舊日擴充軍備底桎梏，又免掉新的波爾希維克的國內戰爭底痛苦。我們這種希望，正與列寧底意思，有天壤之別。列寧誇張地會說過，社會黨底政綱，應該刪掉除軍備一條，因為不用內爭，而能克服資本主義的思想，是烏託邦的大夢。（註三）

列寧與托洛次克，是很對的。國內戰爭與國際戰爭一樣，要免掉殺戮是做不到的。我們底論斷，也許同他們一樣。

但是社會主義的領袖，沒有相信他自己所說的教義的勇氣的，還不止考茨克一個。比利時底社會主義者樊得弗得 Emile Vanderveelde，也是一個著名的例。他在他最近著作中所表示的意見如下：

國家主義，（Statism）就是社會的勞工為國家所組織，為政府所組織的主義。社會主義，就是社會的勞工為結合於公共團體中的工人自己所組織的主義。這兩種制度之中的第一種制度，對於階級間，無須有甚麼重要變更，就可以實現；第二種制度，就並不是一個拿國家資本主義去代替個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一個拿佔有生產與交易工具的勞工們底合作，去代替個人資本主義與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這種強迫勞資兩階級消滅階級界限的變化，含革命之

外無他道。(註四)

列寧和托洛次基是試行這種原則的。他們是試用革命的方法，使勞工變為生產與交易工具底主人的。樊得弗得在他們嘗試的時候，果來贊助他們嗎？他並沒有贊助。他與考茨克一樣，到了實驗他底理論的時候，他就退縮了。他不但是如此，並且實行地放棄了他自己在他書中所定的原則，而反承認了國家社會主義底原則。樊得弗得是巴黎和會國際勞工立法委員會委員。這個委員會曾提出了幾個議案到和會，和會不但接受了這些議案，並且把它決議了。

紐約時報對於這件事，有以下的紀載：(註五)

比利時的勞工代表樊得弗得，在他底報告書沒有採用以前，還提出了一種少數底報告書。他主張國際勞工會議，應該接納那些至今還在戰爭狀態中的國家派來的代表；他說如其不然，他覺得就要再開一個代表各國無產階級的會議，比十月間在華盛頓開的會議還較有力量得多。

樊得弗得底結論上說，實行八小時工作，男女工資平等，與關於夜工條例的種種問題，是必須要決定的。他說有兩種方法，可以得到這些結果。俄國的方法與英國的方法。他寧可贊

成英國的方法。無怪勞合喬治 Lloyd George 在他對英國下議院辯護其在和會中所行的事的時候，(註六)要極力贊揚樊得弗得底態度了：「一個大勞工演說家，禮拜五在勞工會議裏說：『對付現在的局面有兩種方法——俄國的方法與英國的方法，我就一時覺得為我底祖國自豪了』。呵

，所謂社會主義底理論和實行一致，如是如是！

列寧與托洛次克，至少在理論上與實行上是一致的。他們是想把他們底理論，施諸實行的。他們現在召集一個他們自己的國際，這個國際是代表各國無產階級的，也是樊得弗得所不願見其實現的。

照勞合喬治底意思，列寧與托洛次克實在不能再埋怨他們試驗主義的環境不合宜了。他們試驗主義的地方，是在一個容易被人家攻擊而難被人家征服的國家。

世界正在擾亂的時候，人心都非常厭亂了。沒有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敢出一支大兵到俄國，去推翻俄國波爾希維克主義；民衆也都不願去冒這種險。不問他們贊成列寧不贊成列寧——大半都是不贊成的——總覺得波爾希維克主義，是扶助民衆利益的。全世界資本階級簡直不能把羣衆底愛國心資本化，來侵伐俄國。他們對於本國底紛亂，已是自顧不暇。而且全世界金融情形，他們也是要算一算的。現在這樣金融情形，是萬難再担負戰爭底費用了。勞合喬治在我們前頭所引的演說中，曾論到這種情形如下：

爲波爾希維克底教義而恐怖，我是有份的。但是我寧可讓俄國去試驗波爾希維克主義，讓它自己從中尋出一條生路來，而不願派兵去干涉它，致陷英國於破產之境。因爲那才是陷英國於波爾希維克最直接的道路。

列寧和托洛次克應該感謝這種便利的局勢了。如果他們能利用這種局勢，這種局勢是再好沒有了。但是這種局勢雖好，他們能夠維持他們不妥協的馬克斯主義者底地位而成功嗎？不能的。

無論周圍情形如何便利，或後面的力量如何偉大，總不能強迫社會進化朝錯誤的方向進行。尤其不能強迫社會進化依外科醫師割治底原則而運行。社會主義者每每談到『去因』；但社會制度是不能像割症那樣，用刀一割就去了的。唯有社會進化，才有治療社會病症的力量，正如一個精於生理學與病理學的醫生，唯有他才知道『自然』底治病方法，才曉得與『自然』合作來治病，——這就是唯『自然』才有治病的能力，他不過知道如何順着『自然』，從旁幫助罷了。所以，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必須先研究社會進化，了解社會進化後面的定律，才知道順着社會進化，助其進行。除此以外，他是無能為力的。如果他相信自己能勉強『去因』以治社會底病，他就完全溢出科學範圍之外去了。

革命雖不能強使它聽命，却能把它解釋。從前的革命，是人民反抗政府。這種革命，有一個解釋的。馬克斯和考茨克告訴我們，下一次革命，就要取國內戰爭底形式，是一部分人民反抗他一部分人民，不是人民反抗政府。他們於這一個預言，也下了一個解釋。這一個解釋底前提，就是階級鬥爭。從這種前提上面，舍國內戰爭，是不許有第二個結論的。

我們已經證明這種前提完全錯誤。我們現在曉得，強辯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底歷史的基礎，不但是錯誤，而且是烏託邦。自從古代的共產制度以來，階級鬥爭，是歷史上各時代所有的現象，但是社會進化，却並不是爲適應這種鬥爭而進化的。在一切社會變遷後面做原動力的，只是一個根本經濟問題，解決生存底問題。人是爲適應在消費者底地位的利益而進化，而不是爲適應在生產者底地位的利益而進化。社會是適應大多數在消費者底地位的利益而進化，而不是適應在生產者底地位的利益而進化。社會生產之進化，是解決社會中不在生產者地位而在消費者地位那個大多數底共同問題之最有效力的方法。生產工具歸社會所有，必將爲適應大多數底共同利益而實現，而這大多數一定是以消費者底資格，而非以生產者底資格，所組織起來的大多數。

反社會的國內戰爭的原則是錯誤的，因爲它底前提是錯誤了。這種原則，一點科學的元素都沒有。歷史上既沒有成例，而且近代社會進化顯著的表現，更顯得這種原則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笑談。

馬克斯主義者，且在事實上已拋棄了這種原則。參加議會活動，在它底性質上，本來是社會的。他們竟違背他們主義底使命，而實行參加議會活動。這就是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斯主義者反對議會活動的來由。這就是破壞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使之分裂成爲無希望無力量許多派別

的暗礁。列寧，托洛次克，斯巴達西斯蒂，與一切左派，都要求不妥協地固守着反社會的馬克
斯主義。他們要求無產階級革命與專政。他們反對參加議會活動。

(註一) Communist Manifesto P. 60.

(註二) Communist Manifesto P. 87-88

(註三) New York Times, April 12, 1919

(註四) Socialism Versus The State.

(註五)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1919

(註六) 16,

第十一章 誰是被資本主義剝奪的？

自馬克斯之後，階級鬥爭實得的結果是甚麼？是勞工得到生產結果底大部份呢？還是資本增加了它享有勞工所生產的那部份呢？這個答案怎樣斷定呢？

馬克斯主義者定要說，這個答案是容易斷定的。工資底購買力，是最精確的標準。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一九一九年四月）工資底購買力，大概比前五十年中任何時候都要低些。但這樣就算是近代的生產者，比前五十年生產者的境遇更壞嗎？

工錢上的增加，如不爲生活費底增加抵消，才是真正的利益。但。是。工。資。底。增。加，大。半。都。是。被。生。活。需。要。費。底。增。加。抵。消。掉。了，所。以。從。工。人。身。上。抽。取。的。剩。餘。價。值。的。數。目，還。是。沒。有。能。夠。減。少。設。使。生。活。費。恆。久。不。變，某。種。工。人。底。被。剝。奪。的。剩。餘。價。值。可。以。減。少，假。定。它。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能。不。能。得。到。社。會。主。義。者。底。贊。助。呢？

再設使工人底被剝奪的剩餘價值之量可以減少百分之九十五，能不能得到社會主義者底歡心呢？末了，設使工人可以減少了百分之五十，能不能得到社會主義者底歡心呢？末了，設使工人可以把資本家完全逐去，取得生產工具底所有權，能不能使社會主義者慶幸階級鬥爭已經告終呢？在社會主義者的中間，會不會再發生他們應當不應當幫助工人努力，去得那最後的百分之五的問題呢？他們如要反對，又有甚麼根據呢？他們怎樣能使現在處於一個得到『勞力的全部報酬』地位的工人，相信應

當把這種所有權交給全社會呢？

「你們告訴我們，所有的贏利，都是從工人那裏來的。我們在我們的工業裏，已把贏利廢除了；要把工業交給人民全體，與我們有甚麼益處呢？如我們把工業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又有甚麼不公平的地方呢？我們並不要剝奪甚麼人。」

這種辯論，照一切社會主義底理論看起來，應該怎樣回答呢？

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辯辭，總不會有過一種合理的答案。照近代社會主義底教義看來，這種辯辭是合理的。如若社會主義者既有一種誠意去信仰馬克斯，能夠再拿一種同樣的誠意去研究馬克斯，這種答案也就不難得到了。

資本社會裏的階級鬥爭，是由於資本在生產上抽取了剩餘價值。價值是甚麼人創造的；剩餘價值，是從甚麼人身上抽取的；社會主義，想把剩餘價值還給甚麼人？

所謂「社會的工具，生產底社會機關，」是甚麼意義？是不是說近代的工廠，裏面有分工底制度，每個工人都貢獻了一部份的勞力，合起來就造成了生產品。就成了那工廠底出品呢？

那個工廠裏的工人，既然只做了一部份的工作，他們有沒有這個權利，要求造成成功的生產品是他們獨有的財產呢？照馬克斯對於生產底性質的研究，這種結論可合理麼？讓我們看馬克斯對

於這一個重要點上說些甚麼：

資本是集體的生產，要多少人底聯合行動，才可以產生的，不獨是如此，甚至要社會全體底聯合行動，才可以使其進行的。所以資本不是個人底力量而是一種社會底力量。資本雖成爲公共財產，成爲社會全體底財產，而個人底財產，並不因之而成爲社會底財產。所改變了的只是財產底社會性質；財產就失掉它底階級性。（註一）

從上面所引的話看起來，馬克斯是說得非常明白的。在近代社會裏，不單是在一種工業上直接作工的工人，對於創造社會價值，有所貢獻，而社會中每個有用份子，直接或間接對於創造社會價值，都有所貢獻。

讓我們拿一種工業，來證明這種重要的事實，全世界社會主義者完全忽略的事實。

福特汽車，是證明這種事實的一個頂好的例。

福特（Henry Ford）和他底同事，每年從造福特車和賣福特車的生意當中，抽取的剩餘價值不下幾千萬塊錢。這是一大批直接在福特廠作工的工人獨有的財產嗎？試想想福特車所包含的材料，我們必定要回想到鑛上去，我們也必定要回想到取出鑛苗的化學家身上去。試想想開鑛的工具與機器，沒有這些工具，鑛就不能開。試想想無數直接間接，對於創造開鑛機器，有所貢獻的人。試想想交通事業，從電氣蒸氣底發明家起，直到釘釘去支持鐵軌橫木上的工人。試想想從森林裏來的橫木，試算算在用橫木做支持鐵軌的橫木之前，要經過多少步驟。試想想

公路底建築，不然，汽車就沒有用處。再試想想整千整萬的其他在創造福特汽車所代表的價值上有所貢獻的份子。然後再問問你自己，福特和他底同事所抽取的剩餘價值，是屬於甚麼人的呢？怎樣一個工人能夠從這許多複雜的關係當中，決定他自己的勞力底全部價值，而且能夠告訴他何時得到了『勞力底全部生產』呢？馬克斯固沒有為一個工人或為工人中間的一個團體回答這個問題；恩格爾思也沒有為他們回答這個問題。他反而承認如工人要求他底勞力底全部，確有很多的困難。

去斷定一個工人在『他底勞力底全部生產』上盡了多少力，是很難的，因為在現代生產中，一個工人所做的一部份，是被複雜的社會生產程序所吸收掉了。社會生產在這裏的意思，不單是指一種工業裏的分工，而是指全社會底分工。每年社會所產的財富，是社會裏一切有用份子底生產。

馬克斯討論這個問題，是從一個資本家與一個工人底立腳點上立論的。他並不是要為每一個工人個人去指定『他底勞力底全部生產』是多少，他只想用一種單純的簡便的方法，說明在資本制度之下那種剝奪底程序是如何複雜罷了。

工人個人不能從資本家個人那裏得到他勞力底全部生產的原由，非常簡單，因為資本家個人雖自己也不認得勞工生產底全部價值。馬克斯很清楚他指出，資本家並沒有按生產品底價值出

賣，而是按其生產費加上平均的贏利率出賣。如若資本家個人，並沒有得到他底貨物全部的價值，他當然不能把工人底生產全部的價值給工人了；他縱要如此，也是做不到的。

然則我們就下一個『要決定資本家底掠奪，要直到那一點上就算停止了，是不可能』的結論嗎？這一點也容易決定，只要我們常把生產是一種社會程序的事實，和社會裏每個有份子，對於一國財富底生產都有所貢獻的事實，放在心頭。關於此點，馬克斯是說得很清楚的。

估量資本家底剝奪，只有一種科學方法，那就是探出資本家底剝奪，和社會底總生產成個什麼比例，而不是和工人個人，或工人中的一個團體生產的價值成個什麼比例。資本階級所剝奪的是社會全體，他所侵佔的是社會的剩餘價值。（註二）馬克斯非常注意這種重要的事實，他每次在辯論的時候，都極力利用這種事實。

如果社會財富底生產者，既然是社會，如果被迫到把剩餘價值獻與資本階級的，也既然是社會，那末，這就不是一種階級鬥爭，而是一種社會鬥爭——社會反抗一個階級，一個牟利階級的鬥爭。舍此結論而外，馬克斯底經濟學是不容有其他結論的。在這些事實面前，來墨守一個反社會的階級鬥爭原則，就不啻很辣毒地背棄了馬克斯！

如果馬克斯承認，每年所創造的財富，乃是社會努力底產物，這種創造，是由於社會裏有用份子底幫助，他何以不把他所要求的社會主義築在社會這基礎上呢？何以他只求一個階級，

一個無產階級底同情呢？何以他要大聲疾呼地叫一部分無產階級革命呢？

馬克斯相信他從階級鬥爭上尋到社會進化底歷史的定律。他發見了階級鬥爭，在資本社會裏的來歷，顯出它底發生，乃由於在生產上抽取了剩餘價值。在馬克斯底意思（註三），以為社會全體是分成直接對壘的兩大階級：資本階級和無產階級。他希望無產階級，馬上就成爲『大多數』。『無產階級』這個名詞，對於馬克斯有甚麼意義呢？這個名詞底意義只限於直接在工廠裏從事生產的勞工嗎？沒有人敢贊助這種解釋的。照我們看馬克斯底意思，他却是完全承認財富生產底社會性質的，不過他對於社會進化律底見解，却使他要得到生產者底同情。

馬克斯以爲社會進步，藉階級鬥爭而運行。他以為大多數都是生產者，都有生產者底共同利益，所以他覺得求生產者底同情，是合乎邏輯的，合乎歷史進化的，而且是合乎科學方法的。

馬克斯以爲資本制度存在一天，在生產上的剝奪，不但是必定要繼續，而且必定要增加，所以只有革命，是廢止剝奪的方法。馬克斯並沒有想到這是很難做到的，因爲他已經看出資本生產制度，崩潰的危險，就在目前。

馬克斯底預料沒有料得中，因爲他底預料所根據的前提是錯了。現代社會史，竟發現了馬克斯所沒有想到的，運行於全歷史中和現代社會中的，真正的社會進化律。

現代馬克斯主義者，並沒有考察歷史上的事實，只武斷地固執着馬克斯底結論，更甚一點的

，且只固執着他們自己斷章取義的錯誤見解。所以他們在鼓吹的時候，完全忽略了現代生產底社會性：他們以為最要緊的就是求得工業上的無產階級底同情，直接從事於工業的工人底同情。

他們以為這是最可靠的方法，因為不須費甚麼腦力。單獨從每一個工人底立腳點上看起來，他們相信階級鬥爭是對的。所以現代為『馬克斯主義者』就忽略了社會鬥爭，而單單宣傳階級鬥爭是『科學的』了。這種只訴諸一個階級的要求，這種只要無產階級的專政的要求，既不合於馬克斯底經濟學，又不合於社會進化底定律。這只是烏託邦的，並且只是完全反社會的。

若說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是一種鬥爭，那末，我們倒不只有一種鬥爭，而有三種不同的鬥爭了。這是我們必須要研究而且要解釋的。這種研究馬上就要發現這三種鬥爭。『馬克斯主義者』所十分重視的那種鬥爭，比較起來，還要算最沒有歷史的意義和社會的根據的。『馬克斯主義者』所忽略的那兩種鬥爭——反對一個階級的社會鬥爭，和剝奪階級中間自己分裂的實際鬥爭——這才是反映着真正歷史的趨向，含着深遠的社會意義。但是甚至這些歷史的鬥爭，也並不能支配社會進化底運行，只不過是從社會進化真正的定律運行中，發生的事實罷了。

詳細研究近代社會進化，就可以知道這種結論是信而有徵了。

(註 1) Communist Manifesto.)

(註 11) Herr Eugen Dubrig's Unwatzung. Quoted by Bernstein in His Evolutionary
Socialism P.28.

(註 11) Communist Manifesto.

第十一章 掠奪者亦被掠奪

馬克斯主義者以爲社會主義必定是資本主義崩敗和勞農專政勝利的結果。但這個理論，在平常時代，自來沒有成爲爭論的焦點。只在我們現所經過的這種非常的情形底下，這個理論纔很鄭重地從葫蘆裏顯露出來。

馬克斯主義者似乎感覺到，在平常的時代，這個理論會起搖動，而且會與平常社會進化程序不相符合。所以，對付平常的情形，他們另有一個理論。社會主義却是工業發展底結果。等到一個工業發展成爲一個大托辣斯的時候，便是社會主義化底機會成熟了。他們引鋼鐵托辣斯，割禾機器托辣斯，煤油托辣斯做例證。這些大工業制度之產生與發展，固是顯著的事實。但是那裏有社會主義化底程序顯露出來呢？甚至連一點朝這一方面走的趨勢也沒有。大工業安然無恙。馬克斯主義者預料錯了。

我們見過，近代社會的進步，不但沒有減殺工業的資本，並且實際上還把工業的資本底力量增加。今日工業的資本所取得的盈餘價值之大，是有史以來未曾有的。

於是問題發生了：如果社會的進步增加工業的資本，那裏還有廢除資本主義底希望，除却經過勞農革命？

我們已經定下一個普遍的歷史觀，就是一切社會的變遷，都是以要求解決生存問題爲原動力。新的社會制度由舊的當中漸漸發生出來，不是由於掠奪者和被掠奪者相衝突的結果，乃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益相調和的結果；所謂社會上大多數人，就是社會上對於解決社會生存問題有能力有用的份子，合起來比過去時代所遺留的老朽份子，和現在時代所有的無用份子，都佔了大多數。

這個理論適與馬克斯底理論完全相反，與之相反之點，即在於認定社會進化，是由於剝奪者和被剝奪者底利益相調和。

在這一點上，有什麼教訓可以從資本社會當中所發生的社會程序上面獲得呢？是不是在資本家底營壘以內有利益衝突的表徵呢？假使有，其歷史的或社會的重要意義是什麼？在資本社會以內，從那裏可以找得出社會進化是由掠奪者和被掠奪者之利益相調和的特殊例證呢？

馬克斯清清楚楚說明了，近代民族每年所生產的財富，是社會上個個有用的份子一種連合努力的結果。如果社會把財富生產底社會工具領有了，管理了，所生產的財富自然歸諸社會。但社會並沒領有這些社會工具。它們底領有權都在私人手裏。這些握所有權者遂將社會生產的出品一大部分掌握起來。但是要實現這些出品當中所含的價值，便非出賣不可。在這一程序中間，便發生許多因果，但都是與歸資本家所得的那一份盈餘價值有關。

依考茨克說：

資本階級所取得的盈餘價值，比尋常所設想的還大。不但包括製造家底贏利，而且包括平常歸在生產費和匯兌費內面算的許多其他的款項。譬如租金，借款上的利息，薪金，商人底贏利，賦稅等等，都包括在內。這都是要從盈餘價值內抽取的，換言之，就是生產品的價值，除了將一部分給工人工資外，所盈餘下來的，都要被抽取。（註一）……勞農所生產的盈餘，逐漸變為資本階級所特以獲取進款的唯一財源。（註二）……無論資本家怎樣不願意，他是被迫的要同地主和國家分產。而且地主和國家向他要求的每一份，是年年增加的。（註三）如此說來，原來的強盜是不准安穩穩地獨享『贓物』之利的。他們是被逼的要同他們自己階級內許多團體分潤了。馬克斯曾把盈餘價值分為三類：租金，利息，贏利。

關於此點，希爾格特說道：

資本家底三種歲入，租金，利息，贏利，我們曾討論過，都是由一個源頭來的，就是生產的資本家底『盈餘價值』；而這三種歲入之攤派，有各各相反的利害關係。固然，我們可以設想，租金，利息，和贏利三者可以完全取償於工人階級和消費者而同時增高，但三者都不必而且不是常常依平均的比例增加的，況且盈餘價值底總量仍舊相等，租金一增加，或利息一增加，所賺的贏利必定減少，反之亦然。所以與這三種歲入相依為命的三種資本家，即收租金。

的地主，抽利息的債主，和賺錢的製造家，並非利害相同的。債主或銀行家剝削負債抵押的地主和借錢的工業家，是沒有分別的，同時工廠的和商店的房主剝削製造家和商人，也是一樣地不放鬆。甚至同屬於工業一行的資本階級，也不是利害一致的，製造家底利益往往與商人底利益衝突，反之亦然，即在製造家一個階級中，各種製造業底利益又常常彼此衝突。（註四）

被犧牲者底財物剛剛被劫，而強盜們便因分贓不均而起內訌。問題是，被犧牲者對於強盜們底內訌有無興味呢？社會主義者對於這一問題的意見似乎不一致。史巴哥說：

但是地主，債主，放款人，商人，和雇主怎樣分派盈餘價值，是工人這一階級絕對地不注意的問題。……從工人勞力所得的盈餘價值，給掠奪階級攤分，引起不少的爭端和內訌，但是勞動階級只認識到，而且恍恍惚惚地自然而然地感覺到，他們所沒有清清楚楚認識的，就是他們於這些爭端和內訌都絲毫不注意。他們所關心的是如何減少他們被掠奪底範圍，如何把掠奪完全消滅。這就是生活工具社會化這個運動底目標。（註五）

且看，勞動階級並不關心於資本階級底內訌，但又關心於減少他們被掠奪底範圍！但是怎樣減少掠奪呢？顯然是從生產上着手，因為一切掠奪都從生產上面起。

這樣，史巴哥便和希爾格特同一見解，說是社會主義，不問可供消費的財富，只問生產的資本。把這相同的見解對照完了之後，於是我們可以看出希爾格特和史巴哥手牽手地跑進委員室

，去起草『急切要求』的政綱，而這些政綱，條條都與資本家利用生產而掠奪的事實無關，但是還要犯他們這些政綱提出到勞動階級面前來，說是他們『定了這些政綱，來增加勞動階級爲實現最終目的和抵抗資本家底壓迫而戰的力量』！這一步辦完了，希爾格特和史巴哥自然還要幹一件更重要的工作，起草宣言，根據他們科學的論斷，說資本制度之改良，不特無用，而且是罪惡。

如此，就是一般有名的美國社會主義者底主張和行動。但是這些人底主張和行動，既非馬克斯所能任咎，又非他自己直接的信徒所能負責。老實說，馬克斯和他自己的信徒所持論，適與這些人底言論相反。我們且看：

勞動階級乘資產階級內部分裂底機會，強迫立法機關承認工人各種特殊的利益。如此，十點鐘作工底法律在英國成立了。總括地說，舊社會底各階級間的衝突，在在促進了勞農發展底進程。資產階級簡直逃不出長期鬥爭底漩渦。當初是同貴族政治戰，後來又同他們自己階級中那些佔有與工業進化不相容的經濟利益的許多部分戰。（註六）

從掠奪者底內訌當中，馬克斯看見了多少於被掠奪者有利的大機會。

考茨克說：『當初馬克斯和恩格爾思用「反動的羣衆」一語的時候，爭論很烈，並非無故，因爲此一語可以把統治階級各派間的衝突輕輕掩飾過去，而統治階級各派間的衝突這樁事實，或

許爲獲得勞動階級底進步故，是不可輕輕放過的。』（註七）但是近代的『馬克斯主義者』，雖有許多社會進化底教訓在，却於那種衝突絲毫不關心。他們所關心的衝突，是於社會進化無關的衝突。這就是他們自命以科學和社會進化底定律爲根據之科學的運動！

我們現在須研究近代社會進化，要是可能，須考察資本階級間利益相衝突和資本家與工人利益相調和這兩項事實，究竟影響於社會進化到什麼程度。

在資本社會內，社會進化底關係固然是非常複雜，但分析下來，近來社會進化底事實有四種：（一）社會的和工業的改良；（二）輸運和交通收歸公有；（三）直接徵稅；（四）財富分配之社會化。

馬克斯和恩格爾思以爲英國是工業先進的國家，所以預料英國是第一個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後來一般社會主義者，以效法馬克斯爲時髦，便預料美國也要變爲社會主義的國家。時間已證明這兩種預料都不過是妄猜。社會主義底趨向之開始表顯，並不在工業先進的國家，反而在工業落後的國家，如德，澳洲，紐錫蘭等地。什麼原因呢？這幾個地方社會主義底活動，實際上什麼社會問題都注意了的，除却生產工具和利用生產而掠奪兩個問題。爲什麼呢？下面就是答案：

英美資本制的生產分配和匯兌，發達到現在這種地步，實有解決兩國的全民生存問題的效果

，而其朝着解決全民生存問題這個方向的進步，比其他任何國家都大。由此種社會進化底事實所生的結論，便是英美兩國生產上所掠奪的額率，也是自來所沒有的。

德國封建制度，壽命獨長。其所以不易摧滅的原因，就是德國凡是利於封建制度之保存的要素都有了。但是慢慢兒地德國的封建制度還是要崩敗下來，因為有一個要素，是資產社會所有的而為德國封建制度所無的，這個要素就是：生活工具之安全。

封建制度的社會組織，把德國弄到在解決生存問題上的進步，遠不如資本制度底國家。資本制度的社會組織，於解決生活底根本問題上有一個絕大的進步，就是——祛除生存工具中的不安。

資本制的生產，漸漸也在德國生起根來了。其超越於封建制的生產之許多優點，不久便顯露出來，同時使一般人都覺得一國當中，大家都富足起來了。從一千八百七十年左右起，德國拋去了過去的一切，專心從事於將來的發展。於是怎樣把新式的生產制度發達到最高的可能程度，便成爲全民族底問題。德人心目中所謂最高的可能程度，究竟以什麼做標準呢？不消說，除了英美兩國生產制發展底標準外，沒有第二個了。德國可以加倍地成功麼？困難多哩。第一，別的國家底生產，早已有了幾十年的好基礎。其次，德國所受地理上的制限，和在重要的天然財源上的缺乏，已是不少。

有什麼希望，什麼機會，可以打破這些難關？實在是微小的很。個人自出心裁，能夠把旁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內面的財富創造起來；那麼就靠德人個人底創造力罷。個人創造力，能夠打破全德意志民族所不能打破的難關麼？試一試看罷，可是不久便證明這種希望是妄想。現在只有一條路開展在面前，這就是要用更大的效能，才可以趕得上旁的資本國底效能。而這種更大的效能，唯有德國的政府能夠供給。多謝那些先進的資本國，生產底機器是可以買得到的。旁的工業先進國底天才所發明製造的效能最大的生產工具，也是德國私人的資本所能購買而設置的。

於是生產所掠奪的速率依比例增加，但是社會的福利亦與解決生存問題上的進步同時增加。可是英美兩國所有的那種工業發展底標準，德國還趕不上。德國所得的積蓄之總額，還遠在人家之下，有什麼方法趕上人家呢？有一條路，就是設法增加生產力。財富底生產，必定要在量和質上增加起來。全德國民族底聰明才力，都拿來研究這個問題。從大家搜集的材料研究起來，纔發見一個大結論，就是工人底身體和腦力的健全，影響於他底工作能力質大。一個工人，如果他底身體和腦力都退步，要來和身體發達腦力進步的工人比較生產力之高下，是萬萬比不過的。

這件事實發見之後，於是實際上如何可以提高工人全體的身體和腦力底進步，以期增加他們

底生產力，這個問題，便發生了。

改良兒童教育和延長兒童訓練的期間，遂成爲一時盛行的主張。改良工廠內工作的情形，縮短每日工作時間，工人衛生和防止疾病；總言之，凡是於工人身體和腦力底發展有功效的方法，都提了出來實行，一心一意地要來提高德國民族底生產力。對於各地工廠主人和實業家，個個都給以確實的證據，證明凡是工作情形和工廠，經過改良之後，便可增加多量的贏餘。但是這種種改良的方法，還沒有全國一致地採用。那些願意採用這種種改良的方法的工業家，還有些懷疑，以爲一旦施行這些新方法之後而所期望的利益並不會增加，那麼他們就要破產了。

這樣的局面怎樣應付呢？難道任那班眼光短小的工業家死守他們底老方法，而不顧日耳曼民族底社會利益嗎？難道德國發明了那許多可以加倍地增高生產力的新方法，還不趕緊利用得來解決全民族底生存問題嗎？這未免與德國的社會政策相違反，所以是決不能允許的。那種種增加生產的新方法，必定要用國家權力，強迫實業家採用。

社會的和工業的種種改良，於是用國家權力執行了。勞動階級底身體和腦力發達，結果便是日耳曼民族生產力增加，而這種結果，都是由於種種社會的和工業的改良。凡是一種改良，一經成立，便不中斷。因爲由改良的中間所生的便利是非常顯著的，只有一天一天地把改良擴大，決不致將他截斷。

由德國實行的種種改良上所生出具體的效果是：（一）因為生產大增加，在解決生存問題這一方面，得着長足的進步；（二）因為財富生產底效率增加，在生產上所獲的贏餘額亦增多；（三）因為種種社會的和工業的改良，羣衆底體力和智力都發達，他們於獲利上和社會的地位上都有特殊的進步；（四）國家爲人民所辦的重要事業，如教育，衛生，築路等等，都有錢來舉辦，資本主義底原則——賺錢——因以消除，而社會主義底原則——服務——起而代之。這樣，社會上有能力有用份子底利益便把那些爲賺錢目的而辦這種種公共事業的份子淘汰了。

德國民族底生產增加了，於是輸運和交通問題又成爲全國精神聚匯的焦點。生產的資本現在所要求的是要有效能大的輸運和交通。原料必須要不斷地運到工廠裏面來，出品必須要隨時運到市場上面去。至於生產底本身，早已澈底地統系化了，各種浪費也消除了；生產底效能有了，沒有同等效能的交通和輸運，行嗎？

貨品流通費是生產費之一種。貨品流通之遲速，是直接於生產資本獲利之多寡有關係的。所以生產資本不能不注重輸運上的效能，正與不能不注重生產上的效能相等。

以私人資本辦鐵路，其效能遠不及以私人資本辦生產。這種不得力的輸運制度，不但是生產上的桎梏，而且足以把勞工改良上所生的效能和利益完全消失。

這種情況是和社會利益相背馳的。爲了社會進化底利益故，日耳曼的國家遂不得不將鐵路

收歸國有，把它底效能提高起來，和生產資本的效能一樣地平行。

我們於此更得一個實例，足以證明生產資本底利益，與大多數人底社會利益相應合，二者都不容輸運機歸私人所有而謀個人的贏利。私人所有的輸運制已證明了沒有效能，那就逼到這種私人所有權不能不歸於消滅。輸運上個人賺錢底原則，在德國便歸於消滅，而以有效力的服務為基礎的社會原則便取而代之。

近代社會進化底第三個顯著的事實，就是直接徵稅。

國家所舉辦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事業，都是需資本的。社會沒有財力，便不能擔負經濟的任務。但是社會怎樣可以得到應急的款項呢？直接徵稅是近代社會進化底一個現象，而且是證明了的一個足以接濟一切社會事業應需的款項的最好方法。社會用了許多力量，把勞動階級底身體和腦力發展起來，增加了工人底生產力，而生產底利益，許多歸了資本階級。所以，資本階級必須擔負一切足以改進人類全部機器（即社會）效能的經費。要資本階級擔負這種經費，便要用直接徵稅的方法。我且引述下面這幾段話：

關於集合稅制，有最重要之一點，即社會欲舉其集合的力量為個人作公共事業，非與此制相依並行不可。……公共衛生，教育，娛樂，及其他衣，食，住等國家所辦之公共事業，從經濟的立場觀察，固亦可以視為一種健全的投資事業，因其最終的效果，乃使全國人民和各種

階級。不論貧富，皆蒙其利。但從蒙利者的立場而觀，此種政府的投資事業，其所獲利，乃非常間接，遲緩，而又無把握。因此，凡政府爲公共事業所耗之資大部分只可視之爲爲民衆謀公共利益的『共產的』耗費，而不可視之爲純粹的投資。所以，供給政府這種活動的金錢，必須靠賦稅，而不可靠借款。固然，政府辦理的民食民住，到現在所發達的地步，只應該視爲社會主義的事業，還不能視爲共產主義的事業。因爲現在這種事業還有直接的贏利收入。但是無論如何，關於公共衛生，教育，娛樂，及科學和美術的發展，國家在財政方面並不希望有直接的贏利收入，但在國民經濟方面，希望過了多少時之後，全國人民都能蒙相當的福利。

近年所收的直接徵稅（最重要的是所得稅和遺產稅）大部分都用於提高社會上工業效能最缺乏的那部分人民底經濟效能底水平線。這種直接徵稅，在歐戰前，許多國家，如英，德，澳洲，都徵收很多的。

『徵收富人底稅以濟窮人底苦』，這句話到一千九百十四年五月的時候，已經證明了大有實行的可能性，並且具有裨益於國家的價值，所以甚至守舊的報紙如倫敦泰晤士報也贊成英政府財政預算中大大地把這原則擴充。倫敦民族報並且說這種提高全國人民體力腦力和生產力因而促進民族效能的方法，在那個時候已得全國各政黨底贊同。（註八）

直接徵稅不過數年間的事，從前各國政府主要的財源只是間接徵稅。間接徵稅最通行的形

式有二，即關稅和國內稅。二者都取諸一般小民，因為二者都是徵收於消費的物品。資本階級不但把他們從社會上獲取的盈餘價值都收存起來，並且把政府的歲費一齊推卸到社會，任社會在生產上所分得的一部分的餘潤獻了出來做政府底活動費。

這種情形延長一天，社會便一天沒有能力去改良民衆底生活。社會底脚根被縛在地下，要社會向上跑，是決沒有的事。於是便起了一個大變化。所得稅和遺產稅兩種直接徵稅制就實行了。

據美國下議院一千九百十六年的報告，（註九）歐戰以前，從一千九百十三年四月到一千九百十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這一年間英國收入的所得稅有二萬萬三千萬元，遺產稅有一萬萬三千二百萬元。英國底歲入是六萬萬二千萬元，其中由所得稅和遺產稅兩項的總收入便是三萬萬六千二百萬元，佔全部歲入百分之五十八。換句話說，英國在和平期間所徵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佔歲入百分之五十八。此百分之五十八的政府經費，在從前舊稅制之下，則完全歸勞動階級擔負。今直接徵稅制把勞動階級這種重大的擔負免掉，而專取給於資本階級所得諸社會的盈餘價值。

但自歐戰以後，英國政府每年增收所得稅底總額，比戰前又增多了三百倍。

德國所取給於資本階級的也是很重的。但這並不是社會黨代表在國會中奮鬥的功勞。反而在各州和各都市，這些地方社會黨沒有絲毫實力，最高的所得稅轉得實行。在較大的都市，

所得稅往往與國家稅同時徵收，而其數量亦往往二倍於國家稅。德國北部各城市底歲入，取給於所得稅者，佔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七，而德國各州底歲入，所得稅則佔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八十，近則更有每年增加的趨勢。

只有在美國，雖是一個民主國家，所得稅的制度進行甚緩。一千九百十四年，這個制度才成爲法律，但其稅率以後便常常增加。一千九百十七年的報告，資本階級在那一年就送了三萬萬元的所得稅額與政府。一千九百十八年，全國煤礦資本家，煤油資本家，和銀行家，每一百萬元的進款，須納六十五萬元之所得稅。鋼鐵托辣斯也逼得把鐵中所賺的金繳納了二萬萬三千三百四十六萬五千元之所得稅。這一年美國政府收入的所得稅總額爲四十萬萬元美金。

這許多事實，社會主義者完全置若罔聞。假使鋼鐵工人會實行大罷工，冒幾百萬元工資上的大損失，去爭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工資增加，一旦從資本家手裏奪得了那樣鉅額的盈餘價值回來，不知道要掀動國中多少社會主義者底歡心，假使工人更能把鋼鐵托辣斯全部奪過來，從此就可受用『他們勞力所得的全部生產』，那更不知道要引起社會黨中怎樣大的狂熱。社會主義者所恃以爲活動底根據的科學，原來如此啊！

如果社會主義者，對於國家徵收資本階級這許多盈餘價值，絲毫都不關心，那資本階級却不然。一旦把戰爭底危機度過了，資本階級還要欣欣然相告，想利用社會主義者漠不關心的那種

態度，要求把所得稅率大大地減輕哩！

所得稅底原理既是如此風行了，但是這個原理將來應用的範圍多大，那就全靠許多不同的情形去決定，而這許多不同的情形底歷史的重要意義，現在還不能明瞭。

我們已將近代社會進化三種的事實說明了，而且考察了這三種事實如何適應於一個最大的共同目的，就是增加生產，謀在解決民族生存問題這條路上獲得顯著的進步。

社會的和工業的改良，增進了工人底效能，使生產力格外增大。輸運和交通歸社會公有是必要的，因為無效能的輸運和交通足以阻礙生產的發展。直接徵稅就是實現上述種種改良和進步的工具。我們現在便可研究近代社會進化的第四個現象——財富分配之社會化。

財富分配之社會化是一切社會變遷的目的；一切社會變遷的努力，都是要解決生活需要品之穩固這個根本問題。社會變遷也是要增加生產的，但却不是以生產本身為目的，實是達到另一個目的之一個手段。換言之，一切社會變遷都是為適應分配問題而起。歷史不過是人類對於

這問題努力求解決的紀錄。資本的生產制度所以進化，也正是為適應這問題而來的。社會進化底作用，就是替社會將資本制度所能生產的財富盡量地分配出去。如果生產底效能不足，便無財可以分配；如果分配底效能不足，就是生產足了也是無用。因此，社會所以不能不注意分配，是具了雙重的理由的；（一）社會所生產的財富，必須有效能最高的分配制度；（二）分配底效

能大，可以鼓勵生產，結果生產底效能亦可因之提高。

社會注意財富分配，於資本階級底利益會發生什麼影響呢？依我們研究社會進化現象的結果看來，知道社會進化底事實，是同生產工具的領有者底利益相調和，而非相衝突。但是財富分配之社會化，於生產工具的領有者底利益，是不是相衝突呢？只怕沒有什麼人敢作肯定的答案罷。生產工具的領有者是靠獲利為生的。贏利或盈餘價值，雖從生產上獲得，但必須從消費上實現。世間決沒有利可獲，要獲利便須生產品賣得出去。出賣有把握，生產便有把握，而且不獨賺錢也有了把握，就是要加倍生產去加倍賺錢，也都有把握了。社會來行使分配底職權，分配底效能便越發大，結果便同生產工具的領有者底利益相調和。

以獲利為原則的資本主義的分配制度，效能是非常低的，所以一方固有害於生產工具的領有者底利益，一方亦復不利於佔社會大多數的消費者。

專在貨物流轉範圍內靠買賣貨賺錢為生的一種資本家，現在已經證明了是沒有分配底效能的，所以也是有害於社會底進步。社會進化是跟着社會上有能力有用份子底利益相調和，從而排除那些無用份子的中間人，買空賣空者，商人，販夫，等等這條路走的。社會進化只為這班寄生蟲準備了一封大赦書，並沒有為他們預留旁的地位。他們底分配效能很低，只能阻礙資本制生產之完全發展，所以同社會進化底利益是不能相容的。

但是這許多理論，於馬克斯主義者似乎沒有絲毫社會的意義。像希爾格特說：社會主義不問可供消費的財富，但只問生產的資本。什麼原因呢？因為馬克斯底資本論第三卷中，大部分都是極力證明商人階級與資本生產制是相依為命的，所以不能不說要消滅商人階級，必須把資本制的社會完全推倒。

馬克斯分析商人與資本家的生產制不能分離的理論，於我們底研究有重要意味的，所以我們不能不將馬克斯自己討論這一點的話詳細地引述出來：

社會的全部資本常常分兩部分存在：一部分是存於市場上將變為金錢的貨品中，這一部分是當然由許多變化流轉的成分所構成，而其額量也是不斷地變化流轉的。其他一部分則存於市場上準備隨時變為貨品的金錢中。全部資本底這兩部分，終於是這樣地在這兩種變化當中交流着。等到資本底作用，在交流底程序當中，變為一種獨立資本底作用，而且成爲一種固定的職務，爲了要分工的緣故，不能不給另外一種資本家來擔任的時候，那麼貨品的資本遂變爲商業的或財政的資本。

這種販賣貨品的資本家，在市場上第一步是認爲一個有若干金錢的代表，而這若干金錢，是他這資本家的資格所能弄到手的。他現在希望把他這宗金錢，由原有的價值 X 變爲 X 與 X 之和，換言之，即由他這一宗金錢變爲原有這宗金錢之外加上它底贏利。但是他必定要先把

他底資本，以金錢底形式放到市場上去，不但以他這種普通資本家的資格，須如此做，並且以他販賣商品的資格，也須如此做。因為他自己並沒有生產品。他不過做貨品的買賣；貨品要流通，他就來做媒介；要做買賣，他必須先買，必須是金錢——資本——的領有者。……於是賣貨的職務，便由生產家移於商家，便一變而為商人的特殊營業，而這種職務本來從前是生產家生產畢事之後一定要自己担負的。……所不同者，只是從前生產家底賣貨職務是偶然的，現在賣貨職務便是固定的，便是一種特殊的資本家——商人——底專業，而且變為特別一種獨立投資事業。……於此我們可以明白，貨品的資本變為商業的資本以後，就成爲一種獨立資本，其故由於商人買貨時，拿了金錢的資本，來換貨品的資本，便變成一種獨立的商業的資本。商人所有的金錢的資本，其所以能成爲資本底原因，完全在於專以貨品的資本變爲金錢的資本，而尤在於繼續不斷地經營貨品底買和賣。

簡單的說，商人底資本僅在貨品流通範圍以內不斷地完成資本的職務。貨品流通底程序，便是貨品展轉生產底全部程序之一。但是流通底程序，並不能另外產生貨品底價值，所以也並不能產生盈餘價值。這裏面並沒有什麼，不過是原有的價值在那兒不住地變樣子罷了。實際上只是金錢買貨品，貨品賣金錢兩個交流底循環，而這種交流底循環，既與貨品原有的價值無關，亦復與貨品原有價值之形體轉變無關。若謂盈餘價值因生產的貨品出售而始實現，

則其所以實現的原因，只是由於盈餘價值原已含在生產品之中。……當貨品從生產的資本家手裏運到市場上面來的以前，是要經過生產程序，而其市價之一部分，預定可以作為贏利的，是一定要在生產程序當中產生出來了。但是於販賣商就不然。貨品在流通中，便在商人手裏；一旦流通底程序終止了，貨品便不在商人手裏。商人不過繼續賣貨，至於貨品底價值，已由生產的資本家取回，所以他並不使貨品再經過什麼直接程序而可吸取新的盈餘價值出來。……但是商人底資本怎樣可以把生產的資本所產生的盈餘價值分得一份餘潤呢？正如生產家底資本之所以獲利，是全靠發賣貨品裏面所含的勞力，而沒有給以與全部勞力相等的工資，所以商人底資本之所以獲利，也是同樣全靠買貨時，對於貨品裏面所含生產家不費工資而得的勞力，不必給全部的價錢與生產家，就可以買到。但是他將貨品出賣時，貨品裏面還含着一部分勞力，當初是生產家從勞動者手裏所不費而得的，後來又是他自己從生產者手裏所不費而得的，現在他却向消費者取價這一部分勞力的價值：這就是商人所分得的盈餘價值。但是商人底資本和盈餘價值的關係，與生產家底資本和盈餘價值的關係不同。生產家底資本產生盈餘價值，是靠直接將他人未受報酬的勞力據為己有。至於商人底資本獲得一部分盈餘價值是，靠將這一部分盈餘價值，由生產家底資本裏面移到自已手裏。……

讓我們假定一年內生產家底資本，是七百二十萬的常備資本，加一百八十萬的勞工費，等

於九百萬，而其盈餘價值是百分之百。於是生產的貨品之估價，就是七百二十萬常備資本，加一百八十萬的勞工費，再加一百八十萬的盈餘價值。現在讓我們叫這一宗貨品為貨品資本C。其價值或生產費（為社會的貨品資本全部）言，這兩個名詞的意義是一樣的，便是一千零八十萬，而常備資本和勞工費合攏起來的社會的資本總額九百萬，其贏利率是百分之二十。這一個百分之二十的贏利，依我們從前的分析，不過是通常平均的贏利，因為在這個舉例裏面，盈餘價值並非就什麼特殊成分的資本估算，但就生產資本總額底通常成分估算。簡單地說，C是一千零八十萬，其贏利率是百分之二十。現在讓我們再假定，除這生產資本九百萬以外，商人底資本投來營業的是一百萬，其所應得的贏利與生產資本同，都是依資本額的大小為比例的。照我們所假定的說，兩方資本底總額便是九百萬的生產資本，加一百萬的商業資本，等於一千萬，其中商業資本就是佔總額十分之一。所以商業資本於一百八十萬盈餘價值當中也應佔十分之一，這就是說獲得利率百分之十八的贏利。因此，事實上佔資本總額十分之九的其他一方，所分配到手的贏利只有一百六十二萬，就九百萬的資本計算，也是獲得百分之十八的贏利。換言之，這個佔有生產資本九百萬的東家將C賣給這個商人，所得的價錢是：七百二十萬的常備資本，加一百八十萬的勞工費，再加一百六十二萬的盈餘價值，等於一千零六十二萬。如果現在這個商人把他一百萬資本所應得平均百分之十八的贏利加上去，

他便要將這宗貨品賣到一千零六十二萬加十八萬等於一千零八十萬的價錢，這一千零八十萬的售價，就是這宗貨品底生產費，或從貨品的資本總額底立腳點上說，就是這宗貨品底價值，雖然他賺他底錢只靠流通這宗貨品，而且只靠將他底貨品賣出去的時候取的價錢比買進來的時候高。但是無論如何，他賣出去的貨品，取價並不超過於其生產費，也並不超過於其價值，簡單的原因，就是他從生產的資本家手裏買進來的時候，出價低於其所值或生產費。

我們從此可以明白商人底資本，可以決定生產資本總額之贏利率底大小。商人底資本在生產資本總額內所佔的分數越大，生產資本所得的贏利率便越小。所以，我們上面所舉的平均贏利率百分之十八，會增到百分之二十，如若不是因為商人底資本佔了資本總額十分之一；這十分之一的商人資本，結果便使資本總額所應得的贏利減少十分之一。（註十）

以上的引述雖未免過於冗長，但是可以證明馬克斯對於資本階級裏面分贓的事實也未嘗不知道清楚。原來那些盈餘價值的剝奪者——生產的資本家——必定是常常割讓一部分的贏利給商人。不管他是批發的商人也好，掮客也好，投機商也好，小販也好，都是個個要侵佔原來的剝奪者底一部分贏利。商人侵佔的一部分贏利之大小，直接與他底投資之多寡為正比例。他底資本參加進來，便是生產家底贏利率要低減下去。

那麼，生產的資本和商業的資本，雙方底利益，不顯然是相衝突麼？我看誰也避不了這個

結論罷。但是馬克斯却沒有下這個結論，不是奇怪的麼？他關於商人資本與商人贏利的分析，不但不擁護這種結論，而且目的在於推翻這種結論。因為他在後面又說：

商業的資本並非什麼，就是生產家底貨品資本，不得不轉作金錢，到市場上面來行使貨品資本底職務的。商人底工作也並非什麼，不過把生產家底貨品資本轉作金錢資本，這是無論在什麼情形底下都須人做的工作，換言之，就是使貨品資本得以流通迅速的工作。假使生產家底一個書記來替他專管買原料和賣出品的事，而不靠獨立的商人，這種經商關係之必要馬上也可以瞭然。……若是商人底資本往往不見超過於其所必需的額數，則其原因不外二種：（一）因為分工的緣故，專為買貨賣貨而設的資本（這不但包括販買貨品的款項，而且其他需費，如僱聘一切管理生意的人員底薪資，堆貨棧，交通，輸運，等等，都包括在內），是比較生產家自己經營貨品之出售所需的資本還要小；（二）商人專做買賣的職業，便省却生產者許多精力，使生產者可以把他底出品變做金錢特別的迅速，可以把他底出品暢銷得比在他自己手上更敏捷。就商人底資本與生產家底資本的比例觀察起來，一種商人資本底流通，往往不獨可以代表一項生產業當中多少家的資本底流通，並且可以代表各項生產業當中許多家的資本底流通。只要商人底資本一天沒有超越本身所需要的限度，他底資本終於有分工的效力，終於為生產家節省了貨品銷行底時間，而且商人底資本增加的愈少，一旦他底營業虧損贏利時，他所

虧損的贏利底總額亦愈小。 如果就以前我們所舉的例說，七百二十萬常備資本加上一百八十八萬勞工費再加上一百八十萬盈餘價值的一項生產資本，同一百萬的商業資本合攏來，僅得一百六十二萬即百分之十八的贏利給生產的資本家，換言之，即減少了十八萬的贏利，那麼假令不要商家這一百萬資本，單靠生產者自己兼營商業上這一部分買賣，其所必須增加的商業資本，或不止一百萬，而為二百萬，合起他底原有生產資本九百萬，便共須資本一千一百萬了，以這一千一百萬的資本，其盈餘價值是一百八十萬，那就只有百分之十六又十一分之四的贏利了。

(註十二)

這樣就算是馬克斯自己以為滿意的說法，是證明生產的資本和商業的資本雙方利益是不衝突的。 依他底說法，生產家底利益就是商人底利益，二者一而二，二而一，怎麼是衝突的呢？ 生產資本，本身促起這種商業的分工制，正如一切生產的分工制，都是幫助資本家增長利率的。馬克斯以為商人底工作，是無論在什麼情形底下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商人專事買賣，需費較廉，所以商人實大有裨益於生產的資本家。馬克斯在分析商人底資本和生產家底資本裏面，所急欲證明的就是商業資本底贏利率與生產資本底贏利率完全相同，而其於參加生產資本當中所佔有的贏利，是以其本身數量之大小為比例的。 這樣，他便證明商人底贏利，不是由於賣貨時將價錢提高的結果，實是由於照原有價值出賣的結果。 因此，他以為又證明了盈餘價值僅僅是從生

產一點上剝奪而來。

將馬克斯自己所搜集的材料精細考察起來，我們縱要接受他底生產資本與商人資本底利益相調和的理論，及商人爲生產家所不可缺的理論，都是不可能的。馬克斯以爲資本的生產制是靠因交易而生產作條件的，換言之，是靠大規模的商業而生產的，這便須有一種不是爲滿足個人底需要而買貨的商人，把許多人許多次所要做的購買，集中在一個商業機關裏面辦理。（註十二）這些話含了什麼意義呢？很明了含義便是商人資本上面的贏利，是不能消除而且不至于消除的，要消除便須連生產資本上面的贏利一起消除，才可成功。換言之，全部的贏利制度，只有一拳可以推翻，這便要根本推翻生產上的盈餘價值。依馬克斯底理論，生產資本賺錢一天，商人底資本便賺錢一天。生產資本和商人資本二者底贏利必須同時消滅。這是馬克斯所立定的理論，殊不知歷史的事實，商人底贏利制是最古的制度，近代資本家底贏利制反而是年代最短的制度。

商人底贏利制，事實上是生產的贏利制之母；但是依馬克斯說，母是不會死的，要伊底兒子死纔會死的。雖在歷史的事實上商人底贏利制經了許多變遷，像馬克斯自己也說得很清楚的，但這種制度在現在的社會裏面是固定了的，只要世界上有利可獲，商人底一份贏利是少不了的。依據馬克斯研究商人贏利底歷史，我們尋出商人底資本，是代表歷史上最古的自由存在的資

本。馬克斯說：

在每一種的生產制基礎上面，商業總是促進出品過剩的生產以便交易，而為生產者（此處即產生品底領有者）增加財富上的享樂。生產之所以一天一天備具了為交易而生產的特質，是為商業所孕育而成的。資本之所以備具了資本的能力，最初也是在貨品流通底程序當中出現的。在貨品流通底程序當中，金錢纔開始發達成為資本，生產品纔開始備具金錢與貨品交換價值的性質。資本必須先在貨品流通程序中完成，然後才可以自己做個中介，把各個生產職業聯成一氣，把貨品流通底來源接成一系。各種生產業底內部組織，固然多是為生產實用價值而設的，但這許多各不相同的生產組織，都要靠金錢與貨品的交流作中樞。這個各種生產組織所特以聯接和各種貨品所特以流通的獨立中樞，便表現兩種事實出來了。一方面是表現貨品底流通還沒有據生產為己有，而只是承認生產為一種現存的事實。他方面表現生產底程序沒有把生產品底流通吸收進來，與生產本身合而為一。……

在資本的生產制——換言之，即資本發達到了可以獨立營生產業而成為一種與從前資本截然不同的形式——裏面，商人底資本僅僅是一種有特殊作用的資本。但在從前各種生產制裏面，尤其是當生產者只為一己底需要而生產的時候，商人底資本就是唯一有資本作用的資本。……到了資本的生產制發達以後，商人底資本便失掉從前獨立的地位，而其作用低減到只限於

一方面的投資，其贏利率亦低減到只可獲得平均與普通利率相等的贏利。到了現在，商人資本僅僅是生產資本底代辦。……只有生產落後的國家裏面，商人資本纔仍舊有支配一切的力量。……所以商人資本底獨立發達史，與社會一般的經濟發展史剛剛是背道而馳的。（註十三）

這是馬克斯所述的商人資本底變遷史。給了我們什麼教訓呢？最顯著的事實是經濟的和社會的發達史中，商人資本漸漸失去了重要的地位。商人資本獲利最厚的時候，是生產方法最幼稚的時候，等到資本的生產制發達了，商人資本乃變為工業資本的附屬品，而其贏利率也隨之以低落。

我們於此點所最堪注意的是：不是這種低落的趨勢現在忽然停止了，從此商人底地位就不至再低落下去，而其所獲的一份贏利，有贏利制度存在一天，便能享受一天呢？馬克斯便以為是的。但是他底結論和事實相符麼？讓我們來詳細考察他一下。

馬克斯告訴我們，社會的經濟發展史是和商人資本的獨立發達史背道而馳的。社會進化一步，商人底贏利便倒退一步。現在經濟的發展，在資本生產制之下，究竟到了最終的限度沒有呢？這問題必須解答。若是沒有到最終的限度，是不是商人那一份贏利會隨社會的經濟進化而低落；換言之，近代經濟進化是否將與過去的歷史一貫，縱使說『商人底資本，不過是貨品流通裏面生產的資本』？

第一個問題是容易答覆的。大家都曉得經濟進化是永遠向前進的。每前進一步，利率便增加一步。但是在利率與經濟進化以俱增的程途中，有什麼障礙物必須要遇着而且要打破的呢？關於這一個根本上的重要問題，除了專門家底意見可以相信外，只怕不可隨便相信人罷。但是幸而好，馬克斯自己已爲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

要是我們心裏記着，一切盈餘價值都是在生產的時候產生的，都是要等到所產生的價值賣了出去纔能實現的，而且經過出賣底程序時所耗的費用，其影響是足以削減贏利的，那麼我們便可以明瞭馬克斯所定『商業資本對生產資本的比例愈大，生產資本所獲的贏利便愈小，反之亦然，』的公式了。（註十四）如此，馬克斯自己給我們材料，證明減少商人底資本與生產的關係是於生產家底資本有利的。在另外一個地方，他並且說生產的資本家竭力要減少他底貨品底流通費到最低限度，正和他竭力要節省常備資本上的費用一樣。（註十五）

馬克斯的詳細議論是：

資本底作用，在貨品流通範圍以內，——這種貨品流通的工作，是生產的資本家必須作的，第一，因為要實現他底出品底價值；第二，因為要把這種價值轉成再生產底要素；這種工作是促進貨品資本由貨品變爲金錢再由金錢變爲貨品這一個循環流的必要工作，就是賣和買的行爲——既不產生價值，又不產生盈餘價值。爲流通貨品這目的所需要的時間，在客觀方面就

貨品說，或在主觀方面就資本家說，都是於價值與盈餘價值二者之生產有許多妨害的。這個道理，於一般貨品資本之流通固然，即於貨品資本之一部分變為商業資本的時候亦然，即或流通貨品這種工作變為一種特殊資本階級底專業的時候，亦莫不然。……生產家底資本，全部流轉的次數愈多，贏利底總額便愈大，每年的盈餘價值也愈高，而贏利率也因之愈增加。……假使同是這一宗生產家底資本，在另外一種相同的情形之下，尤其是他底有機組織不變，能夠每年流轉四次而不僅二次，其所得盈餘價值即可增二倍，結果就是贏利也增二倍。……所謂生產的資本之流轉，即貨物生產底時間與流通底時間合起來的總和。（註十六）

這樣就是馬克斯對於我們所討論的問題的答案。貨品流通底範圍——就是商人做買賣的範圍，——是於生產有阻礙的，而且於生產資本底贏利也有妨害的。所以為生產資本底利益計，為經濟進化和社會進化計，貨品銷行上的費用有常常減少的必要。這就與商人底利益相違反。工業進步，商人底利益便是向後倒退。工業資本利用商人，只為着一個目的，就是幫助生產家增進贏利；等到工業發達至於商人反足為獲大利的障礙的時候，工業資本便要擠棄商人於無用之地。這都是馬克斯供給的材料逼到我們不能不下的結論。

但是為甚麼馬克斯自己沒有得到這種結論呢？為什麼事實上他底結論適相反呢？這問題底答案，必須向馬克斯底社會進化觀裏面找去。盈餘價值是在生產上剝奪的，在消費上實現的

，而且因為在馬氏底時代，盈餘價值以有商人作中介比沒有商人作中介所實現的更多，所以生產上一天有盈餘價值可得，商人底存在便一天不能免避。這是馬克斯底結論。牟利制度無論那方面都不會單獨消滅，除非有一天忽然地會全體崩敗下來。盈餘價值之剝奪是起於生產，所以要消滅這種剝奪，也只有從生產上下手。這都是馬克斯從研究社會進化裏面所演成的理論，這就是今日馬克斯主義者所據以為活動底理論。

馬克斯相信資產社會裏面商人有永久性，這又是一個證據，可以說明馬克斯並不懂社會進化底定律，所以他並不明瞭社會進化定律的運行。

如果他懂了社會進化底真正定律，如果他認識了社會進化不是以生產上的衝突為中心，乃是以應合大多數就社會分子的資格或消費者的資格而生的這種更高一等的經濟利益為中心，他就不至期望社會進化從生產上的階級鬥爭中湧現出來，但應望其從消費上的社會鬥爭中湧現出來。

資本生產制之發達，固特別的有利於生產的資本家，但亦相互的有利於社會全體，同時要求剝除社會的掠奪者——商人。社會進化底事實，已完全將馬克斯在資產社會裏面商人是永久存在的理論推翻。商人之所以被擯斥，因為是生產的資本家和社會上消費的大多數人底利益所不容的，而且這是與社會進化底路線相符合的。於生產的資本方面，商人是妨害貨品資本之流轉，因此也妨害贏利。生產資本已把生產裏面的不固定和無政府狀態破除了，商人却在商業範圍

內把這些狀態維持着。生產的資本家必須擔負商品流通裏面那種無政府狀態的損失。這一類浪費是可驚的。工業上的危機，生產者最重大的損失，常爲分配裏面的無政府狀態所釀成。而生產的資本家底目的和希望，則在市場之安定和敏活。這些都是生產資本和商業資本相衝突的理由。但是僅僅這衝突本身，不足以危害商人資本底命運。只因爲它阻礙着社會進化，纔決定它最後的崩敗是不可避免的。社會產出了一種爲解決麵包問題的方法，而商人便阻止社會從中獲得更大的好處，所以社會進化一定要把他淘汰。慢慢地，但是確定地，社會方將商人淘汰着，同時把他底責任由社會本身担任着，而與生產資本瓜利益和社會上大多數消費者底利益相調和之展進相應合。下面引述的話，就可證明這種趨勢。

英國現在有一種阿根已發動了的運動，要把各種生產的托辣斯組織和生產業結合鼓勵起來，目的在使英國商人受最後的淘汰。據確實報告，這個運動已得政府中一部底贊助。英國商務部據說已採用這個計畫作『考慮的政策』，現正派遣人員往全國各處宣傳，與地方納賦者籌集經費，作消滅英國商人之用。一般生產家都被勸告，說他們底生產品假私人之手去分配，已非復安全之策。……倫敦經濟學家，爲了要說明政府這種政策將成爲英國商業界中一種革命的事實，將此種政策所假定的根據指出如下的幾點：（一）製造家同業競爭是不良現象；（二）製造家同業結合有良好結果；（三）生產事業，在適當的政府監督之下，可以任私人經營，

但分配事業太精微了，不可草率任個人辦理，應該歸政府經營；（四）商人是非必需的一個人（半官的說法，就是寄生蟲），政府應該將他這種職業消滅，將他底事業取而代之；（五）消費家庭利益，在生產托辣斯手裏，將格外安全，連政府都可不必注意他，或至少可以延緩地考慮他。（註十七）

倫敦經濟學家固然反對這樣的社會進步，「因為這似乎把社會主義中最可惡的特點與個人主義中最無可諱飾的元素鎔為一爐。」

至此，我們已明瞭社會進化，是與社會上大多數以消費者的資格底利益之調協相應和，此大多數常有能力有用份子共同努力的集合而成，因以抵抗過去時代的殘朽份子與現在時代的無用份子。我們這個時代的有能力份子，是生產工具底領有者，有用份子是大家能為社會各服一種需要的職務者。

前面所引述的許多話，證明為有能力份子底利益故，社會要消滅商人，要將生產產品自己來分配到消費者。但是沒有那有用份子，便不能得到這推進社會進化的大多數；這大多數有用份子底態度是怎樣呢？

英國工黨底政綱是一個很好的索引，足以指明社會上有用份子對於這種社會進化事實的態度。這政綱上面說：

工黨以爲各城市政府不應將它們底活動僅僅限於教育，衛生，警察這種必要的需費大的事務上；也不應以僅僅管理地方自來水，電力，煤氣，和電車爲滿足；但當設法使各城市政府備具一切的利便，可以容易地敏捷地廉價地獲得必要的土地，從事於房屋，街道，公園，公共圖書館等之計畫和建築，及音樂體育等公共娛樂場之設備，此外更當經營煤料和其他公用物品之零賣，而尤以供給牛乳於本地用戶爲最重要。家庭日用品零賣價錢這一問題，於婦女選民是一切政治問題中最切實的問題。男政客們久置此等小家庭底疾苦於腦後，遂使奸商聯合敲剝日愈猖獗。……因此，工黨主張，由政府隨時規定家庭日用品之市價，其爲政府應有之職權，其爲在民主的節制工業上保障各界各貧富階級底消費者及社會全體之利益應有之一部，正與由政府設置工廠法商業管理法而規定工人之工資，作工時間，和衛生，以保障勞力生產者之利益相等。（註十八）

以此可知英國工黨與生產資本家同樣要求社會將無用底商人底掠奪廢止。生產資本要獲得應有的效能，消費家要保護應有的利益，都要求社會代替商人作可供消費的財富之分配者。社會進化既不能將這樣結合起來的大多數人底利益置之而不顧，於是我們就要曉得現在要求社會解決消費者直接需要問題的運動是有極大的推進力的。這都是社會進化在英國的活動。但是支配這種活動的定律，並非在那一個單獨的民族裏面具了特異的形態。社會進化所服從的那種定

律，是不待有條約束縛力的一種國際法啊！

在這個國家（美國）裏面，我們也有同樣一種保護消費者之利益的反商人結合。近來在各州所組織的工黨，主張為消費者底幸福計，要求壓制商人，由社會擔負其職務。下面就可指示工黨底態度：

宜立即低減生活程度到一個公平的水平線，而且以此為長久之計，其低減之法，則在發展合作制度，廢除生產上及分配上的一切浪費方法，中介人，和各種牟利制度。（註十九）

總統威爾遜氏，於一千九百十九年八月八日親蒞國會，在他一篇專為此問題而發的特別演說中，要求社會應廢止商人和販賣者，由國家管理分配事業，以為永久低減生活程度之唯一方法。

威爾遜總統開宗明義就說：『我找了這個機會對你們陳詞，因為我在責任上不能不給你們注意到現在這樣高的生活程度，不能不竭我所有的力量敦促你們提出立法案，唯有這種立法案纔可以節制生活程度而使之下降。』

接着歷舉了許多著名的例，證明社會所受中介人和商人這班寄生蟲的侵害剝削，又提出了一些制止他們活動的應急辦法，威爾遜總統遂發下面這種重要的說詞：『這並非說是我們就以這一種細微的辦法為滿足，如果我們底目的要將分配事業收歸國家管理。我以為不消說，這就是我們底目的和責任。舍此便無根本辦法。我們用一個國家的方法去解決一國家問題，是不必懷

疑的。」

清清楚楚了，社會進化已爲商人註定一個很絕望的將來。

也許有人說分配之社會化帶了很小的實行性。凡了解社會進化底真正定律的人，固不須拿多少實行性來判別時代的潮流。但是事實上的成就也已經很多了，甚至一個馬克斯的信徒，也能認識其實行性，如認識牆上的書跡一般清楚了。

我們現在要看德國底分配之社會化又是怎樣。我們不必將德國市政府爲消費者打算的活動完全描寫出來。那是已經有人描寫過的。我們只要把這現象作歷史的詮解。只要一提及德國市政方面的活動，下自公共游泳池，上至戲園和跳舞場，就可以使人明白社會爲消費者底幸福而謀的範圍之廣大了。

但是這裏必須比較要詳細引述的，就是分配社會化裏面最後一個問題——糧食底供給：

或由直接生產，或與現有之各地合作社及其他具同樣作用的團體訂契約，這兩種方法，是許多德國城市所用以供給比商人販賣的價錢還要低廉的肉料蔬菜及其他食料於消費者的方法

在一千九百十二年內有一百四十九個城市（其中十九個有十萬以上的人口），照這種辦法直接賣馬鈴薯與消費者，其中還有兼賣其他食品的。有四個城市，即烏姆（Ulm），寧勒浦（Lenep），溫麥士克兼（Wermelskirchen）和冷特林堅（Rentlingen），將市政府所有的牛奶園中

生產的牛乳，賣之於一般市民。其他城市，如孟亨姆（Mannheim），斐里堡（Freilurg），青魯次拉克（Kreuznach）阿芬陌昂孟（Offenbach-On-Main）等大城市亦在內，都是自買牛乳，照原價或取極小的贏利，再賣給它們的市民，其中斐里堡一市，更兼營發賣煉乳的事業。（註二十）

道森氏 W. H. Dawson 報告我們說：

柏林統計處（Berlin Statistical Office）曾經調查六十二個重要城市，據說其中六十個城市，共有人口一千五百萬，都經市政府於一千九百十一年一千九百十二年間組織肉食的供給事業，以救濟來源缺乏和市價奇昂的現象。……當時許多與此相類的方法，後來都成爲永久的政策。也許可能的，最近的將來，德國城市於所經營的事業之外，有切實的辦法，把供給食料當中幾種物品，完全弄成獨立的貨品，而不受商人牟利和利便底支配。（註二十一）

說到法國，它底政府早已直接管理食料底分配。這不是戰時政策，乃平時政策，在歐洲休戰條約簽字後六個月實行的。這一個政策，不知爲全國消費者節省了多少例應贈給商人的糜費

我們已將四種近代社會進化底事實重溫了一下，即：（一）社會的和工業的改良；（二）運輸和交通之社會化；（三）直接徵稅；（四）分配之社會化。據我們研究下來，每一種事實都

代表舊制度的崩敗和新制度的進步。現在清楚了，這一切的社會變遷，都不是經過生產上的衝突發生出來的，但都是適應歷史上運行不息的一個根本定律而發生出來的；換言之，就是適應社會上大多數以社會的民衆或消費者之資格而生的一種較高的經濟利益。近代解決生存問題的方法，社會的生產方法，即經這條定律推演出來。

到了今天，社會進化本身所關的事，便大部分是分配近代生產之利益的事業。在過去的時期中，一種掠奪制度已隨生產方法的變遷而廢止。但產生這種生產方法底變遷的，却並非生產上的掠奪。新的生產方法之發生，自來都是適應社會上大多數消費者底經濟利益而發生的。每一個新的生產方法發生出來，便代表人類在解決生存問題這條路上前進了一程。

每一個生產方法被廢時，與之相隨而生的那種掠奪也相隨而被廢止，但其廢止只是社會進化的附帶的現象。這點可以容易明瞭，如果我們曉得生產上掠奪底增加率是與一切社會進化不可分離的現象。資本的生產制是現在所知的最完備的方法，其所表現生產上的掠奪率，是比以前一切生產方法上附帶的掠奪都要大。

我們曉得社會進化，不像馬克斯信徒們，不是永遠站着不動的。社會進化只是向前不斷地橫掃而去，朝着歷史的目標一個方向，誰也不能抵抗的。

在這裏我們所要討論的就是：在盈餘價值和階級鬥爭底意義上，我們上面所列舉的各種社會

變遷，究竟有什麼社會的重要意義呢？

我們切勿把馬克斯也曾鄭重注意的一點輕輕放過，這就是近代民族裏面，財富底生產是一個社會的程序——全民族財富總額，是民族的家庭裏面各個有用份子共同努力的結果。

但是財富生產底各種社會工具不是國家所領有的。這領有權是給與少數人手裏。這少數握了所有權的人便把社會羣力所生產的大部分結果不交給社會。換言之，他們享受社會的盈餘價值之利益。但是他們所據有的生產品必須出賣，否則社會的盈餘價值便不能實現。生產的資本是集中活動力在價值之生產上面。其他新的元素便參加到賣貨這個程序裏面來了。這貨品必須運到市場裏去分配起來，然後可以賣給消費者。這些相當的活動於是變為一種特殊資本家底專門職業。馬克斯說明了，歸這種專門經商的資本家所得的贏利，就是原來機器領有階級從生產上剝奪的社會盈餘價值之一部。換句話說，這許多生產工具底領有者，將他們所得社會的盈餘價值之一部放棄，轉給那班專營輸運和分配又從而實現他們底價值的資本家。

如果剝取盈餘價值是近代階級鬥爭底根本原則，那麼階級鬥爭必定要對凡靠盈餘價值獲利的人們作戰。但是盈餘價值不是一階級底力量所創造的，是全社會底力量所創造的；所以，被剝奪盈餘價值的，不是一階級，是全社會。這鬥爭不是階級鬥爭，是社會鬥爭而反對一個階級的——贏利的階級。

當社會擔負一種經濟的職務時，如鐵路公有，分配之社會化，牛乳供給之市政化等，盈餘價值從前爲領有鐵路之資本家或牛乳商所得者今皆歸諸社會，而社會鬥爭到了這個時候便歸泯滅。在這幾個具體的例證當中，資本制底原則——贏利——都不能不屈服於社會主義底原則——服務

這變遷，便從低減消費者的生活費上面顯露出來。

接濟社會所擔負的一切經濟的活動，當然要靠財政，財政的來源就要靠直接徵稅。這就是最純粹的一種掠奪『掠奪者』的制度。全資本階級底進款，是從社會裏面掠奪社會底盈餘價值而來。當社會用直接徵稅制收回一部分盈餘價值時，便是資本家被社會掠奪到那一個程度。當這種從直接徵稅而來的歲入用於辦社會所負經濟的事業時，全資本階級是被迫的要獻出一部分盈餘價值，給社會用於搖撼資本制而代以社會主義制之途。

但是我們已經曉得社會進化不是與鬥爭相應合的，不論是階級的鬥爭或社會的鬥爭。鬥爭是結果，不是原因，而社會進化是受以原因爲動力的定律之支配，不是沒有原動力而偶然發生結果的變化。一切鬥爭只是在解決生存問題這一個前進的行程中附帶而起的現象。

譬如說罷，誰肯齒莖地說是階級鬥爭把德國造成一個社會主義化的國家呢？民族的效能，這纔是德國所採用一切社會主義政策底背後的原則。這原則如何完成了它底使命，已有歷史上的成績做證據。爲謀全民族的進步，就是德國一切爲個人利益而設的計畫中之中心思想。這

是社會上大多數底利益相調和，不是生產者在生產上起衝突，纔把德國這樣快地發展成個社會化的國家。

要脫離生產落後的地位，德國不能不將近代財富生產所指示的社會原則多量地應用。爲了大多數社會份子底利益，德國遂鄙棄了資本制底原則，應用了社會主義底原則。

應用社會主義底原則，不獨使德國戰勝了一切生產上的困難，抑且真實地獲得比其他任何資本國家都要大得多的民族效能。因之一世紀以前爲德國所望塵莫及的各個國家，現在都不能不轉而以德國做模範。德國民族效能底成就，遂爲英美等國推行社會主義原則底推進機。德國挾着社會主義，和英國底資本主義比賽，便跑到英國前頭去了。英美現在要追及德國底民族效能，就不能仍用資本主義底原則，就要鄙棄資本主義底原則而採用社會主義底原則才行了。這樣，民族效能四字之於英美，始漸具有與德國底民族效能相同的意義，將社會主義的應用範圍不斷地展開。

英美擴大政府統治權於經濟的事業上面，所經之路，完全和德國一樣；卽任生產底主要工具保留於私人手裏，社會則於財富之分配上不斷地擴大其干涉底範圍。

生產效能和社會進化，都要求於此後這幾個部分以內發展社會主義底原則。到了社會主義得以盡心施用的時候，結果便有生產效能增加到極高的那一天；效能到了極高的時候，便是工業

的資本快要成爲生產的贅瘤而於生產向前的新發展反有妨礙的那一天；到了工業的資本變成阻礙生產進步的時候，工業的資本便是社會進化底蝨賊，因爲社會進化底目的是要爲社會獲得生存的工具。到了那個時候，社會上大多數以消費者底資格所有的切身利益必定要求資本家底生產制之廢除，及社會主義的生產制之代興。那時支配生產資本的人們，或將不復成爲這大多數中的一部，雖然粗淺的看起來似乎不至如此。第一，因爲支配工業資本者，到那時必不復成爲像他們在現代工業底意義上這樣有力量的份子。無論是誰，如果阻礙社會進化直接的進行，便要失掉他在經濟上所佔的有力量份子底地位；他在經濟上既不是有力量的份子，在政治上也因之要退處於無足輕重的地位。第二，那時社會主義底原則必定是已經應用到根深蒂固，連一切反抗都覺得絕望。最後，工業的資本到那時，其所有的盈餘價值或贏利必定被國家直接徵稅征收淨盡，資本家必定寧願把所有的工廠機器交給社會去辦生產，自願得回一種公債票，保得最低限度的小利息，而不肯復與工業直接爲緣。這種公債票必定可以生多少的微利，這是無疑的，但是國家勢將以法律限制這公債票底效力，只及於本人一生而止。

這似乎都是玄談，但玄談也是根據於研究社會進化底行程而來的。至於目前，生產資本是社會干涉不了的。縱使生產資本底規模，成了最強大的托辣斯，而社會進化現在還沒有指示於私人資本制有若何危險。實際上生產資本制還是很安全的，其所以不受搖動的原因，就是生產

資。本。制。的。國。家。都。是。托。辣。斯。化。的。國。家。這。是。同。普。通。社。會。主。義。者。底。主。張。很。相。反。的。社。會。主。義。者。以。為。資。本。的。托。辣。斯。必。定。是。首。先。被。社。會。化。的。這。一。個。觀。念。是。起。於。社。會。主。義。者。只。知。集。中。他。們。底。注。意。力。於。工。業。的。進。化。上，而。於。工。業。的。進。化。所。從。生。之。社。會。的。進。化。反。不。注。意。

社。會。上。大。多。數。消。費。者。底。直。接。需。要，總。是。社。會。進。化。所。要。解。決。的。第。一。件。事。社。會。進。化。所。以。始。終。以。可。消。費。的。財。富。為。首。要。問。題。而。不。以。工。業。的。資。本。為。首。要。問。題，其。故。即。在。於。此。每。年。所。生。產。的。社。會。財。富。之。分。配，一。定。是。最。近。的。將。來。社。會。過。程。上。極。顯。著。的。現。象。在。供。給。消。費。者。底。需。要。之。各。部。中，資。本。制。原。則。將。逐。漸。地。而。被。廢。止。原。先。盈。餘。價。值。中。所。分。給。於。這。些。資。本。家。底。一。部。分。是。逐。漸。地。要。歸。諸。於。社。會。本。身。

馬。克。斯。底。原。則。沒。有。予。消。費。的。羣。衆。以。任。何。歷。史。的。地。位。只。有。社。會。黨。底。政。綱，到。了。與。馬。克。斯。主。義。相。分。離。的。時。候，他。們。纔。似。乎。承。認。一。般。羣。衆。有。消。費。者。底。地。位。和。利。益。社。會。主。義。者。底。作。品。自。來。都。沒。有。把。消。費。者。怎。樣。放。在。眼。中。

考。茨。克。就。消。費。者。立。場。所。說。的。話，或。比。其。他。任。何。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所。說。的。都。詳。盡。些。他。說：
勞。力。者。所。得。較。多，如。遇。生。活。需。要。品。底。市。價。低。落。時；但。所。失。亦。較。其。他。生。產。品。購。買。者。為。多，如。遇。市。價。高。漲。時。他。在。貨。品。底。市。場。上。所。佔。的。立。場，適。和。賣。貨。者。底。立。場。相。反。他。雖。生。產。得。多，消。費。不。過。是。一。部。分，而。他。底。立。場。却。是。一。個。消。費。者，不。是。生。產。者。他。底。生。產。品。並。不。是。他。的，是

他底剝奪者資本家的。這資本家以工人所賣勞力的結果跑到市場上面來，他便是生產者，便是賣貨者。至於勞力的工人，在市場上只是買生活需要品的消費者。因為這種事實底結果，工人底立場是和賣貨人底立場相敵對的。（註二十二）

這些事實於社會主義者似乎是近來的發見，至多也不過當作淡雲輕風看待，值不得什麼注意的，但是於社會進化，却是一切社會進步之歷史的根基。

現在輸運上交通上分配上資本主義原則被廢，社會主義原則代興的趨勢，我們已經看到，並非特別一種政府制度所生的結果。在事實上，我們曾找出了，專制的德國在這條路上的發展，是比其他任何國家還要先進。英國近年來也跟上來了，民主的美國比較遲緩一點。但是一定會發生錯誤的，如果我們不認清這幾個先後不同的步驟對於這幾國人民所含的意義。要曉得社會化之於英美兩國人民，其意義較在德國者為更深。大規模的社會化首先行於專制的德意志，未始非於一般人不能完全重視其社會的意義和價值有連帶的關係。社會化沒有德謨克拉克西，便不是社會主義，也不能成爲社會主義。但這却不是社會主義者所得視爲不研究其歷史的和社會的意義和價值的理由。

現代的國家多是在一種革命的過程中，從前治人的政府現在正在變成治事的政府；經濟的事業，多要歸國家辦理的趨勢，是跑得一天快似一天：社會主義者應該多研究，不要一味地反對！

——他們要曉得。

澈底地求了解社會現象，是馬克斯一生獻身的所在。他所痛恨的是矽石化的議論。他願意拋棄他自己底錯誤思想，與他願意拋棄他人底錯誤思想是一樣地虛心。唯有社會進化底程序。

是他努力信賴的光明線。所以，在一千八百五十年他說『要解決作工十小時的問題，和解決其他因勞資衝突而起的问题一樣，唯一方法是無產階級的革命』，到了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作工十小時的法律，竟不須經過無產階級革命而成爲事實，他就不失爲一個大學者，馬上認識了這種意

外的事實中所含社會的意義和價值。他在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國際工人聯合大會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中就職的演說詞裏，把這十小時法律底重要意義指

明道：

……這個勞工法案（英國十小時法律）之可驚的結果，不僅是具了實用上的價值和意義。

……爲作工時間謀法律上之裁判而奮鬥，這種奮鬥從前已是比較地更爲劇烈，這不獨因爲這種

法律底裁判可以阻遏個人資本主義底貪慾，並且因爲這種法律底裁判足以直接干涉盲目的「供求底定律」——資產階級底政治經濟——與「生產歸社會管理的原則」——勞動階級底政治

經濟之菁華——兩方底大戰。因此，作工十小時底法律案之成立，不獨是實際上的成就，簡直是主義上的勝利。在光天化日之下，資產階級底政治經濟便第一次退處於無權的地位，

讓了勞動階級底政治經濟代之而興。(註二十三)

我們竭誠將馬克斯這種虛衷求真的態度介紹與高呼『階級鬥爭』的革命的科學的兄弟們，好教他們拋棄那種不許人們發生異議的無產階級革命底要求。要曉得於馬克斯，並非無產階級管理生產底原則，實乃社會管理生產底原則，纔是勞動階級底政治經濟之菁華！

於馬克斯，勞動階級底政治經濟不是一個階級原則，實是一個社會原則。這個社會原則，無論在什麼地方應用，都是以勞動階級底政治經濟為根據的。凡精細研究這一個現象的學者，都是同意地說社會化有促進民主主義底趨勢。

斐邊研究社 The Fabian Research Bureau 告訴我們道：

政府底職務有變遷，政府底精神也隨之起變化，漸漸地要消失傳統的國統思想，及其連帶的強迫服從的法律，而易以比較近代的民族家務管理 (National Housekeeping) 思想，及其連帶的適於謀公共幸福而設的公共規則。

倘使這種趨勢不是如此，那就真是奇怪的了。牟利制原則之消滅，是依民族底利益為正軌而進行的社會程序。民族利益之發展，結果必須把民族內的牟利階級衝倒。組織完備的社會，是漸漸要把牟利階級底職務收歸己身管理。當這件事完成的時候，社會上便沒有剝奪者；因此，壓制民主主義是不合理的。而且像馬克斯也說：

到了階級差別泯滅了，一切生產都集中在全民族一個大規模的組織手裏的時候，公共的權力便要消失其政治的特性。通常所謂政治權力，不過是一階級的組織力用以壓迫他階級罷了。

（註二十四）

政治的民主主義和工業的民主主義之實現，是必不可免避的，這不一定是因為要保障公道與全體社會民衆，但是因為這兩個主義是有效力的社會工具，足以解決根本的社會問題，——生活需要品底安穩問題。人類發明了社會的生產法爲達到這目的底手段。但這目的決不能達到，如果缺乏政治的和工業的民主主義。大多數社會民衆底利益互相調和這一個事實，便足以使工業的民主主義與政治的民主主義同樣地不可免避。

我們底研究已使我們明瞭，我們現正在社會革命進化極速的時代裏，這種社會革命已搖撼了資本制的輸運，交通，和分配，這許多革命的變化之所以發生，是受與歷史上一切社會進步的事實相同的定律之支配。

我們底意思，是完全和馬克斯這段話相同：

自然，起初要使這種變化發生，唯有用專制的手段，去攻破財產權，和打破資產階級生產制底條件；所以用法律的手段，是於經濟上的力量還不足，而且做不到，但是在運動底過程當中，到了這運動底力量擴大了的時候，一定會引起舊社會制度底動搖，結果一定足以完全使生

產方法起革命化。(註二十五)

社會已用了『專制的手段去攻破財產權，和打破資產階級生產制底條件』。有財產權的人們，到了現在不能不知道社會自有社會底權，而為財產權所不能不尊重的。公共服務的公司，如鐵路公司，電車公司，電話電報公司，電力和煤汽公司，和其他的公司等，其由社會所取的贏利，現在都受社會底掠奪。這種種的產業，可以受工人底逼迫而增加他們底工資，却不能強迫社會予以相當的補償。至於其他未被攻破的產業自然還能提高它們底價格，直至消費者底血汗所能忍受為止。但社會已經干涉到的地方，貨品的市價便有保存不變的趨勢，無論生產費上增加到任何程度。

若論『用專制的手段打破資產階級生產制底條件』，關於這一方的進步是非常地細微，這是無可諱言的。但是馬克斯希望首先的進步就在這一方面，這便見得馬氏又不會懂得社會進化真正定律底運行畢竟是怎樣。甚至到了現在，社會進化對於生產工具尚沒有現出什麼大的變化。但是社會進化雖沒理會資產階級生產制底條件，却早已極端忙迫地把中等階級輸運交通和分配制底條件攻擊得體無完膚。資產階級底條件，就是牟利底原則，在這幾部分社會關係裏面，現正快要歸於消滅，而被社會的條件所替代。以國家底權力打破資產階級分配制底條件是社會進化最近的現象。依他所觀察的社會進化定律底性質，馬克斯以為舍打破資產階級底生產制外，便

看不見有第二個打破資產階級分配制的方法。資產階級生產制，因為謀贏利上更大的直接收入，引起資產階級生產制本身去摧毀資產階級分配制，這樁事實，於馬克斯且將視為理勢上決不會發生的和烏托邦的夢想。但是社會進化證明了這已成一件不可抵抗的事實。

我們知道，社會進化是不能中途遏制的。社會進化也許可以被延遲，但決不容被停止。他是一定要不斷地運行，以適應於與支配現在時期的進步相同的定律。

近代社會進化底現象，樁樁都是逼出一個原則，就是社會底進步，是順從社會上大多數底利益底命令。靠什麼方法纔可以獲得這種進步呢？不是靠人民起來反對政府。也不是靠國內戰爭——一部分人民反抗他一部分人民——乃靠大多數消費者利用他們組織好了的權力，如市政府，國家或民族的政府，去摧毀社會底掠奪者，並掃除社會底掠奪底痕跡。

從前的革命，是人民反抗政府，現在我們看見的『人民』，是大多數社會份子，是大多數消費者，他們組織成爲政府，來反抗他們底掠奪者。兩種都是社會革命，目的在反抗那反社會的少數人，其不同之點是前者爲反抗政府的革命，因爲政府是壓迫者，至於今日，人民組織了政府，是用他們底組織力去反抗一部分反社會的人們。所得的勝利，都是這大多數人底能力所組織成爲政府而得的。而且所得的勝利，都是這大多數人底能力組織成爲政府而享有的。這大多數人並不須冒什麼內亂的損失去反抗掠奪者。這個大多數所組織的政府是用社會的鬥爭去反抗

一個反社會的少數。這個反社會的少數是不能接戰的，因為他們自己當中是分爲無數利益相衝突的小羣。

我們現在處於這種社會革命底過程中，簡直沒有方法可以阻止我們獲得最後的目標——牟利制底廢除。

所謂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仍在那兒堅持內亂的主張，在全世界各民族有觀察力和思想力的分子面前，他們底地位是維持不住的，是可笑的。他們還宣傳那種反社會的階級鬥爭，還主張勞農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

他們以爲社會進步是由於階級鬥爭，這個理論，簡直是說除經過內亂底程序外，世間沒有所謂『進步』這個東西之發生。倘使沒有內亂，便沒有進步。

但是他們迷惑失道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要跑到那裏去？他們對於天天表現在他們眼前的社會現象，簡直沒有方法解釋。『我們還是在這兒謀進步呢？還是只會虛擲時光去等待革命呢？』這正是一個使他們迷惘不知所歸的問題。他們只見着社會主義的樹，却不見社會主義的大森林！

（註一）階級鬥爭，頁二三。

（註二）同書，頁五二。

- (註三) 同書，頁五三。
- (註四) 社會主義之理論和實行 Socialism Theory and Practice ，頁一五八—一五九。
- (註五) 社會主義，頁二六八—二六九。
- (註六) 共產宣言 Communist Manifesto ，頁二七。
- (註七) 到權力之路 Road to Power ，頁一一。
- (註八) 見 Walling and Laidler 合著之國家社會主義底爭論 State Socialism, Pro and Con. 一書中論 Taxation of Capital and Industry for Social Purpose 一章。
- (註九) Congressional Record, 1916, 頁九二二。
- (註十) 資本論 Das Kapital Vol. III 第三卷。
- (註十一) 全前。
- (註十二) 全前。
- (註十三) 全前，第三卷頁三八二。
- (註十四) 全前，頁三三九。
- (註十五) 全前，頁三五三。
- (註十六) 全前，頁三三九。

(註十七) 見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紐約時報所刊 Fear Extinction of British Merchants 一文。

(註十八) 英國工黨：建設政綱。

(註十九) 意里諾州工黨底政綱 Platform Labor Party of Illinois。

(註二十) 見戴維斯 Emil Davis 所著 Collectivism in the Making、頁五四。

(註二十一) 道森氏著 Municipal Life and Government in Germany。

(註二十二) 到權力之路，頁一〇五。

(註二十三) 辛克賀維琪 Simkhovich 所著 Marxism Versus Socialism 一書、頁一二三

一二四所引述的。

(註二十四) 共產宣言，頁四十六。

(註二十五) 全前。頁四五。

第十三章 馬克斯主義與勞工運動

恐怕文學天才極大的莎士比亞，也未會想像到比社會主義者和勞工運動兩方以怨報德的戀愛關係更傷心的悲劇罷。

社會主義者對勞工那樣至死不變的傾心，是歷史底紀錄中找不出第二個例的。倘使勞工也會有這樣的傾愛相報，但們兩方所成就的結合該有多麼的力量呀。

但是勞工所給的愛，並不與所受的愛為比例。但底態度，彷彿一個有絕大魔力的閨女，把但底求婚者底心降服了之後，便覺在此不可爭的愛情領域中安全無擾了。而且沒有什麼愛人能夠似勞工這樣持這種態度之合理。無論勞工怎樣屏棄社會主義者，他們如果要做馬克斯底信徒，便不能不忠於他們第一次的愛人。馬克斯主義是不許有別的戀人的。

馬克斯底原理是關心於生產者底幸福，關心於生產一點上盈餘價值之被剝奪。勞工組合也關心於生產者底幸福，關心於生產一點上剩餘價值之被剝奪。單是這種理論，應該足以作勞工組合和社會主義者雙方結合的基礎。

但是馬克斯主義者所以專心傾愛勞工，還有深一層的解釋。馬克斯主義所根據的理論，是社會進化必須經過階級鬥爭的。這理論於是授勞工以一種歷史的使命，這使命就是：

組織自己爲一階級，用革命的方法，使自己成爲統治的階級，而且以統治階級底力量，掃除生產底舊狀況。（註一）

不但中產階級已經自己鑄成自殺的利器（經濟的發展），並且已經養成使用這種利器的人們——近代的勞工階級——無產者。（註二）

因爲鬧成這新局面要靠勞工階級，所以社會主義者必須要訴諸這一個在生產上盈餘價值被剝奪的階級。這樣的宣訴，便是他們科學的社會主義底策略。

一國社會主義者判斷他國社會主義者底科學性，是用這個測驗法：他們是不是集中力量訴於在生產上被剝奪的階級；倘若是的，他們就是『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馬克斯主義並不承認別的情形底下的工人，只承認在生產一點上被剝奪的工人。工人因國民資格而有的利益，因社會份子底資格而有的利益，都是馬克斯主義者完全不管的問題。他們唯一的興味，只在生產者這一個階級上面，馬克斯主義底門戶，只爲這一個階級而開放。

國際社會主義者底會議不僅有社會主義的代表。這個國際並且歡迎勞工組合代表加入。

不但如此，它甚至歡迎非社會主義的各政黨，只要他們是代表勞工組合的。英國工黨之被准參加這種國際會議，就是這種態度之一個例證。除却給了英國政黨十票的投票權當中英國工黨佔了五票的投票權外，並且還給了英國勞工組合十票的投票權，這樣便於英國所佔二十票的投票權

之中給了英國勞工組合十五票的投票權。

社會主義者對於勞工之傾心相愛，還有一個例證，這就是斯多嘉德會議 Stuttgart Congress 拒絕給澳洲社會黨一票的投票權，因為澳洲社會黨不是澳洲『非社會勞工黨』底會員。最奇怪的，就是甚至這一黨並沒要求參加社會主義的國際。

法國社會黨底會議還更進一步。它並且曾經宣說勞工組合可以直接在經濟方面做社會主義的工作，『勞工組合主義是和社會主義有同樣目的的』。

於此可以不必懷疑，馬克斯社會主義是專心地傾愛勞工組合主義了。

現在且看勞工組合主義對於馬克斯社會主義態度又是怎樣。

英國是古典的資本國，勞動組合運動又發生在社會主義運動之先。英國社會黨立即把力量集中，希冀佔領這勞工運動，但是直到現在，社會黨底政綱還沒有獲得勞動組合底贊助。在德與兩國，這個目的算達到了一部分，但也只因爲兩國的勞動組合底組織是社會黨所創造的。

美國的勞工組合運動，因爲比社會黨先起，也是對社會黨的政綱取超然態度的。兩方的主義既說是相同，却爲甚不能合作呢？勞動組合也許不承認這事實，但它底活動却是以階級鬥爭爲根據，它底目的是要限制生產一點上的剝奪，而爲生產者謀幸福。

馬克斯底底信徒底理論，就是要在生產一點上的鬥爭爲根基。這兩種運動間沒有結合成功，

究竟是那一方負責呢？是那一方自相矛盾呢？社會主義者總是責備勞動組合底矛盾性。他們習慣上總是向勞動組合者說：不要在選舉日貪小利罷。對着投票箱大罷工。跑進政治舞臺上去！但是勞動組合者並沒聽從這種勸告。勞動組合者是自相矛盾麼？且讓我們看看。

馬克斯底理論和勞動組合底理論是完全反社會的。但是勞動組合是建設的，目的在保障工人們以生產者底資格而有的經濟的利益。

但只是在工廠裏面，在勞動組合裏面，工人才以生產者底資格做思想。在其他的生活關係裏面，他底思想是和他底同社會的國民一樣，換言之，他是一個社會的人，是一個消費者。馬克斯主義者所堅持的，是要他將他底勞動組合底理論跑進政治裏面去，要他利用他底政治權力去謀他底生產者資格的利益。勞動組合者拒絕利用他底社會權力作反社會的活動，所以就拒絕贊助那以階級鬥爭為基礎的政黨。

接着還有一點，是使勞動組合者百思不能索解的。社會黨自以為一個運動要是科學的，一定只有一個生產者底階級運動。可是社會黨所挾以為實際政治活動的政綱，却根據於消費者底社會的利益！

勞動組合者自己覺得他實在缺乏精細的訓練，簡直探不出這種矛盾現象裏面的科學和論理在哪裏。

這種矛盾的事實，可以解釋勞動組合運動所以和社會黨運動分裂的原因。這種分裂，並非如從前一般人之所付測，以為是由於勞動組合底主張自相矛盾。實在勞動組合是始終一貫的。只有馬克斯主義者一方持反社會的理論一方持投合社會的政綱纔是真正自相矛盾的。勞動組合所以拒絕和這種自相矛盾者同黨派。

在近幾年間，勞動組合表現了一種考慮政治行動的趨勢。英國勞工組合是頭一個試驗政治行動的。英國工黨投身於政治的決鬥場中，所持的政綱，差不多是完全以生產者底幸福為根基的。它底目的，是要獲得進步的勞工立法的。

它底成功是怎樣呢？大家都知道英國工黨底功績的紀錄是並不足以引人興奮的。這其中的理由是簡單的很。我們底研究已經證明一切進步並非由於生產一點上起衝突，乃由於大多數社會的人們或消費者底利益相調和。這是支配社會進化的普遍的定律。英國工黨謀促進社會進化的辦法是一種烏託邦，與社會進化的定律相違反，所以一定遭失敗。實際的經驗不久便遺下一種教訓，這種教訓也已給馬克斯主義者獲得了，這就是，一個政黨要以生產一點上階級鬥爭為主要的理論是必遭失敗的。

在實行上，馬克斯主義者被迫到放棄他們反社會的理論，採用以消費者底幸福為根基的政綱。自此以後，他們底發展和勢力，完全由於這一個行動。

英國工黨要急謀保持在政治界的位置，要謀發展黨底勢力和效用，也被迫到超越原來的目的，採用一個社會的政綱，就是以消費者底幸福為標準的政綱。它底著名建設政綱就是成立於這新原則上面。

英國工黨這個政綱已引起了國際的注意，因為這政綱正是以社會幸福為主，以消費者底幸福為主。

很熱望地是英國工黨要把它底新意義印入一般人底腦裏，表明它已非從前專以生產者底幸福為主的工黨，它覺得現在不能不反覆申明它底政綱是沒有一條含了階級性的。這果然是真話。這政綱全部是一貫的社會主義的，所以和社會進化底定律是相調和的。政綱底目的，在於納社會大多數人底利益於社會進化底途徑上而加以勇猛的催促。英國工黨苟能自此以後不背社會原則，便可以在將來廢除英國民族生活中的贏利制度上佔一個歷史的位置。

英國工黨雖有了多少年的歷史，但它底經驗並非足以鼓勵美國工黨之勃興。

直到一九一八年，美國工黨纔成立於康涅狄格州之布立治坡特，大部分還是由於受了英國工黨底建設政綱深刻的印象。工人那時深知這是一種偉大的建設的綱領。社會上各別派，除反動的小數派外，都彼此讚美這政綱底特點。甚至反動派也不敢表示絲毫反對的聲音。

美國勞動組合者把這政綱研究起來，便明了世人對於這政綱所以起了普遍的熱情的緣故。

他們研究的結果，知道英國工黨底建設政綱並非一種勞工的政綱，實是一種社會的政綱。他們知道這政綱所注意的並不是生產一點上的剝奪，却是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共同幸福，這大多數人是國民，是社會的羣衆，是消費者。因為這一個事實，所以那建設政綱纔得了普遍的同情。

這一個教訓，深深地印入了美國勞動組合者底心坎。他們立即跟了他們英國的同志們底榜樣，草定美國工黨底政綱，其主要的原則和英國工黨底建設政綱相同。他們並不作階級的陳訴，但一貫的喚起羣衆們底社會的精神。消費者底幸福和社會全體底良善生活，是政綱全部的主意。如果美國工黨堅持這種原則到底——而且它是一定會堅持到底的——它一定會成爲美國有力的政黨。

所以，我們看見勞動組合最後是接收了馬克斯主義者底勸告，進了政治舞臺了。馬克斯主義者歡喜麼？是不是美國馬克斯主義者踴躍地贊助美國工黨呢？如果是的，他們誠然可以逃避一切破綻和宣揚而成就他們底目的。但是過去的經驗，使我們不信馬克斯主義者會贊助工黨。馬克斯主義者是決不寬恕勞動組合之始終一貫的。爲什麼美國工黨不以和勞動組合運動相同的原則爲根基，換言之，爲什麼不根據生產者底幸福，不根據生產上盈餘價值底剝奪，不根據階級鬥爭，這是馬克斯主義者所要質問的。這些原則是社會黨底基礎。美國工黨一天沒有採取同樣的原則作基礎，馬克斯主義者便一天不予美國工黨以承認和贊助。要美國工黨底理論變

成和勞動組合運動底理論一樣，要它以生產上盈餘價值之剝奪爲理論底根基，那末，馬克斯主義者才覺滿意。至於實行上的政綱，他們是不同你爭的。你還可以保持你固有的政綱，就是社會幸福或消費者底幸福爲主的一種社會的政綱，和階級鬥爭，生產上盈餘價值之剝奪，等等理論適相反的政綱。馬克斯主義者所以不反對你這種實行和理論相矛盾的最好保證，就是你這種矛盾正與他們底實行相符合。因爲他們社會黨底理論上的原則，是直接與他們底實行上的政綱相抵觸的。

可爲美國工黨和一般社會引爲幸事的是，美國工黨並不甚注意馬克斯主義者這種質問。它不是爲支配國際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切教會的聖典所束縛的。這一切聖典，陷國際科學社會主義運動於永久的戰鬥狀態之中，而這種戰鬥，現在在俄德兩國中達於最高的沸騰點。美國工黨不是要單獨地榮顯生產者，——馬克斯之徒把生產者這名詞搗碎了，弄成只是指賺工資的工人而言——更不是要崇拜生產上盈餘價值底剝奪。凡是一個生產者，是同其他人們一樣的消費者，是同其他國民一樣的國民，是同其他社會份子一樣的社會份子，美國工黨不但要爲他底這種種利益爭勝利，並且因爲人和人的利益是共同的，還要獲得自來以生產者或勞動組合者底資格所不能獲得的一般社會底贊助。這種普遍的贊助可以給美國工黨莫大的力量和勢力，使美國工黨可以於十年之內，在改良勞動組合會員底地位和狀況一方的成就，比從前勞動組合活動五十年所成

就的還要多幾倍。

這是可能的，而且不須靠什麼革命或國內戰爭。美國工黨，以本國有用的國民底助力，可以利用有組織的社會底權力和政府爲工具，從而將社會所生產的社會財富，替社會不斷地獲得較大的部份。它底努力，首先就是要解決分配問題，因爲這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目前所關心的緊切問題。

同時，社會黨是怎麼樣呢？它一定是照常開它底代表大會，而且一定有代表起來自告奮勇，喚起馬克斯主義者對於美國工黨底活動的注意。他一定要說明美國工黨所做的工作是和社會黨一樣。爲什麼不要它來參與大會呢？他一定要問。至少也得承認它，這一定是他底請求。但是他這一請求，會場中大爭論便要起了。多少激昂的革命演說是一定要傾吐出來的；多少劇烈的彈劾和辯護一定是爭論不休的；然後，經過幾小時甚或幾天的辯論，一個指斥美國工黨不以『階級鬥爭』爲原則的議案，在狂熱的歡呼中通過了。若是美國工黨有不至受這種指斥的幸運，這並不是說就會得社會黨底承認。要是不信，且看美國非黨同盟 Non-Partisan League底經驗。

社會黨對於非黨同盟的態度，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社會黨代表大會中是確定地鮮明地決議了我們且引述下面這段報告：

下面是社會黨底議案審查委員會關於該黨對於全國非黨同盟態度之提案的報告，於昨日經社會黨代表大會決議：

據史巴哥同志 John Spargo 對本代表大會報告，現有一新政黨命名為全國非黨同盟，決定於最短的時間為美國工業階級之某一部分，即土地工人，獲得政權；而且，

據考查所得，在北達科他 North Dakota 及其他各州有大部分同志已加入非黨同盟，希冀在該同盟旗幟之下，獲政治的勝利，以求迅速的經濟的改良，此種運動，已在其他各州分道進行，頗有成功的希望，如社會黨果欲於該同盟所侵入的各州繼續維持政治的和社會的力量，是該同盟已成為本黨底問題，不能不急謀應付和解決，彰彰明甚。況且在該同盟勢力所及各州，本黨許多同志要求加入該同盟，單簡的理由，就是他們誤認社會黨本黨底使命。

所以本屆代表大會在責任上不能不重行確定社會主義底原則，宣佈本黨有實行其歷史的使命上的主張。因此，茲特

決議，社會黨是勞動階級為工業的自由而奮鬥的政治武器，其權力乃寄託於明白的具體的政治原則和經濟原則，而不在為政黨候選人獲票數之多寡，社會主義運動底目的，乃在廢除資本主義的剝奪制度，以解除勞動階級底經濟的奴籍，而不在選舉候選人為官吏，以促成經濟的改良；

所以本代表大會鄭重宣告，凡本黨在各州的機關，爲解決當前的問題，須要牢記，妥協和混合是被人併吞和被人消滅的代名詞，須要堅持社會黨底革命的態度和地位，而且要竭盡力量堅持社會主義底宣傳，不要偶因與運動官吏者相往來而被其搖惑，庶幾勞動階級底團結力，國際社會主義底原則，可以繼續爲社會革命立下不可拔的基礎。

社會革命，不是政治的差缺，才是社會黨底目的。

不妥協，不做政治的交易。（註三）

這就是社會黨應付和解決非黨同盟這個問題的方法。「許多同志要求加入該同盟，簡單的理由就是他們誤認社會黨底使命。」一點兒都不錯。他們研究了社會黨底實行的政綱，得了一個錯誤的結論，以爲這就是一個社會黨底政綱。現在社會黨底代表大會報告這些同志們底大錯誤。它告訴他們，這社會黨並不是一個社會黨，却是『勞動階級底政治的武器』；『社會革命，不是政治的差缺，才是社會黨底目的』。非黨同盟既是一個社會黨，既是以社會的共同幸福爲主要的着眼點，所以這些同志們是決不可同它發生關係的。

我們找出來了，勞動組合對於社會黨的關係中間，誠然有多少不一貫的地方，但是答不在勞動組合，却在馬克斯主義者。

（註一）共產宣言，頁四六。

(註二) 全前，頁二二。

(註三)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三日紐約哥爾報 New York Call 得自聖路易城 St. Louis 的特別通訊。

第十四章 馬克斯主義與合作運動

合作運動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在實際上是同時發展的

却是這運動有兩個方面，生產者底合作，和消費者底合作。

馬克斯主義者對於這兩種合作的態度是怎樣呢，可以從下面看出來：

自十九世紀中葉的各派社會主義者看來，生產機關是重要問題，合作商店只是小問題罷了。據當時普遍的意見——甚至恩格爾思在他底關於居住問題的論文中也是這樣說的——到了各處合作商店把大多數的工人都包羅起來的那一天，合作運動一定會發生減少工資的結果。（註一）

賓斯坦 E. Bernstein 於是把馬克斯爲日內瓦會議所起草的決議中的話引述下來：

我們規勸工人們從事於合作的生產，而不從事於合作的商店。後者不過搔着今日經濟制度底皮毛，前者直可搖撼經濟制度底基礎。（註二）

馬克斯取這種態度是絲毫不足驚異的。他這種態度和他那種對於社會進化定律的觀念是完全一致的。他深信社會進化是由於生產一點上的階級鬥爭。他深信他勸告工人們組織生產合作社是服從社會進化的定律而促其展進的。

他是忠於他自己底理論的。他底理論所注重的是生產者底幸福，是生產一點上的剝奪制度

；所以，一遇着兩種合作制度發生，馬克斯便絲毫不遲疑地下了他底決擇。

在這個馬克斯主義底應用上面，我們使得着這些理論底反社會性之一個顯著的例證。

依馬克斯底理論，生產合作社是生產者一種自治的工場。階級鬥爭廢除了，因為盈餘價值不復被人剝奪了。每個工人所得的是他底勞力所產生的一切全部結果。馬克斯為生產者所抱的一切不平至此都平了。

但是這種理論所指示的途徑，是向社會主義跑的呢，還是離社會主義跑的呢？

讓我們拿一種工業做例證。就舉鞋業做例罷，因為馬克斯底一切不平在鞋業上都平了。

照馬克斯底理論，唯有每一鞋廠底工人才可享受他們底生產結果。但是他們要享受生產的結果，非將他們底製造品運進市場不可。這便要引起各鞋廠間對於市場的競爭，正和現在資本家互相競爭市場一樣。要避免自由競爭底結果，換言之，就是要避免勢所必至的破產，各廠間必不能不出於大規模的聯合經營之一途，這正和今日的資本家所走的路一樣。大規模的聯合便一定要趨於專利制度一途，也如資本制下面發生專利制度一樣。在這種結果下面，社會便完全受這種生產合作底宰割，而無法逃避的。他們之壓迫社會，也就正和現在的資本家絲毫沒有差別。他們底利益和思想一定是反社會的，正如現在資本家底利益和思想是反社會的。

不但如此。這種鞋業底生產合作制所獲的盈餘，一定要吸引許多投身於這種工業的新工人

。如果允許這無限數的新工人加入到這種生產業中來，是不是於原來的一羣工人有利呢？未必罷。他們少不得也要規定多少的條件，結果只是不久又爲社會添加一個資本制的局面；工人們是可以允許作工的，只是他們要把一定限度的利益讓給原來的領有者。

這樣一來，資本制的社會底基礎，一定又要建築起來了。以這種新的盈餘價值底剝奪制，在生產一點上所起的階級鬥爭又要恢復原狀了。

這就是生產合作社底邏輯的而不可避免的結果。這種結果現在已有經驗作證了。英國衛

布夫人 Mrs. S. Webb 說：

無論在什麼地方我們所知道現在成了功的自治工廠，仔細考察起來，就顯露所謂工人底自治是一種夢想，所謂合作社，或大部分，或小部份，不是非工人的資本家做了社員，便是做工的多不是社員。（註三）

可是馬克斯却深信生產合作社『直可搖撼現在經濟制度底基礎』！

馬克斯派底各社會黨理論上的主張和生產合作制底理論一樣。兩者都是反社會的，都是烏託邦的，因爲都是和社會進化底定律相抵觸。向使各社會黨始終忠於馬克斯底理論，他們底力量和勢力到現在必不至與無政府黨的一樣。受了馬克斯底贊許和默佑的生產合作組織，到處都遺下了一最沒精采的歷史。

現在且看第二種的合作制度——消費者底合作。

馬克斯勸告我們反對這種合作社，因為它『只搔着現在經濟制度底皮毛』。固然，消費合作並沒注意到生產方面的剝奪。消費合作底唯一目的，乃在打破消費方面的剝奪。它底首先注意點，不在生產底工具，乃在生產底分配。它底理想不是生產者底幸福，乃是消費者底幸福。消費合作是根據於備具社會性的原則，因此，是和社會進化底定律相吻合的。

完全因為這種事實，消費合作運動纔所以有那樣長足的進展。這個運動並沒有一種精密的理論做基本，這許是這種運動底不幸，也許是它底大幸。且看各種所謂社會運動，凡是有理論的統系做基礎的，無一非根本地反對這個運動。既然如此，却又為什麼能夠發展到它現在這種規模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因為它是同社會進化底定律相和合的。

社會進化是帶着強烈的實行性的。它底中心問題是要解決生存問題，要解決麵包問題。怎樣維持生存是根本的經濟問題。一切歷史都是被支配的適應於這個問題，人底消費問題。

消費合作運動之發生，便是社會進化這條定律底事實上的徵驗。馬克斯認不出消費合作底重要意義，正因為他沒有懂得社會進化底根本定律。

消費合作底主要目的是為合作社員解決麵包問題。它底任務是供應他們共同的需要。大多數底利益之相調和，是支配它底行為的主力。

今天消費合作成了現世紀一個大經濟現象，成了一種民族的和國際的大力量。參加消費合作的人們每年都有幾百萬，消費合作底贏餘每年動輒幾百兆。現在直沒有人致疑於消費合作運動對於資本制度所生的影響之深刻而偉大。

在這一點上，我們所要研究的是，消費合作只是影響到資本階級底一部分呢，還是搖動了牟利制度底全部呢？從事實上考察起來，我們知道消費合作到現在只是危害到那全靠做生產者和消費者兩方的中介人而獲得生產上所生的盈餘價值之一部分的資本階級。

那中介人，那商人階級，那消費的財富底經手人，纔是爲消費合作制度發展所危害的階級。生產的資本家從前被迫的將盈餘價值之一份所獻諸商人階級的，而今因有消費合作，便落回到消費者底手中來了。

馬克斯那樣設想社會進化底定律，便使他想不到資本制的社會底下有逐漸消除商人階級的可能性。實用價值底生產，馬克斯以爲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如何能夠消除商人這個階級呢，商人既是『生產的資本流通底媒介』，馬克斯要說。他可算得把商人說得安心無恐了。他簡直給商人階級一個壽命租借契約，其期限是和生產資本階級一樣長久的。馬克斯底許多根本錯誤，簡直要代他抱歉的地方多得很。消費合作每年從商人們手裏挽回的幾百兆金錢適足以提醒我們道，馬克斯又錯了。

生產資本案家——生產工具底領有者——對於消費合作又是什麼態度呢？

生產資本案家在生產範圍內建設了有條理的系統和秩序。至於那担任分配生產產品和幫助實現生產產品所含的價值的商人階級，却於分配範圍內很少有建立系統和秩序的功績。分配範圍內的無政府狀態和鉅額的浪費，實予生產者底贏利率以極深的創痕。實現生產產品底價值所費的時期越長，價值和盈餘價值底創造便因之越慢。因此，無論什麼運動，只要能縮短實現生產產品價值的時間，又能增進生產產品流通的速率，生產資本案家是一定贊助不遑的。

現在工業界底恐慌和崩敗都是商人階級應負完全責任的。商人買貨，不是為一種已知的消費者底市場而買，却是為一種不可知的投機的市場而買。這樣，所以商人成了工業發展上的障礙物。

所以，生產資本案家一定歡迎任何一種運動，如果這種運動能夠將他在生產範圍內所成就的條理和秩序同樣地在分配範圍內建立起來。

這一點，消費合作正有多少的成就了。消費合作社買貨，是為一定的和已知的市場而買。這種制度，要消費合作社才可輸入到貨品流通裏來，在商人底分配制之下是辦不到的。

其次，消費合作於生產資本案家還有一種利益，就是能為生產家增加本國的市場。消費合作社底社員，其購買力之增加是依商人底贏利為比例的，換言之，即商人底贏利到什麼範圍，消費

合作者底購買力便因之增加到什麼限度；這購買力之增加，就可於生產品流通格外敏活上現露出來。此外消費合作於合作社員自己也有利的。社員底購買力增加了，他們底身體和精神上的狀況也一定有進步。這就使他們生產的效能要格外增加。有效能的生產是不可能的，如果參加生產的人員底體力腦力都在水平線以下。社會地位增進了工人，一律的都能夠增大生產力，工人底生產力增大，便使生產一點上所生的盈餘價值率增大，同時就是生產資本家底利益。我們於是又可知，分配裏面的贏利制度廢除，便於生產裏面的贏利制度有很大的利益。

消費合作是以廢除分配裏面的贏利制爲目的，所以於生產裏面的贏利制是有利而無害的。

但是消費合作必定要限於周轉可消費的生產品麼？它就一定不能把生產者底地位取而代之以，乃至將生產裏面的贏利制也完全消滅麼？不然的。消費合作底活動決不是限於周轉消費品而止。那種主宰消費合作制之發生及其存在的定律，最後必定要迫到這種合作制向生產範圍內發展。實在說來，這一方面的展進早已有不少的成就。這是研究過各國消費合作制的人都曉得的。

現在且讓我們把消費合作和社會黨底實行的政綱比較，並且和社會進化所逼出的近代國家經濟職權的擴大比較。

我們已經曉得，這三種運動都是以消費者底幸福爲目標，都是以取得消費一點上的盈餘價

值爲主眼。我們並且知道消費者底問題之重要，不獨在現代如此，實是社會進化底普遍的定律

社會黨在政治方面比較成功，是由於採取一個消費者的政綱，就事實觀察上得下來的。然

社會黨政治上這點成功，還不及消費合作運動事實上成功那樣大：兩方成功的差別，唯一的解釋就是消費合作運動用不着費盡力量去否認什麼理論的原則，只是用全力去推行實際的計畫。

馬克斯派爲他們自己理論和實行相矛盾，作相互的攻擊，所耗費的時間，給消費合作底社員建設了許多功績，擴大了許多勢力。兩種運動間所以有力量大小的差別，舍此而外是沒有解釋的。

消費合作運動是社會進化定律在經濟上的表徵，近代國家經濟職權的擴大，是社會進化定律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表徵：現在讓我們將二者底優劣比較一下。

二者之中，孰爲可以達到二者所共同傾向的目的之最好方法呢？孰爲有歷史的因緣，因之亦爲一種較自然的運動呢？孰有能夠在一定時期內促進較大的社會進化的力量呢？

消費合作運動所得那種空前成功，已引起多少人們底熱情，提起多少人們底社會精神。這一個運動當中的德謨克拉西尤爲引動人們狂熱的原動力。他們所以有這樣無限的熱烈的歡情，固有充分的理由。我們這裏用不着把消費合作底成就和可能性一點一點地詳細論列。我們所當探究的是這個運動能否達到一般狂熱的人們所期望的目的，是否能夠完全改革社會組織。如果

有這能力，那末，在同是指望這一個目標展進的兩種運動當中，哪一種是更直捷，更有把握，更有效能的方法？哪一種運動我們應該比較地着重，經濟的，還是政治的？

許多人對於政治的運動失了信仰心。這種人固有他們充分的理由，我們不能不承認的。馬克斯主義者底內訌，各社會黨間不息的紛爭，每黨中不斷的分裂，與及相因而至的社會黨力量上的重大損失，都使社會主義者不能成爲一個有能力的社會進化底推進機。向使他們懂得社會進化底定律，有一種足以爲他們實際活動標準的真正科學的詮解，他們也就早已在促進社會進化上有了成就了。

至於其他的勢力，則從事於援助國家經濟的職權之擴大，希望用國家底權力去擔負經濟的事業，以適應社會的要求，這種援助和努力，來得非常的出人意料之外，而且他們底動機也非常不可解釋的，所以他們底活動雖是以消費合作底目的爲目的，換言之，即以消費者底幸福爲目標，而大部分人民對於他們這種活動和努力，却守着中立，因爲他們被馬克斯主義者告訴了，除勞農專政的行動外，任何一方的行動都要懷疑，爲的是『生產工具的領有者底利益和工人底利益是絕端相反的』。

於是唯一的可走的路，只有靠消費者自己的消費合作，來作經濟的運動了。這個運動節節的成功，內部的和睦，統一，及同志間真實的友誼，剛剛同社會黨內部情形相反的——這一切，

都似乎表現了最後這個運動才是改革全社會制度最直接最有效力的手段。社會進化容許了這種信仰心麼？消費合作有沒有什麼自然的缺陷呢？如果有的，是些什麼？

第一，消費合作底作用只是及於社會一部分。我們已經研究過，一切社會財富是社會個個有用分子所生產的。只有社會才是一切價值底生產者，因之即是一切盈餘價值底生產者。假使商人階級從原來剝奪盈餘價值的生產資本家手裏所獲得一部分盈餘價值被剝奪了，那末，從商人手裏剝奪來的這一部分盈餘價值應歸諸全社會一切有用份子。當消費合作從商人階級手裏奪取這一部分盈餘價值，而分給於它自己的社員之際，所分的並非社員應得的盈餘價值，實在是社會有用份子人人有份的盈餘價值，不過消費合作把這一部分社會盈餘價值從商人手裏奪來，又給了另外一種特權階級。為社會着想，社會本身的盈餘價值仍還是被掠奪，所不同的只是掠奪者換了一種人，掠奪者底人數有差別罷了。這一點如須事實證明，只要看凡非社員向消費合作社買貨時，便要照商人的市價付值，而且得不着紅利，就更明白。供給消費合作社底資本的是社員，不是商人；分贏利的是社員，不是商人；所分的贏利是剝奪社會底盈餘價值，則在社員在商人都沒有兩樣的。這一部分的贏利率和生產資本的比例，馬克斯曾詳細分析過的，我們不必多贅。

所以，消費合作社不過是一種資本家的經營罷了，每個社員是一個小「資本家」，剝奪社會

的。固然，我們必須承認消費合作並不願宣布門羅主義，它底門戶是開放的，歡迎一切的人們的。消費合作有一個社會的理想，但是它底方法必須是資本主義的。一般爲消費合作辯護說是沒有資本主義色彩的人，儘管好好地這樣說法，但是如果他們把這些事實記在心裏，他們就應該知道他們是爲臞鼎辯護的。

消費合作不是廢除資本家的制度的直接方法。這方法實是一條最紆曲的路徑，四圍都有無數的壁障環繞着，而且多是跨越不過的。

前面說過，首先受消費合作底危害的是商人，批發商和零賣商兩者都在內。雖是歷史的因緣幫助消費合作底發展，然而這種種商人組織，不遇強頑的抵抗，是不會屈服的。他們底組織都很堅強地佔領了一切險要，能使弱小的消費合作應戰不來，如果它要試行奪取什麼障地。

於此，消費合作底擴大是自然而然地要受第二種限制了。我們已經知道，社會進化已強迫近代國家從四面攻打資本主義的制度：(一)社會和工業的改良；(二)輸運和交通上資本家制度之廢除；(三)直接徵稅；(四)分配之社會化。實際上消費合作底活動，到現在是迫到只限於分配範圍以內。消費合作底性質，本來要用於供給目前直接的需要品，才是最好不過的。

鐵道，電報，海電線和電話線，電燈，煤氣和自來水之供給，及其他，都非消費合作底能力所可及的。甚至對外貿易也多少辦不了的。單靠本身的力量，消費合作決不能把社會完全改

建起來，這是顯然可見了。

那許多好意的熱心家，存着一個消費合作可以改建社會制度的希望，却並不想他們這樣實在倒反害了社會的進步。『讓我們證明出來，我們做事是能夠不靠國家底強迫的』，這是他們底狂呼。『讓我們爲自己做事，不須請求或接受國家底協助。』像這樣的教條，結果不但不能搖動資本主義，反而要延長資本主義底命運。他們是要崇拜經濟的行動，要鄙棄政治。

他們這些好人並不認識他們底主張究竟有什麼深意。他們也許要驚異不自勝了，如果知道他們宣傳的道理完全是反社會的。

他們希望不須國家協助就幹成事業。他們似乎寧肯要『兩部分人民間』的鬥爭之實現，如馬克斯和考茨克所預告的。後者所期望之兩部分底鬥爭，一方是生產者，一方是生產機關的領有者；前者所迫成的鬥爭，一方是消費者，一方是商人：兩種鬥爭都是『一種長期不戰鬥不流血的內爭』，如考茨克所說的。

經過多少時間慢慢地造起了民衆對於政治行動的信賴心，如果忽然因他們底領袖鄙棄政治行動就渙散下來，那就世間沒有什麼可以比這事更合資本家底歡心了。

對於消費合作者和商人間的鬥爭，大多數非社員的民衆必是守中立的。在資本家的階級一方面，他們決不做這種無腦筋的偶像，傲然的不去請求或接納國家底援助。反言之，他們必將

竭全力以獲得國家底威權，阻止消費合作底進展。他們必將設法使一般人以爲他們底利益和大多數消費合作社員以外的民衆利益是完全相同的。

我們且莫忘記，今日以前消費合作所佔的便宜，是事實上它實大有助於生產的資本，此種資本，才是一切資本中最根本的最有力量的形式。但是到了消費合作果真侵入生產底領域的時候，它底進行便沒有這麼順利了。

如果消費合作底領袖『反對請求或接受國家協助』的宣傳成功，如果他們只靠經濟的武器，而希望可以毀滅敵方底戰鬥力，他們必將陷於孤立無援之境，而對方強有力的敵人，必將用其所長，取國家爲武器；此種武器，因消費合作者底短視，事前不知取以自衛，臨機便適以資敵。

勞動組合是生產者底組織，從前正經過這種苦境的。他們傲然不用國家底力量。最後，經驗給了他們一個大教訓，於是到處都看得見勞動組合表顯一種靠政治行動爲正常路徑的傾向。在採取這一步驟上面，他們馬上便脫却了反社會的性質，正確的說，他們只把反社會的性質縮到正當範圍以內，到生產一點上面，而用政治的權力去取得較大的利益，即他們本身國民資格的利益，社會資格的利益，消費者資格的利益。他們這樣就成了社會底成員，和其他社會成員有共同的社會利益了，非如他們以勞動組合者底資格鬥爭時，完全與社會分離那樣的情景了。

消費合作運動底經驗應該可以給它底領袖們一種嚴重的教訓了。以這種經驗之所詔示，他

們不但宜對政治行動懷疑，而且應該以十二分的熱誠作政治行動，因為只有這種行動才是可以達到最終目的底社會手段。

如果經濟的消費合作運動尚且有了相當的成就，再加以一種政治的消費合作運動，結果該有多少更大的成就呢？這個問題應該給這般領袖們常常記在心裏才好！

到了政治的消費合作運動迫到國家來辦經濟的事業，社會才有真正的改革，資本家的現狀才能廢除，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新局面才能展開。資本階級以牟利為目的之經濟作用就會永久喪失。從前歸資本家奪取的全社會所創造之盈餘價值，不但可以從資本家手裏奪回，奪回了不但不是給了另外一個階級，並且是歸還給全社會。

此外還有其他論點，可以說明政治的消費合作運動是廢除資本制最直接的而又無所不包的方法。

凡經濟的事業必須要錢來辦的。消費合作底領袖們對於這一點一定無異辭。這並且實在是他們底一個大問題。消費合作只有靠社員收入甚微的工資來做財源。舍此而外是沒有第二個財源的。但是到了社會本身不能不辦經濟的事業之際，社會便行使直接徵稅底權力，把資本階級從社會取得盈餘價值一部份徵收下來作資本。社會徵收了這種資本，復用於節制資本階級底牟利制之途。

如是，社會簡直是強迫資本階級供給資本以辦摧滅資本制度的事業。用這個方法，社會便收了「箭雙鵰之利」。可知政治的消費合作運動實有不少的優點。經濟的消費合作運動中以求或接納國家底助力自豪的領袖們，對此應不能不加以注意。

只要國民拿起他們自己組織的政府來辦理經濟的事業，資本階級對國民是決沒有反抗力的。反之，如果國民聽消費合作者底勸告，不取政治行動，把國家底權力生生地送給資本階級掌握，那末資本家便可利用國家，壓迫國民，增殖他們底利益。

過去五十年的歷史，就是有組織的社會對牟利制度進攻底延續不斷的紀錄。勞工立法，會立法，國辦實業，直接徵稅，公共教育，公共衛生，及其他種種國家權力所及的公共事業，是社會對於牟利制進攻的例證。

這些公共事業和經濟事業都是摧毀資本階級的，都有國家權力做後盾；所以都是成功的。誰應該害怕而不信賴國家，資本階級呢，還是大多數的消費者呢？

要記得，以前社會進化之進程，社會沒有認識得清楚，所以它究竟朝着哪一方向進行，是沒有人知道的。現在我們明白社會進化底歷史的目的了。現在我們知道了，國家底歷史的使命，就是社會進化本身所有的工具。政治的德謨克拉西已把國家交給民衆手裏。民衆必須用國家做唯一的武器，去把舊的社會制度推倒，新的社會組織建起。

馬克斯主義者就完全不了解這一切。他們仍還把資本國三字做口頭禪，彷彿馬克斯以後世界上的國家絲毫沒有變動。他們要打倒資本國。他們希望拿生產者底力量去打倒資本國。他們相信政治行動，却不當作是一種利用國家的手段，乃當作是一種毀滅國家的手段。這種政治行動，必須是階級運動。這就是他們底原理。在實行上，他們却完全改變了立腳點，變成一種政治的消費合作運動。這一個理論和實行兩歧的作法，便把他們底活動弄得麻醉了，引起了他們內部的紛爭，喪失了他們作社會建設事業的效力。

在他一方面，消費合作者，雖在『以消費者底幸福為主眼』上，在注意生產品之分配上，可以算得是與社會進化不矛盾，然在過於迷信消費者經濟行動的可能性上，在鄙棄政治的消費合作上，却與一般阻礙社會進化者同一謬誤。

假使馬克斯主義者有一種科學的理論做他們在實行上那種消費者底政綱的基礎，假使消費合作者對於經濟行動底缺點和制限有真實的了解，假使這些缺點和制限能夠促起他們底覺悟，曉得只有政治的消費合作運動才能完成改革社會的使命，假使這種種知識底結果，能促成這兩種運動與勞動組合運動底各政黨及代表農民運動的非黨同盟聯合起來，一致的做社會進化底推進機，誰敢懷疑他們底成就呢？社會進步一定老早就會順應這種大聯合勢力底刺激而前進；社會意識一定老早就會和這種種運動表同情，而這許多目的上相同進行上互相衝突的運動也老早就會有調協

的一致的有秩序的行動了。

那末，我們所目觀的，決不是什麼階級鬥爭，不是什麼國內戰爭，也不是什麼一部分民衆反抗他一部分民衆，乃是全社會有能力和有份子一種有意識有聯絡的大運動，利用社會本身的組織——國家——做武器，以討滅一個階級——牟利階級。這樣一個大力量，是一定不可抗的。資本階級勢必一撞卽倒，如積雪之一觸中天的太陽卽消一般。現在牟利階級完全知道國家對於他們權威是可怕的。資本家知道國家有這種必要的權力，可以把他們底掠奪品徵收過來，甚至斬絕未來的掠奪。許多牟利的途徑，已被國家收回來不少了，從此永遠就不准他們通行。資本家曉得他們底末運是注定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設法把他們底壽命延長。他們底敵人如果分裂嗎，是他們求之而不得的。在一個政治的德謨克拉西當中，國家要服從大多數底意志。大多數是主人，國家是僕役。只要牟利階級底敵人，虛擲時光於以鼻相嗤之中，資本家是最快樂不過的。他們底壽命契約延期了。

但是社會進化底教訓終不至於完全沒人領悟。凡是熱心於促進社會進化的人們，總有接受它底方法和領悟它底目的之一日。等到這個日子到了，一個新紀元便要在人類面前展開，一種新希望便要從人們心裏崛起。

(註一) 賓斯坦所著進化的社會主義 E. Bernstein, Evol. Soc., 頁一一一。

(註二) 同前。

第十五章 戰爭是一個社會進化底力量

一九一四年七月以前，地獄中一羣人形惡獸尙未衝到一個沒隄防的世界的時候，也許處處有一種帶着遠祖遺傳性的人，是姑息戰爭的。但是說到全人類中大多數，一想到戰爭就沒有有一個不害怕。社會黨人自然是同他們底兄弟們一樣害怕的。但社會黨之反對戰爭，却不僅僅以人道爲唯一的根據。希爾格特說過：『社會黨反對戰爭，不是只以人道爲理由，固然這種理由也是重要的，但是根本上他們深深地堅信近代戰爭，骨子裏是爲有產階級爭商業利益的大屠殺，直接遭殃的是勞工底義舉，勞工底鬥爭和希望，勞工底權利和自由。』且看這種堅深的信心，究竟有什麼根據。

這種堅信心底根據就是馬克斯的原理。馬克斯教人，社會進化是由於階級鬥爭。我們現在所有的一切進步，都是這一個鬥爭經過多少年遲緩艱苦時間所得的結果。戰爭一來，據馬克斯主義者說，正給資本階級把勞工多年奮鬥所得的成就一下打得乾淨的機會。

戰爭是社會進化底蝨賊；戰爭越多，社會越退化；馬克斯的理論是不許逃避這一個結論的。李亞爾吉朗 Algernon Lee 攻擊王賀甫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在他底『反黷武主義：是原則問題抑只是策略問題』一文中，他說：

戰爭問題之所以重要，正因其與我們勞工階級現在利益和將來進步有莫大關係。……如果我們相信兩三年普遍全世界的戰爭就可以掃滅階級政治，建立合作民治的國家，實現四海皆兄弟的理想，那末，我們就應該竭盡所能，負責把戰爭製造起來，因為以戰爭作永久脫離階級政治和掠奪的代價，全世界一時的犧牲也還是不大。但是這種想法，純是發癡。如果有那個黨員誠然存此癡想——也許實有作此想的黨員——是不是他有這種自由權去主張這種政綱，或在報紙上竟宣傳這種癡想呢？我們底黨可以容忍他，不將他彈劾，令他停止戰爭底宣傳，或脫離黨籍，如若他不停止宣傳，又不脫離黨籍，不會甚至開除他，正式宣布驅逐他嗎？（註一）

無論是誰，要不出黨，一定要忠於馬克斯的原則，就是社會進步，只能靠階級鬥爭而得，至於戰爭，只能產生社會退步，決不能產生社會進化。

也許有人說這不過是社會黨中一派人底理論罷了。那末我們再看他派底思想罷。保登 Louis B. Boudin 是大家公認的一個馬克斯派的學者，而且是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他對於馬克斯主義和戰爭的關係作什麼詮解呢？

當著名的聖路易多數的報告提交社會黨全國大會之際，保登提出了一個少數的報告，其中第二段說：

開宗明義，我們是始終反對任何統治階級所宣布所經營的一切戰爭，無論表面是爲的什麼

目的。我們深信任何這樣的戰爭，決非有助於大多數勞工羣衆底利益之展進。我們尤其要警告勞工們反對所謂自衛的戰爭，反對假託爲民主主義而戰的戰爭。

這就可以知道社會黨左右派的代表，對於戰爭和社會進化的關係，都具同一的見解了。

但是，最好還是把社會黨對於這一個大問題的正式態度述引出來。這只要看一九一七年在聖路易斯所開的社會黨全國大會通過的多數底報告，這報告且經全黨黨員大多數表決了的。報告中說：

戰爭予統治階級以財和權，予勞工階級以苦痛，死亡，和墮落。……各民族資本階級間的戰爭，與勞工是絲毫不相干的。

這回世界戰爭證明了戰爭一定會促成社會的退化麼？那一個馬克斯派的學者敢來下肯定的答案？希爾格特麼？當然不是的。不過一年的短期間罷了，一個人說話，前後便大不相同！在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們曉得他說過：『社會黨反對戰爭，是根本上深信近代戰爭結果，遭殃的是勞工底自由和權利』，一年之後，他告訴我們說：

最奇特的一個矛盾的事實，就是戰爭的結果，促進了全世界的勞工運動。……第二個特點是，此次戰爭，促進勞工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到了第一等地位——這是戰爭引起來的自然而然的平民主義。……第三個大趨勢是戰爭期內，不但把全世界勞工運動底力量充實起來了，

而且工業國有，工業國辦，工業國管的制度，在各文明國都建設起來，當作一種戰時政策了。這種種都不是什麼人預先希望的或計畫的。都不足為戰爭應該存在的理由。但是都可以解釋戰爭間接的結果，是如何充實了全世界激烈的勞工運動底力量和社會主義運動底勢力。

(註11)

這前後兩說，有多少歧異是不消說得。但是要注意前一說是從馬克斯底原則演繹出來的，後一說只是把歷史的事實新估定其價值。

希爾格特並不推翻他前一說所本的原則。由戰爭所引起的社會進化，他說是一個『矛盾的事實』。全世界激烈的勞工運動底力量和社會主義底勢力之增大，他說是戰爭『間接的』結果！這就是『科學的』解釋！

李亞爾吉朗，他底馬克斯的觀念弄到他在一九一七年宣布過凡是存着戰爭可以促進社會進步這種念頭的人都是發癡，現在却是各處所開俄德匈牙利革命成功慶祝會的主要演說者！

保登底態度現在怎麼樣了？啊，是了，我們不要忘記他也是一個始終如一的『馬克斯派』我們不聽見過他在聖路易斯提出一個少數的報告麼？他說：『開宗明義，我們是始終反對任何統治階級所宣布所經營的一切戰爭，無論表面是為的什麼目的，（因為）我們深信任何這樣的戰爭，決非有助於大多數勞工羣衆底利益之展進。』他在一九一八年紐約州代表會議又提出了

一個決議，說：

我們以爲要求美國撤退海外的軍隊是與國際社會主義底原則或國際勞動階級底政策都不相容。……（註三）

這就叫馬克斯哲學底信徒始終一貫的理論！而且他們爭說馬克斯哲學是以科學和社會進化底定律作根據的！

現在讓我們審定社會進化是不是只會產生矛盾的事實，爲什麼社會進化會靠戰爭產生社會革命，以戰爭爲實現社會革命底手段是不是發癡。

戰爭是什麼？戰爭是一種對民族生存的挑戰。一個民族經了幾百年幾千年斬荆披棘的經營，所得的廣土鉅富可以被戰勝的敵人一朝掠取而去，於是不但軍隊底生命，並且全民族底生命，都陷於危境。戰爭簡直把近代民族和古代人民底根本問題打成一片，和生存問題打成一片。

要解決此問題，古人於是把他有限的經驗所證明的一切最有效力的方法和武器，都拿來利用。近代民族當然是一樣的作法。戰爭是一個社會問題，也就是這個社會問題，生存問題。

全民族將所有的財源和力量集合起來，要努力把這問題對付得成功。人民呢，都希望他們所擁護的政府去保障他們被危害的生存。政府做的什麼呢？戰爭是一種決賽。每個決賽者都要

把敵人底方法和武器研究一下，估較一下，不但求其能夠同敵方相抵，相抵不過能與敵方勢力相持罷了，並且求其能優於敵人，決定一種不可抗的勝利。

敵方調了大軍上戰場，對付他必須一樣的大軍，必須更優越的大軍。軍隊是什麼？是全民族最優良的壯丁所組織的，其中個個都願冒生命的危險，以防衛他底民族。這個要求以什麼原則為根據呢？根據於民族底利益當前，個人的利益便該落後的原則。小羣底利益必須用以鞏固大多數底利益。自有社會以來，無論戰時平時，這個原則都是沒有變遷的。

但在近代，一民族底壯丁並不足以解決民族自衛問題。壯丁這個要素之外，軍隊還要糧餉，輜重，與其他複雜的全副武裝和軍械。一切發達完備的生產機關和工具，平時用以解決生存問題的，戰時都盡量用以製造軍備，以求戰勝敵人，打破民族存亡的關頭。

生產上和分配上的最大效能，遂成為戰爭的真正試驗，效能最大的民族，才是獲勝利的民族。各種社會的活動，這個時候必須要格外的起勁，格外的敏活。平時可以解決生存問題的一切社會活動底速率，到這時便嫌太慢，便會陷民族於覆亡之境。所以這時社會進行的速率非努力增加不可。但是支配社會進行的定律却還是與平時的一樣。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益之相關，總是社會進化運行不息的根本定律。

近代戰爭不是兩軍間決勝負，是民族間爭存亡。戰端一開，有組織的社會立即着手謀消費問題之解決，以順應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之要求。軍隊必須首先接濟。一般國民底需要品須供給，否則他們就不能養兵。如此，社會進化便強迫社會假手於政府去辦理經濟的事業。

一個民族底經濟事業有四：生產，輸運，交通，分配。每項事業在平時經私人底努力根據牟利的原則發達了。但在戰時，爲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益故，各部分的經濟事業就有嚴厲的急進之必要。結果怎樣呢？社會本身便把私人能力不足以應付民族生存問題的經濟事業收歸政府經營。第一要收回的就是輸運和交通。爲什麼？因爲在私人手裏，是缺乏效能的。社會爲自衛故，遂不許私人經營什麼專利事業。但是專利制度亦有特長，就是能夠免除浪費和增加效能。於是社會本身做起專利家來，把輸運和交通底機關都收回自辦。

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益，如此便迫得把這幾部經濟事業中的資本主義底原則廢除了。握這幾種財富領有權的資本家被迫的放棄了他們底利益，因爲這時他們底利益與大多數社會的利益是不能兩全的。社會進化首先收回這兩種經濟事業，因這兩種事業都與生產和分配有重大關係。社會進化底進行不是橫暴的。它要達得到目的而無衝突。經濟事業被奪的資本家並非完全被社會掠奪得一無所有。社會仍担保他們有尋常相當的收入。

其次，社會所要管理的是分配。消費者每日的需要品，無一不是社會關心的條件。每人

每日所需的肉食是多少，每天早餐所需的小麵包是多少，每人所需的衣服是多少英寸長，與其他種種消費條件，都變成社會所當經理的事業。換言之，可消費的財富如何分配，現在成爲一個全民族底問題了。

復次，便是生產問題了。在戰爭期間，社會進化對於資本家的生產制究竟是什麼辦法呢？是不是把生產從私人手裏收歸社會自辦，如輸運交通一樣呢？完全不是的。爲什麼？因爲資本家的生產制證明並未崩敗。不但沒有崩敗，並且處處都表顯出一種驚人的活動力。無論社會進化對生產制起什麼要求，這生產制都能予以滿足的同等的供應。

宣傳馬克斯七十年前所定的公式的馬克斯主義者，到此不能不仔細想想。「資本生產制到今日已朽舊了，失却從前所有的用處了，所以非棄置不可。」他們都是這樣喊着。而且在平時他們就唱了這種高調。他們四面都是社會進化在那兒支配別部分社會關係之新趨勢，而他們却熟視無覩，仍然單調地謳歌他們底老調，因爲他們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

可是這些『朽舊』的生產方法，一旦置諸工業史中最嚴酷的試驗之下，不但證明沒有朽舊，並且具有從前夢想不到的發展力。

證明朽舊了的是分配制，不是生產制。這是不待什麼世界戰爭來證明的。馬克斯和恩格斯起草共產宣言時就已經注意到這樁事實。恐慌和生產過剩，是歸咎於資本家的分配制，不

是歸咎於資本家的生產制。馬克斯和恩格爾思因為他們認階級鬥爭為社會進化史底定律，不能不把生產方法與分配方法相提並論。必須把生產方法推翻，便可在一個時候推翻全部的資本制。為其如此，所以我們看見他們在一八四七年的時候就說了：「過去幾十年間工商業底歷史就是近代各種生產的勢力對近代生產情形的革命史。」（註四）却是恩格爾思似乎也認清了，朽廢了的和阻礙進化底車轍的，是分配制，而不是生產制。（註五）他當時却沒有想到生產制既是對分配制起革命。社會進化底結果，當然就會使分配制起變化；他還以為生產制與分配制起了衝突，便可證明資本生產制末日是一定快要到了。

但是，假使恩格爾思今日復生，他決不至如現在一般馬克斯主義者之冥頑，換言之，他決不至仍守那種謬誤的舊說。馬克斯和恩格爾思是理論底主人，不是公式底奴隸。他死之前，恩格爾思曾承認過他和馬克斯根本上是有謬誤的：

歷史證明出來，我們從前是錯了。——我們和其他像我們一樣，在一八四八年時，希望無產階級馬上可以成功的人，都是錯了。後來完全明白，全歐洲底經濟情形，並沒有充分成熟到廢止資本制的生產組織的地位。這一點底證明就是自一八四八年開始的歐洲經濟革命，後來發展在法國，在匈奧，在波蘭，近來蔓延到俄國，而且把德國發達成爲第一等的工業國——這許多國家底經濟革命都是建立在資本制的基礎上面，這直見得一八四八年時所見的普遍情形還

有擴大的能力，（註六）

恩格爾思，像馬克斯，是一個學生，而且像真實的學生一樣，要把他底結論去應合歷史的教訓，並不是要歷史去阿附他底結論。

馬克斯曾發表一個大真理，當他爲『對於政治經濟底批評之一個貢獻』一書作序文之時，他說非到一個社會制度所充分孕育的一切生產力完全發展無餘的時候，這社會制度是不會消滅的。

現在馬克斯主義者，從馬克斯這一句話中，應該可以恍然大悟於資本制的社會爲什麼至今還能存在的理由了。資本生產制底能力還未到枯竭的時候，還有擴大的可能性。現在所要求的是輸運和分配之改善。資本制的輸運和分配，到今天才是可能性發展盡淨了。所以爲生產資本和社會兩方共同的利益故，不能不將這兩部分經濟關係來社會化。一切資本底形式中，只有生產資本沒有失作用。生產資本今天還能推進社會進化，因之亦還是社會底一個有力的要素，和社會上有用分子聯合一起，還是成爲社會進化所不可缺的大多數原動力。

到了社會辦理輸運交通和分配三種事業時，從前生產底障礙就除掉了。恐慌和過剩生產也自然然而廢止了。現在一切的注意都集中在生產上面。生產資本便不能不答覆這個重要的歷史的問題，『你能供應一切社會的需要麼？你能解決一切社會的歷史所謀解決的根本經濟問題，即生存問題麼？』只有生產不足，不是生產過剩，才能迫到生產情形發生變化。

在我們這回經過的戰爭當中，社會已由輸運分配兩種問題之解決進而謀生產問題之解決。

輸運和分配雖是社會化，但是社會的需要還不曾滿足，於是社會便第一次被迫到要干涉生產了。社會並沒有將生產收回，但只限定什麼是應該生產的；非必要的重複組織一齊裁撤；不經濟的方法一齊矯正；可以增進效能的方法，都盡量採用；除此之外，生產是絲毫沒有受擾的。不比他種資本，生產資本是賺錢的，因為比較是最能供應社會的需要。

但是社會同時把所得稅率提到空前的高度，因之社會本身亦受莫大的利益。

於此可知社會進化並非受兩種定律之支配：一種支配平時，一種支配戰時。而且可知戰時底影響，並沒有使平時社會進化底活動忽然失其效力。換言之，同是一樣的社會進化底定律，在平時是如此運行，在戰時亦是如此運行。有是有差別，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別，不是方法上的差別。

無論平時戰時，支配社會進化的就是這個主要的經濟問題，生存問題。無論平時戰時，是大多數底社會利益，真正決定社會進化底運行。無論平時戰時，民族生產業底發展，是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共同利益。無論平時戰時，一切阻礙生產發展的輸運制和分配制，為大多數社會成員底利益故，必須廢止，而不能不代以效能更大的新方法。無論平時戰時，到了生產制既無沒效能的輸運制和分配為進行上的障礙，而本身又發達到效能枯竭的地步，這個時會，便不啻顯露

本身已沒有解決民族生存問題的能力，那就爲滿足大多數社會利益的要求故，這種生產制必須廢止，而不能不代以效能更大的生產方法。如此，才是社會變遷所莫能外的定律。

現在的馬克斯派都不是虛心的學者，只是過去底盲從者。問他們自世界大戰爭以來所有非常猛足的社會進步如何解釋，他們只知答道：「這是一個奇特的矛盾的事實！」

這次世界戰爭給各民族的教育，就是各階級對於敵方是有共同的社會利益的。每一民族底各階級都一致的聯合起來擁護他們全民族底生存。但是每一民族中都有一種人，是完全不願予這個共同的社會問題以任何助力的，在歐洲的國家裏面，這種人是少數的左派，就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美國呢，反對戰爭是社會黨公開的態度。我們前面已述引了他們不少的話語，以解釋他們底態度。無論誰人，在人道的原則上反對戰爭是個個知道的。但在科學的原則上反對戰爭，唯一的說法就是戰爭是使社會倒退的，不是促社會前進的。假使他們相信戰爭——它却把社會各分子團結成功了——能夠使社會進化，他們必定不願意因人道上這一點理由便不贊助戰爭。這一點是美國社會黨曾經說明了的。它說：「唯一的戰爭，能夠使勞動者也有實行武裝之必要的，只有全世界勞動階級脫離經濟的掠奪和政治的壓迫的大鬥爭。」（註七）

這是和馬克斯原理一致的態度。反社會的國內戰爭是馬克斯原理所許的唯一戰爭。歐洲各國反對戰爭者也是取同樣的態度。那班贊助戰爭的社會主義者，都說是勞動階級底叛徒；其

實都是否認馬克斯原理的『社會的愛國者 Social Patriots』。馬克斯原理教人，社會進步只能靠反社會的衝突獲得。所以，真正馬克斯派人，是決不能予共同的社會問題以任何贊助的。

但是戰爭確實使各國都等着社會進步。不但如此，它並且事實上使人們獲得革命底收成，把許多朝代和皇冠打得非常的快捷，使人幾乎來不及替它們編下年史來。

這一切，於馬克斯派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發生了什麼意義沒有呢？讓我們看罷。

（註一）一九一七年一月六日苛爾報 New York Call.

（註二）勞工與歐戰 Labor and The War，登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的解放雜誌 The Liberator。

（註三）Louis Boudin' New York State Convention, 1918.

（註四）共產宣言，頁二二。

（註五）烏託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Socialism Utopian and Scientific，頁一三八。

（註六）一八九五年為馬克斯著 Civil War in France 一書所作的序。

（註七）一九一七年聖路易大會通過的多數報告 Majority Report Adopted by St. Louis Convention (1917.)

第十六章 俄羅斯的革命

第一個皇冠倒下來的是全俄底『沙』尼古拉斯二世的。這是不是一樁偶然的事件，或有歷史的解釋的事件呢？

戰爭，我們已知道，是一個社會問題，民族生存底問題。人民都來贊助他們底政府，而且將他們底生命財產隨時給它用來保障民族的生存。落後的俄羅斯與生產完全發展的民族如德意志來爭強弱，是沒有方法不失敗的。這個結果決沒有避免的可能性，甚至假定俄國政府得了十二分的民心。但是大家都知道事實上復古的腐敗的俄國政府沒羞恥地賣了民衆，所以民衆是被迫的把執行戰爭底全權拿到自己手裏來。

他們把全民族底力量組織起來，努力維持戰場上的有效能有接濟的大軍。各階級一齊下了決心，要保障他們全民族的生存。反對黨只有兩派反社會分子，一是『沙』底政府，一是革命的馬克斯派社會主義者。政府固然是那時阻礙民族安全的主要機關。民族生存問題把全國民衆聯合起來了反對政府，政府就被推翻了。這簡直是一個社會革命，因為這個革命促進了俄羅斯社會裏面各階級底共同社會利益。因為全民衆做了後盾，所以這革命是又快又靠得住的無血革命。

馬克斯派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如列寧和托洛次克，於革命之舉事並無絲毫力量。那時兩人都不在俄國。但是他們底黨徒却盡力把結合一致的民衆分裂成階級鬥爭的營壘。假使他們成了功，這革命就要再遭失敗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之失敗，正是由於馬克斯派反社會的活動之所致。

當時民衆着手去組織立憲的政府，目的在增進俄羅斯民族底共同利益，使他們成爲第一等的民主國家。以俄國之地大物博，及先進國財政上之贊助，工業的發展是一定非常迅速的。社會改革底歷史的途徑，也一定可以早早開關的。

但是列寧和托洛次克太科學的很，怎麼會懂得這許多呢？他們不是從馬克斯學得無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底利益是相衝突的理論嗎？馬克斯不會證明勞動是一切價值底創造者，而且盈餘價值之剝奪是發生於生產一點上嗎？他不是告訴我們社會進步是由於階級鬥爭嗎？所以真正馬克斯信徒唯一的任務只是對掠奪者堅持階級鬥爭。唯有階級鬥爭才是向進步的道路。資產階級滾開罷！資本生產制拋開罷！

誠然，馬克斯說過，在舊社會所孕育的新生產制之物質的條件未完全脫胎以前，新的或優的生產制是決不會成立的。（註一）

但那不過是馬克斯在一篇序文中偶然一句話，有什麼歷史的重要呢？無論怎樣，我們底大

馬克斯主義者，列寧和托洛次克，決不怎麼注意到馬克斯這句話。但是這階級鬥爭，這才是社會史底骨幹和中心！讓我們死死地堅守階級鬥爭罷，我們決不會錯的。

所以，這俄羅斯社會革命甫成事實，而且正有給予這不幸之國以一種相當社會進步的希望之際，列寧和托洛次克跑進來了，把一切預定計畫都衝得粉碎。「我們必須要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咆哮地喊着。打倒資產階級；只有勞動者創造了一切財富；其餘的人們都給我們滾開！

俄羅斯現在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階級鬥爭是轟轟地開着火。他們一生所夢想的國內戰爭漸漸兒變成鬼魔的模樣了。國內戰爭是要有兩個對手方纔能頑耍的一局棋！誰勝誰負還得看看纔知道。

列寧和托洛次克自來都攻擊其他馬克斯主義者矛盾和妥協之不是。但列寧托洛次克是怎樣得權的，怎樣不矛盾不妥協的呢？他們能夠搖動克倫斯基的政府，就是因為他們許人民馬上有麵包與和平。却是政權剛剛握上他們底手，他們立即從事於國內戰爭，而他方面世界大戰倒閉了幕。俄羅斯底無產階級，倒還在那兒束手等着列寧托洛次克所許而不與的麵包。

到了討論外交問題時，托洛次克底態度也很決絕的。他說：『甚至要討論俄美同盟也是決不可能的。社會主義的俄羅斯決不能把它自己置於對資本主義的美國擔負任何義務之下。』

(註二)

一年之後，我們就在報端看到下面這個標題：『俄羅斯社會主義聯合蘇維埃共和國準備與美國做十五萬萬金元的貿易！』（註三）

這就是列寧與托洛次克不矛盾的勾當。今天我們眼見得蘇維埃政府底駐美代表尾隨

美國資本家兼帝國主義者那個對外生產家聯合會底腳後跟，要求協定兩國底商業關係。

自然，這或許可以說在今日這種國際情形之下，外交上妥協是不能避免的。那末，讓我們看看俄國境內罷。一定的，在俄國境內他們應該是不矛盾不妥協的。怎麼能夠不是的呢？

一定沒人相信列寧和托洛次克今日是以屠殺他們昨日所呼為同志的男和女為樂事的妖物

不，列寧和托洛次克是不得已要乞靈於屠殺手段的，因為他們要忠於主義。反對派的同志只怕要與資產階級謀妥協了。阻止這種妥協是列寧和托洛次克底責任，縱使犧牲大也不能顧了。

不得已槍斃了許多同志們其罪小，但是與資產階級妥協其罪大。列寧和托洛次克絲毫不遲疑地便舍其大而擇其小。

把妥協的同志們很輕易地肅清了，列寧和托洛次克便可自由實行他們不妥協的政策。他們宣布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是全然被排斥的。列寧和托洛次克於是高興到狂醉一般。他們平生的夢想，到此實現了。犧牲的代價雖大，但得的結果還不錯。階級鬥爭終結，無產階

級完全勝利。一切生產，現在都歸一般生產者所有，他們得着『他們勞力全部的結果』。

將這一切理論底事實方面翻開來看，爲工人們成就了些什麼呢？工業底崩敗，商業底混亂和全國底饑饉。列寧托洛次克只予民衆以失望。他們許民衆以麵包與和平；他們却並沒給和平與麵包於民衆。無產階級專政成了無產階級餓死。不妥協政策底勝利，變了工業的紛亂和僵局。

很不幸的，支持人們生命的是麵包，不是理論。列寧和托洛次克還須得領受苦經驗底教訓。他們天天請民衆來宴飲，唯一的旨酒佳餚是革命演說，聽了進去或能使民衆驚心動魄，却飽不了民衆底肚皮。民間要求麵包的喊聲一天高一天，一天強一天。無產階級專政快要被無產階級打倒了。要想辦法啦，而且要快點才好。寧肯殺盡同志們而不肯與資產階級謀妥協的列寧和托洛次克，迫得不能不向資產階級求援助。嚴酷的經驗給了他們一個大教訓。列寧於是告訴我們道：

沒有各種專門家底技術和經驗之指導，向社會主義的改革之路是決不可能的。……但是專門家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我們雖已戰勝了怠工，Sabotage，但還不能造起使我們可以用資產階級專門家的環境。……我們現在迫到要採用資產階級底老方法，而且不得不出一種很大的酬勞金聘請資產階級底大專門家爲指導。……這顯然是一種妥協的政策。

進一步說，尤其顯然的是這種政策不但是大部分停止了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進攻，而且使我們底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向後退了一步。（註四）

好一幅「不妥協的」馬克斯主義的革命家庭實行圖！說也奇怪，資產階級實行怠工時，「無產階級底專政」倒又懷恨了！

可蘇維

像列寧自己所描寫的實事上的教訓，影響於這些不妥協的馬克_爾兩，義者底理論究竟到什麼程度呢？凡不能演成事實的理論，決不是什麼充分的理論。這個真理被這些馬克斯主義者承認了麼？且讓我們考查一下。

列寧做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國家底領袖有七八個月實際經驗之後，便著了『蘇維埃之實際工作』一書。爲了要保持政權及救濟無產階級之饑荒，他和托洛次克不得不與資產階級妥協一年後，他們發出召集「新革命的國際」會議底宣言。他們召集這個會議底目的，是否欲以他們在俄國所得的經驗加惠於全世界底無產階級呢？是否欲以事實上證明全然是烏託邦的方告告訴我們，使其他國家不至重蹈他們底覆轍呢？是目的在於聯合各派的社會主義者而非在於離間他們麼？是列寧和托洛次克心中懊悔，不該屠殺現在經驗證明了思想並未錯誤的許多好同志，想趁一個機會來懺悔自己的罪惡，所以才召集這個會議，竭力使其他國家裏面不至再有這樣兄弟相殘的事實發生麼？

讓這篇宣言自己說話罷：

同志們：我們這許多政黨和組織以爲目前有召集新革命國際第一次會議的必要。……現在進步非常敏捷的世界革命，不斷地引起朝新夕異的問題，而反對此種革命的各資本主義的國家，現正麤集於虛偽的國際聯盟旗幟之下，已有聯合一致以謀危害此種革命的趨勢；各反叛的社會黨，經過宣布互相寬恕已往的咎戾後，正謀一致的結合，且復贊助他們底政府和資產階級以賣我勞動階級；最後，艱難困苦中所獲得豐富的革命經驗，及全個革命運動底國際化——這一切情形迫到我們不能不以討論召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底國際會議爲我們一部分的責任。

我們認爲必須承認下列各條件爲我們新國際底基礎，而各條之所列舉者，於德國則已在斯巴達卡派 Spartacus group 底政綱基礎上見諸實行，於俄國則經共產黨（波爾希維克）施諸實用，我們於此，應即認爲我們底政綱。

、現在是全部資本主義的世界制度瓦解和崩敗的時期，結果必將使歐洲文化全部歸於倒塌，如果具有不可解決的矛盾性之資本主義不打破。

二、無產階級底問題就是直接取得政權。取得政權就是破壞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建設無產階級底一個新權力機器。

三、這種國家底新機器必須包含勞動階級底狄克推多，及相當地段的小農民和田工，換

言之，此種國家機器必須要能夠有統系的推翻一切掠奪階級及其掠奪的工具。

非資產階級的虛偽德謨克拉西——這只是財閥政治底假形體，附了一種形式的平等主義，要無產階級的德謨克拉西，帶着爲勞動的羣衆實現自由的可能性；非國會制，要勞動羣衆選舉出來的機關做中心的自治政府；非資本家的官閥，要勞動羣衆自己設立的行政機關，帶有這些羣衆可以真正參預社會組織上的政府組織的權能——這纔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底正當體制。工人委員會和其他相類機關之集結，便是它底具體的組織。

四、無產階級專政底急。主要政略，必當注意於資本之直接收沒，私人生產機關的領有權之廢止，而以改歸人民公共領有爲歸宿。

今日我們當前的主要問題是：(a) 大工業及爲大工業中心組織之銀行之社會化；(b) 大地主底土地之收沒和資本主義的農業生產之社會化；(c) 商品專賣；(d) 城市大建築和房產之社會化；(e) 工人行政和經濟事業之集中於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機關。

此處採用『社會化』這名詞，其第一義就是私有財產制之廢除而改爲無產階級的國家之公有財產制，其第二義就是勞動階級社會主義的行政。

五、爲保障社會主義的革命，抵抗內外的敵人，及協助其他民族無產階級戰鬥計，資產社會及其人員全部武裝之解除，和無產階級全副武裝之設備，皆爲必要。

六、鬥爭底根本方法，就是無產階級底羣衆行動，甚至與資本主義的國家權力作武裝的公開戰爭。

七、舊國際已裂爲三派：第一，是赤裸裸的社會愛國者，此派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戰爭期間，始終贊助他們底資產階級，而使勞動階級成爲國際革命底罪人。

八、第二，是『中派』，理論上現任是以考茨克爲首領，所代表的組織，其分子常持遲疑不決的態度，沒有遵循任何確定的實際計畫的勇氣，有時還有積極反叛的行動。

第三、是革命的左派。

九、社會愛國者於緊急之際在在以武力反對無產階級之革命，對於此派，唯有採用不吝惜的決鬥方法。對於『中派』，我們底策略必須離開其革命分子，加以絲毫沒憐惜的此評，而且要暴露其領袖底弱點。……

十、他一方面，與勞動階級中的革命分子相聯絡是必要的，雖是他們以前並未加入社會主義的政黨，可是現在大體具有或贊成蘇維埃制的無產階級專政底觀念。這類人第一就要算勞動運動當中的工團主義的分子。（註五）

這便是所謂新革命的國際底政綱，由艱難困苦中得了豐富的革命經驗的人所起草的！似他們這樣在實行上要被迫的把理論完全拋却，便草了這種政綱又有什麼用呢？他們強迫實行這種

理論於俄國，結果只使工業停頓而陷被解放的無產階級於饑饉之境，這種事實，難道竟無絲毫可注意的價值麼？他們不但不鼓勵各派社會主義的勢力之團結，並且告訴我們要對付某派，『唯有採用不吝惜的決鬥方法』。這句話是什麼意思，我們是知道得很的。爲羣衆不辭艱苦努力奮鬥了三四十年創痕滿身老先鋒隊是要首先做『社會革命』流血的犧牲品的。國內戰爭必須要造起，民衆底鮮血必須要橫流如洪水，亂象必須要普遍，資產階級必須要壓碎，要在這樣一個如火如荼的環境中，樹起無產階級專政底旗幟。這一切，才是社會革命事前的必要條件。缺少這一切，進步是不可能的。

假定其他各國底社會主義者，都聽從列寧和托洛次克底勸告去進行，渡了無產階級底血河，登了無產階級專政底臺，又怎樣能夠保得殘遺的民衆不餓死？是不是他們也要做列寧和托洛次克被迫要做的事；換言之，就是和資產階級妥協呢？這一點不將證明比在俄國更難做到麼？讓我們暫把這些不妥協的，革命的，科學的馬克斯社會主義者底不可解決的矛盾點指明出來罷。

第一，他們堅持資產階級必須打倒，無產階級專政必須造起，不管犧牲如何重大。第二，要保持政權和避免無產階級底饑饉，他們遂與資產階級妥協。至於對其他國家，他們勸人重行採用他們原來的策略，而幾個月之後，接着又要乞靈於資產階級之援助！這是只要看下面一段新聞就可證明的：

請求專門學者援助俄國之協商——馬丁氏召集會議搜求願意幫助蘇維埃之專門家

討論搜求專門學家以助蘇俄建設的問題，是蘇俄駐美代表馬丁氏 L. C. A. K. Martens 將於七月四日至六日在紐約召集的會議之主要目的。

此項會議之目的，在於確定專門家之人數，以備聘請赴俄，顯其所長，從事於蘇俄的建設工作。

蘇維埃政府所承繼下來的都是困難問題。俄國為戰爭所創傷，已是赤地千里。……鐵道窳敗，工廠和手工場以久無煤料及各種原料之故，完全僵停。這就是俄國今日的實際狀況

最初他們還遇着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相繼而起的怠工運動，益使此種狀況陷於複雜的困難之境。俄國社會革命底一個主要任務是要建設一個比資本主義制度更高一級的新社會制度。

……

社會主義在俄國實現之可能性，全靠蘇維埃權力能否利用資本主義所有之全部專門學問和經驗而決定。

所以，吸收最大多數一切科學範圍內有經驗的專門學者和技師往俄國工作，是蘇維埃權力底一樁很緊急的事件。（註六）

此中便是馬克斯社會主義者很直白地，却未免太晚了地承認馬克斯底根本條件，這就是，在

舊社會所孕育的新生產制之物質的條件未完全脫胎以前，新的或較高的生產制，是決不會成立的。

白勒恒諾夫 *Plachanov* 與孟塞維克曾將這一真理勸列寧與托洛次克不要忘却，但是他們倆

不願聽從。他們要武斷的首先造起一個這樣較高的生產制，希冀這就可以給民衆療饑。等到他們領受了犧牲無數無產階級底生命纔換到一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歷史的教訓之際，列寧和托洛次克於是又要回轉頭來着手創造新生產制前所必需的物質條件。這些科學社會主義簡直是螃蟹，必定要向後爬的。

但使美國無產階級接受列寧和托洛次克之勸告，亦從而建起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來，他們倆有什麼保證呢？如果資產階級懷恨無產階級專政，亦相約以怠工方法來洩憤，難道也可以希望第二國底資產階級拿專門家和其他物質條件來贊助我們麼？假如全世界各國同時都把無產階級專政建起來，——那末，那不是昨日大家口呼打倒『沒中用的』資產階級，今日便大家都爭相延致『沒中用的』資產階級來替大家建設，爭相延致下來，無產階級底專政轉瞬都要變為資產階級底專政了嗎！

(註一) 馬克斯爲 *A Contribution and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所作的序

(註二) 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日紐約哥爾報 *New York Call*, March 20, 1918.

(註三) 一九一九年四月九日紐約哥爾報。

(註四) 見 *The Soviets at work* 一書

(註五)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日紐約哥爾報。

(註六)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哥爾報。

第十七章 德國革命

德國革命底歷史的解釋，自然是和俄國的相同。

專制的德國政府深知如果沒有德國民衆大多數底贊助，它是不能輕易打勝仗的。一時全國民衆，社會黨人也當然在內，都被說服到深信他們底民族生存被俄國危害了。這是具有生物學根據的一個理由，一定能夠集合各階級底熱忱，使它們團結起來。

德國社會主義者解釋他們贊助戰爭的理由有二：（一）他們是贊助德國的進步以反抗俄國的反動；（二）如果他們不贊成戰爭，德國民衆便要反對他們。末後這一說，不啻一方古認馬克斯階級鬥爭爲社會進化原動力之理論，一方承認民衆底行爲以社會的公共利益爲前提而超越一切階級的衝突之定律。

只有一極不重要的少數派篤守階級鬥爭底理論，這一種反社會的創世記，是教人們參加社會全部利益之事是不可能的。

歐戰相持的四年間，德國人民爲民族生存底利益而餓而苦而流血而死。他們把金錢，財產，生命都給了他們底政府，希望以他們這樣無限度的贊助，可以置政府於實踐保障民族安全的誓言之地位。

戰爭失敗了。政府負了人民。它沒有保障大多數社會的利益。大多數社會的利益要求這種證明沒效能的政府要推翻。它就被推翻了。新造的政府是怎樣一個政府呢？是一個代表大多數底社會利益的政府。怎樣可以見得它是代表大多數底社會利益的呢？見之於德國全民族底選民建設它的時候所表示的民主主義底精神。

德國的專制政體這樣就終結了。不是階級鬥爭，乃是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益，纔把它終結的。因為這是一個社會革命，所以在事實上未經流血就成了功是絲毫不足奇的。

那些死守階級鬥爭的少數馬克斯主義者，自來沒有參與於建設社會革命底歷史的條件之活動，至此遂竭力阻礙社會進化底定律之進行。

他們是不願參與社會革命的。為欲維持不妥協的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底地位，他們馬上要求一個反社會的革命。『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那才是社會進步的真正定律！唯一的革命是反社會的革命。這樣的革命我們決定要立即實行的，不必管它底代價如何。』

爲了要試行把這樣的科學理論強硬的灌入歷史中，忠心耿耿的同志們互相殘殺如野獸相噬一般的死了好幾百人。

熱烈之輩，如盧森堡女士 Rosa Luxemburg 和黎甫克立希特 Karl Liebknecht 都爲一個在歷史上兩皆膠誤的理論犧牲了生命。盧女士却並沒認識到她底理論強迫實行起來，結

爲之犧牲生命的那個階級。她底觀念始終沒有改變過的。在

一八九九年，她說：

資。產。社。會。之。傾。覆。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基。礎。撤。消。這。個。基。礎。便。會。使。全。部。社。會。主。義。的。觀。念。歸。於。破。裂。……資。本。主。義。不。崩。敗。決。不。能。希。望。資。本。階。級。底。贏。餘。會。歸。諸。社。會。的。（註一）

所以依此輩底眼觀看來，四年空前未有的殘酷戰爭還沒有使德國民衆受夠痛苦；我們一定要立即把資本階級底脂膏取過來，如此才可使資本主義崩敗。可是民衆也是資本社會底一部分，工業崩敗底結果，一定要陷民衆於饑寒交迫之境。且讓斯巴達卡派的馬克斯主義者睜開他們烏託邦的觀星象的眼睛，看看清楚俄國境內實際慘象究竟是怎樣。凡在德國所沒有做到的在俄國都做到了。資本主義底崩敗，資產階級底被掠奪，和——啊，最痛快不過的——無產階級專政，不是件件都實現了嗎！俄國民衆快樂麼？他們可感激馬克斯階級鬥爭的理論——還要他們曾經聽過這理論哩——換言之，他們現在是完全從工資的奴隸制解放出來了，他們嘗的『勞動底全部報酬』的滋味怎樣呢？

假使斯巴達卡派在德國成了功，我們到現在只怕還要親見第二個蘇維埃代表，也來紐約來和俄國蘇維埃競爭延致『沒中用的』資產階級的專門家了！不妥協的，革命的，馬克斯派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在理論上和實行上如是如是！

但是這些派別倒反有這樣的鐵面皮來攻擊舊日的社會主義的政黨！

(註一) 據辛克貴維琪 Simkhovitch 所著 *Sozial Reform Oder Revolution* 第五十六頁所引述的。

第十八章 結論

研究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失敗底原因，這事顯然非如許多同志們所設想之單簡。向來對於這個不幸的問題有一種時髦的印版話，說是國際運動內部不可解決的糾紛完全由於政綱之分歧和策略之互異。我們研究下來，已知道此問題並非如此單簡。同志們並不因為政綱和策略之不同就會互相殘殺的。我們發現了，禍根實理在更深的一層。此刻我們明白，這種不可收拾的衝突，其原因與其從政綱上和策略上之歧異追尋，毋寧從原理上之歧異追尋。

我們將馬克斯底原理重行考究，已發現他底原理既非科學的，又非社會主義的。他底原理不是以社會進化底定律為根據，所以是非科學的。馬克以階級鬥爭理論為中心的經濟史觀是根本上一個反社會的歷史觀。他底錯誤在什麼地方，我們已詳細討論過了。他所見到的是結果，不是原因，但誤以結果為原因。

我們現在知道，在一切社會進步背後的發動力，是人類對於解決生存問題的要求；歷史中所有的社會變遷，都是順應人類大多數底社會利益而起。這大多數恆由社會上有能力的及有用的分子之總合。屏去過去時代中殘遺的及現在時代中無用的分子而成。這就是社會的歷史觀。社會進化逼出經濟進化。社會進化向前推演，展開了人類所由經的多少過程出來。每一過程

都○有○其○特○異○的○發○生○於○生○產○一○點○上○的○階○級○鬥○爭○底○現○象○，○但○當○社○會○進○化○由○這○一○過○程○推○演○到○那○一○過○程○時○，○這○種○現○象○乃○逐○漸○歸○於○消○滅○。

馬克斯深信社會進化靠階級鬥爭推演而進。

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以他這個工業的衝突底理論為根據。它注重於生產者底幸福，而要求資本主義的生產制之廢除。

社會黨人參加實際政治，不是因為馬克斯理論的原則如此，但是因為他們如此便是不接受他底原則。

所謂「真馬克斯主義者」極力的反對這種步驟。但黨底最終決議卒把馬克斯的原則賣却，以買民衆政治的贊助。這一大關鍵的決議一經下了，要截斷是一定會失去民衆底贊助的。

自此以往，馬克斯主義者便以一身而事二主——一個是馬克斯，一個是民衆。民衆於理論是沒興趣的。於他們看來，只有人生日常的實際問題才算事的。在這一點上，馬克斯主義者被迫的把實際的活動完全傾注於提倡保護社會的利益，即民衆消費的利益。如是，馬克斯主義者便顯出在理論上篤守馬克斯底原則在實行上應用民衆底原則之奇觀。此二種原則是完全互相矛盾，互相背馳的。

馬克斯原則關涉於生產的資本和生產者底幸福，反之，民衆底原則完全着眼於社會的幸福，

以他們消費者之資格爲主眼的幸福，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背棄了馬克斯底原則而遵從民衆底要求，勢力也就因之一天擴大一天。

但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擴大了，內部紛爭也隨之而擴大。主張一貫的馬克斯主義者拒絕賣却他們底原則以買人家投票。運動之發展，不能使他們妥協到背棄馬克斯原則而不顧。他們要使這個運動之發展變爲代表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底原則之發展。他們所堅持的是生產機關之領有者和民衆兩方是決不能有什麼共同利益的。

所有社會主義的政黨底實際政綱，以它們那樣直接要求的政條，並不攻擊生產一點上的掠奪，但唯注重社會的利益，注重民衆消費的幸福；所以主張一貫的馬克斯主義者不能贊助這種種政綱，爲的是它們與馬克斯底原則無關。

可是我們研究的結果，已發現馬克斯底原則是非科學的，因爲他底原則都非根據於社會進化底定律。他底階級鬥爭論是一個反社會的原則，因之接受馬克斯原則作理論的基礎之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也不是一個社會主義的運動，但成了一個反社會主義的運動。

但是民衆逼到那些馬克斯主義者所採用的實際政綱，却又與社會進化底定律一致，因爲這個政綱是以消費者底幸福爲主，以社會的利益爲主。這政綱一經採用，便把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變成一個消費者的運動，且因之成爲一個社會主義的運動。爲一致反對這個實際的社會主義的政

綱故，於是波爾希維克，斯巴達卡派，左派，都起了殘忍凶暴的鬥爭。

這樣和望的紛亂的一個局勢，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就失陷在其中。爲什麼這樣紛亂呢？

原因必須從馬克斯主義者背棄馬克斯所以成其偉大的原則當中追尋。馬克斯活了一生，勞了一生，苦了一生，希冀以他自己以身作則的力量，證明唯一促進社會主義底科學的途徑，只有靠心觀察社會進化每天的活動，而務求與其行程底趨勢合作。這一個根本法則。馬克斯生平樂而不疲地不知反覆說了多少次。

在不魯塞爾，我被基佐 Guizot 所放逐之處，我曾與恩格爾思 威夫 F. Wolf 及其他數人組織一個德意志『工人講習社』 Arbeiterbildungsverein，現在還存在的。同時我們發行一種鐸印和石印的小叢書，毫無憐惜地批評那種與當時演成國家主義之德意志哲學相混合的英法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爲要替換這種理論立腳點，我們認定持科學的觀察力以洞徹社會底經濟組織，才是唯一不可搖撼的社會主義底理論根基。我們並以通俗的文字，反覆說明社會主義並非一個強硬地施行何種烏託邦制度的問題，實乃一個實地了解的參加於天發生在我們眼前的社會蛻變程序的問題。……在那爲工人起草的宣言中，我所以把一切制度撇開，只拿批評的科學觀察力去鞭辟實際社會運動底情況，進步，和一般的結果，也是這個意思。（註一）

這才是馬克斯底科學方法觀。但所謂他底信徒，即今日馬克斯主義者，他們底科學方法又

是怎樣呢？他們可是實地了解的參與他們眼前社會蛻變底程序麼？完全不是的。他們縮起頭來，全然沒有對日常社會變遷的過程作有意識的參與。他們換個樣子把全部精力傾注於馬克斯指為烏託邦的那種活動上面去，換言之，就是企圖強迫的架起一個新社會制度。這個新社會制度他們從前命名為『合作的共和』，但是這個名詞現在不時髦了，而最新鮮的制度變成了蘇維埃的共和。不是呵！拿批評的觀察力去鞭辟實際社會運動底情況，進步，和一般的結果，也許在馬克斯時代是科學的新裝束，但是裝束會隨時變換的，所以近代『科學的』新裝束便變成不管實際的社會運動，但求無產階級專政。

那些望門牆而不入的馬克斯底信徒，不過是馬克斯底誹謗者罷了。

波爾希維克，斯巴達卡派和左派，與馬克斯正是背道而馳。他們拋棄馬克斯底科學方法，不以『拿批評的觀察力去鞭辟實際社會運動』為宣傳工作底基礎，却以馬克斯一時所得的理論系統為根據。他們在德國的成就及在德國的努力，都已腥血鮮明地歷歷如繪地證明他們在宣傳上的科學（？）性質是怎樣了。這種種事實正是他們理論和實行根本矛盾底收成，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就建築在這個根本矛盾上面，如廣廈萬間之建築在一種流沙的牆基上面，焉待而不倒塌？這一個運動始終是欺人的。實際的政綱教人相信它底目的在於施用社會的和民主的方法以促進社會的進步，但一到真正試驗之際，便證明它實在是一個反社會的反民主的運動，目的在一個階

級專政。他們說，社會主義實現，只能靠國內戰爭，而附帶着此種戰爭所有的慘酷，苦痛，和骨肉之自相殘殺。

這麼許多是可以爲波爾希維克說的：他們是始終一貫的，所以就極力反對以前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那種騎牆政策。在他們組織第三國際時，他們明白表示排斥一切受社會主義實際政綱之孕育發展的政黨。他們對於始終反對社會主義實際政綱的反社會分子，予以應有的代表權。波爾希維克說，同革命的勞動分子聯合爲一個戰線是必要的，雖然這些分子從前不隸屬於社會主義的政黨，但是現在大體具有或贊成以蘇維埃權力形式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

波爾希維克願忠於理論的馬克斯主義，而施諸實行。但是這些馬克斯底理論是烏託邦。他們只求以武力造起一個新社會制度而全然不管社會進化底定律。波爾希維克一定失敗的，除非他們轉過頭來採用一個民主社會的政綱，而拋棄他們反社會的階級鬥爭底原則。

在其他各國中未來的經驗又將如何呢？每一國馬克斯主義者還要經流血的慘劇才能覺悟到他們底原理是烏託邦麼？難道直要等到他們應用了他們底原理，把民衆打落在苦痛和黑暗底深淵裏，才有光明給他們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領袖們和導師們，你們底答案怎樣呀：無端浪費了人們一滴血，便要在你們良心上苗起一點污痕。在你們底頭上，一定逃不了你們底原理施諸實行時所釀成歷試不爽的野蠻流血的罪戾。不像你們自己，你們底信徒都是大體上不變主

張的。他們總想將實行去印合理論。因此他們也就成了你們底無羈之馬。他們走向左，而你們呢，因為缺乏信仰上的勇氣，遙遙地轉向右。你們底不一貫，才是你們底一貫。於你們，理論是一事，實行又是一事。

但是這樣不幸的局勢，到現在已不能再延長下去了，不能再敷衍了事了。你們不拋棄你們底教義便要停止你們底實行：二者必須放棄其一。他們這種腳踏兩邊船的態度。只博得你們底信徒們報以應得的抨擊和憤恨。

馬克斯主義者自命是唯一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過去一切經驗告訴我們適得其反——他們是社會上一羣反社會的分子。他們反對用國家為社會的工具。他們深願把國家『捕獲』下來，從而毀滅它。他們鄙棄『資產階級的』國家。但是資產階級倒不蔑視國家。資本家倒覺得國家是一種很便利的工具。他能夠保存這一工具，正是求之而不得的。他非常快活的，聽到馬克斯主義者並不來向他手裏搶了這個工具去做反對他的武器。資本家怕國家底權力。國家權力讓給他，他就覺得可以高枕無憂了。如果馬克斯主義者要實行他們反社會的原理，決定不用政治的方法去捕獲國家，那末，資本家底心中要慰快到了不得，因為他知道這麼一來，警察，軍隊，和法庭，都是保護他的了。

可是馬克斯主義者倨傲得很，不願從資本家方面學什麼教訓。他們拒絕利用國家做搖動車

利制基礎底工具。如果以國家權力來打破牟利制，那便要成爲一種社會的過程，所以是和他們底反社會的原理不相符的。不但如此，這並且是一種遲緩辛苦的工作，遠不及『無產階級專政』『革命的羣衆行動』『武裝的無產階級』『工資奴隸制底大解放』『打倒掠奪者的階級鬥爭』及其他含有興奮性的標語能夠破壞全社會制度之激昂而有興味。沒有這一類標語所指示的方法和工具，怎能獲得社會的進步呢？它們都是社會進步底根本方式。照馬克斯派這種態度，我們不能不斷定他們於方式看得比內容還重要。社會進步之於彼輩，簡直是一種如狂似醉的遊戲，最要緊的就是要鬧得凶，至於羣衆底生命和幸福，是值得如何審顧的。

個個國家裏面都有許多政治的或社會的團體，雖然口頭上並不標舉民主的社會主義爲目的，實際上却做了許多工作，與社會主義的組織所懸的目標和精神是完全相合的。

這些團體往往專力於各種事業，其目的在於謀全體人民底社會的和消費的利益。它們所要求的是人民以政府爲經紀而辦理社會經濟的事業，這當然就弄成廢除資本主義的原則——牟利，而代之以社會主義的原則——服務。

馬克斯主義者對於它們這些組織的態度如何呢？不是不理會便是實行反對。讓我們將各國所供給的例證引述幾個出來。

前面早已提及過英國工黨底建設政綱。這政綱雖是工人們底經濟的組織之產物，根本上却

純然是一個社會的政綱。英國工黨非馬克斯派的政黨，而在這一點上英國民衆底希望是不可限量的。此一政綱底特點，在於屏棄一切階級的宣傳，但唯注重於人民全體底社會的和消費的幸福。它底目的不在毀滅國家，但在利用國家以消滅資本家牟利的制度。

倘使英國社會黨——一個純粹馬克斯派的政黨——控制了英國工黨，結果會變成怎樣呢？

反社會的階級鬥爭一定要成爲那建設政綱底中心思想。經濟的利益，而非社會的利益，一定要成爲理論上的重心。結果便是英國工黨也和英國社會黨一樣，消沉到沒人注意沒人理會的境界。但於此有足爲英國民衆慶幸的一點，就是在草定工黨建設政綱上佔主要位置的並非馬克斯派的社會黨而爲非馬克斯派的非邊社 Fabian Society。這一篇歷史的文件與社會進化底定律是相調協的，所以真是科學的。

倘使英國工黨將來的政策堅持這個科學的精神，不受馬克斯派的影響，它底社會目的必能結晶於爲民衆取得向來夢想不到的幸福。英國工黨必將以可消費的財富之分配爲第一事。它必將不僅以工人資格所需要的給工人，而以人底生命所需要的給工人。它必要求英國全民衆利用他們底政府爲經紀，從而解決他們共同的生存問題。人民必將假政府之手把社會上最沒效能的各部經濟組織中之牟利制廢除，換言之，首先必將把分配方面的贏利制打倒。這一部分經濟組織是和民衆生活最接近而最關切的，英國工黨一定會辦到人民自己來管理這一部分經濟事業的地

步。

把分配和輸運方面的牟利制廢除了，第二步便將着手於生產方面的牟利制之改革。到了生產機關底領有者不復能以生產過剩自誇的時候，人民就會知道生產不足是生活問題底病根。這個時期，英國人民必將把證明沒有效能的牟利生產制消滅，而代之以社會生產制——供給民族底生活需要品。如此，資本制度，資本階級，與及相因而起的階級鬥爭，都將絕跡於英國。

於此唯一足以阻礙英國成爲第一純粹社會主義國的，就是馬克斯派革命科學社會主義者。這一個所謂科學的派別，不論社會進化底教訓是怎樣，仍一意堅持他們底社會進步必定是生產者階級鬥爭底結果之說，而不知社會進步乃消費者對於一個階級的社會鬥爭底結果。他們這種經濟的反社會的階級戰爭，一定要引起反動的勢力。以國家握在資本家手裏這樣一個經濟鬥爭，正是資本階級求之而不得的。這其中的意義，就是工人底希望和熱情之被辜負，就是波爾希維克主義底恐怖在英國之移植，就是殘暴的國內戰爭，結果只是以工人們生生的溺死於彼此之血海裏。這便是不能避免的結果，如果馬克斯主義者能夠取得英國民衆領袖地位。使馬克斯復生，誰能懷疑他於今日馬克斯主義者與英國工黨間，必定贊助後者而含棄前者呢？

馬克斯主義者譏評一切擁護民族生存的份子爲『社會的愛國者』。當然，馬克斯主義者是安然夠不上受同樣的譏評的。社會的愛國主義是對社會盡忠，而馬克斯主義者是反社會的。

民衆底希望是和『社會的愛國者』對社會的忠心相結合而不可分離。以社會服務原則爲基礎的一種新社會制度，正要靠人人有社會的愛國心來實現，而反社會的馬克斯主義者誠非其倫。社會的愛國者底成功萬歲！

在德意志，馬克斯主義者至今失敗了，沒有把無產階級專政設起。民主主義，從前把舊式專制政體打倒，不料還有抗拒新式專制政體的勇氣。

斯巴達卡派的恐怖既成過去，民主社會主義在德國的大觀怎樣呢？

黷武派和斯巴達卡派底專政都失敗了——假使他們成功，又要陷德意志於國內戰爭底漩渦裏——一切趨勢都是強烈的指示德國是第一個社會民主主義國。不但如此。德國不僅要成爲第一個民主社會主義國，並且會很深刻地激刺其他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底發展。

這一種說法，似乎是武斷的，但是縱武斷也有根據，什麼根據呢？

歷四年餘之久，德國人民犧牲了生命和財產，努力挽救他們民族底生存。壯丁死在戰場，婦女和兒童餓死在家裏，製造戰爭的是愷撒，受戰爭恐怖的苦痛的是人民。愷撒失敗了，迫得亡命而去。

民主的德意志簽下和約來，承受了愷撒底戰爭賠款，德國以後要付的賠款簡直是不可數計的。世界史中，像這樣巨額的賠款，直是未曾有過。

甚至以戰前德國底人力和積蓄，像這大的款額也要担負不了。但是現在，全國最良最優的份子，未到天年就埋在深塚。殘遺的國民都成羸弱病骨，民族的財富耗喪過半，德國怎能償還偌大的賠款呢？

德意志自然會賠款的。而且會絲毫不猶預地付賠款的。它會拿出十二分力量出來，把它底債款，在最短期間還掉。

德國人民底眼睛，猶注定在戰前他們民族生存底標準。他們必定要極其力之所能及，把這種標準恢復起來。而且他們極願於最短的可能期間恢復起來。這就是要全民族工作。這就是要緊張的工作。而且要有效能的工作。德國會組織起來，會條理起來。它會設法防避浪費。它會淘汰無用的冗複組織。它會把不生產的勞力節制到最少限度。總括一句話，德意志會鼓勵生產到空前的一種程度。新德意志會變成世界最有效能的民族。這是不能逃避的結果。社會大多數人底利益非要求達到這個地步不可。而且這個地步一定會達到。

德意志民族會保育它底人力和財源至於從前沒有過的程度。社會的和勞工的立法會樹立一個新標準。那不經濟的沒效能的牟利制底原則，在財富輸運上和分配上，會完全廢除而變成社會事業之一種。站在資本主義基礎上而足為生產障礙的各部經濟事業都會社會化。要使社會有辦理這種經濟事業的財力，德意志民族會採用從來未有這大範圍的直接徵稅制。

結果是什麼呢？生產仍然在私人手裏。是的，但私人手裏的生產是要受動搖的。動搖它的勢將非本國無產階級而為外國資產階級。協約國所要求的戰爭賠款是如此之巨的，甚至將全國各部經濟組織中沒效能的牟利原則廢除之後，財富的生產也還會不夠供給社會的需要。因為德意志民族現在不但須為它自己生產，並且還須為協約國生產。生產不足即將成為搖動資本生產制底原動力。社會上大多數人底利益必將要求更大效能的生產。政府必將着手研究所以增進生產效能的方法。接着就一定生產受政府底干涉。政府就會命令什麼應該生產，應該怎樣生產。從這個時期到完全社會領有生產機關，只須一步工夫就可企及。到了德國交付最後一期賠款時，德國政府或已成為一個純粹社會民主主義都是必有的事。協約國底資本主義政府勢將反把德國底資本主義剷除。民主的社會主義那就要在德國成為事實，儘管馬克斯的革命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匱乏地反對。

竭全力為社會利益而促進這樣一個社會行程的，將來還要算被人忿恨的社會愛國者。

在這個當兒，協約國中將起什麼變化，尤其是在英美兩國裏？我們已說了英國。英國工黨勢將為英國歷史增不少的新篇幅。而且英國資本家還要幫助。

勢將成為新德意志顯著現象的那種增大了的效能，必將迫到英國資本家們請英政府予他們以援助，而使他們能夠和德意志民族競爭。英國政府亦勢將不能不擴大社會的和勞工的立法，以

謀增進勞動者底效能。輸運和分配亦勢將不能不社會化，因為生產的利益，社會的利益，都非要求如此不可。生產方面的贏利原則，也會如常例一樣，要到最後纔會廢除。但是無論如何，英國必將發展成功世界第二社會民主國。

我們底國家（美國）將來怎樣呢？

美國加入世界戰爭，不啻為美國資本主義發臨死的鐘聲。美政府自來沒有如今日之直接辦理經濟的和社會的事業。社會的利益要求政府如此，政府是不能不順應社會的利益了。

戰爭品之需要，已把生產力刺激到增加整千倍。生產機關底領有者不復創造貨品，只是生產需用價值。資本家底生產力儘可極力發展，不復如從前之因缺乏銷場而受阻礙。人民付託他們底政府，担保將資本家所能生產的通通銷納淨盡。且看生產方面是如何適應這種需用價值的要求呵！生產資本很快慰地放棄那不經濟的和沒效能的中介人，經紀人，販夫，商人，眼見這一輩人都給政府自身代替掉了，交通，輸運，和其他關於生產和分配的一切職務，都弄成替社會服務的有效能的工具，而不復為私人牟利的機械。

戰事停了。被棄的資本階級份子掀天動地鬧着，要收回他們舊有的事業。他們深願恢復為戰爭所暴露所遺棄的那種沒效能的牟利制。他們會成功麼？會的，因為這些反社會的份子是有組織的，有團結的，而他方所有社會的分子是渙散的，分裂的。馬克斯主義者於此，真實

地效忠於他們底反社會的階級鬥爭原則，全然不肯盡絲毫力量，來阻止這些資本家們底反動。社會底交通輸運分配現在要復陷於被私人牟利的危境，在馬克斯主義者竟漠不關心了。他們唯一的興趣，傾注於生產上的階級鬥爭。他們於社會的掠奪却毫不動心的；他們只希望拿無產階級專政來剷除生產者底掠奪。

但是馬克斯主義者所極力諂媚的一般生產者底態度又怎樣呢？依他們底見地而論，掠奪並非理論上的空談，乃生活上的日常事實。他們主張用什麼方法推翻掠奪呢？靠階級鬥爭和建立他們自己底專政麼？完全不是的。他們把這個方法讓給馬克斯主義者。與馬克斯主義者底論點相反的，他們是要求社會的掠奪要永遠廢止，由社會來保存交通與輸運機關底領有權和管理權。鐵路工人組合要求鐵路底社會領有權，電報工人要求電線制度底社會領有權，而美國勞動聯合會底熱情，對這兩種要求都表贊同。這都是嚴格的社會主義的要求，完全由那些不受馬克斯主義武斷的理論底影響的經濟團體所公表的。

農民中央會議對這兩種要求亦表同情。表同情的雖有這許多，而鐵路和電線制度或許免不了要被私人的資本家奪取回去，正中了一般反社會的份子底歡心。可是他們底歡心也將不能延長。五年之後，鐵路，電線，礦產，勢將同歸於社會化之一途。那時候這一類大工業之社會化，勢將被和平恢復後的社會所要求而不能遏止。

大戰爭已把生產刺激至於強烈化了。戰事停止之後，把生產減少到戰前的限度，是生產的資本所決不滿足的。生產的資本必將盡力保持戰時生產效能底標準。這一種自然的趨勢，在生產的資本一方面，就構成一個危險，予交通運輸礦產私有權以大不利的。

生產資本勢將與新德意志底強烈化之生產相競爭，要競爭則不能不有輸運交通和分配上的大效能。這種效能只有社會化能供給；社會為適應大多數底利益之要求故，勢將復行廢除輸運交通和分配上的牟利制之原則。

社會進化明明白指示五年後的社會，將永遠從私人掠奪的輸運交通和分配制度裏面解放出來。

在這一步歷史的行程當中，馬克斯主義者將佔什麼地位呢？是否他們底原則將成為以批評的觀察力去鞭辟實際社會運動的馬克斯科學方法應用底結果呢？抑還是他們繼續乞靈於一種空頭腦沒良心的宣傳把戲呢？這問題不復能敷衍下去了。試驗的時期到了。社會黨必須要證明自己是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政黨。

左派的運動實是對社會黨一種挑戰。它是不能不理會的。它要求社會黨拋棄那種與馬克斯主義不相容的實際政綱。左派堅持社會黨只服從一個主人——理論上根據馬克斯底結論的原則。社會黨敢拒絕左派宣言底原則麼？社會黨敢拒絕無產階級專政麼？左派堅持革命的社

會主義決不願且不能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以施行社會主義！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經革命的無產階級底羣衆行動破毀：社會黨對左派這種原則的態度如何呢？是否社會黨贊同這種主張裏面所含蓄的國內戰爭這個原則？倘若社會黨接受贊同這幾種原則，它便該依據左派宣言裏面的要求行事，一切以改良爲主張的政綱如社會黨政綱所定的都該廢止。它並且必須聽從左派底要求，『社會黨要拋棄它自己的宣傳文字，印發新的宣傳品，以期與上述各種政策和策略保持一致的態度。』

左派宣言底原則是以馬克斯底原則爲根據。拒絕左派宣言就是拒絕馬克斯底原則。多數社會主義底導師和主筆贊同左派宣言。

經十三個人簽字的一種宣告近已向社會黨員公表了。且看宣告中的一部分說：

美國社會黨黨員現在與國家的和國際的危機面面相對了。我們署名於這個宣告上的人，都相信時機已至，社會黨應該重新述明它底原則，重新釐定它底策略。爲了促成這種結果底目的，我們提出下列各論點，供大家討論底根據：

一、我們相信社會黨各種政綱底全部，無論是國家的或地方的，在原則上都須一致，所有社會黨以前含有主張社會改良底政綱，都一律廢止。

二、我們深信本黨必須完全爲推翻資本主義及建設工業的民主主義而訓練而宣傳而運動。

三、一個政黨本不能把工人組織在經濟的範圍上，但我們相信本黨應該以協助這種組織底行程爲其活動之一種，而協助之法，在於宣傳革命的勞動組合主義。

四、我們相信凡社會黨候選官吏獲選後，必須嚴格地遵守上述各種原則，否則繩以罷免權底處分。

六、我們相信本黨應印發新的宣傳品，以與上述各政策和策略保持一致的態度。

八、我們以爲社會黨應選舉代表，參加各國革命的社會黨代表列席的一切國際大會，但同時應拒絕參加『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的愛國者』所召集的任何代表大會。（註二）

現在且問這班他們這樣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的人們是誰？誰呢，大半都是社會黨裏面著名的導師和主筆！他們今日深信應該完全拿去填鼠穴的宣傳文字，都是今日以前他們自己心血的結晶品。他們以前的宣傳品是好是壞，誰能如他們自己評判的清楚？他們從前起草了社會黨底宣言和政綱，其中以改良爲主眼的政綱和策略不是首先經了他們底考慮，視爲得意之作的嗎？他們不是以這種政綱做號召，受了社會黨底推薦，競爭了選舉嗎？但是現在他們却告訴我們這一切都是瞎鬧。社會黨底事，是要去打倒資本主義；社會黨底下的議員或市議員底職守，是要去提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底議案。

社會的改良乃關切於消費者底幸福，所以不能與所謂科學的社會主義相容，凡是不願失其所

以爲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的人，決不能贊同於社會的改良！這些科學者是不願與『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或『社會的愛國者』爲伍的。做了『科學的』社會主義者，連『社會的』這一個辭語他們革命的耳朵聽了都要戰慄的。但是他們又要去加入波爾希維克和斯巴達卡派，主張國內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却是他們許多人又自命是和平主義者！

不但如此，他們既自命爲學者爲導師，却又以爲要做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必須信奉他人在前一世紀所定下的結論。他們自己並不須去研究社會進化底運行。他們只須熟記幾個標語，於是就極有把握地說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一定的，這就是馬克斯心目中的科學社會主義了！

那階級鬥爭底理論，也曾桎梏了好些偉大崇高的人心。甚至溫和寬大如德布士 Eugene

Debs 其人者，也做了這個理論底犧牲品。

自從他入獄以後，他底演說和文字幾乎天天被人引述的。我們在這裏只能節錄一點兒：

社會黨之所以組織，並非在於改良目前的罪惡，乃在廢除產生罪惡的那種社會制度。這是一個革命的政黨，不是改良的政黨。……有階級意識的勞力者一天增多一天，而將來要掃蕩進步和文化底障礙的那種潮流也一天高似一天。讓人家去議論什麼關稅和財政——開明的勞動者是要要求生產工具底領有權的，而且他們組織這個社會黨，就是要拿這個黨來做取得這種領

有權底武器。

唯勞動階級製造生產工具，唯勞動階級能夠用它，因此，也唯勞動階級必須要握它底領有權。

這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底革命要求。

上面這幾段話是從一九一九年五月八日紐約哥爾報 *New York Call* 摘下來的。原文特別重要處還用意大利體活字排印，這是出於該報記者底意思，抑或出於德布士底意思，却不知道。

過了幾天，我們在報上又見着德布士底話說：

勞動階級所需要的是教育。我所謂教育是革命的教育，這種教育要能夠使人了解今日美國二千萬工人是工資的奴隸；了解這幾千萬人做的是一切有用的工，生產的是一切有用的財富，他們底經濟的利益是絕對地相同的；了解他們自己必須團結一致；了解他們必須行動一致，必須顯出團體的威權。……（註三）

在旁人底引述裏，我們見到德布士有如下的演說辭：

你們（意義自然是指工人階級）製造了一切驚人的大機器。……但是這些大工具，是勞工所造，勞工所用，却不是勞工所有。……你們工人也曾想到，如果你們能夠造工具，能夠用工具，你們也就能夠有工具，拿工具來爲你們自己生產多量的財富麼？

德布士以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名義發表這種種說話，而社會黨底黨報予以同意，爲之刊佈。

這種種議論成爲美國階級鬥爭原則底基礎。唯勞動階級製造生產工具，唯勞動階級能夠用它，所以勞動階級必須要握它底領有權。這就是社會主義運動底革命要求。德布士說明了，所謂勞動階級，他是指二千萬工資的工人而言，這二千萬人做一切有用的工，生一切有用的財。

那末，社會主義，只成了一種階級運動，爲的只是一階級底利益。開明的工人們要求工業底工具之領有權，而且他們造起一個社會黨，正是要來取得這種領有權。德布士如此便與列寧和托洛次克同樣地了解社會主義，同樣地訴諸工人階級了。却是馬克斯告訴我們，無產階級運動是一個大多數底運動，爲的是大多數人底利益！如果美國工人接受德布士底教訓，結果又將怎樣呢？俄國底一切恐怖，一定會再見於美國。國內戰爭要發生。二千萬工人要陷他們自己於鬥爭漩渦中，以反對那構成美國人口大多數的八千萬人。謙和的德布士，你能想像其中的活劇麼？睜開你底雙眼看看俄國罷。且看他們底同志們如何的互相斫殺。且看腥膻驚人的血河。這許多鮮血是誰的？是你的同志們和我底同志們的。這許多血是那般羣衆的，爲了他們底利益，你生平捨身而奮鬥的。我知道你很深，如果捨了你底生命可以救全這般羣衆們妄流的一滴血，你都會捨得。並且不僅浪費無產階級底血，是你生平所反對的。你甚至甯肯自身受損傷，不肯明知無謂地去斷送一條微蟲底生命。

你底靈魂上尙能留一線光明，嘴唇上尙能留一絲歡笑麼，如果你早知道實行社會主義之前一定要拿羣衆去流血和慘死？你將作何感想呢，假如工人們接受了你底教訓，經過一場勝利的階級鬥爭，遂取得生產工具底領有權？他們說這就是社會主義。而且他們可以拿你底教訓來作他們這話的證據。你且告訴我們，你是否真要工人們深信社會主義就是階級的所有權呢？

你還有一節話曾經重刊過的，在這裏面你說過：

一個階級底生活工具被別一個階級領有了，如我們美國和其他任何資本主義的民族今日所有的現象一樣，意義上就是階級統治和階級鬥爭，階級宰制和階級屈從。（註四）

當然，這裏你是指資本階級底領有權而言。但這一個原則豈是僅僅應用於資本階級的嗎？你不要給什麼例外到這句話：一個階級底生活工具被別一個階級領有，意義上就是階級統治和階級鬥爭，階級宰制和階級屈從？

只要同你在一起一個小時，就可以深知你底一細胞一纖維都是反抗階級統治的，不管它是什麼階級。你並不是一個階級主義者，你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呀！如果要證明這一點，只須再把你上面所引的你那節話當中的末一段繼續引述下來就夠了。你說：

我們人民必須領有，管理，規定並經營工業，因為工業是我們人民共同生活底工具，庶幾我們人人都有機會作工，有機會享受我們勞工底報酬，有閑暇尋娛樂和謀幸福，而且可以過文

明人類底生活。

我們社會主義者可以設想到你筆底寫着這段話或口裏說着這段話時，你心裏是如何着急的。你極願這種滿足快愉的情形愈趕快地實現愈好，愈和平地實現愈好，是不是呢，可愛的德布士？但是要使它實現的愈快而愈和平，你底兩個原則之中，訴諸哪一個原則為比較更有成功之望呢？申言之，還是訴諸你底階級鬥爭原則，教二千萬工人去要求工業機關底領有權呢，抑還是訴諸你底社會原則：我們人民必須領有，管理，規定，並經營工業，因為工業是我們人民共同生活底工具呢？

為甚這些矛盾的陳訴呢？想想以階級鬥爭訴諸工人們的結果將如何罷。你說是向二千萬工人說的，但你知道如果你能把五百萬工人說服了，你就算有本領了。這五百萬革命黨且將為他們自己取得全社會所不可缺的生活工具底領有權哩。

你固然心裏並非存有舍去法律方法而謀取得工業管理權的意思。但波爾希維克，斯巴達卡派，左派，他們雖然說你也是他們底人，却並不要什麼國會制度；他們並不相信能夠利用國家；所以他們希望把國家打倒。他們一定拿同樣的精神去灌溉那五百萬革命的無產階級。還須我把其他的結果推下去麼？假定這革命的無產階級成功得着權了，你敢到他們面前說：『我當初說二千萬工人要求生產工具底所有權，我底意思並非真說二千萬工人要求生產工具底所有權。』

我底真意完全不是如此。我所命意的是：我們人民，必須領有，管理，規定，並經營工業，因為工業是我們人民共同生活的工具。」

你這句話他們會怎樣接受呢？現在獲勝利的革命無產階級不是很可以向你提出些質問麼？他們一定要問，你當初不說的是階級鬥爭嗎？你不曾訴諸我們底階級意識嗎？你不曾說過，我們勞動者既做了一切有用的工，生了一切有用的財，我們就應該領有生產底工具，為我們自己來生產多量的財富麼？你不曾說過這就是社會黨底革命要求麼？為什麼你現在又說，人民必須領有，管理，並經營工業呢？你是不是要破壞革命底目的呢？你是反革命嗎？

是不是勞動者應該這樣詰問你？拿什麼理由去訴諸階級鬥爭呢，如果社會主義底最終目的，是人民必須領有，管理，規定，並經營工業，因為工業是人民共同生活底工具？

無論背後是否別有肺腸，階級鬥爭底宣傳者同是社會底公敵，和無產者底公敵。他把社會和無產者挑撥互為仇讎。無產者被誘惑的去取得宰制社會之權。其命意就是國內戰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到無產階級把少數人擁上臺了，結果怎樣呢？還消說嗎，無產者當初所得之於社會的，現在又須還諸於社會！或是假定無產者要求挺身作俠客，替社會作保護者，以反抗壓迫社會的資本階級麼？在資本階級壓迫之下，社會是絕援的，所以無產者必須起來作階級鬥爭，為社會底利益打不平。你或許是這麼地辯白。但社會並不知道什麼是於它有好處的。而且

它是拚命地反抗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它並且訴之於武裝的反抗。哼！無產者希望為社會擔當爾許的犧牲，社會却全不領情。

但為甚社會自身不能謀解放？它能，它會。為甚無產者不能同社會合作以謀彼此底福利呢？無產者本來是同社會合作的。那拒絕同社會合作的，唯有那妄稱為社會主義者一派，即堅持階級鬥爭的一派。於此可為社會及無產者慶幸的，就是大多數無產者簡直不承認階級意識為進步底手段，而且天然地覺悟到唯有社會的意識纔是他們底希望之源。

因此，美國無產者簡直不理會那個所謂社會黨，而組織一個農工黨 Farmer Labor Party，這一黨纔是真正一個社會主義的政黨，因為它底基礎不是階級鬥爭，乃是社會鬥爭，反抗一個階級的。它底社會的理論和政綱，一定可以獲得許多人底贊助。

農民也拒絕加入社會黨，自行組織非黨同盟會 Non-Partisan League。它底理論和政綱，也是同在社會的一條線上。

還有一個政黨現在正在組織進行中。社會上各界熱烈的男女份子，見到美國需要一個真社會黨。發起這個運動的人，多是從前社會黨底黨員。當它底反社會的原則勃興時，他們明瞭他們自己不能同伍，所以就脫離了。

社會黨將擇誰而事呢？農工黨，非黨同盟會，和那新的社會運動，將混合而成一個大政黨

，這是不能懷疑的。它們將爲社會上大多數消費者，謀社會的利益。它們將訴之於人民底社會的愛國心。社會黨敢拿生產上的階級衝突作宣傳，以敵它底社會的愛國主義嗎？這個新政黨將向兵士們宣傳保障美國爲民主主義底樂國，社會黨亦敢答之以無產階級專政底要求嗎？這新政黨要訴諸全國婦女們，要求社會直接辦理財富之分配。城市的水，煤，牛乳，及其他消費品，就可以構成一種對婦女們極有效力的宣傳。社會黨將如何抵禦這種宣傳呢？難道你們就說工人們在生產上被掠奪了，行嗎？

英國一個最著名的工人女領袖說：

許多人聽見要驚異不置的，就是英工黨底政綱站在母親之愛底本能上，但這話實是真的。社會黨又將如何抵抗這一種本能呢——難道也全歸訴之於階級意識嗎？

社會本位 The Social Unit，社會中心點運動 The Community Center Movement，公有制聯合會 The Public Ownership League，這都是最近社會的行程底表徵，在我們眼前進行的。於社會黨還有什麼希望呢，如果長此堅守着它那種烏託邦的反社會的原則？

社會進化底教訓是：社會主義必須爲一種消費者運動底結晶體；必須順應社會上大多數人社會的利益，社會主義纔可實現，必須如此實現，社會主義纔是解決大多數共同生活手段安全問題。

底。一種效能較大的工具。

凡是一個運動，或是一個政黨，要站在社會主義和科學底基礎上，必須要研究社會進化底定律，同時必須以社會進化定律在最近事實上的表徵為根據而活動。如果適合了這種條件的運動或政黨，就一定看得清它底運動必定是一個消費者底運動，決不是一個生產者底運動；必定是一個大多數人社會的運動，決不是一個階級運動；必定是一個民主主義的運動，決不是一個『狄克推多』的運動。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實際政綱，被人指摘為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和社會的愛國者底實際政綱，於這種種必要的條件，除其中的一個條件外，都算有了。這政綱是消費者底運動的，是社會運動的，是民主主義運動的，但非科學的運動的。宣傳這一個實際政綱的人們，以為他們理論方面守着馬克斯底原則就可以構成他們這個運動底科學性。但他們却不敢拿馬克斯底科學的原則做他們實際政綱底根據。經驗告訴他們，大多數民衆並不接受他們這種科學的原則。所以他們被迫到定實際政綱的時候，便完全不以馬克斯底理論作根據了。

馬克斯底理論成就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什麼建設的條件沒有？一點兒也沒有。他底理論只成就了它一個破壞的要素，但這一個要素，不僅破壞了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並且是破壞社會全體的。

今天我們總算第一回有這種幸運，得觀察馬克斯底學說置諸實行。列寧和托洛次克輩都將馬克斯底原則應用到實際的社會。他們強迫無產者在槍指指戟之下來接受馬克斯底理論。他們却不敢給無產者以機會，在投票箱中去表現他底自由決擇的意志。個中原因是很鮮明的。

所以於此就有將馬克斯底原理裝入槍裏硬對着無產者放射進去的必要。這種殘忍的惡作劇，將來一定要生出什麼結果呢？這種試驗變戲法的革命者將來必逃不出兩條路，就是要被民衆推倒，如果逃得掉這個厄運，他們也免不了要迫到一樁一樁地妥協一步一步地退讓，非一直要到那個根據馬克斯原理的實際政綱完全拋棄，改換一個同溫和派的社會主義者及社會的愛國者底實際政綱毫無二致的政綱出來不止。所可憐的是，無產者必須替這些自命爲解放者底實際教育，出無數痛楚流血的代價。

而且他們在什麼地方實現馬克斯的學理呢——是在資本主義已發展到極點而且已開社會主義之路的國家嗎？全然不是的。只有像俄羅斯和匈牙利那些國家，既未成資本主義，人民底智識又愚昧，纔落到這些所謂科學的馬克斯主義者底手裏。

資本主義發展甚高的國家，如美，英，德，都成爲這些無產者底狄克推多派不能進攻的防禦線。唯有社會的抵抗力完全消失時，馬克斯主義者纔有機會一闖而跳上沒防備沒遮擋的那個受強暴者之身，而強迫他去承受他們底意志。自然，要建設社會主義制的社會，這就是唯一不二

的科學方法！

如果完全不顧這一切事實，美國社會黨一定要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一樣，在理論上去堅持馬克斯的原則，雖在實際上倒把這原則拋棄着，那末，美國社會黨底崩敗是決不能避免的。它本身的一切矛盾性就會把它撕裂的粉碎。它就會自然而倒地倒塌而至於消滅。馬克斯底原則，彷彿一種絕大的墮力，就會把它拖累下來，落在九淵而永遠不能復起。

可是如果美國社會黨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都能努力證明其無負於馬克斯，及早把本身各種問題從事於科學的考察和研究，那就會變成社會黨中與底第一聲。此種科學的考察和研究不能再如從前之限於政策和策略底討論。難道我們這樣的討論還不討論厭了嗎？

整整五十個長年頭，我們簡直沒有做着事，只是討論政策和策略、得了什麼成績呢？我們從今必須深深地把根本原理造起。我們必定要證明出來我們是真純無玷的馬克斯主義者。我們必須備具這樣的勇氣來問道：究竟什麼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我們要拿科學方法去重新尋出答案來，不要盲目地割裂馬克斯底幾句現成語來做口頭禪，這樣，才可證明我們對於馬克斯真正的忠忱。

馬克斯生平捨身，只是為着一個目的，要證明社會主義，如果是科學的，決不能從什麼天才底腦裏產出，必須要根據社會進化底定律。

使馬克斯生於今日，他一定要把現在社會進化運行底實際表徵去繩墨他底原理和結論。今日尊崇馬克斯之人，必須盡力為他生平所用的精力作保障，以反對一般販賣他底結論以達破壞的和反社會的目的之徒。馬克斯以為他底工作完備了。社會進化證明他是錯誤。既以真純的學者和信徒自任，我們底責任就顯然不是以信奉他底結論為完事，但當擔負更高貴的事業，把他未完的工作做到更完備的境界，如此庶可對於人類智識與功業底總積體成就些有價值的貢獻

他遺留下來給我們這許多信徒替他完成的就是要去決定他底原則和理論究竟是否根據於社會進化底定律。他底作品之一絲一跡，都指示我們，這就是他所以付託他底信徒的。這種付託我們現在不能不努力奉行。

馬克斯底第一個責任是對科學。我們第一個責任，同樣地，也必是對科學。倘使科學詔示我們一定要把馬克斯的原則和學理一齊拋開，我們便不能妄自主張。如果馬克斯的原理不是以社會進化底定律為根據，它就是烏託邦的原理。我們找出了它不但是烏託邦的，並且是反社會的，因之且為社會上一個最專橫最危險的勢力。對於烏託邦的運動之危險性如何橫暴性如何，沒有誰人能夠比馬克斯知道更透徹的。為此之故，馬克斯所以傾了一生精力去研究社會進化底定律，希冀能把社會主義的運動適合於社會進化，而使此種運動成爲一個科學的建設的運動。他不幸未曾完成他底目的，現在所以輪到我們不能不把他底工作繼續下去以至於完成。

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要能夠爲社會效力，纔算是爲馬克斯效力。它能否爲社會效力的程度，唯當視其能否從破壞它這運動及破壞一般社會的那種反社會的烏託邦的武斷教義解放出來爲正比例。那些所謂馬克斯主義者要我們拋棄實際政綱，實則社會進化明明白白指示出來，應該拋棄的並不是這實際政綱，倒是馬克斯的理論方面的原則。唯社會進化底定律，纔可供給科學的原理，做實際政綱底基礎。

要成爲一個民主的和社會主義的運動，替視爲消費者的一般民衆效力，社會主義纔能開始變爲一個科學的社會主義運動。如此就再不會同其他種種社會運動起衝突，妄說什麼在生產一點上所生的階級鬥爭就是社會進化底定律。反言之，從此以後，社會主義就會贊助一切以促進社會進化爲目標底社會運動。

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必與英國工黨聯合。美國社會黨必定贊助以社會的政綱作基礎的農工黨。它必定與非黨同盟會要聯合。它必須開一條先路，把從前被社會黨底反社會的原則所拒，致於分裂，而另行運動組織一個新黨的許多有社會眼光有寬大度量的派別，一齊聯合起來。那社會本位運動，那社會中心點運動，那公有制聯合會，因它們底社會精神，都值得個個眞純社會主義者底推許和贊助。

唯社會纔受牟利階級底掠奪。每一社會改革，由人民底公意所發動而假民主的國家來實現

的，都是打破牟利階級的利器。已有組織已有準備的社會，在努力解決它底生存問題上，必將首先廢除那個做社會進化障礙物的牟利階級。經過了廢除交通上輸用上分配上的牟利原則之後，為進展美國人民消費的利益故，美國必將再進一步把生產收歸國有。這樣，牟利制度就會完全歸於消滅，社會主義制的社會就會完全出現。並非為一階級底利益，但為美國全民底利益，掠奪制度始得廢除。我們可以和林肯同聲地說，這個國家及其境內一切都為居住於斯——而日我們可以加增一層說，為全社會必要之義務於斯——的全體人民所有。

我們底宣傳必須訴諸社會的良知，訴諸社會的愛國主義，而為社會全體底利益。我們必須訴諸我國（美國）男女國民，與我們一致努力於完成我們祖宗所昭示的偉大事業，為我們人民謀生命自由和幸福底發展。唯有靠社會主義這個偉大目的纔能達到，唯有靠社會的努力社會主義纔能實現。社會主義這一名詞就十分尊貴了，如果大家知道人們用不着流一滴血去玷污它底清白。反言之，社會主義要成爲人們對於人類同底價值與必要不斷地擴大其認識之最終結晶。

民主國家這樣東西，是政治的大同之最高表現，也是企謀工業的大同和社會的大同之最不可缺的利器。說是要打倒民主主義的國家，便不啻是登造極峯的反動派，要曉得民主主義的國家就是社會進化底產物。社會主義者所有事，是要助社會底展進，何嘗是要做破壞底傀儡。於此未始無益，如果我們將馬克斯底舊話重溫一下：『社會主義並非一個強硬地施行何種烏託邦

制度的問題，實乃一個實地地了解地參加於天天發生在我們眼前的社會蛻變程序的問題。」今日亦與過去一切歷史之所垂教的完全沒有兩樣，天天發生於我們眼前的社會蛻變程序，並非現於生產者底階級運動上，但現於消費者底社會運動上，息息繼續其歷史的行程，而把社會生活工具裏的不安逐一排除。

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同志們，亦將有意和這種歷史的行程合作，且由此證明你們自己值得做了馬克斯底信徒麼？

(註一) Karl Marx, by Herr Vogt, London, 1860 Pp. 35—42.——據辛克賀維琪所引述的。

(註二) 參看本書附錄美國社會黨左派宣言；此處各條重要原則，就成爲左派宣言中各政綱底基礎。

(註三)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二日紐約苛爾報。

(註四) 同年六月十八日苛爾報。

附錄

分析希爾格特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分析

一千九百十九年五月二十一日紐約苛爾報發表希爾格特 Morris Hilquit 一篇文，題爲「社會黨底事業與觀察」。

希氏殊與其餘的同志們相同，對於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崩敗及美國社會黨內部底傾軋深爲不安。他說：『這是安然可以說的，自第一國際成立以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未曾有如今日在形質上之渙散，在精神上之紛擾，在智識上之混亂』。稍稍知道一點事實的人，沒有誰能夠說這種情勢之嚴重是給希氏說得過分的。

希氏沒有積極地與社會主義的實際活動相接觸已有一年多了，他是離開了黨中內爭的一切狂熱和激刺，所以是處在一個非常便利的地位，來把國際社會黨當前的許多問題作嚴重深遠的分析。他在苛爾報所投的這篇文章，確是關於我們底問題有成熟的研究，不但於本問題底原因有正確的發見，而且於補救的方法也有啓示。讓我們以學者底資格，坐在我們講師面前，觀察他所用以診斷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所患的心疾之方法若何，及不能不謀永久斷根的補救方法又若何。

自世界戰爭開始以來，希氏即爲許多似是而非的事實所窘。有的已爲我們在別處論及。在他最近這篇文中，他又指出不少似是而非的新事實，都是他近來發見的：

此次世界戰爭直將歐洲社會主義運動置於預想不到的境地。……而引起的反響又是在一種最出人意外最使人心悸的狀態中。從前社會黨底敵和友，都深信歐洲各國社會主義者必能成爲一個大聯合戰線以反對戰爭，詎知全歐社會黨底武士，都贊助他們本國資本主義的政府，從事於資本主義的戰爭，幾於與德國忠君的黷武階級同一般熱烈，同一般誠懇，等到戰事倒塌了，社會主義的革命從多少國家裏面爆發出來，它們底鬥爭又是一樣地使人驚異不置。這種革命，本來是對資產階級而發的，資產階級却鮮有或竟無強烈的抵抗，反而凶暴慘酷的決鬥，多半起於大戰以前互相引爲社會主義的同志們自己之間。

一個運動當中而滋育養成這樣痛心的似是而非的事實出來，其中必有絕大毛病在，不能不及早發見而除去之，如果要保存國際社會主義運動之存在。以作勞動階級革命底一個有力量的利器……使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離却革命的無產階級的世界主義底途徑，是些什麼經濟的原因呢？這問題底答案，與社會主義運動最近全部事實又是同一令人駭怪的，同一似是而非的。因爲陷社會主義的國際於分裂破產的地位，倒反是由於歐洲勞動者底經濟組織和他們爲直接的經濟利益（他們自己所了解清楚的）逼迫所致。

一點兒也不錯。我們倒要恭維希爾格特同志竟有這樣明朗的，雖是似是而非的，分析！

這個破碎的內訌的國際，正給我們一個悲慘的但是有力的證明，可以知道，馬克斯所持階級鬥爭可以指揮人們底行動而且是統制社會的絕大原動力這一種觀念，是全然烏託邦的了。宣傳，無論若何動聽，若何起勁，若何持久，決不能鑿孔栽髮地造出社會定律來。民衆也許聽你說，也許很像被你說服了，但一旦實驗起來，真正的社會定律都斷然地一齊現露出來，要顯示它那不可假借的管領社會行程底威權。大戰爭起時，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就設法把無產者同社會上其餘的人隔開，拿着一個人造的反社會的階級鬥爭原則束縛一般無產者。結果怎樣呢？這革命的國際內部便起炸裂了，打成粉碎，爲它自己底烏託邦主義做了犧牲者。民衆底主要本能是怎麼，就會定怎麼的態度，決擇怎麼的行動。他們不接受階級鬥爭底原則，而且同各階級一樣，共同地去擁護各民族所有的一般利益，以抵抗大戰爭底侵害。

希氏絕對不錯地說，歐洲各國有組織的勞工之努力自謀在他們本國工業制度下維持其經濟的地位，而保護他們底地位不受敵國資本家底危害，實爲他們底議會代表戰爭期中愛國精神之基礎。如果希氏自己所考究出來如此鮮明的解釋，尙覺『是使人驚怪的，似是而非的』，這就反可證明希氏實於社會進化底真正定律絕無絲毫觀念。不論何時，他一撞見社會進化定律運行底現象

，就立即陷於昏迷，於是就把它寫下來，視做『使人驚怪的似是而非的事實』，這種事實似乎他搜集了很不少的了。

希氏被這些事實攪擾的了不得，而且覺到近代歷史太狡猾，把他戲弄得太無道理。『歷史近來也太播弄人了，完全不理會一切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他這樣地苦訴着。『你可要我們推論下去說一句，直到近代，歷史從前都是與『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符合的麼，希爾格特同志？你能指出哪一時代，歷史曾經符合於馬克斯底學理呢？馬克斯誠然造下了一些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做歷史底指導，但這並非歷史就必須要理會他。難道因為他有了一班信徒，自命是科學的社會主義者，曾經費了七十多年的工夫，專心幹這種強迫歷史與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相印合的沒出息的工作，就希望歷史能夠離乎它自己真正的軌道，違乎它自己所備具的目的，而跟着你們走嗎？凡是希圖壟斷或支配歷史底行程的人們，歷史都把他们踢開，而它底報酬是給與一般能夠了解它和與它合作的人們。』

讓我們回到希氏本題罷。我們知道，他發見了民衆所以離乎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國際底軌道之原動力，是由於他們爲直接的經濟利益（他們自己所了解清楚的）逼迫所致。但是這括弧是什麼用意呢？勞動者直接的經濟利益之逼迫，不是他們自己纔能了解清楚，還有旁人能了解清楚嗎？是不是希氏能夠代他們了解呢？難道歐洲工人們應該首先爲他們直接的經濟利益之急

迫，來請教你希氏底革命的和科學的了解不成？工人們是無須你底教誨的。現在倒很有一羣人與希氏抱同樣的見解，總想把他們自己所謂科學的理解，竭力地強迫一般工人接受，拿去了解工人地位底經濟利益。但是工人們却全不理會。

希氏或以爲工人們對於自己直接的經濟利益只有一種括弧式的了解，但工人們表明了唯他們自己纔真有一種最實用最深遠的了解：這一種了解，明白地指示我們，在他們底民族裏，工人們和其他各階級底經濟利益是社會共同的，是互相調和的。戰爭把工人們底社會地位搖動，把工人們爲社會的人爲消費者底地位搖動，正和其他各階級底地位受搖動一樣。正唯此種社會的利益之相調和，纔是每一民族結合的力量。

希氏把各國情形調查一遍，藉以決定在什麼地方社會主義是完全失敗的，而且爲什麼失敗的社會主義運動失敗得最悲慘的國家，正是此種運動與有組織的勞工最有密切聯合的國家，至於擁護國際的鞏固結合這個原則最力的國家，倒是經濟的勞工運動不是極微弱便是與社會主義運動毫無因緣的國家。

我們還記得許多社會主義者——希氏也是其中之一人——從前是如何誇傲地指着德奧兩國爲例證，說是勞動組合底政策是一致地利用勞動運動底左右翼，他們勞動組合作用在經濟的舞臺上，社

會黨則用在政治的舞臺上。但現在這一種誇傲變了恥辱了，因為社會主義運動失敗得最悲慘的國家，正是此種運動與有組織的勞工最有密切聯合的國家。

希氏又說：

什麼推論，那末，可以從這些事實上得來呢？此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將與有組織的勞工們分離麼？不見得。一個社會主義運動而無工人們底擁護不過是一種無人體的幽魂；老實說，一種鬼怪罷了。社會主義必須要仍舊做勞工階級政治的學問的導師，但是它必須重新把勞工階級改組，重新把勞工階級教育。

文珊

現在且看我們說到哪裏去了。

革命的社會主義，凡是與有組織的勞工最有密切聯合的國家裏，都是被勞工「拋棄」得最乾淨的地方，反之，凡是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工運動全然分離的地方，倒是社會主義者擁護「國際的鞏固結合」之原則最力的地方。這樣一個矛盾現象是要怎樣來解釋呢？

勞動組合運動與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同一個理論基礎。它是以打破生產一點上的掠奪為目標的——它是一個經濟的階級運動。

多少年來，社會主義運動會經集中它底力量，從事於「教育」，諂媚，或威逼，想把有組織的工人們弄到帶着他們底經濟的利益以入政治舞臺。但有組織的工人們拒絕了，似乎他們認識

了政治舞臺根本上是社會的舞臺，而非一個階級的舞臺，而且政治的方法根本上是一個社會的方法，而非一個階級的方法。

在我們美國，勞工運動發生在前，社會主義運動發生在後。社會主義運動剛剛出現，就開始了計畫去『捕獲』勞工運動。它要強迫勞工運動把它底經濟問題挾入政治問題中來。然而社會主義者底努力一點效果也沒有了。在德奧兩國，社會主義發生在勞工運動之前。在這些國家裏，勞工運動在事實上成爲社會主義運動底嬰兒和創造品。但在這裏的社會主義，雖屬保養了勞工運動出來，成了功沒有呢，而在旁的國家裏倒失敗了？在德奧兩國中，勞工會把他們經濟的階級利益，假手於社會主義運動，挾入政治舞臺沒有呢？完全沒有的。雖有那班革命的領袖們懷着此種志願，而勞工運動倒反迫到社會主義運動不能不以工人們底社會的利益爲利益，不能不以工人們視爲消費者底利益爲利益，同時工人們視爲生產者一個階級底經濟利益，則由他們底經濟組織維護之

那社會主義運動，爲保持勞工們底政治的贊助故，迫到不得不採納一個社會的政綱，而拋棄階級的政綱。

於是大戰爭爆發了。那班革命的領袖們又想拿出一個階級的鞏固結合底標語，把勞工們與其他具有同樣社會的利益之各階級離開開來。他們這回又想應用他們底『歷史的定律』，成功

了沒有呢？很不幸地，那階級鬥爭原則或許是什麼歷史中一條定律，勞工們却似乎沒有知道，於是又拒絕受其支配了。大戰爭直接危害了工人們底社會利益；因此之故，他們一齊起來擁護他們底政府，而且他們自己與其他各階級混合的更加貼緊，爲了要保護他們大家共同社會的利益

在這些國家裏的社會主義運動，撞着一個很具體的問題，而又只許從兩種解決中擇一條路——忠於馬克斯的原則，失去勞工們底贊助，否則忠於勞工們，拋棄馬克斯的原則。這是一種極困難的決擇，可是縱困難也須決定的。他們怎麼下最後的決斷，依什麼原則而決斷的呢？還有旁的嗎，就是依着希氏自己所說的原則，「一個社會主義運動而無工人們底擁護，不過是一種無人體的幽魂；老實說，一種鬼怪罷了」。社會主義運動怕的是沒有勞工做後盾，成了孤立，因爲它怕的是變成鬼怪。然而希氏却要罵道，德國法國底國會是社會主義，失節之所！勞工們既爲他們自己奔赴社會利益底急難，社會主義運動，爲免於孤立故，也就不能不隨勞工之後，以赴他們社會利益之急了。

這豈是遇着切要問題要解決時社會主義者頭一次受勞工底指責麼？要找尋這個答案，我們要請希爾格特同志一翻那本有名的著作，名爲『社會主義之理論與實行』，其中一段，論及一種相同的情形的，現在且節錄於下：

那般領袖們討論此問題底理論方面時，這般民衆，如同平常遇着實際問題一樣，却把問題解決了，而且也同平常一樣，解決的正不錯。一般社會黨員入了政治，就聽從民衆底本能，而不聽從領袖們理想的政策。

這段話同樣地可以應用到世界戰爭上面，因為社會主義者贊助戰爭，聽從民衆底本能，而不聽從領袖們理想的政策。

那有組織的勞工運動是始終一貫的，到處一樣的。戰爭牽到美國來的時候，那勞工運動，雖爲生產者之階級運動而組織，立即起而順應一般工人們底社會利益緊急的要求，與其他各階級作一致行動，以促進他們共同的社會利益。美國有組織的勞工用不着懷疑，用不着猶豫，因爲它完全沒有受着階級鬥爭一種武斷標語底影響，不須廢時間去同它底幽魂分家。

希氏列下一張國家底名單，——德、奧、比、法、英，這許多國家裏面的社會主義者贊成歐戰，都變節了。其實哪個國家不是社會主義者『失節』之場呢？

希氏被迫到只能數出俄、意、巴爾幹諸小國，在這些地方有組織的勞工，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只有不值得一顧的力量，而這些地方的社會主義者始能不爲民族主義的反動所捲。並不是一張很可怕的名單，而且也沒有什麼可以誇張的，甚至假定它是真的。但是不是真的呢？希氏有什麼證據可以說俄國底勞工和社會主義者沒有贊助歐戰呢？列寧和托洛次克沒有贊助歐戰，似

乎於希氏就夠做證據了。假定希氏所說的一點也不背事實，有什麼原則的結論可以從他自己所得的事實上歸納下來麼？凡是一個沒有絲毫責任可負的個人，他是一無所有的，所以也是一無所失的，纔能唱高調。個人如此，一個運動也是如此。

美國社會黨通過聖路易政綱，因為它是一無所失的，所以就能夠堅守那種武斷的信條。

它自來沒有能夠拿着有組織的勞工做後盾，所以它是一無所有，因之也就能夠禁得起失掉它向來所無的。但它雖向來沒有勞工做後盾，却也有不少的黨員和一般入底同情。自從它採用聖路易政綱後，連那所有的黨員和一般入底同情也起了變化了。直到今日，殘遺的黨員是個什麼情況了呢？到了你一無所失，沒有睬你的時會，你底事業倒單簡的很，只要蠻喊革命的『階——階級鬥爭』和『羣衆行動』就夠了呵！

但是歐洲各國的社會黨所處的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情形。它們掌握了勞工運動，而且要失却這種掌握，除非它們聽從勞工底吩咐。勞工果然占勝利了。希氏一點都沒有錯的，當他說『黎卜勒喜特 Karl Liebknecht 盧森堡女士 Rosa Luxemburg 與麥兒令 Franz Mehring 之在德國，亞德拿 Fritz Adler 之在奧國，列寧與托洛次克之在俄羅斯，勞格特 Jean Louguit 之在法，都是智識階級，他們在其本國領導社會主義者底革命，正因他們智識階級長於理論而短於事實；但社會主義運動底全體還是迫到不能不隨勞工們贊助他們底社會利益，如他們自己之所了解

的』。且問希爾格特同志，除却勞工們自己能夠了解他們底利益，還有誰能了解得更清楚呢？現在且讓我們一看希氏對於第二國際底癥結所提出的補救方法，察其將來所應避免的是些什麼謬誤。

希氏固然不錯，說就是這個主要問題把今天社會主義運動打到四分五裂的，我們運動底前途全靠這問題有適當的解決。

全然了解現在這種情勢之嚴重及其苟無正當解決之方所生的禍害，希氏遂有下面這麼一番斷語：

戰後社會主義底國際第一事，必在於把各種各級的勞工，在一條大階級線上，不但以民族為範圍，並且以世界為範圍，組織起來，且改組起來。不是視做勞動組合，更不是視做工業的組合，但當視做唯一勞工階級大組合。這是從近來的經驗和舊國際失敗史中所可提引出來的第一個教訓。

唔，這就是了！現在有了補救方法，你去應用去罷。把勞工在『一條大階級線上』組織起來——希氏要這樣。不是『歷史近來太播弄人了，完全不理會一切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嗎？好呀，『第一個教訓』『從近來的經驗』中得着的，就是必須要給歷史以一種嚴重的教訓，使它一時忘記不掉！戰後的社會主義底國際必須把勞工組織，把勞工改組，成一個世界勞工

階級底大組合，如此就可以重重地教訓歷史一番，好教它不應太把人無端播弄，好教它應該留心服從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這才是一個適當的解決，我們底運動前途所利賴的。使馬克斯復生，抑將如何讚美你這樣『科學的解決』呵！是不是你這樣的解決法與他底科學的程序觀念相符合呢？然而他底科學的程序，是要『實地了解地參加於天天發見於我們眼前的社會底變遷』。只怕你底解決，還與馬克斯所說『空頭腦空良心的宣傳把戲』一語更為吻合罷！

希氏告訴我們，社會主義必須仍為勞工階級底政治的和精神的導師，只是須把勞工階級重新改組重新教育。但是為什麼『重新』改組『重新』教育呢？因為社會主義從前沒有好好兒地施以政治的和精神的指導麼？如果這就是希氏底見解，他又與第二國際犯同一的錯誤了。怎麼社會主義能夠仍為今日之所不是的和從前之所未會是的呢？那第二國際不會堅信它就是勞工階級底政治的和精神的指導者嗎？但事實證明出來却正相反。唯有勞工階級倒是做了第二國際底政治的和精神的指導了。

這種『似是而非的』事實怎麼發生的呢？都是因為野心太大呵，希爾格特同志。你可知道，天下許多運動，都給野心暗殺盡了。第二國際本來是『左派』，可是它不自滿足於終居於左派。它不自滿足於終為孤立無助的左派。它有野心；它要黨員人數和勢力繼續增高；它要取得民衆；它向『右』去就民衆，結果它却為民衆所取得，並且迫到同民衆居於右派。從此民

奈便指令第二國際底政策。階級運動底原則是左派的，却左到落在腦後去了，而民衆則堅持左派底原則必須退讓下去，予空間的位置與一個根據於消費者底社會運動之積極的政綱。那民衆倒還把第二國際『重新』教育了，『改組』了，而且倒還變成第二國際底『政治的和精神的指導者』。希爾格特同志，你要從此等處去尋覓你這問題『爲什麼第二國際失敗？』底答案呀！

希氏說：『並非國會主義負這種失敗底責任，大體說來，凡在國會中的社會主義者都很忠實地代表了他們底選民底意思』。正是的。他們不得不如此，否則就適成其爲左派，左到被民衆遺棄——沒有選民。試舉任何一個始終一致的左派運動以示我，我就可以舉出任何一個始終一致爲民衆所棄的運動以示你。任何運動都能取得民衆底贊助的，只要它願出代價，而此爲民衆所要求的代價就是『一切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要丟掉，嗣後民衆要來支配政策，利用你底黨來謀他們底利益，如『他們自己所了解的』。第二國際已經出過代價，誰敢說各國底民衆沒有忠實地履行他們契約底目的到底呢？只要看第二國際發展到多麼偉大，當這種契約有效力的時期間。每逢社會主義者破壞此種契約而回復到他們那種預定的階級鬥爭時，每回民衆都失望的，再也不睬他們了。

第二國際誠然失敗了，但失敗底原因却與希氏所說的完全兩樣。它失敗了，因爲它不成一個人解放運動，但成一個奴隸運動，而且是一種最可憐的奴隸運動，爲的它完全不知自己陷入了奴

隸的地位。起初它是馬克斯『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底奴隸。後來它變成野心底奴隸。它要發展，要引動民衆。但民衆拒絕爲理論所引動。做馬克斯主義底奴隸根性太深了而不肯丟掉他底理論，做野心底奴隸根性太深了而不肯丟開民衆，它於是兼有兩種奴隸根性而取一個騎牆的辦法，這就是把它自己羈在一個第三者的主人脚下，奉了勞工階級做了主人。如此它就『取得了勞工階級』。最後到了極峯，第二國際更做了幻想底奴隸，妄想看它是一種解放底『科學的運動』，是勞工運動底『政治的和精神的導師』！並且說這一個運動可以擔保資本主義的制度到了非常的危險之中——好可憐的做了它自己所秉賦的矛盾性之犧牲者！那資本制現在仍然活着，而且組織成一個國際，但是社會主義底國際在哪裏呢？

希氏次論及俄、匈、德三國底現在情形，（按此乃一千九百十九年的情形，今則匈德俱非無產階級專政，俄亦非共產黨左派握政）。他說：『在這幾國當中，革命的無產階級都已握取政權，成爲純粹的勞工階級政府，決定了把全國直接社會化，凡各國真正社會主義者一定會予以贊助的』。希氏所謂『純粹的勞工階級政府』，作何解釋呢？如果既決定有實行全國直接社會化之可能，爲甚不設立純粹社會主義的政府？難道希氏已與列寧和托洛次克有了一樣的信仰，認定『那無產階級國，像其他任何國家，是一種壓迫底機器』，所以純粹社會主義的政府是不行的，因爲它是太民主的嗎？

列寧和托洛次克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底問題，在於『直接奪取國家底權力；此其意義，即為破壞資本階級底國家機器，組織無產階級底一個新權力機器。』但希氏向來宣傳的，是『社會主義對於世界行程的觀念是進化的，而非大激變的；社會主義是要來建設，不是來破壞。』（註一）你們倆這兩說，真正社會主義者應該贊助哪一說呢？

希氏却答道：『外國底社會主義者撞着一個已成的事實當前，而且撞着一個不贊助革命便贊助反革命底簡單抉擇』。好得很。但是對於那些國家裏以無產階級專政和打破國家為目的而尚未成事實的革命，真正社會主義者又應該取什麼態度呢？『真正』社會主義者也應贊助這種革命，希氏說。『在德意志這一類的國家裏面，其中奪取政權之爭，乃在社會主義運動內部兩個派別之間，一個是主張階級意識的，一個是投機的，一個是激烈派，一個是和緩派，社會主義的國際必須為同樣的理由而贊助前一派。』為什麼理由呢？為的是他們是主張階級意識的，是要利用一切國內戰爭底勢力以建設無產階級專政麼？希氏抑曾自視為真正社會主義者沒有呢，當你說：『近代一切大問題，唯有靠自決其本身命運的人民，才能和平地合理地解決？』（註二）但是以前德國斯巴達卡派，以其所抱的無產階級專政和打破國家原則，較之現在德國民主政府，曾不予德意志人民以一個更和平更合理的自決其本身命運底方法沒有呢？

現在且看我們美國怎樣；應該真正社會主義者要贊助美國的俄羅斯布爾札維克和美國的德意

志斯巴達卡派；換言之，即『左派』運動，才對哩？爲什麼倒不然？俄國底布爾札維克贊助了他們，而且歡迎了他們參加共產主義的國際，同時明白地拒絕了美國社會黨。可是希氏却說他自己是反對美國裏面的『左派』運動，因爲這運動根本上是反動的，非社會主義的。希氏似乎深信只有『外國』底社會主義者應該贊助左派運動。他於是以真正社會主義者底資格，贊助俄、德、匈諸國左派運動，於是這幾國真正社會主義者則贊助美國左派運動。但希氏又並不與外國『真正』社會主義者具同樣的意見，而認美國左派運動真能代表『真正』的社會主義。不是，不是；這個國裏的左派『根本上是反動的，非社會主義的』，却是一旦左派運動移植到歐洲什麼國裏去——噯呀，於是希氏以真正社會主義者底資格就要『爲着同樣的理由』去贊助它！

但是等等罷；希氏於他底矛盾有一個科學的和邏輯的(?)解釋。他說：『此時在美國要空談無產階級專政和「勞工底蘇維埃」，實不啻違反社會主義宣傳底唯實的基礎』，所以，也不啻『根本上是反動的，非社會主義的』了；但是『此時在俄、匈、德、要空談無產階級專政和勞工底蘇維埃』哩，當然，根本上是進步的，社會主義的！但我們要怎樣才知道什麼時候纔是社會主義者可以『空談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呢？希氏要拿你底這一項知識做標準，把你來分別誰是反動的和非社會主義的，或誰是進步的和社會主義的喲！

所以，最要緊的是你要尋出這種答案來，而且要尋這種答案，你要請教有名望的前輩先生才

行。但是，還有什麼地方找得出一個比希氏更好的前輩先生呢？這就是他底答案：

他們（社會主義者）以為沒有那個制度能夠激烈地改變過來，除非要到它改變底時機成熟了，而且他們以為要靠每一個極重要國發展底程度以決定其有無可以供給社會主義成功底沃壤。

（註三）

你不懂俄羅斯和匈牙利發展底程度已成功了極重要國，希氏以真正『科學的』社會主義者之資格，乃贊助『此時』為這些國家裏『空談無產階級專政』的人們麼？但是美國工業的發展，比俄匈兩國之落後（？），就是『科學的』證明於『此時在美國要空談無產階級專政』『根本上是反動的，非社會主義的』了！

拿了這樣科學的辯論，我們底『建設的』領袖們希望征服左派運動。誠無怪左派底黨員有如此濃厚的興趣去暴露他們底邏輯。

希氏似乎很知道拿他這樣絕沒出息的辯證，去調和互相冰炭的各派，是毫無希望的，因為他自己也說，在各方互相敵視底情感甚高的地方來苦口說妥協說團結是沒中用的了。『讓同志們分家分得老老實實地、自自由由地，沒有一點兒怨毒罷。……反而好的一百倍，分成兩個小的社會主義者底組織，比較合成一個大政黨，被許多齟齬傾軋所拖累，像一個泥沙塑成的大雕像一般』。

其實這並不是一個新的補救法。二十年前嘗用之於補救社會主義勞工黨底分裂。經二十年積漸辛勤的努力，總想造一個可以受民衆付託的新黨，詎知我們到現在還見着它是『一個泥沙塑脚的大雕像』，還須得把它打破，從新造過。

自命對於社會行程有科學的了解之一個運動底領袖，所提出來的補救方法，原來不過如此！希氏很贊成把整個運動分爲兩個小的社會主義者底組織。但是我們美國倒老早有二個以上的社會主義者底組織了。一個是社會主義勞工黨。自聖路易士政綱通過後，又有一派從社會主義勞工黨分裂出來。其次還有社會黨底左右派。在這左右兩翼之間還有一個中派，永遠都沒有能夠同哪一翼合作的。如此，我們倒有了五個小組織，各自以爲它纔是真正科學的社會黨

處在這類頑硬的事實當中，該有多麼淺陋的呵，你希氏這種認真起勁的狂喊：『行動的時機到了。讓我們打掃甲板罷』！

是的，行動的時機到了，但是船還淺擱在石礁上，沒有指南針，也沒有燈光；只落得爲武斷的信條之狂浪所打，情感之暴風所摧。

左派這一問題這樣滿意地解決了，希氏於是更進而爲社會黨殘存的黨員獻議一種『建設的』政綱。就在這裏：

社會黨底政綱和政略必須修改，不但要與外國社會主義底發展相馳並進，並且要與歐戰引起的美國一切變遷相顧應。……國際社會主義底宣傳，必須要就此一名詞底近代的進步的意義而宣傳，換言之，就是要宣傳新階級線上的大組合主義。

爲甚麼希氏要說此一名詞底『近代的』和『進步的』意義呢？凡是近代的批評家都一致說第二國際之失敗，乃由於它『忘掉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始者底遺教』。希氏與列寧和托洛次克，斯巴達卡派和左派，都抱同一見解，以爲將來要免除第二國際這種錯誤，在於跑回頭去聽從科學的社會主義創始之遺教；把『近代的』和『進步的』變爲『古代的』和『向後轉的』；唯如此，才能造出他們所謂『近代的』和『進步的』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國際！

希氏所提議的根本修改點，與左派所主張的正復相同。希氏很誠實地說過，如果要把一般黨員心中發動這個『新』運動底健全革命的衝動置之不理或把它誤解，他是最後的一人；但是——但是他缺乏這樣的勇氣和一貫的精神去贊助到美國來的『新』運動！

希氏發表他對於美國的和國際的社會主義運動底分析，因爲他相信直到今日所有一切汗牛充棟的討究都不足爲『糾正從前一切錯誤底標準』，所以才有他底貢獻。如果還有人懷疑於近代社會主義的思想之僵化，他底貢獻就可爲他釋疑了。

使馬克斯復生，對於這樣一個『糾正從前一切錯誤底標準』會生何種感想呢？馬克斯難道

也會依賴幾十年前人造的武斷信條做他底「標準」麼？抑還是他依賴實際社會的行程呢？馬克斯會相信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只求把「預定的學理和硬性的公式」強迫社會承受麼？抑還是他把一生的精神用於證明科學的社會主義必須以了解社會進化而與社會進化合作為基礎呢？

要真實地做馬克斯底信徒，希氏便當立即遵馬克斯底方法做工夫。馬克斯已經不復能代你思想了。你必須從事於社會進化運行底獨立的研究，而且為你自己決定為什麼社會的行程沒有同馬克斯底結論相適合。那末，你就會知道「這問題底答案，與社會主義運動最近全部事實又是同一令人駭怪的，同一似是而非的」了。

(註一) 參見希氏所著社會主義總論 Socialism Summed Up.

(註二) 參見前書

(註三) 見前書第三十三頁。

美國社會黨左派宣言和政綱

社會黨黨員之於左派發刊這種小冊子，應該得受幾句解釋的話。

我們是社會黨中很活動很發展的一派，極願以我們急要的文書傳播於一般黨員之中，而不經任何權勢底許可，這班權勢，或因富於惰性，或因缺乏眼光，簡直不能看到本黨底政策和策略有批評的解剖之必要。

社會黨底正式言論機關大都對我們封門；所以我們不能充分地發表我們一方底言論。

隨時隨地本黨黨員或代表集會時所有各種歧異的討論，雙方都是意氣太熱，不能平心靜氣地下判斷。因此，我們決定將我們底宣言和政綱刊發一個小冊子，庶一般黨員可以閱看，並且可以判斷我們底功罪。

同志們——而且這是對本黨底黨員稱呼——現在情勢是如此，留心研究我們底立場是絕對地緊要的。

宣言

一千九百十四年八月以前，世界各民族生存於一個大火山之上。時時暴烈的噴火警告我們，大地震要發生了，但外交家和政治家設法使這大爆裂地方化，各國一般民衆，受了極輕微的激

動，都消沉到它們慣做的夢裏，而地中的烈火繼續地狂燒着。

許多人只是盲信賴——有的信賴它們底政治家，有的信賴基督教底粘合力，它們共同的宗教，有的信賴一天發展一天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底力量。德國社會民主黨不會與法國社會黨交換電報，彼此都說誓不打仗，如果一旦它們底政府相對宣戰麼！只須這許多有決心的社會主義者領導工人們大罷業，馬上就會救醒它們底政府！

工人們都是這麼想的，直到 Sarajewo 底霹靂和奧國對塞爾比亞底哀的美敦書盡傳之頃而止。那時，戰爭底暴風忽然出動了。到處動員。到處宣戰聲。三四天之間，歐洲就在武裝中。

現在的社會組織——資本主義——一方是假裝的民主主義，一方是商業的競爭，軍器的比賽，常備軍的擴大，一切都根據於勞工階級之掠奪和賊物之瓜分，早已拋在戰爭底火爐中去了。只有兩種事實能夠產生：或為假手於國際聯盟的國際的共管，或為社會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這兩種勢力今天在那兒爭着世界權。

歐洲底各國社會民主主義，無能力抑或不願來應付這個危機，它們自己都捲入戰爭火燄中，供它底燃燒。

第二國際底崩壞

每一個歐洲國家裏的社會主義者都有大示威運動，反抗各國政府宣戰和出兵。會幾時，這種種示威意義都完全喪失，為的是社會黨國會領袖們和正式的社會黨言論機關，以它們底「自衛戰爭之理由」，「和民主主義之保障」為口實，都完全投降了。

為甚頓然地變易戰線？為甚各交戰國底社會黨國會領袖們都投了戰時國債底票？為甚溫內戰爭——為無產者的革命？為甚他們不是公開地贊助戰爭便是採用小資產階級底和平主義？

溫和派「社會主義」底發展

在十九世紀末頁，歐洲社會民主黨開始把「法律罷黜資本主義」。階級鬥爭要在資本家的立法機關中獲勝。讓與權要從國家手裏一步一步地奪過來；勞工階級和社會黨底力量要靠「建設的」改革和社會的立法充實起來；每一種讓與權之獲得，正如社會革命底梯子上的每一級，在這梯級上工人們定能一步一步地攀登，最後等到一天紅日初明的早上，人們醒來一看，它們底資本主義的國家，沒有經一點兒騷動和混亂，都已煥然一新地變為合作的共和國了。

發生的是什麼事實呢？剛剛獲得幾個議席之際，社會黨議員底如雷似電的種種抨擊忽然停止了。革命的社會主義底挑戰聲，不復發於國會議場而遠播於歐洲底四角了。另一個時期出現了，「建設的」社會改良立法時期。占優勢的現代社會主義接受了資產階級底國家為其行

動底基礎，而且充實了這種國家底力量。一切決定社會黨底政策和策略的權力都付託於國會領袖們了。這般領袖們，於是全不顧到社會主義底最初目的；他們底目標變成『建設的改革』和內閣的佔取——『各階級底合作』政策成爲公開的或默認的政策，而且公明地或背面地宣布社會主義之來是『全國各階級』底事，而不復着重於馬克斯社會主義制之建設只是革命無產階級底事這種政策了。『溫和派社會主義』到了這些國會領袖們手底，現在就準備與資產階級同負管理資本階級國家底責任，甚且爲資產階級作保障以反對勞動階級——如法國第一次的卜里安內閣 Briand Ministry 時，正式社會黨機關報居然公開地擁護那社會黨與資產階級混合內閣槍殺鐵路罷業工人底命令。

『臘腸式的社會主義』

這種局勢是由於拿科學的社會主義與十八世紀民主主義的假面具相點綴。結果就成了盧森堡女士所說的『臘腸式的社會主義』。溫和派的人們偏重於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改良主義，目的在於吸取小商人，店夥，和職業者；自然，這些人一時都來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想解除它們在有集合的資本與覺悟的勞工兩方夾攻之間那種不斷的壓迫。

在社會改良底基礎上，社會主義底各種組織都很活動於與資本階級自由派政黨作取得選民底競爭。因之它們就利用工人底偏見和愚昧，以直接改良底允諾去買民衆底票數。

占優勢的「溫和派社會主義」忘掉了科學的社會主義創造者底遺教，忘掉了它底任務是無產階級運動——勞工階級政黨底最堅決最進步的一派——底任務，竟任從資產階級和自利的勞動組合份子替它決定政策和策略。這就是一千九百十四年戰爭開始時歐洲所有的社會民主黨所處的局勢。一方它們黨中的交流給它們弄得頹喪而昏迷，一方受了資產階級的國家底妥協和鴆毒，它們遂變為社會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底掌中物了。

斯巴特西底和波爾希維克

但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並非長受靜止的命運支配着。在德國，黎布克立希特 Karl Liebknecht，麥兒令 Franz Mehring，盧森堡女士，和拿里 Otto Ruh。諸人組織了斯巴特卡派。可是它們底聲音，全然被砲火底怒鳴臨死者底悲哀和殘廢者底呼號所掩。

然而「溫和派」和革命派的社會主義可以互爭政權底戰場還是俄羅斯。那腐敗的，官僚的「沙」政府之崩壞，就開了革命潮水底閘門。

乘着革命潮向國家政權之路而競進的有三個主要政黨；一是刻德派 Carot，一是「溫和派的社會黨」——孟希維克和社會革命者——，一是革命的社會黨——波爾希維克。刻德派首先握政權，但他們想用幾個抽象的政治理想抵抗仍復洶湧而來的潮流，所以不久就被捲而去了。那兵士，工人，農民，再也不能接受空標語底愚弄。孟希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便繼刻德派而握政

權。於是嚴厲的試驗到了：還是他們依照馬克斯底教訓，造他們自己統治階級的地位，掃除舊生產底一切情形，準備實現合作的共和呢？抑還是他們把國家底舊機器補直起來，設法蒙混一般民衆，說這就是和新一樣合用呢？

他們採了後一個方法，不啻從此證明『溫和派的社會主義』是永遠不能信任的了。

『溫和派的社會主義』並沒準備在革命期間爲勞工奪取政權。它有一個硬性的公式——『在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爭建設的社會改良底立法』，對這一公式它牢牢地守着。它相信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能夠利用下來做建設社會主義制度底手段；所以，它必須等待民衆經過憲法會議去把社會主義決議實現。在中間過渡的一段，它就主張與它底敵人，即資產階級，組織混合政府。彷彿以一切民意機關都握在資產階級手裏，一個憲法會議就可以把社會主義投票投成功似的！

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主張與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創造者相同，他們看到社會上只有兩個占優勢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這兩個階級間，鬥爭必定是延續不斷的，直要等到勞工階級，經過生產和分配機關底奪取，資產階級國家底毀滅，與無產階級專政底成立，把一個社會主義的制度創造出來。他們不相信他們可以被民衆選舉得去握政權。他們所奮鬥的是以無產階級的革命去征服政權。然後就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這過渡期間是馬克斯在它底『

社會民主黨底政綱之批評』（一千八百七十五年）一文中說到的，他說：『在資本制的社會與共產制的社會之間，有一個由此及彼的革命的過渡時期。這適等於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中國家決不能外於無產階級底專政。』

馬克斯和恩格爾思清清楚楚地解釋社會主義運動底作用。唯有『溫和派社會黨人』，經過智識的練身術，遁辭，附會穿鑿的述引，和句語的割裂，纔把馬克斯和恩格爾思兩人弄成他們那種變相的社會主義底祖師。

美國社會主義底問題

現在這個時候，美國社會黨被幾種交流所激動，有的屬於地方性質的，有的帶着歐洲社會主義運動裏面分野底反映的。許多人們看這裏面的紛歧不過是一種非重要的意見上的差別，最多也只是不滿意於黨中執權者，而希望拿好人去替換那些誤用木黨的人罷了。

但是我們堅信根本上是關於黨底政策和策略上顯然有主張之差異。而且我們相信這種差異之紛繁，以我們底立場看來，非有一種黨底政策和策略上的大改變是不能補救的。

這一個重要任務，我們黨中領袖和一般職員都規避了。

我們國內現在已有工業的不安，一種熱騰騰的沸亂現象，從時時偶然暴發出來的罷工之前那種模糊的民衆喧擾聲中可以證實的。從戰時過渡到平時的基礎上之工業，已完全把經濟組織陷

入於紛亂的狀態。整千整萬的工人失了業。由戰場上裁退下來的海陸兵士變成勞工市場上沒銷路底貨品，除非他們做敗壞行規和破壞罷工的工人。技巧的機械工人，拚命地維持他們戰時工資底標準和工業上的地位，被迫到要罷工。戰時婦女被歡迎進了從前她們所不能進身的工業裏，而今還爭着要保持她們底職業。而且到了極頂的，就是商會，商人團體，和生產家聯合會等等，都決定乘機破壞工人們幾代以來困苦奮鬥所造成的那種不完備的組織。

工人和兵士底情感，經過他們在戰時擔負許多犧牲之後，是如此的，他們決不願忍受權力階級公開地鼓吹的那種反動的勞工待遇。勞工底鬥爭一定要接連地發生——實則而今就開始了。在這個時候，社會黨還要繼續地拿社會改良的立法去餵養工人們麼？還要站在取得選民和選出代議士底立場來解決這問題底全部麼？還要看重消費者底立論點，當社會主義底原則是說工人在生產一點上被掠奪的麼？還要討論什麼生活程度和賦稅問題，而不解釋工人們底職業是如何受掠奪的麼？

勞工之醒覺，現在已有不少的預兆了。罷工事件正在發展着，差不多要到革命行動底程度；勞動組合正在組織一個工黨，目的不但在於保存它們所得的權利，而且要向權力階級爭奪新的讓與權。工黨之組織可以說得是勞工運動新精神底成熟表現；但是一個工黨決不能成爲勞工階級解放底工具；它底政策在大體上一定會變成現在社會黨底正式政策——在資產階級的國家基礎

上謀資本主義底改良。勞工主義與『溫和派社會主義』同是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危險品：二者都非征服權力底工具。

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後一個階段，在這階段裏面，一個民族底堆積資本或盈餘資本，是增大到本國市場所不能再容投資的地步。因機器和效能方法底進步，遂引起勞工階級生產力之增大，同時那種只夠維持生存的工資使勞工們僅可買回他們所生產的一小部分，這都是促成生產品不斷地增加地堆積底原因，而這種積聚起來的生產品變成了資本，必須用於再生產。到了資本主義從生產落後的國家輸入原料，再自己製造的生產品輸出去的時期，它就已到最高發展的一個階段了。

此種行程是普遍的。外國市場，勢力範圍，保護國和殖民地，在資本主義底工業和財政強烈的蒸發之下，也轉而變成發展很高了。它們也須得找尋外國市場。民族資本主義的管領權，要避免自己底崩壞，不得不衝破它底民族界線，尋求發展底領域，於是成就了一個資本主義的國際聯盟，拿着國際的陸軍去擁護它底優越權。

美國已不復卓然自立，如以前之孤獨而守地方主義了。它正在伸張出去，要找新市場，新勢力地，和新保護國。

美國底資本階級現在正利用有組織的勞工以達其帝國主義底目的。我們不久可以看到資本階級仿效俾士麥底作法，施行工場法，工人養老法，失業保險法，廢病賑救法，和其他資產階級的改良，這樣，就可以永久地使工人們適宜於最大速率的最大利益的生產了。

美國社會主義底危險

所怕的是美國社會黨利用這種純粹為資產階級而謀的改良，以攫取工人們底投票，而口頭上說這種種改良都是社會主義底勝利，都是社會黨政治行動所奪得的錦標；實際上則權力階級這種立法都是用以防制勞工底階級意識之增長，而引誘勞工階級放棄其革命底目的。所以社會黨之為這些改良底立法而奮鬥，不久便將自陷於美國帝國主義者底羅網。

因此，美國社會黨必須在階級鬥爭底理論基礎上改組，必須乘此資本階級善後底困難期間準備與權力階級相周旋。這就唯有把關於目前局勢的真相教導勞工階級才能辦到：它必須宣傳革命的工業組合主義，促起工人們組織成爲各種的工業組合，唯此才可以同現代資本底大集中底權力相敵的勞工組織。它必須進行它底政治運動，不是像以前只求官吏底獲選，但當視爲一種長年不斷的教育運動，目的在於喚起工人有階級意識之經濟的和政治的行動，而使民衆心頭革命的火燄時時無或止熄。

政治的行動

我們與馬克斯同聲地說「階級鬥爭根本上是一種政治的鬥爭」，而且我們只能接受他自己常常申述關於這句話的解釋。階級鬥爭，不論表見在工業界內，抑或表見於直接攫取政權上，根本要義是在於資本國家底奪取及其毀滅。這是政治的行動。在「政治的」這一辭底廣義上說，馬克斯是兼舉工業上的革命行動而言的。換言之，社會主義底工業行動之目的是「政治的」，其意義即在搖撼資產階級的國家，此種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他一階級的機器，在君主專制底下如此，在民主的共和底下亦復如此」。

所謂政治行動一辭，通常也多指參加選舉競爭以達直接獲取立法機關底議席而言。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要求利用政治行動做一種革命的武器。

但是在這種政治行動底性質上和目的上，革命社會主義和「溫和派社會主義」全然不同。

政治行動，革命的而且着重於階級鬥爭這個不可移易的特性上，是一個至有價值的宣傳手段。它須得時時為喚起無產階級底革命羣衆行動而奮鬥——它底作用是煽動的破壞的。它須得利用一切問題，對資本主義，對國家宣戰。革命的社會主義利用國會底演說臺，是來煽動的；但它却並不願，而且也不能，利用這資產階級的國家做施行社會主義底工具：這個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用革命無產階級底羣衆行動去破壞它。蘇維埃式的無產階級專政便是階級鬥爭底直接目的。

馬克斯宣布過：「勞工階級不能單單奪取現成的國家機器而謀達它自己底目的」。這種機器必須毀滅。但是「溫和派社會主義」把國家當作它底活動底中心。

這一個對國家的態度分成無政府黨，「溫和派社會黨」，與革命的社會黨三派。急於要廢止國家，（這也是革命的社會主義底最終目的，）那無政府黨人與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却不認識國家是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個過渡期間所不可缺的東西；「溫和派社會黨」則主張利用資產階級的國家，連它底假民主，它底「各階級底聯合性」的幻想，它底常備軍，警察，官僚一類壓迫民衆欺騙民衆的工具都在內；革命的社會黨主張資產階級的國家必須打破，而另行組織一種新國家——有組織的生產者底國家——聯邦的蘇維埃底國家——唯有在這個基礎上面社會主義纔能介紹出來。

工業組合主義，即以推翻資本主義爲目的，依產業完固底精神而設的無產階級組織，是革命社會黨大煽動底一個必要方面。工業組合主義，本來在可能範圍內，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底工業國之基礎，而且能夠發展社會主義底工業國之理想；但是工業組合主義單獨地不能擔負奪取國家權力這種革命的任務，因爲在資本主義情形之下，要把全個勞工階級，或絕對的大多數勞工，組織成各種工業大組合，是不可能的事。

現在唯有革命的社會黨不能不負指導無產階級的責任，而爲將來準備成熟的大革命預定一個

政綱。它底宣傳必須如此準備，一旦大爆發來了，要使工人能夠接受一個具有如下特點的政綱：

(A) 勞工委員會底組織；要承認，而且要宣傳這種民衆組織，使之成爲勞工階級直接鬥爭底工具，成爲階級鬥爭底表現形式，成爲奪取政權底武器，成爲有組織的生產者之新無產階級國家組織和無產階級專政底基礎。

(B) 勞工底工業管理權，要由工人們底工業組織（工業組合或蘇維埃）去行使，而且要用工人們底工業的投票去行使，以免除政府底管領權或工業國有權。

(C) 取消一切國債——同時須有保障小投資者底方法。

(D) 銀行底掠取——爲完全掠取一切資本底第一步政策。

(E) 鐵路底掠取和大資本組織（托辣斯）底掠取——沒有相當的賠償金給與這些資本家，以免他們繼續地掠奪勞工階級；但是在過渡的時間，要有保護小股東的方法。

(F) 對外貿易底社會化

這些要點並非現在社會黨政綱裏面所謂『直接的要求』，這都不是一種與資本國謀妥協的政策，但爲含有一種革命的鬥爭，打破國家，打倒資本主義，經過無產階級底革命行動，奪取政權之意義的政策。這種種要點所包含的是生產者底蘇維埃的國家組織，是無產階級專政；它們

都是掠取資本和施行共產的社會主義事前底革命政策。

政綱

(一)我們主張社會黨各種政綱，無論是國家的或地方的，在原則上都須一致，所以社會黨從前含有社會改良底政條，都須一律廢止。

(二)社會黨必須為資本主義之推翻和以無產階級專政謀社會主義之建設而教導而宣傳而煽動

(三)社會黨候選官吏獲選後，必須嚴格地遵守以上的原則。

(四)認識了一個政黨是不能改組或改建勞動階級底工業組織的，而且認識了這一種工作唯有勞工經濟組織自身纔能作的，我們要求社會黨應以對於這種改組底行程，予以宣傳革命的勞動組合主義之協助，為活動之一。我們相信社會主義運動底使命，在於予無產階級以鼓勵和協助，使它們採用更新的更有力量的組織，而且鼓動它們作更新的更有革命性的行動。

(五)我們要求社會黨本黨正式言論機關，須歸黨有，須歸黨管理。

(六)我們要求本黨正式認可的教育機關須歸黨有黨辦。

(七)我們要求本黨拋棄它底陳腐的宣傳品，發刊新的宣傳品，以與上述各政策和策略保持一致的態度。

(八)我們要求社會黨全國行政委員會召集一直接緊急的全國代表大會，製定本黨底政策和策略，以應付現在的危局。

(九)我們要求社會黨否認那般納會議 *Berne Congress* 和其他任何由「溫和派社會主義者」所召集的會議。

(十)我們要求社會黨應選舉代表，列席於俄國共產黨（波爾希維克）提議的國際大會；我們底黨只得參預俄國共產黨，德國底共產勞工黨（斯巴特卡派）及其他左派政黨所加入的新國際。

第三國際著名的二十一條 一千九百二十年七月通過

這一種材料附錄在這裏，不但是因爲它底歷史的價值，而且因爲它可以表明這些自命了解歷史底行程的人，實不過一種謬誤的歷史觀底奴隸。他們底作法，是完全把預定的理論和硬性的公式，強迫社會來承受。——著者

共產國際底第二次大會通過關於第三國際會員入會底條件如下：

一、全部的宣傳和煽動必須具有真純地共產主義的特性，並與第三國際底政綱和決議相調協。黨底一切言論機關必須受曾經證明爲無產階級奮鬥的負責共產黨員底管理。

無產階級專政不可把它當作尋常一種用心牢記的公式來說，但須得把它用如此方法去傳播，使它底必要性能經過日常生活底事實而得個個平常工人農民和兵士底了解，此種日常生活底事實，必須我們底言論機關作有統系的觀察，而且要天天充分地利用起來。

定期的和不定期的刊物，及一切黨底印刷機關必須完全在黨底管理控制之下，不問事實上在那個時候全黨是處在合法的或非法的地位。凡印刷機關濫用它們底自治權，而隨從一種完全不依照黨底政策的政策，是絕對不能容許的。

在印刷品底欄內，在公眾底會場，在產業組合裏面，在合作社裏面，和所有其他的地方，凡

第三國際底贊助者所能進身之處，必須要有系統地毫不憐惜地去譏謗，不僅資產階級，而且資產階級底一切成就，和一切別派底改良家。

二、凡願加入共產國際的組織，必須時時地有系統地把改良派和中派份子排除，使之不能在勞工運動裏，（黨底組織裏，編輯室裏，產業組合裏，國會議員裏，合作社裏，和地方行政機關裏，）占任何較重要的地位，而另行改用有訓練的共產黨員，同時却不要攻擊，在事實上，尤其在起初的時候，凡屬『有經驗的』投機者所占的位置，多會改用從民衆裏面來的尋常工人。

三、在歐美各國裏面，階級鬥爭正在展進到國內戰爭底階段。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共產黨員於資產階級底法律性是不能有信任心的。

而且共產黨員底責任，在於到處設立一種平行的非法組織機器，這種機器，到了緊急時候，將必大有助於黨之實行革命任務。

在共產黨員，因為受了包圍，或因為特殊的法律反對他們，不能依法律進行他們底工作的國家裏面，把合法的活動和違法的活動聯合在一起去做是絕對地必要的。

四、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底責任，包括了一種特殊的義務，要在軍隊裏面進行一種有力量有系統的宣傳。遇有此種煽動為特殊法律所禁的地方，這種活動要違法地去進行。拋棄此種活動就等於背叛革命的責任，違反第三國際會員底資格。

五、在鄉下區域內，進行一種有系統的有計畫的煽動是必要的。勞工階級決不能獲勝利，除非它底政策能夠獲得鄉下無產階級底贊助，至少也須取得一部分貧農底贊助，和其他一部分農村居民底中立。現在鄉村間的共產黨底工作正在增加其重要的意義。

這種工作必須與鄉村有聯絡的城市和鄉村革命共產黨員互相協助。放棄這種工作，或轉讓這種工作於不可靠的半改良派的人們手裏，都是等於放棄無產階級底革命。

六、凡願加入第三國際底政黨，都應該暴露公開社會的愛國主義和社會的和平主義底欺騙和虛偽，而且應該有系統地使工人們注意到事實上如果資本主義不經革命手段之推翻，任何國際裁判法庭。任何限制軍備底條約，任何民主主義革新底國際聯盟，都不能防止帝國主義的戰爭之再生。

七、凡願加入共產國際底政黨，在責任上應宣布與改良主義和『中派』底政策釐然分離，而且應把這種分離的事實傳播到全部黨員，非如此則一貫的共產黨政策是不可能的。

共產國際是無條件地，而且以一種哀的美敦式，要求在最短期內執行這種分離。共產國際決不能妥協於一種足以容忍一般彰明較著的投機者底情形之下，這種投機者現在的代表，如杜拉底 Turati，考茨克 Kautsky，希爾佛丁 Hilferding，希爾格特 Hilquit，郎格特 Languit，麥克唐納 Mac Donalid，莫低利安里 Modigliani 等，是沒有權利可以算為第三國際底會員。如果

與這些人妥協，那就只能把第三國際引到和那已死的第二國際相同的一條路上去。

八、對於殖民地和被壓迫民族底問題，在那些有資產階級領有殖民地而壓迫他民族的國家裏面，各黨尤有特別明顯主張底必要。

每一個政黨，願屬於共產國際之下的，必須將它本國在各殖民地的帝國主義者底陰謀手段盡量地暴露，必須贊助各殖民地以內任何謀解放的運動，不但在口頭如此，而且在實行上要如此，必須要求把它本國的帝國主義者驅逐於各殖民地之外，要在它本國的工人心中造成一種視各殖民地底勞工和被壓迫民族如同胞的真純的情感，同時要在它本國軍隊當中進行一種有系統的煽動，以反抗壓迫殖民地的人民。

九、每一個願為第三國際會員的政黨，必須有系統地始終不變地發展一種共產主義的煽動於勞動組合，勞工和工場委員會，消費合作社，及其他勞工底民衆組織之中。

在這種種組織裏面，必須組織共產黨的核心，這種核心要拿繼續不斷和始終如一的工作去取得勞動組合等等團體，以爲共產主義之用。這種核心必須隨時隨地暴露社會的愛國底叛逆和中心派底不穩固。共產黨的核心必須完全在全黨指揮監督之下。

十、凡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政黨必須以全力反對那黃色的運動組合底安斯特登「國際」Amsterdam "International"。它必須進行一種最有力的宣傳於勞動組合底工人當中，使他們與那黃色

的國際分離。它必須拿出所有的手段，以贊助凡屬加入共產國際的紅色勞動組合正在進行之未來國際大會。

十一、凡願加入第三國際的政黨，必須把它底國會議員份子重新剔選，要淘汰其中所有不可靠的份子，並且要使中選的份子，不但形式上，而且事實上直接受黨底執行部之指揮，而要求每一國會共產黨員，以他底全部活動歸於真純的革命宣傳和煽動。

十二、凡隸屬共產國際的政黨，必須依照民主集權制底原則而組織。在目前國內鬥爭最嚴重的時期，共產黨纔有實行它底責任的地位，如果它是組織在極端的集權原則上，如果它是受着鐵的紀律底控制，如果它底中央幹部，得了黨員底信任，是具有絕大的能力，威權，和最遠大的智力。

十三、在共產黨員可以公開地活動的國家，共產黨必須時時舉行它底黨部人員底清理（從新登記），以期有系統地排除小資產階級份子。

十四、每一個願隸屬於共產黨國際的政黨，必須對於任何蘇維埃共和國打倒反革命勢力的鬥爭予以無條件的贊助。凡共產黨都須進行一種鮮明的宣傳，以阻止蘇維埃共和國底敵人一切軍械之輸運，而且它們必須利用所有的方法，合法的或非合法的，向一切派遣侵略勞工底共和國軍隊做宣傳等的工作。

十五、凡直到現在尚保存舊社會民主黨政綱的政黨，應該於最短的可能時期間變更其政綱，而且依其本國底情勢，須於共產國際底決議意義範圍內釐定一個新政綱。

照例，每一個隸屬第三國際的政黨之政綱，必須經共產國際大會或其執行委員會底認可。

如有任何政黨底政綱未經取得共產國際底執行委員會之認可時，這一政黨有權上訴於共產國際大會。

十六、共產國際大會和其執行委員會底一切決議，凡隸屬於共產國際的政黨都須服從。共產國際工作於國內戰爭最嚴厲的情形之下，必須建設在一種比第二國際更加集權的基礎上面。

關於此點，自然，共產國際和它底執行委員會必須在全部活動上考慮各個政黨在奮鬥中所處的各种不同的情形，因此，凡屬第三國際底決議所能包括的問題，只能在大體上採用其決議。

十七、與此相連屬的，就是凡願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必須改易它們底名稱。每一個願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必須採用如下的名義：某國某國底共產黨（第三共產國際底第幾支部）。名稱問題不只是一種形式問題，但是，一個極重大的政治問題。

共產國際已向全世界底資產階級和黃色的社會民主黨宣戰。最要緊的是要使個個工人明白共產黨與陳舊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都不相同，這種陳舊的政黨曾經把勞工階級底旗幟變賣了。

十八、所有各國屬於共產國際的政黨底重要正式言論機關必須登載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一切重要的正式文告。

十九、凡屬共產國際的政黨，或已經請求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都應於最短的可能期內，但至少不得自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閉會之日起過期四個月，召集一特別大會，以檢查這一切條件是
否有無違反。

關於此點，各黨中央幹部必須檢查其所屬的地方組織是否依照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底決議。
二十、凡願加入共產國際的政黨，但尚未澈底改變其從前的策略者，必須辨到它們中央黨部及其他一切重要的中央組織占有三分二的同志，而這些同志都須曾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以前，鮮明地公開地贊助他們本黨加入第三國際底活動。

例外亦可容許，但須得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之認可。如遇有第七條所舉有中派傾向底代表占優勢的情形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也有許以例外之權。

二十一、凡政黨員，在原則上反對這一切條件和共產國際所定的條件，必須開除其黨籍。
同樣地，本條件尤其要施用於特別黨代表大會底代表。

資本論解說

德國考茨基著

戴季陶譯

胡漢民補譯

平不定價 一元三角

馬克斯資本論是有名難讀底書，但是我們讀了考茨基所著的解說，就會識得馬克斯經濟學底大旨，不會覺得難讀了。因為資本論底難讀，不在乎馬克斯用語的艱深特別，而在讀者還未有相當預備底工夫。考茨基是幫我們預備好的，他將馬克斯研究底方法，組織底體系，處理底問題，理論底要點，都給我們解說清楚，所以由資本論出版到現在，歐美各國所有從事於解釋的書，還未有比他好的。戴季陶先生在前幾年譯出大半，最近又由胡漢民先生補譯完全。中間還經過朱執信先生和李漢俊先生校訂，可知此書底價值。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初版

馬克斯主義與社會史觀 (全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 平裝一元二角 精裝一元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原著者

美國 Maurice William

譯者

劉蘆石 郎醒

印刷者

上海塘山路三十一號 民智印刷所

發行者

上海河路九十九十一號 民智書局

分發行處

南京 武昌 漢口 廣州 杭州 民智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總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中市 民智書局 九十至九十一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革命與權術

洪瑞劍著

每册定價三角五分

這個冊子，是由透視輓近政治背後的一種潛力所得的結論，再加以學理的推究和解答而成功的。近來革命青年逐漸學會了——或是想學——歷史上政客官僚鈞心鬪角的伎倆，而以縱橫捭闔為能。這種權術主義的機動，其心理的，歷史的，客觀環境的背景怎樣？在人生行為和政治效率上佔什麼樣的勢力和地位？最近革命的過程中所受到它的影響怎樣？我們該用什麼去救濟它的流毒？怎樣才是真正的革命領袖？這些問題，本書都加以精微的討論。書中有幾章曾在中央半月刊上發表，讀者每以未見全文為憾。現在又經作者修改一番，敢以供獻于迷戀「權術萬能」的青年們！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蘇俄的教育

美國尼林原著 杜佐周譯

定價四角

俄國革命的教育情形，這是人人所急要知道的，不過關於這一類的書籍，極感缺乏。著者原是美國一個積有廿餘年經驗的老教授，因欲研究俄國最近教育情形，遍查美國各大圖書館，尚無此項參攷書籍，因決計赴俄，費數月光陰，親身調查七十餘校，將所得到的重要材料，彙為此編，異常豐富詳實，現由杜君譯出，凡我教育同志，想均以先睹為快。

上海民智書局發行

